

第一章

华灯初上，城里四周尽是淫歌盈耳，车马喧逐。便是城外，那江边船舶停泊之处，也是灯火万点，笑语远喧。

丝竹弦管，以及猜拳赌酒，江水也几乎为之鼎沸，更兼时当红袖飘香，花枝掩映，真是好一片繁华景象。

此地取情是自古以来，名震天下的烟花繁华盛地——扬州。大凡是腰缠十万而又鸨嗜风月之道的权贵巨贾，莫不神驰向往，总要驱车买掉，至此一游，方算是曾经开过眼界。

这个当儿，一匹健马驰过江边，马上是个壮硕少年，眉宇神态和动作，以及一身打扮，饶有强横恶少的味道。

他勒马四顾，目光掠过靠泊码头千百巨舶，双目一挑，露出一副凶霸霸的样子。距他不远有几个精壮的船夫和脚夫之类的人，都停止谈笑叫嚣，讶异地望着他。

这个少年瞪大双眼，向船舶瞧个不休。

最后微微露出惊讶色，自个儿咕噜了几句话。随即驱马向城而去，此时，一个脚夫匆匆起身，远远跟着他。

但见这一骑入城之后，逞自入栈投宿。

那脚夫打听到这恶少姓徐，名少龙，年约二十三四，行囊简陋，带有长刀和一把匕首。

当下迅即回到江边，走到一艘船上。

船内灯光明亮，人影幢幢，传出来呼三喝四之声，骰子瓦瓷碗中滚动，脆响过后，便传出欢呼或咒骂的喧哗。

这脚夫钻入舱去，没有人理会他。

他小心翼翼绕到一个青衣大汉的身后，趁大家正在纷纷落注之时，轻轻碰了那大汉一下。

对方回头而望，脚夫堆起谄媚的笑容，向他打个手势。这青衣大汉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但仍然点点头。

脚夫连忙退出舱外，等厂一阵，那青衣大汉也走出来，锐利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在码头挑运为生的人。

他道：“什么事？”

那脚夫道：“有一个家伙，如此这般，现在落脚于城内客栈中。”

青衣大汉想了一下，才道：“这姓徐的小子虽然行径有点可疑，但也见不得会有问题。

不过无论如何，你既然把消息传来，总不会让你白跑。”

他塞给对方一块碎银，那个脚夫连连弯腰道谢。青衣大汉望着他的背影，消失于岸上黑暗中之后，突然一转身，跨过邻船。

码头上千百巨舶，都紧贴靠泊，所以他不须跳板，一连跨过七八艘，最后，在一艘非常巨大的船舶上停下脚步。

这青衣大汉露出审慎神态，先想了一想，这才进入船舱。

舱内灯火通明，有两个佩刀大汉，分坐两边的窗下。

见他进来，都站起身，点头招呼。

左边的佩刀大汉压低声音，道：“萧二爷想找头儿么？”

这个被称为萧二爷的青衣大汉点点头，道：“现在方便不方便？”

那佩刀大汉笑一笑道：“刚刚那鸨儿送了一个小妞儿来，头儿给留下了。”

另一个竖一下姆指，道：“新货，萧二爷瞧过之后就知道了。”

萧二爷也笑一笑，道：“你们哪一位进去通报一下，如果不便，我明儿早上再来。”

其一立刻跨入通道，前往后舱通报，剩下的这一个大汉道：“目下他们还在喝酒，咱们黑旗分舵的三位头儿都在，大概不会不方便吧！”

萧二爷点点头，随口问道：“妞儿多大岁数了？是什么地方的人？”

那大汉道，“大约是十六八岁，听说是北方姑娘。”

这些老鸨真是厉害，力量竟远达北方，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女孩子是云南人，可见得他们的势力，真是遍及全国南北。”

正说时，先前那个大汉已回转来，道：“头儿请你进去。”

萧二爷穿过那条通道，从敞开的舱门进去，但见此舱极为宽敞，当中摆着圆桌，酒肴纷陈。

三个中年人，各拥一女而坐，见他进来，也没有稍稍推开怀中的女子。萧二爷也似是司空见惯，笑嘻嘻的向这三人依次行礼。

他首先见礼的是个粗豪大汉，敞着胸膛，露出一片黑毛。他称之为“姚舵主”。其余二个，一瘦一胖，瘦的姓马，胖的姓孙，都称之为“副座”，可见得这马孙二人，必是副舵主的身份。

姚舵主哈哈一笑，道：“萧远，你来得正好，来，先喝一杯。”

萧远接过一个侍女送上来的酒杯，干了之后。

马副舵主问道：“什么事使老萧你离开了赌桌，难道有意思玩女人么？”

孙副舵主笑道：“若论此道，你找到姚者大请教，断不会惜的。”

萧远道：“属下得到一个消息，虽然没有什么，但想了想：还是来向舵主报告的好。”他把徐少龙之事说出来，但姚马孙三人都不以为意。

还是孙副舵主说道：“那厮既是一派流氓恶少之风，咱们更不须重视了，像他这样的人，每日不知有多少个经过，不过老萧向来以精明细心著称，他既然注意了，必定有值得怀疑之处。”

萧远道：“据那线人说，徐少龙在码头边，专看桅灯，好像在计算数目。属下只听到这一句，才觉得有查他一查的必要。”

姚舵主点头道：“你负责调查，要多久时间？”

萧远道：“决者一日，迟者三天，相信总可查明那厮的底细了。”

姚舵主道：“就是这样吧，现在舱里的女人，都不许和外人接触，等萧远查完之后，才放她们回去。”

马孙二人都点头称是，萧远欠身行礼，退出之前，看了姚舵主身边的女子一眼，但见她肤色白皙，身材匀称而高大，果然是北方胭脂的体型。面貌长得颇为娟秀，年纪又轻，烟花之中，实是不易多见。

因为她年轻焕发，毫无丝毫残花败柳的样子。

萧远不久就到了城内，身边带了四个精干的人。

那徐少龙不久就独自离栈，没有带刀。

萧远派一个人去搜查他的包袱，验看他的牲口，以及向店伙打听有关

此人的任何言谈举动。

他暗暗跟着徐少龙，走了一程，发觉处身在花街柳巷之中，不禁暗暗失笑，心想这小子找女人来了。

徐少龙走窑子之时，显然相当内行，但态度却很横蛮。到了第四家，就发生事故了。

萧远在场看得很清楚，只见那窑子的四个流氓保镖，包围着徐少龙，掳袖摇拳，大有动手打他之意。

但徐少龙一点都不惧怕，口角间突然揪住那个老鸨，拍拍拍连打了四个耳光，老鸨哀呼痛号，敢情牙齿打掉了好几个，面颊一片青肿。

那些保镖抢救不及，直到对方把人打了，推倒地上，这才涌上去。一片喝打喧声中，刀光闪耀。

原来这些流氓已取出短刀动手。

眼看即将酿成大祸，一时群驾乱飞，早先看热闹的人，也纷纷四散，萧远站在一角，作壁上观。看他的情形似乎感到很过瘾。

徐少龙赤手空拳，在四个手持凶器的流氓包围之下，竟然不惧。只见他拳打脚踢，一忽儿就把这四人都打得躺下，再也不能起身。

萧远虽然走过无数的码头，阅历极丰，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般横蛮无理而又凶恶之人。

原来这徐少龙动作很快的收拾起四把短刀，在每个流氓腿上分别刺杀一刀，就像厨师把菜刀插在砧板上一般，留在他们腿上。

之后，揪起那老鸨，要她办到三件事。一是赔偿银子若干两。二是此地营燕中，送一个最好的给他。三是当众向他叩头赔罪。

那老鸨见他手段凶狠异常，岂敢支晤。所有的条件都一一答应了。

门外塞满了看热闹之人，竟使得那四个昏迷负伤的保镖，要抬出去时，也几乎无法通过。

萧远一直在院子角落的暗处，地势甚佳，可以兼顾内外的情况。他乃是老江湖，一看而知这个姓徐的恶少，乃是有意在这繁华甲天下的扬州抢地盘来了。

因为看他出入窑子之时，甚是内行，当然晓得这地方，必有当地的黑道人物保护，不容别人逞野。

老鸨带了徐少龙进去，召集全院鸳鸯，让他挑选。群雌粥粥，竟有四五十个之多。原来这一家窑子，规模最大，名气响亮。那徐少龙既然要抢地盘，当然要找上最大的一家了。

萧远冷眼旁观，过了一会，门外的观众忽然都迅快四散。然后，一伙人悄悄进来，个个都带着兵刃。

为首的一个身材矮小，面色青白，但行动矫捷，双目闪闪，一望而知必是狠毒过人的脚色。

萧远可认得此人，晓得就是扬州四虎之一的白面虎毕博。据说此人虽然出身于市井无赖，但后来却知书识字，读了许多书，所以比一般黑道人物，狡活得多。此外，他狠毒手段，以及武功也颇有名气。

这扬州四虎乃是扬州四个黑道恶霸，各踞一方，被人合称“四虎”而已，并非是结盟弟兄。

白面虎毕博入得院中，只一挥手，二十余手下只剩了几个没动，其余十多个都分窜隐匿起来。

萧远当门外观众四散之后，早已有备。这刻已攀上二楼，俯首下观。

毕博布置既竣，身边一个大汉便大步入屋。片刻间，徐少龙随同这个大汉出来，锐利地注视毕博。

双方互视顷刻，徐少龙首先冷笑道：“你是谁？”

毕博道：“兄弟毕博，向来对得起江湖朋友……”他的场面话上开个头，徐少龙已摆摆手，道：“闲话少说，兄弟打算在扬州混一段时间。你老哥暂时让一让吧！好在你已喝足吃饱，也不在乎几间窑子，对也不对？”

身侧一个大汉疾跨两步，刷地拔出长刀，寒光闪闪，虎视着徐少龙。

那大汉一亮出门户招式，躲在楼上看热闹的萧二爷便自双眉一皱，想道：“这真是大大出人意料之事，像白面虎毕博这等流氓头子而已、手下居然网罗的有这等好手，我五旗帮如果不再多方吸收人才的话，行将变成老大无能，徒有虚名的第一大帮会了。”

他这念头转动，底下已经动手。那徐少龙赤手空拳，被对方的长刀迫的连连后退，险象环生。

要知那毕博的手下，刀法实在精妙纯熟，尤其是刀风劲厉，显示出他内外兼修，并非是徒恃胆勇和蛮力之辈。

因此，话说回来，徐少龙能够勉强拆解了十余招之多，居然尚未溅血当场，已经是十分惊人之事了。

眼看他越发不支，动辄便有丧命之虞。楼上突然传来一声“接刀”，一道寒光，随声而下，疾射徐少龙。

徐少龙伸手疾抄，一把锋快短刀已经入手。

但见他同时间，从衣襟底又制出一把匕首。双刃并用，呛呛呛连接封架了对方三招。

对方的锐气顿时为之大挫，徐少龙岂敢放过这个绝佳机会，揉身扑上，两口短刀洒出一片寒芒，展开了凶狠险毒的反击。

形势登时为之一变，刚才徐少龙只有挨刀的份儿，目下犹如猛虎出押，威风凛凛。对方空有锋快长刀。却被他的近身肉搏招数，迫得全然无法施展，连连后退，败势已成。

白面虎毕博带来之人可不算少，目下只有一个在动手，论理尚可驱众围攻，希望扳回败局。

谁知他居然急急撤身出院，同时发出逃窜的暗号。

霎时间全都走个没影，包括那个出手的大汉在内。

徐少龙透一口大气，也不追赶，只抬头四顾。自然他乃是在找寻那个临危借刀与他的恩人。

楼上没有动静，他低头审视了一下手中的短刀，突然一怔，似是认得出这口刀的来历。

这间窑子的龟奴和老鸨，都吓得躲在屋内，不敢出来，反倒是那些鸳鸯燕燕，先后现身，把徐少龙围在当中。

这些沦落在平康倚门卖笑的女人们，纷纷抢着向他发问。其中不乏劝他赶快逃走的，也有些抢着告诉他，那白面虎毕博如何厉害。

徐少龙只微微笑着，遇上可以答的，例如他的姓名籍贯之类，他都答了。

最后，他高声说道：“姑娘们，让我过去行不行？依我看来，那老鸨早就该找你们出来，堵住我的出路了。”

哗笑声中，徐少龙又道：“你们的确比毕博还要难惹，幸好咱们不是冤家对头，现在让我把老鸨抓出来，二则与她谈判条件，二则我也得布置布置了。”

这一群风尘女子立刻散开，俾便让他通行。只因徐少龙所持的理由，恰好投了她们所好，以及使她们都十分动心。

要知大凡沦落在勾栏中，每日的经历，都极是悲惨，每天总会有些同伴挨打，骂是更不必提了。

所以徐少龙说要揪老鸨出来谈判，意思跟“修理”那老鸨差不多，试问她们谁不高兴呢？

其次，这徐少龙纵然也是吃黑饭之人，但起码他年轻好看，又未有对她们横施杀手之事，因而在她们心中，当然是偏向徐少龙，不想他被毕博杀死。

徐少龙大步入屋，由于得过众女指点，一下子就把老鸨找到。当场收下一笔孝敬，又约定了条件。他这才大步出门，往别一家窑子走去。

他这件事早已轰动这一区的窑子，所有的老板鸨几龟奴等，无不胆战心惊。并且这一区乃是毕博的地盘，毕博吃瘪逃掉，也就没有人敢出来干涉了。

徐少龙兜了一转，怀中的金银已经不少，当下打道回府，走在大街上，路人熙攘往来，忽然有一个乞丐跟上来，伸手乞讨。

他瞪了那乞丐一眼，露出很不耐烦的神情。那乞丐却当他瞪眼之时，向他挤挤眼睛，迅快地道：“借刀的人想见见你，但不便给毕博知道……”

徐少龙哦了一声，机警地继续行去，一面探手入囊，作出掏钱之状。

只听那乞丐在背后说道：“前面有家饭馆，你打后门出去，自然有人带路……”

徐少龙丢了几枚散钱在地下，扬长而去。果然走了一段路，便有一家饭馆，刀构乱响，香气四溢。

徐少龙大步行去，好在饭馆内客人甚拥挤，所以无人注意到他竟是一逗从后门离开的。

后门外有个劲装汉子，见面问一声“是徐大爷么”？

随即带领他穿过许多巷子，来到一处屋宇，推门而入。

厅中灯烛明亮，一个相貌很精明的青衣大汉、站在门边相迎，见面便报上姓名是萧远。

徐少在肯定没有别人之后，才道：“刚才是你把刀借给我的么？”

萧远道：“不错，正是兄弟。”

徐少龙一点也不客气，亦不转弯抹角，道：“为什么呢？”

萧远笑一笑，道：“徐兄这句话，叫兄弟好生难以作答。大概是徐兄的胆色，以及当时的处境孤单，所以使兄弟甘犯江湖大忌的吧？徐少龙道：“这且不谈，我先请教一事，萧兄既是江湖好汉，只不知是哪一条线上的高人？”

萧远淡淡一笑，道：“徐兄查看兄弟的短刀时，不是已经知道了么？”

徐少龙心中微凛，忖道：“此人观察力之强，实是罕有。”

当下哈哈一笑，道：“萧兄好高明，无怪五旗帮在大江南北，号称第一了。”

他略略停顿一下，又道：“萧兄借刀之恩，兄弟无以为报，这囊中所有，皆是萧兄的。”

只望你不要嫌少，日后有机会还是要报答的。”

萧远摇摇头，道：“若是为了钱财报酬，只怕你出的比毕博少得多了。”

徐少龙颌首道：“这话甚是，毕博出价多少？”

萧远道：“徐兄别误会，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事实上当时兄弟如果亮出敝帮的招牌，毕博再狠，也不敢怎样。只是那样一来，坏了江湖规矩，二来不能成就徐兄的名气，所以躲了起来，不曾露面。”

徐少龙道：“贵帮的身价，自然不是区区地痞流氓可比。不过萧兄也用不着专门告诉我这些话，假如尊意是要我退出扬州，说出来就是了。”

萧远道：“兄弟亦没有此意，你愿意为那块地盘而留在扬州，与毕博争斗，悉听尊便，但兄弟却有一个意见，请徐兄参考参考。”

他停歇一下，又道：“徐兄可愿抽个空，去与敝帮的一位高级人物见见面？”

徐少龙沉吟一下，才道：“这又有何不可？但此举必须秘密行事。因为兄弟来扬州闯字号，可不打算倚仗任何靠山……”

萧远道：“行，你放心跟我走，保管无人得知。”

于是，半个时辰后，徐少龙变成了一箱货物，运上五旗帮黑旗舵主的巨船上。诿在这些船只，时时有秘密上落货物之事，谁也不加注意。

箱子一打开，徐少龙跳出来，放目一瞥，但见舱中甚是热闹，连同萧远和自己，共有五个男人，此外，尚有三个妓女。

这妓女都被灌了不少酒，放浪形骸，个个衣服半解，春光融泄。一时使人眼花撩乱，心头发痒。

徐少龙目光在其中最年轻美丽的妓女面上停留了一下，这才向拥住她之人望去。但见此入神态粗鲁，满面剽悍之气，胸际黑毛浓密。看那气派，分明就是此间的领袖人物了。

果然萧远介绍说，那一个就是黑旗舵主姚大壮，其余两人是副舵主。只看他们的眼神，便知全都有一身高明武功，绝对不是一般的帮会人物可比。

萧远又道：“姚舵主听说徐兄年轻艺高，胆大过人，所以特地命我带徐兄来相见。”

徐少龙虽然一派杰犴不驯的样子，但面对这些江湖上大名鼎鼎的狠脚色，可也不敢任性据慢，一一见过，这词问相当恭敬。

萧远甚为高兴，因为他最担心的是这一点。以姚大壮的脾气和地位，徐少龙在他眼中，只不过是小孩子而已。

若然有丝毫轻慢之态，非被他当场毁了不可。现在，只要弄清楚一件事，就可以实行招揽他人帮的计划了。

他道：“徐兄，在咱们欢叙以前，兄弟奉命问你一句话，希望你从实见告。”

徐少龙道：“萧兄即管问吧！”

萧远道：“你入城以前，何故在码头边逗留？”

徐少龙一怔，讶道：“你们如何得知的呢？”

“他声音之中，充分流露出他心中的惊愕，还带有一份敬意。

舱中之人，都感到很满意。

马副舵主哈哈一笑，道：“你既然懂得辨认帮主船舶，我们焉能置之不理？”

徐少龙哦了一声，略略寻思，便道：“我明白了，当时码头旁边有几个

闲汉，一定是他们监视我的，对不对？”

马副舵主含糊说道：“也许是吧！”

从这一点，人人都知道了徐少龙虽然聪明，但却不是久走江湖之辈。因为这种放哨监视外人的秘密，如何能开口询问？弄不好，钉子有得碰，这岂不是自讨没趣么？

其次，他那种横蛮凶霸地去抢地盘，徒然结了不少戴天之仇。还不如私下登门找毕博较量，胜了之后，谈判条件为佳。

上述都是老练江湖之人，所不肯为之事。只有像徐少龙这等初生之犊，才干得出来。

徐少龙解释道：“我从一位水道前辈口中，得知如何可辨别为帮会船舶之法。他还嘱咐我，假如码头上，贵帮的船只数量最多时，就千万别出手闹事。我一路行来，几个大码头都是贵帮之船最多。但我又用尽了盘缠，迫得非动手不可了。

看来那位老人家的话真不错，我才一闹不久就到了贵帮的船上。”

这话说得大有敬畏佩服之意，比之千百句谈词，更能使姚大壮等人高兴，以及更深信地乃是初出茅庐，到江湖上闯荡抢地盘的小伙子。

萧远已得到暗示，当下说道：“徐兄弟，以你这等人才，若然单单在扬州一地，纵然雄霸一时，也是有限得很。大才小用，也未免太可惜了。”

徐少龙焉能听不出他的话，但却沉吟不语，一望而知他乃是在斟酌考虑。因此，其他的人都不开口，等他表示意思。

他想了一会，才道：“萧兄这话太夸奖我了，只不知除了在扬州这等大地方混混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好去处？”

徐少龙道：“假如你抱负不凡，想在真正的江湖道上，虎视鹰扬，大大作为一番。那么，目前恐怕只有敝帮，具有这等基础。”

徐少龙眉宇间露出喜色，但面上仍然保持淡淡的，说道：“在下无一技之长，流浪江湖。而贵帮多年来风云一时，龙蟠虎踞。在下就算得到姚舵主和各位当家的推荐，但只怕将来仍然是庸庸碌碌，玷辱了各位美意。”

他已表示他并非不想入帮，只是先把退步讲好，或者仅是谦虚的意思而已。

姚大壮道：“只要你有意作一番事业，在本帮中，机会较别处多些。”

徐少龙当下向姚大壮跪下行礼，表示拜在他门下，追随效力。这时，萧远和两个副舵主，都凑兴的举杯恭贺，姚大壮正在酒兴头上，十分欢喜，笑声不绝，那酒更是大献大概的干。

到了翌日，徐少龙奉派跟随萧远办事。由萧远介绍这黑旗舵中的七八个高级人物见面认识、由于他是姚大壮亲收的门人，辈份相当的高，与这些老帮众见面时，多是平辈行礼。

萧远整天和他在一起，有意无意的闲谈之中，犯他的身世问得一清二楚。此外，并没有派什么工作给他。

如此一连过了三日，萧远只是讲述一些水道各帮会的情形给他听，反而本帮的组织状况，都不曾提及。

第四日早上，萧远独自去见姚大壮。

不久，就回来招他一同前去，姚大壮态度显然亲切得多了，敢情这三日他很少和徐少龙见面，即使见到，也只淡淡的招呼过，绝不多说话。

但今晨情形不同，姚大壮很高兴的向他说道：“你的身世，经过本帮查

明属实，同时也替你吧家乡两件杀人案子销去，你如今即使返乡，也不再是黑人了。”

徐少龙心中的确很佩服这五旗帮势力之大，也对他们的缜密手法，另眼相看。

萧远从一个柜子里，取出一份案卷，递给徐少龙，笑道：“这就是你自供的出身经历，三日来调查所得，都注得明明白白，你自家看看可有遗漏或不对的地方没有？”

他表现出敬意地双手接过，打开卷宗，首先发觉卷宗内夹着一叠文件，毕是整洁的小楷，誊录得十分干净清楚。

这使他有第一个想法，那便是这“五旗帮”已从一般的江湖帮会，蜕变为组织严密，很有纪律的团体。

尤其是在吸收人才之时，十分慎重——这是从那工整的楷书卷宗纪录看出来的，假如是普通的黑道帮会，能够派人去查核身世，已经不错了，如何还能留有案拳？更加何能有工整楷书誊录？但这只是一个看法而已，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严格的官僚式的制度，很容易使上位者忘了自己的艰苦和出身，而以弄权为事。

其次，凡事大有制度，也每每流于老大，不够机动。

像这等黑道帮会，当然是不能和官府组织比拟的。

他一页首先叙述如何发现他的经过，十分详细，一直到他见到姚大壮为止。

第一页一页的翻下去，在这一部分报告后面，有一段分析，说他是没有经验而又有黑道人物气质的人。

后面还加上萧远的批注，最后是姚大壮的签名，表示他已阅过。

接着就是他的出身。

上面写着是徐少龙，小名“阿横”，安徽怀宁人，自幼强壮，性情横暴。十四岁时，父母双亡，便开始在各乡流浪过日。由于他孔武有力，不久，就成为四乡的著名流氓头子，无人敢惹。

两年后，忽遇异人，传以武功，因而更加如虎添翼，横行乡里，每逢赶集庙会，专做开赌等不法勾当。

去年秋间，因细故殴毙两个乡人，初时还没有事，后来有人诉告至省，详案得实，乃行文严缉，因此存身不住，今春逃离故乡，沿江流浪。经过几个月的亡命逃窜，前几日抵达扬州。

这案宗上注明他今年廿二岁，连出生日子都查出来，使人看了，不由得要倒抽一口冷气。

再后面就是本帮如何替他销去此案的进行方法，以及所得到的保证和答复。当然目下还未正式办妥。手续，尚须等候一段时期。

徐少龙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一点人人皆能看得出来。

姚大壮道：“你从今日起，方算正式加入本帮。谒见帮主之举，为期不远。所以希望你先好好立点功劳，这样比较好此”

当下正式开香堂，行那入帮之礼，仪式相当隆重。

徐少龙在此仪式中得见黑旗分舵大部分的人，还有几个是其余四旗分舵的高级人物。

晚上，在城郊一座大宅内举行盛宴，徐少龙就因而见到了舵主姚大壮副舵主马奕和萧远的家眷。

姚夫人虽是徐娘半老，但浓妆艳抹，遍体绫罗，加以身材保持得很好，所以很惹人注目。

尤其是她纵情言笑，自有一股娇媚不羁之态，大凡是男人见了，总免不了会为之心猿意马。

不过由于她是以凶悍狠辣著称的姚大壮的压寨夫人，谁也不敢有非非之想。

马副舵主的夫人是个乡下女人，无人注意。

反而那萧远的浑家，年轻而又漂亮。

姚夫人对她似是很关心。

后来徐少龙才打听出萧夫人是姚夫人的堂妹。

有了这等关系，无怪姚大壮对萧远言听计从了。

除了她们之外，还有好些内眷，也都不避男女之嫌而参加盛宴。

吃喝谈笑之间，充满了江湖人物的气氛。

这一座大宅院，大家都称之为“老庄”，想必就是黑旗分舵的老巢之意。开筵之前，萧远曾经带领徐少龙在“老巢”四周以及宅内到处看过，并且告诉他夜间守卫的情形。

又向他提到一旦发生事故，须得加强守卫之时，舵中任何一位身手高强之人，都可能被调派回“老庄”护卫巢穴，所以要他小心的看，以及用心记住各处形势。

这一场盛宴，直到午夜方始结束。

徐少龙被灌是大醉，狂歌乱语之后，继而失去知觉，被人抬到一个房间睡觉。

翌日很晚才起身，盥洗已毕，自有邻房的同参弟兄照顾他。

不久，萧远来了，带他出去。

对面是个露天院子，而院外则传来瀑瀑流水之声，似是一条河流。徐少龙正要询问，萧远已领他从一道侧门出去。

徐少龙但觉眼前一亮，便是一条深阔的河流，再过去是一片平畴，声浪翻翠，视野甚是广阔。

河边筑有码头，此时停泊着大小不等十余艘船只。

桅上皆有五旗帮的独门旗帜。

萧远道：“只有这一面昨天没有带你来看，这条河道，直过二十里处的运河，本帮以水道为主，所以大凡是各舵的老巢，都是选择在河道旁边，以利船只直达。”

他们走落一艘狭长的快艇中，两名水手立刻解缆操舟，萧远不时把水上的功夫，指点与他。

不久，就到了江边码头，那艘快艇轻巧自如地挤入船舶队中，最后停在姚大壮的座船旁边。

萧徐二人登上大船，在后舱中见到了姚大壮和马孙两个副舵主。

他们似是正在商言什么重要之事，萧徐二人进来，便马上停止。

徐少龙耳朵很尖，已听见那马奕最后说的是“黄旗分舵”不大合作这种意思。心知必是本帮内部的重要问题。

所以不便给他这个新入门的弟子听去。

姚大壮随即问起萧远打算派徐少龙担任什么工作，萧远道：“如若当家的有意让徐兄弟走动，今晚的行动，便可给他去办。”

姚大壮点点头，道：“不错，交给他六条快艇，找个老练的人做他的副手。”

既然他武功很好，今晚的行动是他的事了。”

萧远欣然道：“好极了，这叫做‘人尽其才’，徐兄弟不愁不立功了。”

他转面回头对徐少龙道：“今天晚上咱们去押运一批私盐，去收货时你是前锋，返时你是殿后部队。那儿叫做南田区，本是海陵帮的旧地，后来这南田区盐量减产，缴官还不够，加以本帮别的盐区产量大增，所以等如弃置了许久。海陵帮势力虽然衰弱，但还有几把好手，这南田区本来是他们的地盘，熟悉不过，最近的一年多来，海陵帮已等于占回此区了。”

徐少龙听这些贩盐私果帮会之间的历史和过节，不敢插嘴打岔。

萧远又道：“今晚的行动，一则是本帮在南田区已订好一批盐，须得赶运北上应付客户。二则该区已有增产之势，便不可长落在海陵帮手中。三则海陵帮渐见强盛，屡有大言，损及本帮威望。因此之故，今晚除了押货之外，也要设法打击海陵帮。”

徐少龙总算完全明白了，萧远便继续把时间地点人手以及如何防卫，动手时如何打量敌人等等详情细节，一一告诉他。

孙敬塘等到他说完之后，才道：“萧师爷，关于本省新任巡抚黄翰恬那边，仍然没有动静，是也不是？”

萧远点点头，道：“是的，虽然他带了不少人上任，又奏保了八九个知县，但迄今尚无其他行动。”

马奕道：“这就奇了，黄翰恬是出名的‘铁腕中丞’，咱们得知他调任本省的消息之后，不知耽了多少心事。认为他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对付本帮，谁知他居然毫无动静，岂不奇怪？”

“本帮也不是好惹的，他这次调任，虽然终于奉旨委于苏省，但其间也有许多波折，险险做不成这个官呢！他难道不晓得是本帮的手脚？”

徐少龙对这些话似是不大感到兴趣，直到出言之后，萧远带他见过那三十余手下，以及他的副手许明海。

话题忽然转回那江苏巡抚黄翰恬身上。

萧远道：“这家伙世称‘铁腕中丞’，据说他手下真有些能人异士，所以将来出动去行走，碰上官府之事，还是要小心些为妙。”

徐少龙道：“咱们走江湖之人，岂有畏惧官府之理？那些公人捕快，都是饭桶。要是落在我手中，定要让他们知道厉害。”

萧远笑一笑，道：“你年轻气盛，不知道这江湖上的事情，也须得圆滑才行，不是单单仗着武功就行的，例如本帮势力如此浩大，人手多达数千。听起来很足以骇人了，区区一些公人捕快，自然奈何本帮不得，可是，有时候又得让他们一步。”

徐少龙茫然道：“这都是什么缘故？”

萧远道：“本帮若是被朝廷视为大患，下旨查办，你想还能立足么？其次，本帮人数如此众多，支销浩繁无比，若是赚得少了，如何应付？所以有时为了图得厚利，也不得不圆滑行事。”

徐少龙恍然道：“这话果然有理，希望要维持势力，必须有巨量的经费，这也是无可如何之事。”

他停顿一下，又问道：“但本帮单是靠贩卖私盐的话，如何维持得住呢？还有别的生意没有？”

萧远笑一笑、道：“当然有嘛！但本帮的经济命脉，以私盐占了一半，所以今晚的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徐少龙霍然道：“当然啦！属下得此良机建功，岂敢不戮力以赴。”他胸挺头昂，豪气飞扬。这一刹那间，以前那种令人不喜的“恶少”味道，完全消失无踪。

萧远一方面很高兴，但另一方面却微滋疑惧，忖道：“他大有年少英侠的资质，终久不会是黑道中人。”

但他随即抛开了此念，重把今晚的行动要点，告诉徐少龙。

最后说道：“海陵帮帮主姓巩名贵，出身于盐果世家，自幼胸怀大志，矫矫不群。二十年前、本帮出曾网罗他加入。但他宣称宁为鸡口，不为牛后。所以投入海陵帮，果然不到五年，便成为该帮帮主。”

徐少龙不禁泛起了敬佩之心，但他可不敢形之于色。

道：“这样说来，这巩贵的功夫一定很好了。”

萧远道：“听说很不错，但本帮奇才异能之士，多如云雨，因此他虽是率领该帮，却仍然无法扩充势力，最近三四年以来，海陵帮才稍稍抬头。徐少龙立刻插口问道：“为什么呢？莫非本帮已渐见衰弱了？”

萧远笑了一笑，摇头道：“那也不是，这些内情，暂时还不必告诉你。但总而言之，本帮因为另有计划，所以对几个比较差的盐区，迹近放弃。海陵帮乘时而起，得到几个盐区，财力较裕，是以势力才大见扩张，吸收了不少人才。”

他停顿一下，又道：“本来今晚的行动，在本帮来说，乃是微不足道之事，并且经验丰富，绝无失手之理。但由于探悉巩贵近些年来，吸收的一些人才，底细如何，尚无所悉。因此可能有危险性，这一点我必须提醒你。”

徐少龙点头应了，于是在这一天的下午，他一直和那副手许明海商议定计。

傍晚之际，四艘大舶启旋起航，徐少龙至此才躺下休息，可是他满腹心事，如波涛起伏，竟无法入寝。

到了五更时分，船只停泊岸边，那也是一个码头。

岸上的旷地，搭有几座凉棚。

棚内堆放着一包包的货物，为数甚多。

码头上已有人在守候；摇晃着风灯。

大船上下十三个人，徐少龙则率了一批人，转落快艇上。

双方只谈了几句话，岸上立出现四五个人，分别点燃火炬，照亮凉棚周围的地势道路。

大船上也下去二三十人，开始搬运货物。

徐少龙的责任简单明了，那就是当装载这一大批私盐之时，如果有人干扰破坏，便须出手镇压。

等到货全装好，回程之时，负责断后。

所以他这刻派了六七名手下，都带着报警的特制铜哨，散布在四周监视一切动静。

装货的工作非常顺利，也没有一点受到干扰的迹象。

许明海透一口大气，向徐少龙道：“头儿，今回托您的福，可望平安无事。”

徐少龙道：“我瞧过这码头前后的河道形势，刚刚想到假如对头不在装

货之时闹事，那就可能用封锁回路的办法，把咱们四船货都留下。”

许明海一愣，道：“他们哪有这等本事？”

徐少龙道：“对方如若处心积虑要打击咱们，务必定下严密恶毒之计，力求连人带货全部留下，若然我猜得不错，敌人大可以用六七艘船只，彼此间以铁链联结，在转弯那边最狭窄的河道，做成一条封锁线。”

许明海沉吟道：“他们肯下这么大的本钱尸徐少龙道：“除非他们不敢招惹本帮，如果敢的话，岂有不舍得花钱之理？照我看起来，本帮这次加强戒备，一定是上头已得到可靠的消息。由此可知今晚发生事故，乃是不容置疑之事。”

他向那些正在扛运盐包的人指去，又问道：“装货的规矩，可是有一定的么？”

许明海道：“是的，咱们所带的人，预先已照体力分配均匀，分作四队，同时把四船装满。”

徐少龙点头寻思，过了一会，才道：“你说率四人，小心沿河岸向回路查看，只要发现有异，立时回报，千万勿打草惊蛇，此处，你顺便把本帮负责装货的那位仁兄叫来，我有话跟他说。”

许明海迅即登岸，带回一人，介绍姓名是张中。

之后，许明海率领手下去了。

徐少龙问道：“这批货物是货主早已分作四堆放好的，是也不是？”

张中显然有点不耐烦，道：“是的，徐兄弟有何见教？请快点说，我忙得很。”

徐少龙面色一沉，其寒如冰，道：“我是负责安全之人，假如你不与我合作，出了事情，只怕吃大亏的是你而不是我。”

张中冷冷的瞅住他，道：“我已经作过千百次这等工作，徐兄弟如果是无中生有，延误了规定抵达的时间，这责任却要你负的。”

徐少龙道：“你的意思是我未能提出证据，对也不对，我请教一声，扛货的兄弟们可有经验丰富得不必拆开盐包，就晓得里面是不是咱们所要的货的本事？”

张中仍然冷冷的道：“当然可以，如果换了别物，单是从重量上即可感觉有异。”

徐少龙道：“但每人扛运了十包之后，筋疲力尽，不能感觉得出重量有差异的么？”

张中道：“就算有些重量不够，事后过秤之时，仍可查出。”

他声音中显得很不耐烦，徐少龙严厉地道：“你给我小心查一查，每艘船最后的十几二十包货，会不会变了质，这后面的十几二十包货，一定是分布在船舱的最上一层，所以非常重要。如果发现不妥；你吩咐得力细心之人，一包包放落河中，但不许有一点声响。”

张中冷笑摇头，一逞走开了。

徐少龙站在快艇艇首，密切注视着四下的情形。

天边已微微露出曙色，不久即将破晓，也就是他们启旋要回去的时间了。

许明海带手下悄悄回来，面色紧张，向徐少龙报告道：“属下发现好像有不少人隐伏在前面的河边。”

徐少龙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他随即把刚才张中对答的经过说出，许明海道：“那厮最讨厌了，他仗着和舵主有亲戚关系，非常自大，不过他也很能干，这都是实话。”

徐少龙道：“如果他不跟我合作，今晚咱们都有杀身之祸，咱们手下弟兄之中，可有擅长弓箭之人？”

许明海想了一下，道：“好像有三个箭术还过得去的。”

徐少龙皱眉道：“太少了，照这样看来，咱们的形势似乎很不妙。”

虽然情况不大妥当，但他仍然迅速的分派部署。

目下他统率的人数无多，但却已分派上不少用场。

许明海至此已大感悦服，一切部署好之后，他向徐少龙道：“属下初时对上头委派您来领导，心中很不服气，谁知您年纪虽轻，却果然不同凡响，怪不得上头敢如此倚重了。”

徐少龙淡淡一笑，道：“你夸奖得大早了一点，还须等今日一役过去，咱们都侥幸无恙的话，那时再说也不迟。”

许明海道：“假如等到大功告成，属下才感到悦眼的话，属下也不足以在本舵中当上一个头目的地位了，今日与海陵帮之役，不论胜败，属下都一样服气。”

这时，岸上的货物已经搬完了。

火炬之下，但见张中与对方握别，想必银货两讫，各得其所而退。

张中是最后上船，于是传来收回跳板以及解缆起锚之声。

四艘巨舶上都陆续点燃火炬，不但把舶上的一切情形，照得清清楚楚、连远些巨舶后面的六艘快艇，也隐约可以看见。

这支私梟船队，声势浩荡地顺水而下。

不须多久，已接近河弯。

此时，天色渐明，船舶上的火炬，又陆续熄灭了。

曙光迷蒙中，但见巨舶后面的六艘快艇，突然加快速度。

其中三艘迅即越过四舶，抢在前面开道。

另外三艘，则是散开护住巨舶靠右岸的这一边。

正当此时，前面河弯内隐蔽之处，突然也驶出一艘长形的平底船，船上有七八个人，持篙挥桨，很快的就向河心冲出三丈余。

双方相距尚有七八丈之远，徐少龙身边的一名手下，马上就以特制铜哨子，发出危险紧急讯号。

后面四艘巨舶马上落蓬收帆，同时出动舶上每一个水手，利用竹篙木橹和长桨，硬是把前行之势抵消了，停止在河中心。

前面的三艘快艇，距那敌船尚有七八丈，所以还有机会可以绕路或者是向后退走，但徐少龙当然不会这样做，他一挥手发令，艇上的鼓手立刻敲出急密的节奏，在这拂晓的河面上；变成雄壮的杀伐之声。

三艘快艇随着鼓声迅急前窜，但与敌船·相距尚有四五丈远时，河边又冲出两艘船只，但大小相去悬殊。

靠近徐少龙近边的是一艘梭形快艇，体积细小，只容五人。

另一艘的形式与敌船一样，而且冲出的地方也相同，可见得敌方是一艘接一艘的驶出来，横截河面。

梭形小艇上火光忽起，接着弓弦之声起处，三朵火花，直向第一艘的敌船上射去。

这三支火箭都射中敌船，其中一艘靠近船头的甲板上，迅即被人扑灭，

但另两支射中敌船当中没有遮盖的舱内，转眼间火花熊熊升起，浓烟冲天。

梭形小艇上的三名箭手，跟着又发出火箭，向第三艘敌船去。

这一回只有一支箭射得中船舱部位，其余两箭，皆被船上之人挥动兵器，击落水中。

饶是如此，那第三艘船上也立时冒起火光浓烟。

可见得这两艘敌船上，都载满了柴薪硫磺硝石等引火之物，所以火箭一中，就立时烧着，并且有燎原之势。

许明海异常兴奋地道：“咱们的奇谋已经得手了。唉！他们果然是用连环船，再加上引火之物，以拦截咱们。”

这顷刻工夫，三艘快艇已堪堪到达那梭形小艇之处，距敌船也不过是三丈之遥。

第三艘敌船已经冲出来，船边站着一排四个人，各持长刀利剑。

五旗帮的火箭轻移目标，向第三艘射去。

但三支火箭，皆被敌方之人击落。

许明海高声督促手下再用火箭攻击，仍然徒劳无功。

眼看第三艘敌船已移出丈许，假如仍不能予以烧毁，则后面第四第五艘跟着出来，便可以把河面完全排死。

其实就是不用火箭，他们自家也会放火。

只须用这五艘连环火船，就可以把五旗帮围住。

然后，在这五艘连环火船烧尽以前，海陵帮出尽全力，倾巢自后面攻到。其实，五旗帮大小十一艘船，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只好起而抵抗。

但敌方以大吃小，自然稳操胜算。

假如久久尚未得手，而又一如徐少龙的猜测一般，在最上面一层私货乃是硫磺硝石之类的话。

则敌方便用火箭来攻，使四巨舶尽皆起火。

五旗帮之人，任是如何骁勇善战，但到了这时，巨舶皆焚，无处立足，也就只好溃败，各各赴水逃命。

此计定得严密巧妙之极，最重要的是能不能以连环能则胜，不能则五旗帮可以顺流而逃，边走边斗。

在河面上，容易支持。

到了相当时候，敌方怕有援兵赶到，不战而退。

但那第三艘敌船上有四名好手保护，火箭难施。

许明海急出一头冷汗，骂道：“没有用的东西，快射，别让敌人冲出来。”转面又向徐少龙道：“咱们如果有六七名射手，那就一定可以收拾下这艘次船。”徐少龙眼见第三次的火箭又失效，当下纵身跃过小艇。夺过一把硬弓。

一名手下送上已燃的火箭。

他扣在弦上，引开强弓，两指一放。

两支火箭“飕”一声射出去，破空之声特别强劲震耳。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这支带火的劲箭，划过空间，宛如电光一闪，已射中了敌船舱面。

顿时火光升起，浓烟大作。

这等情形之下，敌船上之人，很快就得被迫跳水，无法驶出河面。

双方这刻逐渐接近，已经进入三丈之内。

第三艘敌船上有人抛了一块宽厚的木板在两船之间。

其中一个劲装大汉，刷地跃出，脚尖一探木板，借力义起，且向梭形小艇扑到。

此人身在空中，手中之刀已舞出一片刀花，气势极是凛猛。

徐少龙弓交左手，右手拔出长刀，大喝一声、刀光宛如电光一掣，顿时把那大汉劈死，尸首掉落河中，发出咕咚一声，水花四溅。

他的气势，竟然比之对方更为凶悍劲厉，实是骇人听闻。

此时河面上因为火光烛天，是以明如白昼。

敌我双方之人，对于徐少龙一刀劈死海陵帮一名高手之举，无不眼见目睹，十分清楚。

徐少龙这一刀的气势，悍厉之极。

凡是眼见之人，没有一个不胆气大寒，生出凛骇之心的。

由于敌方第三艘船已经火势大作，船上之人，通通得跳落水中。

这一来这艘着火之船，便不向前疾移了。

徐少龙大喝一声，另一只快艇上适时“咚咚咚”的响起一阵急密的鼓声。

这阵鼓声，震荡心弦。

使五旗帮之人，无不勇气振奋，斗志大增，相反的，海陵帮之人则为之气沮胆丧，战意大大减弱。

事实上海陵帮这一回倾巢而出，志在必得。

而五旗帮只不过派出徐少龙率队护队，人数有限。

双方比较起来，实力悬殊大甚。

假如海陵帮不顾一切的扑攻，展开混战。

则徐少龙尚有奇谋妙计，否则实在很难逃得过覆亡的命运。

可是鼓声起后，五旗帮的巨舶操桨之人，个个气力大增，随着皮鼓节奏，加急催划。

顿时速度大增向那尚未被封锁的河面迅快冲去。

徐少龙把长刀横衔口中，拈弓搭箭，颀颀颀连发三箭，都是向河水中射去。

这三箭的气势不凡，劲急如电。

但见三箭才没入水中，登时河面翻腾涌浪，冒出三个人来。

海陵帮的人一望而知这三人皆是己方好手，他们乃是向敌船迳去，打算把船弄沉，好与敌人水战。

谁知徐少龙眼力箭术，皆属一流高手，居然截杀了三名之多。

咚咚震耳声中，突然升起一阵号角声，顺着河面远处传了出去。

但见海陵帮之人一个个转身退走，不过片刻之间而已，业已退得干干净净。

五旗帮的巨舶已冲过火船封锁线。

徐少龙兀自率两艘快艇在后面巡逻，以防敌人卷土重来。

行了十余里路，天色已经大亮。

徐少龙发出命令，前面的四艘巨舶，立刻停靠在岸边。

许明海向徐少龙笑一笑，低声道：“头儿真要得，总算这一仗闯出万儿，连老张也不敢不听你的命令了。哼！要不是他心中服气，就算他肯停船，也一定再滑行十丈八丈，才当真停下来。”

徐少龙道：“就算他滑行了十余丈，而始停住，但终究是听令停下了啊！

他敢不停，才算本事。”

许明海道：“头儿这就有所不知了，在咱们这等大帮会中，人人都重视面子。如果碰到张中这种人，虽是听令，但十分勉强，说不定那一次就真的不听命令。要惩罚他，又碍于舵主的面子，试想谁还肯找上他做搭挡？”

徐少龙听了这话，突然触动灵机，忖道：“这人如此不得人缘，内心一定很多牢骚，因而变得更自傲，更看不起别人，我只要手段圆滑些，就可深予结纳。”

他存下利用之心，便打消了羞辱张中的念头，催舟上前，偕同许明海跃上其中一艘巨舶，见到张中。

朝阳之下，但见张中没有倦容，却微微透露出不悦的神色。

徐少龙猜想如果不是自己早先显露过绝艺，已镇住了他的话。这刻他大概是会横眉怒目以待，自然也不会好话说的。

他已立定主意，所以全不动火。

目光一闪，只见四下有帮众散立。

于是提高了声音，说道：“张总管，昨夜多亏得你合作，才能顺利冲过敌人的埋伏，兄弟这厢谢过。”

张中本是满怀敌意，等候对方如是出言讥讽，他就强硬对付，哪知徐少龙当众谢他合作，人人听见，这个面子实在太大了，不由得满面泛起了笑容，敌意全消，拱手大声应道：“哪里，哪里，全靠徐兄的神勇，才击退了强敌，人货俱得平安无损，兄弟应该代大家向徐兄道谢才是。”

徐少龙道：“总管好说了，好在咱们是为本帮出力。这次能安然返航交差，总是本帮的福气。目下有一件事，要与总管商量一下。”

他们一边说，一边走入舱内；只有许明海乃是头目地位，又是徐少龙的副手，所以能够跟入去。

舱内设备甚是简单，这一点使徐少龙也不禁佩服。

因为以张中的地位和权力，他的卧舱，虽然不布置得十分奢华，但弄得舒服些，却是天公地道之事，别人谁也不敢讲闲话。

眼下竟然十分简单，可见得张中虽是为人的倨傲，但律己却严。可以说得上是真正能办事的人。

他有了这个印象，已把张中的个性为人，测摸出十之八九。

对付这样的人，必须干脆俐落，定要以“能干”来打动他，使他感到佩服，然后才能结纳订交。

他立刻说道：“兄弟想讲总管亲自检查舱中的货物。”

张中讶道：“我不是已遵令把每舱船最上面的十几二十包都弃沉在河中了吗？而且下令不许弄出声响。”

徐少龙道：“假如这一手不是办得干净俐落，没被敌方发觉，他们焉肯用火船封河之计，来对付我们？”

他停歇一下，又道：“但兄弟仍然感到不放心，照我的猜想，本帮船舶装货的规矩，对方必定深悉，对也不对？”

张中道：“假使他们有心想知道，全无困难。”

徐少龙道：“若不如此，他们一定计算得出这些盐包在舱内一共是多少层，这么一来，他们也可以算好某一包特别的货物，将在什么位置了。”

张中想了一下，道：“有心人果然可以算得出。这是因为扛货上船，总是顺序而行，不似在陆地装货时，可以后来先上，既有一定的次序，则要算

出某一货包是放置何处之举，也不困难。”

他至此已觉得对方真的有点道理了，试想这等问题，岂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人所能提出来的。

徐少龙道：“这就是了，以我想来，盐包总是带有潮湿之气，如果隔了两三层，则纵然上面着火，也不会波及下面。”

许明海接口道：“头儿猜得很对，就算是整包的火药，但若隔了两层盐包，则上面着大火，热力也透不过，决计不会爆炸。”

徐少龙道：“此理本来甚明，因此，这个能够筹划严密的连环火船封河之计的人，才智极是不凡，也许就再留一步备而不用棋子。”

张中惊道：“徐兄之意敢是说在那些盐包之中，藏有整包的火药么？”

徐少龙道：“是的，他只须在火药包内，加些石头铁块，重量即可如盐包一般了。假如他们连环船封江之计得遂，则他们可以劫得四大船的盐，丝毫不损。如果不幸失手，则但须设法引爆火药，使咱们人亡船毁。声誉大挫。这一着毒计，非同小可，咱们宁可费点手脚，也得查他一查。”

张中道：“这话有理，咱们非查不可，但咱们停泊在此，不虞对方发现么？”

徐少龙道：“此所以我要靠岸停泊，假如有敌人来攻，一看情势不对，咱们还可以弃船上陆，大队撤走。如果在河中，游走不便，一定会伤亡很多人。”

张中吸一口气，道：“好，兄弟这就亲自动手查验。”

许明海插口道：“每艘船装载之货，多达数百包，查将起来，可真不易。”

张中道：“不妨事，咱们但捡些靠舱壁的查看就行了，如果不靠壁，他们有什么法子可以予以引爆呢？”

徐少龙趁机赞道：“张总管真行，兄弟以后如果有机会再跟你搭挡，必能顺利达成交差之功。”

张中还是第一次碰到一个愿意与他搭挡之人，再说这人又是他心中佩服的，因此之故，大为感激快慰。

他道：“以后机会多啦！兄弟定要倚仗徐兄的大力。”

当下与徐许二人，迅快往货舱而去。

他亲自取了一个铁钩，同时挑选了三个他认为精明能干的手下，吩咐道：“凡是靠舱壁的，都割破查验，一直验到最底下的一包。”

他和手下们一同动手，既然是割开草包查看，可就不感困难了。

徐许二人看了一阵，便一同到别处而去，查看四周的动静。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张中累得满身大汗的走出来，一见徐少龙，便道：“找到啦！每一边的舱壁各有两包，竟然是叠在一起的，那些王八蛋，可算得真准，居然一点都不差错。”

徐少龙转眼看时，只见几名大汉，已把那四包火药扛了出来，丢到河中。

他欣然一笑，道：“这等敌手也不容易找的了。”

现下他的确有资格发此豪语，张许二人，只有钦佩的份，哪敢取笑他自大？徐少龙想了一下，才又道：“明海兄，返航的路上，可还有海陵帮势力所及的地点没有？”

许明海道：“有，前面二十余里的石坎乡，是海陵帮的一个码头。”

张中从橱内拿出一卷厚厚的纸，一面道：“我这里有详细的地图，所有

里数和河流深浅宽狭，皆有记载。”

徐少龙目光极是锐利，已瞥见那个大橱内，竟是一卷卷的厚纸，心想难道那都是地图不成？当下以旁敲侧击之法，不露痕迹地道：“真要得，可见张总管真是才智杰出，只走这么一趟，就绘下了详细的地图。”

张中引以为豪地道：“我一向很留心地理，但凡是我行过的，都绘有详图。”他打开地图，果然绘画得十分详细，注解精确。

许明海指出那石坎乡的位置，并且把河湾内的码头形势说出来，道：“靠石坎乡这一边，河流变得十分宽阔，河岸凹入，形成相当大的潭湾。咱们如果不打算靠泊，船只便从远处直航而过，不须绕入潭湾之内。湾内有个木搭的码头，规模不算小，伸出水面达数丈，上面还盖搭得有几间农屋呢！”

张中道：“不错，这个码头，耗资甚巨，这也是现任帮主巩贵的杰作，他们这个码头，单是供其他商贾运货上下，转销各处，每日的收益就很可观了。”

徐少龙道：“若然如此，咱们不妨毁了他们这座码头，使他们大遭损失。”

许明海道：“头儿别开玩笑，海陵帮定已防范咱们还击，大概连巩贵自己也得出马，严密防守这座码头。”徐少龙沉吟道：“如果他们严密防守，便分不出大批人马来截击咱们，因此，他们决计不会在咱们经过石坎以前，向咱们下手的。”

许明海道：“他们如果能先行毁了咱们，如何还须全力防守？”

换言之，敌方可能以攻代守。

徐少龙分析道：“敌方的军师心计很深，只看他步步都留下后手，以防失败这一点就可看出来了。以这种人的性格，必走坚守兵法上‘先为不可胜，然后求胜’的法则。也即是先使敌人无法赢得自己，才设法攻打别人。因此，他必定宁可让咱们通过了石坎，方始出手。”

他停歇一下，眼见张许二人皆有膺服之色，便又道：“海陵帮这次攻击咱们，照理说应是未尽全力。因为他们既敢发动战事，当然是估计过实力可以与咱们一拼。

此外，他们也必有情报，晓得这次出差的人数和人选。我是第一次出道，他们焉会把我看得很重？”

他说了半天，不外是证明两点，一是海陵帮实力一定已相当强大，只不过掩饰得好，所以外间不知。二是这次的行动，海陵帮未尽全力。

张中道：“徐兄料事如神，这一猜测想必不会错的，但纵然如此，咱们也不宜冒险去毁他们的码头啊！”

徐少龙笑一笑，道：“我有一个计划，或者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毁去他们的码头。”

张中大喜道：“徐兄既有妙计，快请说出。”

徐少龙道：“咱们利用敌人的火药还敬，定要炸毁那座码头，方始甘心，但假如敌人在咱们通过石坎以前就向咱们下手，这计策就不灵了。”

他这番话，可真教张许二人听得心痒痒的，一时又猜不出他葫芦中卖什么药。

徐少龙说：“现下有烦张总管迅快动手，把那三条船上的火药包完全起出，丢弃河中，只留下两包就够了。”

张中连忙出舱而去，徐少龙吩咐许明海去 快艇，以便应用。

许明海出走之后，徐少龙趁舱内无人，立刻迅快地从橱内抽出一卷厚纸，打开一看。只见这一卷地图，绘载另一条河流，详细注明始末的地点。而这一条河流的所有分歧岔道，无不画得一清二楚。

他放回原来位置，随即举步出舱，一面忖道：“我只要得到这一橱的地图，大概整个五旗帮势力所及的范围，都可了如指掌了，尤其是按照图上的注录，连五旗帮有什么舵哨，以及作何营生，也可以推测出一个大概啦！这件事使他非常兴奋，当地念头刚刚转到如何才可以占有这些地图之时，便已醒悟，忖道：“目下当务之急，乃是与海陵帮斗法，其他的事，以后再想不迟。”这一回因为已有了经验，所以不久工夫，另外三船的药包已经悉数起出。

而许明海也用那艘快艇，载了没有沉弃河中的两包火药，驶到主船旁边，等候徐少龙下一步的命令。

徐少龙命许明海把火药包拆开，但这工作却是暗中而行，连本帮一众手下都看不见。

他已派定人手在各船执行命令，不许手下们出来观看。这刻在快艇上，只有他和张许一共三人而已。

许明海一面拆包，把袋中的火药全倒出来，而在火药当中，又有七枝比拳头略大的铁球。球上有三个孔，都插着药引。

这些铁球之内，当然是塞满了火药，只要点燃药引，就可以像爆竹一般点燃爆炸。

许明海骇然道：“头儿敢是打算亲自用这些火药铁球去炸毁石坎码头么？”

徐少龙道：“当然是利用这些物事，但方法却与你所说的不同。”

张中道。

“徐兄何故如此秘密行事，连本帮弟兄们，也都以为所有的火药都丢在河中了？”

徐少龙道：“这是有备无患之举，试想咱们既然有情报，指出海陵帮可能进犯本帮，则对方何尝不会行此用间之术？说不定在这些人马之中，便有奸细，如果泄露了秘密，咱们的戏法就变不成了。”

许明海道：“如果有奸细，纵然看不见咱们还留下两包火药之事，但咱们起出火药之事，他们已经知道了，岂不是也会泄秘？”

徐少龙尚未回答，许明海又道：“啊！对了，咱们还可以严密看管所有的人，不让他们有机会传递消息。”

徐少龙摇头道：“恰恰相反，起出火药之事，我希望能让敌人得知，但留下两包之事，则万万不可泄露。因为敌方得知火药已起出，自然打消了攻击之心。而咱们的戏法全在这两包火药上，所以不可泄露。”

张中道：“这话甚是，只不知徐兄如何利用这些火药？”

徐少龙道：“我用这艘快艇去炸毁石坎码头，这个任务；由明海兄执行。”

第二章

许明海听了这话，心跳加速，双手沁汗，道：“属下能胜任么？”

徐少龙道：“我只借用你的水中功夫而已，并不是要动手搏斗。”

许明海略感安心，道：“若是在水中，属下自问还可以对付对付。”

徐少龙道：“你只要潜泅得够快够远，就立得此功许明海大喜道：“属下可以潜泅里许，不须透出水面换气，速度之快，可比游鱼、头儿可算是找对了入啦！”

这时，他已把两包火药都拆开了，徐少龙把快艇的船板揭起，将火药完全扫在船底，那十多枚铁球，完全散放在火药当中。

他们把船板盖好，小心地去掉痕迹，徐少龙利用火药，洒出一条黑轨，通到后舵，在缺口上也洒满了火药。

做妥手脚之后，他才向许明海道：“咱们计算时间，在这缺口处插一根香，等此香烧完之时，恰好是燃着了火药，一下子就可以把所有的火药都点着了。”

许明海微感茫然，但不得不点头。

徐少龙道：“这一截香所留下的时间，已足够给你泅出湾外，登上接应的快艇。同时咱们的大船也去远了，敌人纵然欲倾全力报仇，也迫不上咱们了。”

张中佩服得五体投地，道：“唉！徐兄真是算无遗策，幸而你不是对方的人，否则我们必定粉身碎骨了。”

徐少龙客气了几句，才又道：“明海兄，你独自驾此艇，等大船先行了六七里，才可不起程。由于你孤身落单，敌人一定不放过你。”

他想了一想，又道：“以我猜想，你堪堪抵达石坎河湾，敌方便会派入截击。

所以你在前，就得先行点香插好，大约是在半柱香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你一见到敌人，就跳下水，潜泅前行。

我会派出另一艘快艇，在不远处接应你，登艇后只须尽力催舟就行了。”

张中拍一下掌，道：“码头之理么？到了码头，还来不及禀告，就轰的一声。”

他作个手势，同时大笑起来。

许明海道。

“这些铁球颇沉重，他们想得真绝，用这些铁球来增加重量，使咱们的人扛适之时，下会感到轻重有异。”

徐少龙道：“这些铁球才是爆炸威力的泉源，如果只是一大包火药，爆力有限得很。而一枚铁球，就可以比千包火药都厉害许明海道：“头儿从前一定干过烟火炮这一行了？”徐少龙道：“这倒要使你失望了，我从未干过这一行。可是少年时在乡间，却曾经利用火药，闯过不少祸事。”

“而且我不妨告诉你，这些铁球虽然有药引，还真不易点得着，必须四周很多火药烧起来，才能引爆，这就是费得一番手脚的缘故了。”

一切安排妥当，徐少龙传下命令启碇，顿时响起一片宣声，四艘双桅大船，缓缓离开了江岸。

徐少龙正要跃回大船，却被许明海扯住，他道：“头儿，假如敌人不把此艇拖回码头，咱们还有什么法子补救没有？”

徐少龙向他笑一笑，道：“天下之事，没有一件是绝对无漏洞的，假如此艇敌方置之不理，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你不须担心，一逢赶返会合便是。”

他自然而然的有一种气派，使人觉得他有资格丢得起这一艘快艇，有如丢了一件破衣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

许明海俯首道：“头儿说得是，但属下相信你的奇计必能成功。”

徐少龙登上大船去了，许明海独自上岸，藏身在树丛中，过了好一阵，才奔回快艇，装出一副急匆匆的神色。

这是徐少龙要他这么做的，希望远处有敌人在监视他的动静，而把这一切都报告上去。

河中上下游都不见有舟船来往，许明海心中有数，晓得这是因为本帮传出消息封河，因此之故，大凡是在水道上吃饭吃的，谁也不敢得罪五旗帮而驶入此河。

快艇顺流而下，甚是快速。

许明海初时若无其事，可是到后来、越是接近那石坎湾，心中就更为忐忑不安。

他感到很紧张，竟然坐立不安起来。他很快就发觉自己太沉不住气了、暗自笑一笑，想道：“许明海呀！你这是怎样了？你又不是刚刚出道，从未见过大阵仗的新手，何须如此紧张？况且纵然失败，也不会受上头惩罚，只不过略有被截杀的危险而已。”

想到敌人可能中途截杀这一点，他反而放了心，想道：“敌人不出手则已，如是出手，必在石坎湾外面的河面。若是那样，他们只有中计伤亡之惨，我独自一人，哪愁逃不掉。”

不过无论他如何多方安慰自己，他心中依然非常紧张，难以松弛下来。

快艇在阳光中滑过河水，时时有水鸟掠过前面，更兼两岸绿树婆娑，红花掩映，景致之佳，委实使人忘俗。

不久，快艇已达石坎湾口，周围一片寂静，十分安宁，五旗帮的几艘大船，早已去得无影无踪了。

他从河湾望入去，那是一条下甚宽阔，但河道却根深的岔汉，从此处转入去，下到半里就是著名的石坎湾，人货上落，非常繁忙热闹。

人口两旁，皆是高高的芦苇，再过两三丈，方是河岸。

许明海晓得大凡是设伏兵的话，必在岸边浅水的芦苇之内，因此，他一面点燃了线香，另一方面，双目如隼，向河口两边的芦苇地带搜索。

忽见右方有一处芦苇摇动，他可不管是不是敌人出现，一下子就扎入水中，施展水底功夫，迅快潜遁下去。

他尽力潜遁得远些，最后在岸边的草树间浮起，冒出头面，换去胸中的浊气。突然间听到旁边簌簌一响，他大吃一惊，转眼查看，只见一片薄薄的黑云，迎头罩下，笼罩的范围甚广，使他无由逃脱。

那片薄薄的黑云，敢情是一张鱼网，但当然不是普通的质料，许明海整个人被罩住，顿时真如网中之鱼，全然无法挣扎。

本来渔网乃是软物，就算是弄不裂，但手推脚撑一番，仍然是办得到的事，可是许明海挣动之时，却因对方提网的手法非常巧妙，一下子横拉活扯的拽上岸，接着被人一脚踏住，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已迫到他面门，寒气侵肤，使人胆裂。

许明海动也不动，睁眼看时，目光从网中透出去，但见身边站着两个人，皆是劲装疾服。

其一年纪较轻，身材修伟，两眼神光充足。目下正是他一脚踏住自己，

另一手挺刀，抵住面门。

在他后侧的人，虽然亦是劲装疾服，可是身量矮瘦，面目透出一股阴险凶悍之色，使人不喜欢他。

那年纪轻的回头对矮个子道。

“副座真有一手，这厮果然在这几冒起头换气，谁知我们在这几安装了罗网等他啦！”

许明海一听而知那矮瘦个子就是海陵帮的副帮主陈计，此人著名的心狠手辣，诡计多端，乃是海陵帮重振声威的一员主将。

陈计嘿嘿冷笑数声，表示出心中的得意之情，接着说道。

“这家伙姓许，名明海，只不过是五旗帮中的一个小头目而已，算不了什么人物。不过今日自投咱们网中，却也可以教那徐少龙得知本帮的手段，使他们不敢以为本帮无人。在这一方面来说，意义却甚是重大。”

他停歇一下，又道：“不过如果今日不是得到居安之老弟你帮忙，施展这申间绝技的话，只怕也没有这么顺手，就捉到了这厮。”

许朗海讶然忖道：“这个姓居的年轻人，如果使得陈计如此看重？竟然口称老弟？口气之中，又对他相当客气奉承，只不知他是可来历？”

方转念间，居安之已道：“属下可要点住这厮的穴道，才带返舵里去。”

这话明是问这事，其实却是探测处死之法，如果要当场杀死，自然无须点住穴道了。

许明海心中并不惊惶，因为只要不是阵前失手致死的话，这等被敌人生擒活捉，多半可以谈判赎回。

但他一颗心仍然放不下，因为马上就是爆炸的时间了，只不知那艘快艇，敌人可曾拖返码头？如果已经拖回，会不会中途发现那支线香？

他蓦地明白过来，敢情他心情一直十分紧张的，乃是为了这条妙计不能实现，并非为了危险。

只听陈计沉吟一下，便上前一步，用脚踢许明海一下，问道：“喂！老许，你们刚才停泊岸边很久，你又曾单独上岸，究竟闹什么鬼？”

他这一脚踢得还真不轻，许明海痛得咬牙咧嘴；但却陈计道：“老许你当必也曾听闻本座的手段，假如你充好汉，坚不吐露实情的话，可别怪我设法糟蹋你了。”

许明海晓得这话乃是实情，当下说道：“凭良心讲，我究竟干了些什么，只有天知道，所以实是无法奉告。”

换了别人、听了许明海这种话，定然怒气上冲，出口打骂；但陈计却毫不动人，轻描淡写的道：“那也不要紧，你讲鬼话，也得讲出个道理来，是也不是？”

许明海受他所迫，无法闭口。

要知任何人只要是有点人生经验，并非懵然无知的年龄的话，事事总是要讲点道理的。

因此，许明海被对方的一个“理”字，迫得不能不开口鬼扯一番。

殊不知陈计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总要迫人开口，然后从对方的鬼活之中，攻击他的破绽，利用巧妙的词锋，往往可以迫出多少线索。

此举自然远比动辄施刑打骂高明百倍还不止。

许明海道：“头儿下令停船，之后，靠泊岸边，老大工夫都不动，谁也弄不懂他的用意何在……”

陈计紧紧接口道，“可是等候援兵接应？”

许朗海一怔，道：“我不知道。”

他说这话时，心中大力佩服徐少龙的才智。

因为这么一来，敌人固然须得按兵观察，另外当船只经过石坎湾时，也须全力防守码头，不敢轻离。

这等情况，皆在徐少龙的算计之中。

因此之故，许明海大为折服。

陈计已催他讲出上岸经过，许明海只好道：“头儿命我到岸上乱逛一阵，然后独自驾舟赶去会合，是什么原因，我也全然莫名其妙，唉！这话说了出来。

只怕你们也不会相信。”

陈计点头道：“不错、我根本就没打算相信，除非是个傻子，哼！你们此举不是那些大船有阴谋，就是你的快艇有问题，对不对？”

许明海道：“我不知道。”

陈计道：“不知道就是有了，而且这个阴谋一定是很快见功的，所以你不便硬说没有。”

他抓住这一点，就推论出非常正确的线索，这等本领，不但许明海心惊不已，就连居安之也露出非常佩服之色。

陈计又道：“对了，问题一定是出在快艇上，你敢拿性命跟我赌吗？”

许明海自是不敢，因为不消片刻工夫，快艇轰然爆炸，他岂不是马上就输了性命？

陈计露出苦思之状，缓缓说道：“你不敢则声，可见得如果赌命，你一定输的，然则那快艇藏有什么阴谋呢？而且是马上可以见功的呢？哎呀……”

他面色突然变得煞白，厉声喝道：“是不是炸药？”

许明海实在没有法子瞪着眼睛说谎话，如果那样的话，简直不能在江湖上混了。但他也不能说对方猜中了。

侧闷声不响。

陈计跳脚道：“那小子好厉害，竟要炸毁我们的码头，唉！但愿那快艇乃是拖放在一边，就算受损，也不会太厉害就汗了。”

居安之道：“副座无须过于着急，这厮还没有承认属实已，”

陈计跺脚叹道：“他不开口，就是猜中了。”

居安之道：“也许他根本没话可说。”

陈计道：“居老弟不必安慰，假如没有炸药，他一定连忙点头承认，唬唬咱们也是好的，人心皆同此理，我绝没有猜错。”

“我们虽然知道此事，却没有法于及时告警，真是气煞人了。”

陈计狠狠的踢了许明海一脚，厉声道：“明人不说暗话，今日不管你有没有使用炸药阴谋，我也放你不过，你还是认命吧！”

许明海身子一震，道：“我可以出赎金，这是水道上常有之事，杀死我有何益处？”

陈计狞笑一声，道：“赎金？谁稀罕？我定要瞧你在血泊中挣扎哀号，方始甘心，嘿嘿！老子好久没有嗅到人血了，说不定还要拿下你的心肝来下酒呢！”

他的话声是如此的冷酷，任何人一听而知他不但说得出，做得到，并

且还不是头一遭做这等事。

由此可见这陈计实在不是正常之人，居安之双眉皱了一下，道：“副座如果要处死这厮，属下可以代劳。”

若是由他下手，当然是一刀了结，决计不会让许明海在血泊中挣扎哀号。这正是居安之自告奋勇的原因。

陈计道：“不，我自己动手，成老弟如果不习惯这等场面，可到那边等候，待我宰了这厮，一起回去。”

他提足一踏，差点把许明海的肋骨踩断了。同时在袖底拿出一口不及一尺长的短剑，俯低身子。

居安之松开脚，退了几步。

就在此时，远处传来了“轰”的一声巨响，地面也隐隐摇晃，河水刹时间就冲荡大浪，可见得那一炸之威，实在是非常的厉害。

陈计和居安之都呆了，抬头向石坎湾那边望去。

但见一股浓烟，冒上半空。

陈计怒骂一声，凶心顿起，森冷杀机从双目中透射出来。当此之时，连居安之也觉得许明海实是罪有应得，杀死他以报仇，并不过份。

“谁知一道人影迅若掣电飘风般，凌空掠到，刀光打闪，直向陈计攻出，势道极是凌厉迅猛。

陈计心中朗知如果一闪，脚下的仇人就从此失去了。

但形势迫人，自家性命到底更为要紧。

当下疾然闪退，同时定睛向来人望去。

居安之也看清了来人，口中发出啊的一声，道：“是徐少龙！”

来人落地现身，右手长刀，左手一把短短匕首，神威凛凛，正是这次五旗帮的负责人徐少龙。

他那英挺的身躯，凶悍的神情，以及威猛的气势，在在足以令人胆怯气馁，感到他是很难对付之人。

徐少龙脚下一勾，许明海就滚出四五尺，登时又有两名大汉扑到，七手八脚替许明海摘下身上的黑网。

陈计、居安之回眸一看，敌方的人已现身，一共是八个，加上许明海恢复自由，那就是九个了。

敌势目下已强上数倍，还不知有没有埋伏未露面的，陈计心念电转，突然间挥动短剑，发出扑攻命令。

居安之虎吼一声；样刀扑去，徐少龙横刀硬架，“锵”

的大响一声，各各退了一步。

“徐少龙喝道：“好腕力，再碰一刀瞧……”

居安之竟不示弱，果然又使出硬劈的招式。

双方长刀一触，又是锵的大响，未分胜负。

左方喝声吵声，有人骂道：“不要脸，光会逃跑，比老鼠还不如……”

徐少龙戟指道：“居兄瞧瞧你们的副帮主。”

居安之下由得向左方望去，但见陈计已冲出数丈，脱出敌方包围。

不过是眨眼工夫，而 he 已去了那么远，可见得他一上来就是逃窜，根本没有击敌之心。

而陈计直到这时，方才发出撤退的讯事，换言之，目下居安之逃得掉的话，也不致空出敌人来对付他了。

莫说居安之，就算是三尺小童，也能把这等情形看得一清二楚。正因此故，五旗帮之人才会怒骂不绝，敢情都是看不过眼，恨那陈计卑鄙，转而对居安之生出同情之心居安之也禁不住吐一口唾沫，道：“没种，真丢人徐少龙吹一下口哨，那五名手下，都挺刀向陈计疾追而去，口中兀自大骂不止。

骂声随风传来，徐少龙蓦地触动了灵机，计上心头。

是以压刀不发，只含着冷笑，望住居安之。

居安之当然不敢鲁莽，但对方的冷笑，又使他没有面子而着恼。双方对峙了片刻，徐少龙才说道：“居兄真是个直汉子，心中一恼，面上都露出来了。”

簸居安之双眉紧皱，不则一声。

徐少龙又道：“居兄的武功，虽然使兄弟甚为钦佩。但你的不智，却使兄弟不觉冷笑。”

这时，许明海已经和余下三名手下，散布四周，查看动静。他们对于徐少龙和居安之这一对，都很放心，原因是居安之曾是徐少亢手下败将。

那一战是发生干徐少龙初至扬州之时，在妓院中闹事，勒收费用。

那一处怕是扬州四虎之中，白面虎毕博的地盘，冲突起来，毕博带人前来，其中就有居安之。

当居安之也败下阵后，毕博就狼狈而逃，竟然不敢仗恃人多，上前围殴。

有这一般过节，所以居安之一见徐少龙、手底就有点怯了。而五旗帮之人，也可以放心去查看四下情势，“居安之听对方噫他不智，亦即是骂他愚蠢，不禁又是一气，登时一横心，准备上前以死相拼。

他的腕力绝对不弱过对方，只不过内功和刀法，略逊少许而已。

因此之故，他如是横心以死相拼，这胜败存亡之数，徐少龙仰天一笑，又道：“居兄，假如我讲的道理不合，我就从此闭嘴，下再多言。说到我笑你不智之故，便是以你这等人才，竟然弃明投暗，落在海陵帮中，只不知日后有什么指望？”

居安之道：“人家帮主亲自来请我，这面子还不够么？”

徐少龙道：“面子是够了，无奈他们气候有限得很。而且全无义气，根本就毫不顾惜人才，那陈计刚才所为，就是绝好的例子了。”

居安之无法反驳，默然不语。

徐少龙又道。

“如果居兄不弃，愿意与兄弟共事，一同扬名闯万，建立功业，何不趁此时机，脱离海陵帮，我们结为兄弟，祸福共享，岂不甚美？”

他突然提出这话，连旁边的许明海也吃一惊，忖道。

“头儿太轻率了，对方也许是和海陵帮主很有关系之人，如果他借此混入本帮，这责任就大大了。”

他对徐少龙已经敬仰之极，尤其是他及时赶到，救他一命，此恩此德，岂能忘记？因此他忍不住说道：“头儿，你虽是一片爱惜英雄之心，但人家可能会有苦衷，这结拜之事，还是以后再提的好。”

徐少龙笑一笑，道：“不妨事，我这对眼睛不会看错人，以居兄这种性格。

绝对不会装假，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会直说。”

居安之高声道：“不错，大丈夫岂可虚伪欺人。”

徐少龙接口道：“那么居兄你何不收起兵刃，假如事有妨碍，咱们亦可就此别过，将来碰上，再好好的比划不迟。”

他首先收起兵刃，居安之果然也还刀入鞘，剑眉皱起，既下走，也不说话。显然他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

徐少龙高声道：“如果居兄愿意与我共事，我答应你不必参加对付海陵帮之事便是了。”

居安之顿时露出喜色，道：“你这话可是当真？”

徐少龙道：“自然是真的，但你如若答应做兄弟的话，那么你的出身经历，可不能有一字不实，这是我唯一的要求了。”

居安之道：“当然啦，我愿意跟随你了。”

徐少龙心中甚喜，忖道：“我得到此人，从今而后，不会再感到人孤势单了，这等人才，如若沦为黑道之人，也未免大可惜了。”

当下道：“好极了，现在我得去追击陈计，你在此处稍候，咱们返去之后，才行结盟之礼也不迟。”

许明海接白道：“头儿如何追击得到陈计？他已去得甚远。”

徐少龙放步奔去，一面道：“你跟我来。”

他们迅快奔出里许，忽听前面随风传来一阵隐约的兵刃相击，以及叱喝打斗之声。

许明海心中大讶，忖道：“陈计为何不沿河边逃走？

却奔往这一边呢？”

眨眼间已看见数丈远处一片草地上，十几个大汉，挥刀舞划，团团困着一个人，搏斗得正甚激烈。

那十余大汉，均是许明海带惯的人，是以远远一看就知，而被困的人，正是海陵帮副帮主陈计了。

目下虽然是以众击寡，实力悬殊。可是陈计不但未败，甚至还伤了几个五旗帮的好手。

看来全因黑旗舵之人个个拼命死缠苦斗，才没给陈计突围逃掉，这个现象，也是使许明海非常诧异的。

他一边加快奔去，一面忖道。

“不知道头儿用什么方法，竟能使这班人这般拼命卖力，唉！他真是不多见的领袖人物。——”

耳边只听徐少龙一声长啸，震耳生疼。

紧接着但见他速度增加了许多，一眨眼间就把许明海远远抛落后头，直扑战场之中。

一众手下听到啸声，个个精神大振，胆勇陡增，登时已把陈计环攻得手忙脚乱。

陈计这时真是计穷力竭，进退两难。所谓“进”就是突围而逃，他方才也办不到，现在更休想了。

说到“退”，就是弃械投降之意。

由于对方连连冲刺，刀剑驰突砍劈之时，如狂风骤雨一般，假如他丢下兵器，定必被几把刀剑一齐劈中，落得一个乱刀分尸而死。

因此之故，他只好苦苦支撑下去。

徐少龙一投入战场，还未出手，只见陈计后腰陡然中了一刀，伤势甚重。他双眉略皱，方要下令罢战，忽见陈计面门又中了一刀，鲜血溅流。

当下转念忖道：“他伤得如此，活着也没有意思。不如给他一个痛快的下场吧！”

于是他移开丈许，指顾之间，陈计已不支倒地，身上已中了六刀之多，业已气绝毙命。

徐少龙先检查过己方之人的伤处，敷药扎好，这才向众人连声夸赞，道：“我只望大家能拼力留住这厮，谁知各位弟兄们如此厉害，居然把人家堂堂一个副帮主收拾下了，这真是震惊江湖的大事情，回头报上去，上面一定大大的奖赏各位这个功劳。”

许明海指挥手下，把陈计埋好，然后大伙儿兴高采烈的往回走，会合那居安之时，众人皆知头儿与居安之结盟之事，所以都对他很礼敬客气。

他们登上快艇，如飞驶去，途中许明海便向徐少龙询问起为何会在那边设伏截击陈计，以及一众手下，何以能够这么卖命之故？

对于后者，徐少龙没有如何解释，但许明海心中也隐隐感到他当真有一种驱使别人为他卖命的魔力。

徐少龙道：“我详细研究过那幅地图，晓得附近有几条支流。”

“因此，当我实地暗中查勘地形之时，一方面找出了你潜泊后起浮之处，同时亦测定陈计将把小艇藏在那一条支流内。”

“随后陈计果然和居兄驾小舟潜划至那条支流，藏起小舟。因此，当他逃走之时，自然向那边逃去了。”

居安之也在旁边听着，不觉佩服得五体投地，说道。

“徐兄真了不起，当陈计带我悄悄划入支流之时，还非常自豪地对我说，假如徐兄你在河边已有伏兵，到时我们突围逃走，万万料不到我们会向这一方奔去的，他又笑着说，他已把你估计得很高明。”

徐少龙开心地笑道。”他也把我估得很高么？这真是不容易的事。”

居安之道：“陈计认为你善于急智诡变，因此，他仍然不相信你会算计得到他会到这儿等着抓人。他坚决认为你让许兄单独留下，只不过是疑兵之计而已。”

徐少龙道：“他如果不是这样想法，就不会入我之套了，老实说。

我定了此计，目的全是在对付海陵帮最有计谋之人。此人一除，海陵帮大势已去。现在陈计已死，我看海陵帮以后能维持现势，就很不错了。”

居安之没有作声，显然他曾加入过海陵帮，所以不便接口谈论。

不过许明海却接口道：个“陈计虽然是海陵帮巩贵的智囊，同时他的一死，固然对该帮造成莫大的损害。不过据属下所知，巩贵业已网罗了不少高手，而且与其他一些帮会结合，势力声望为之太盛。不然的话，他也不敢与本帮作对。”

徐少龙笑一笑，道：“你的消息从何而来？为何上头没有告诉我？”

许明海耸耸肩，道：“属下无事之时，常常到处走走，所以听了很多消息，可是这等不好听的话，谁敢多嘴乱讲？万一反而挨骂，可不值得，头儿你说是也不是？”

徐少龙一面点头，一面忖道。

“是了，五旗帮已经称霸多年，势力雄厚，组织庞大。

到了今日，已经变成了衙门一样，帮众已不把会当作自己的家。加上头的人，个个都习惯了阿谀奉承的那一套，谁不愿听逆耳的话，以致下情无由上达……”

他顿时记起了首先赏识他，把他拉拢五旗帮来的萧远心中暗惊，忖道：“此人眼力不凡，而且很忠心的为五旗帮办事，没有半点架子，有他这等人才，无怪五旗帮的五个分舵之中。

要以黑旗最强大。”

居安之见他眼中露出杀机，森冷可畏，不觉十分惊讶，念头一转，立刻用很突然的方式，问道：“徐兄心中想到了哪一个人？”

徐少龙随口应道：“我刚想到本舵的军师爷萧远，他他的目光注定在居安之面上，改口问道：“你为何有此一问？”

居安之装出浑然无知的神情，道：“小弟不知道……”

徐少龙听了反觉但然，想道。

“假如他是有意探问，定然会想个理由搪塞的……”

快艇在水面上像箭一般迅疾飞驰，船底破水时，不断的发出“啪啪”的声音。不久，已追上下大船。

张中见他们赶到，方始安心，又听到已诛杀了海陵帮的副帮主陈计，更是高兴不过，一面向这些出过死力的手下们表示，回到扬州，定要大大的犒赏一番。

另一方面，又向徐少龙说，将要面享舵主姚大壮，立即把他擢升重用。

别人的话未必能成事实，但张中乃姚大壮的小舅子，平日又深得姚大壮的倚重。因此，有他力荐，果然马上把他擢升为副总巡之职。

此外，对他的盟弟居安之，也升以一等大头目之职，地位甚高，仅次于徐少龙的副总巡而已。

徐少龙在其后的一个月当中，极力结纳马、孙两个副舵主，饭酒押妓，无所不为。

经过几次大醉，他已从两个副舵主口中，探悉他关心的事，便是军师萧远对于他的印象和态度。

据这两个副舵主说的话，归纳起来，得知萧远对徐少龙很激赏，不过他却不主张把他擢升得太快，所持的理由仅是他太过年轻，并且他的为人及忠心，也须多多加以考察。

但是由于张中的一力推荐，絮聒了好多次，因此姚大壮终于作了上述的决定，不过，萧远也仅仅是那样说过而已。事实上，并不十分坚持。

经过一个月以来在扬州饮宴玩乐之后，他已成为扬州风月场中的知名之士，上自官宦上绅，下至贩夫走卒。

大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徐大爷。

又过了个把月，他和居安之的日常例行工作，都作得很好。而且经多方打听，海陵帮的确是屡次派人来求和，并无其他对五旗帮不利的活动。

这一日，吃过午饭，徐少龙便换上衣服，到舵主的座驾大舟上谒见。那是姚大壮的命令，徐少龙知道这等轻松生涯，将成过去，马上就会有新的变动了。

舱中只有姚大壮和瘦瘦的副舵主马奕两人，徐少龙一进去，行过礼之后，姚大壮笑容可掬，用一种亲切的态度说道：“少龙，你可有成家的打算没有？”

徐少龙一怔，随即笑道：“目前还没有，属下不想替自己找麻烦，还是过几年再说。”

马奕接口道：“这想法很对，一个人成了家之后，免不了诸多顾虑，想

上进可就不容易了。”

姚大壮道：“你年纪尚轻，果然不须大过急切。”

徐少龙满腹疑团，忖道：“他召我来，莫非只是为了这件事？早先还把我骇一跳，以为他要替我做媒呢！”姚大壮停顿一下，又道。

“前两个月，总坛有一道命令，着五个分舵各各遂选出三名年轻好手，荐送总坛，其中有一个条件是未婚，本舵意欲推荐你的兄弟居安之，你意思如何？”

徐少龙深心中暗暗失望，但面上却堆起笑容，道：“那敢情好，只不知安之的身世来历，已查清楚了没有？”

马奕接口道：“当然查清楚了。”

说时，从桌上一叠卷宗之中，检出一份，递给徐少龙。

徐少龙打开一看，这份卷宗与他昔日那一份形式相同，里面写得密密麻麻，把居安之的出身经历，详细记录。

并有调查人的报告及按语。

这份资料证明居安之句句皆实，他原是镖行世家，祖父原是趟子手，到他父亲时，竟升为镖师，这是因为他父亲自幼勤习武功，得到几个名家指点，是以艺业高于同侪不少，为人又精明能干，当了镖师，倒也甚得同行中人敬重。

但好景不长，当居安之六七岁时，他父亲却国为摔断了一条腿，无法再在江湖行走，便改在镖局内办事。

居安之为人倒不怎样凶横，不过年少气盛，又精通武艺，张狂一点也是免不了的。因此有一日饮酒闹事，失手打死两人，便星夜逃亡，到南方来。

他从此变得很老实，在多处码头都混过，如今已是第三年，终于投入水道中第一大帮会。

后面又记载得有居安之的父亲因儿子之事，坐过监牢，去年才获释，家境非常穷困，潦倒不堪，全靠两个已出嫁的姐姐维持生活。当居安之入帮后，才由帮中暗暗周济他家中。

结论是居安之这人没有问题，可以任用，并且不可让他父母贫病而死，以便有所挟制。

对于这个结论，徐少龙大感厌恶，自然他不会说出来，只说道：“安之既是没有问题，属下也放心了。”

说时，把卷宗放回桌上，突然瞥见自己的卷宗也在那叠文件上面，不觉怦然心动。

姚大壮道。

“本来总巡李眉固也是理想入选，可惜他已娶得妻室。再说，本舵把好手都荐光了，如何使得，你说是也不是？”

徐少龙讶道：“壮公说得是，但你以遴选人才之事，连总巡这等地位，也轮得到呢？”

姚大壮道：“你这一问，真是问到节骨眼来了。”

马奕也赞许打个哈哈，可见得徐少龙的发问，的确很姚大壮只停了一下，又道。

“要知总坛内人才济济，本来不须选拔人手。但这一回的选拔，与平常的抽调当差不同。竟是要另外成立一个部门，平时在总坛驻防，一旦各分舵有事，便调派出去支援，称力神机营，由白副帮主兼任统领，但要在各舵选

荐的十五人之中，挑出一个负实际责任的副统领、由此可知此事是如何重要了。假如副舵主或萧军师合条件、我都要派他们去呢，何止总巡？”

徐少龙颌首道：“原来如此。”

他知道事至如今，如若自己不探同一声，未免太不近人情，当下又道：“只不知壮公可曾考虑过属下没有？”

姚大壮笑一笑，道：“我以为你全无兴趣，所以打算放弃荐你了呢！”

徐少龙也笑道：“属下虽然很想开开眼界，长点见识。但属下得壮公提拔，还未报答此恩，总是不便大过热心啊！”

马奕道：“你是个讲义气之人，所以我也劝壮公荐你上去，可是责任重大，所以我们诸多考虑。”

姚大壮道：“我们的顾虑是你目下在本帮已大有声名，如果荐你上去，这个副统领的席位，你非争到手不可，不然的话，连本舵也没面子。”

徐少龙吃一惊，道：“若然对属下有如许巨大的奢望，那么属下还是不要去的好。”

姚大壮摇摇头，道：“但本舵已没有可与别舵争雄的人了，因此我们决定尽可能让你去，只不知你有没有这个兴趣？”

徐少龙沉吟忖想了一会，才道：“属下一时考虑得不清楚，如果能够有机会向军师爷请教的话，那就可以下致发生意外了。”

姚大壮道：“萧军师已谈过这个问题，他的意思，认为你如果荐上去，必可出入头地，但留在本舵，则本舵可以出入头地所以他赞成留下你。”

徐少龙心中凉了半截，忖道：“萧军师似是有意妨碍我上进呢！”

只听姚大壮又道：“不过最后还是赞成你去的人多，大家都认为你返总坛出力，为本舵争光，比屈于此处，自是强胜百倍。所以，只你不反对，我就让你去。”

徐少龙欣然道：“属下既蒙壮公错爱，自然要奋力作好一番。只不知除了安之之外，还有一位是谁？”

马奕道：“便是染一柏了，你意下如何？”

徐少龙道：“属下正好想到他，这人最是理想不过马奕道：“你们三人，皆是本舵多年来仅有的新秀，这一去之后，本舵又全是旧人了。”

姚大壮道：“那也不要紧，本舵这些年来，还不是好好的，旧人有经验，也是长处”

徐少龙忖道。

“姚大壮安干现状，没有志气，已不足虑了。”

姚大壮又道：“你明天就得动身了，在夫之前，我暗下告诉你，本帮多年来势力强大，无有敌手，雄霸了许久未免盲人妒恨，因此海陵帮这一家事，亦是意料之中的。总坛方面在三个月前，也发生过事故，因此总坛决定成立神机营，以便应对新的敌人，此去不可大意，这些内幕亦不可告人。”徐少龙连忙称谢，姚大壮又道：“总坛的人，名字职位你都晓得，不必多说。你抵达之后，可觅机去谒见内二堂首席堂主于木塘，他目下不但是刑堂堂主，掌握本帮刑审大权，同时他又是武林中著名高手，我与他关系不错，你如果得他青睐，不但日后竞争副统领之时，得他鼎力帮助，甚至你可以得他指点几手。

冬身受用不尽呢！”

姚大壮这活一说，等如把徐少龙收为核心的心腹人自然那刑堂首席香

主，乃是这核心中比姚大壮地位更高的人。

徐少龙心中暗暗庆丰欣慰，他费了借大工夫心，如今总算有了成绩，得以打入这个庞大的帮会内，某一有力关系的核心中了。

姚大庄沉吟一下，又道：“你的声名，在本帮中甚为卓著，我认为别人可能会拉拢你，例如别的分舵，甚至是内三堂的高级人物，亦会么样做呢！”

徐少龙立刻表示效忠之意，道：“舵主放心，属下自会应付他们。而属下得到舵主提拔推荐，不论日后有无成就，总是舵主之人。”

这等话已比之一般露骨得多了，姚大壮老于此道，当然一听便知，登时欣然点头，堆起笑容，道：“以后你人虽在总舵，但加有需要额外的人手和物力，本舵定必全力支持。而这个支援及联络的工作，我派给张中去办。他是你的好朋友，必能如你之意，使你能够顺心遂意的放手去做。”

徐少龙连连称谢，心知姚大壮又打出一张王牌，那就是利用张中，在感情上拉拢他，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加上人力物力的支持，任何英杰之士，到了这等地步，自然逃不出他的级中了。

这一天晚上，黑旗分舵摆设盛宴，为徐、居、梁饯行。

场面热闹之极，尤其是人人喝多了酒之后，更是放浪形骸，与那数十扬州名妓，胡闹调笑，一直到三更过后，方始散席。

徐少龙蹒珊地扶醉上床，一灯荧荧，没有吹熄。他的头才一着枕，窗外传来弹指之声，一共弹了五下，三短两虽然是在静夜之中，但这弹指之声仍然低微得几乎听不见。

可是徐少龙醉眼一睁，坐了起身，随手劈出一股掌风，把灯刮熄，就在灯光甫暗之际，他的人已落在窗下。

他向窗外张望出去，但见一个人负手站在廊下。黑暗中看得十分清楚，敢情正是黑旗分舵的军师萧远。

这使徐少龙大吃一惊，忖道：“这位足智多谋之士，难道也是我方之人么？这就真是使我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了，我方已布下这步好棋，由此可知迟早必能扫荡这个万恶的帮会，使世人少蒙其害。”

他也用弹指之声回答，但却是三长两短。

萧远一晃身，到了窗边，窗门无声无息的打开了，立即纵身入房。

他定睛打量那轩昂修伟的少年高手，鼻中还嗅到一阵酒气。

当下低声道：“老君赐福。”

徐少龙应道：“佛祖慈悲。”

两人执手互握一下，萧远轻轻道：“我早就接获消息，晓得要派一位年轻高手来此，及遇见了徐兄，当时触动灵机，认为你可能就是其人，所以设法拉你入帮。其后为了减少嫌疑，并且使姚大壮得以视你为心腹，故意反对你几件事，这一点想你必定不会介意。”

徐少龙道，“萧兄说哪里话来，小弟完全仰仗大力，方可到进身之阶，但我事先却一点也不知道萧兄已混入本舵之内。”

“萧远轻叹一声，道：我忍耐了许久，眼看发生了许多伤天害理之事，但在我未能完全查悉内幕以前，又不敢轻举妄动。我默察大势，发觉这五旗帮组织严密，系统分明，各舵负的责任不同，而又彼此互守秘密，同此，我如果一直守在本舵内，难以尽悉内幕。必须有人入得总坛，才可以探悉一切。因是之故，我曾于两年前请求增派人手，由我俟机送入总坛行事。”

他又转为欣然之事，道：“你于得大好了，天下苍生全仗你来解救啦！”

徐少龙忙道：“萧兄万勿过于谬许，小弟还须萧兄多予指导，例如这次到总坛去，应该怎样做才好呢？”

“萧远笑一笑、诚恳地道：“见机行事就得啦！你不必受任何拘束，甚至当你认为须要全面进攻，也可以立作决定。我已布置好一条通讯线路，专门为全面发难的消息而用的。到时你只要一传出讯号，咱们各处人手，马上就依照计划进剿。咱们一共有三个计划。你必定记得很清楚的了？”

徐少龙吃一惊，道：“这三个计划小弟倒转来也念得出。只是发动选择之权，不应是小弟啊！”

萧远轻轻道：“我今宵就是特地来告诉你这件事，多年前的五老会议上，已决走由我主权负责，亦允我把这权利交给任何可以托付之人，而现在我却选择了你。”

徐少龙呐呐道：“那么……我应该怎样称呼你呢？你的辈份一定比我高很多。”

萧远道：“这一点等咱们获胜之后，才重新讨论吧！如今你已是咱们‘屠龙计划’的负责人了，我这儿列了一张名单，是我方潜伏帮内各部份的人，他们本身的武功及现下在帮中的身份职务，都写得明明白白。你记牢之后，马上焚毁，万万不可留存。”

徐少龙萧然道：“是的，我不会留下任何证据，请放心。”

萧远笑了一笑，道：“我在暗中辅助策划，随时随地会与你接触。你有任何计划构思，用得着我时，不要客气，即管传下命令。咱们的职志是替天行道，为苍生除害，旁的事都不必计较，对不对？”

徐少龙又一次肃然道：“小弟必谨记这番训示。”

萧远道：“早先我真怕你醉倒了，但你居然没有，可见得真是智勇双全沉稳之极。这一来，我可以放心了。唉！多少年来，我第一次稍卸仔肩，把责任移给你，突然觉得好像轻松了不少。”

徐少龙只笑了一下，但听萧远又道：“五旗帮的确藏龙卧虎，网罗了许多高人，潜力之强，举世罕有其匹，所以咱们不动手则已，一动手就得连根拔除，永去后患，所以。自们迟迟不敢出手。据我所知，在总坛之内，派系不和，自帮主以下，由两位副帮主起，内三堂及总务司这六人为首，各自建立势力，自然都是觊觎承继帮主宝座。而在这六大系之间，又有远近之分，利害相同之际，六系将分为两大主流……”

徐少龙非常用心地谛听着，对于这总坛内的情况，他已探听了不少。可是真正的内幕，却知道得不多。

萧远又道：“白副帮主是主流之一，其余五系：联络为一大主流，可是据我所推测，这五系合起来，声势虽大，但未必强得过白尚奇这一系。”

徐少龙沉吟一下，道：“这样说来，我如要获得副统领之位，定须投入白尚奇副帮主这一系了？”

萧远点头道：“不错，若非如此，只怕不能膺选，白尚奇眼下已全力去掌握这个神机营，这对他关系至为重大。因此，你如果不投入他的阵营，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负实际责任，握有最大权力的副统领之位给你当的。不过，白尚奇以铁面无私著称，他的党羽，皆是他的老部属，力量有限。但他却得到帮主支持信任，权力最大。这便是何以他这一系，力量并不弱于其他五系之故了。我时时奇怪推测白尚奇如何能把收为他的心腹？”

徐少龙道：“设若他当真是铁面无私，我便全力以真功夫与别人竞争，如果他植党营私，又看上了我，也好办得很。”

萧远道。

“当然是这样，我只不过是好奇罢了。总之，在总坛内的各系领袖，皆属当代高手，你行动之时，务须小心。

特别是总务司席亦高，此人心术诡毒，武功强绝，擅长用间之术。”

徐少龙露出警惕之色，道：“总务司表面上是经营全帮收支及杂务。每舵皆由该司直接派人掌管。但事实上，该司还负责全帮内外的情报工作。因此，小弟本来以为他势力最大才是。”

萧远道：“表面上确是如此，照我的观察，他是第二个势力最强的人。”

他们又谈了一些有关总坛内的秘密情形，萧远便悄然走了。

翌日，徐少龙率着居安之、梁一柏两人，在舵中各处辞行，直到将近中午，方始能够上路。

他们乘搭一艘特备快艇，第三天，已驶入太湖。

之后，快艇从一条被芦苇水草布满的河道穿入，这个人口，不知底蕴之人，就算驶到极近，也看下出是一条芝深水道。

徐少龙填密地记牢方向地形，在河道人口的两岸，地势是渐渐地高起，距岸大约数丈之遥，便有茂密的树林，他小心注视之，发现两边树林内，皆有哨楼，监视这个出入主要河道。

一个老水手告诉他，这条河道的人口，设有拦江网，一旦放网封锁，任何船只，一触即毁。

徐少龙虽然没有深间，但也知道这拦江网一定制造得十分精巧，并且装设得有种种厉害机关，可毁船只。

通过人口大约里许，河面陡然出现，再也不是航行于芦苇水草之中了。这条河道宽达六七丈，两岸皆是石砌的堤岸，非常陡峭。假如船只靠泊岸边石壁之下，不但人难上去，同时亦全然无法隐蔽。

换言之，任何舟艇进入此处，便如雪上染丹，触目分明，绝对无法瞒过两岸岗哨的耳目。

而由于两岸的高起地势之利，防守的人，不须武功高强，皆可利用特别设计的劲箭滚石，击沉敌舟。

徐少龙忖道：“这条水道的形势如此险恶，又是人人一望而知的。

因此，任何来犯之敌，一定要从两岸渗入方行。嘿！嘿！

以我猜想，本帮的精锐主力，必是布置在两岸可以通行之处，这也正是诱敌人彀之意。”

这一段石壁河道长约半里，然后就是一个数十亩的湖荡。

徐少龙晓得这就是大帮总坛大寨正门，称为“英雄荡”，荡内共有六条支道，通往大寨各处。

此时英雄荡内停泊着十余艘大小不等的船只，桅上都悬着两支三角五色旗。

这些船舶，都停在湖荡中心，原来有一道粗大的木栅，把此湖分为两半，所有通往大寨的支道，皆在那一半湖荡之内，而外面的一半，则只有一条人口。

在当中建造了一座木楼，共有两层，高出水面三丈有余。因此，在楼上之人，可以把湖荡内一切船只内的情形，看个一清二楚。

木楼的第一层，有十多个黄衣大汉，二楼则四面垂着竹帘，目光无法透穿，不过楼内之人，却可以隔帘把外面的情形收入眼内。

他们在人口处已被查核过一遍，此时快艇笔直驶到木栅人口处，恰是在木楼旁边，楼外有一块平台，离水面只有尺许。

两个黄衣大汉已经走出来，齐齐向徐少龙三人躬身行礼，状甚恭敬。

要知一向分舵之人到了总坛大寨，对任何人都不得让几分。相反的，总坛之人，哪怕是很平常的角色，到分舵去，也有点钦差的味道。

只是目下徐少龙等三人，乃是荐入神机营的高手，身份特殊，已可以确定以后一定是高极的人物。因此之故，这些黄衣汉子无不恭敬执礼。

他们按规定手续，验过公文名牌等，之后，其中一个黄衣大汉含笑向徐少龙说道：“你们三位还是第一批抵达报到的。小的刚刚接到命令，要各位齐集之后，一同入寨参见。所以有屈三位大爷，到楼上歇息一下。”

徐少龙点点头，首先跨上平台，猛觉脚下虚浮不定，像踏在会滚动的圆桶上一般，连忙沉气拿桩，稳住脚下浮台。凌厉的目光，唰地转到黄衣大汉面上，这一瞥之中含有怒意。

两名黄衣大汉面上也泛起讶疑之色，身体摇摆不定，脚下倒是稳得很。

徐少龙万万不信他们居然有此功力，心想他们一定脚下有玄虚，迅即移目望去，但见他们脚下的软底高靴，乃是套在一双皮面木屐上。

他立时恍然大悟，敢情这对木屐，乃是钉牢在浮台板的，这两人乃是照例把双脚套入皮制履面之内，因此之故，浮台虽然发出特别的震荡，却不致于把他们两人抛落水中。

他念头一转，随即跨入木楼之内，顿时晓得已履及实地，这显示出木楼乃是以长桩深达湖底，再行架设而成。

绝对下会动荡颠浮。

那个浮台的设备，自是事出有因，决不会是外面那两个黄衣大汉跟他开玩笑，也绝下会是与他捣蛋。

因此徐少龙一踏上木楼，立刻往侧闪去，以便让出门户通路。

果然“唰”的一声，人影劲急扑入，假如地不是迅即闪开，定要被这道人影重重的撞上。

这道人影落地现身，乃是粗豪的居安之。他疾旋回身，双目含怒，心中骂了一声“他妈的”，便要发作。

徐少龙连忙摇头示意，居安之眼角瞥见他的动作，及时闭住嘴巴，没有再骂出声。但见又一条人影飞入来，正是梁一柏。

他下似居安之那股粗豪，亦无徐少龙的威棱，落地站稳之后，只不过是满面惊疑之色而已。

原来居、梁二人，功力造诣不及徐少龙，无法沉气定住那浮台，只好疾然窜入木楼。

他们心知刚才险险就窜不起来，若是那样，登时得变成落汤鸡了。所以居安之大为温怒，开口就骂。

这木楼内分为两间，外间十分宽敞，靠右面的窗边散落站着不少黄衣壮汉，个个神态剽悍，身佩长刀。

他们眼见这三人都进入木楼，无不露出肃然起敬之色。其中一个大步走上来，拱手道：“兄弟李均，三位仁兄远道而来，一定很辛苦了。”

徐少龙等一望此人右胸上的徽童，顿时晓得他乃是“头目”级的身份。

自然在总坛大寨的头目，比分舵的要高一级还不止，因此他们都赶紧客气地拱手答礼。

徐少龙道：“李兄好说了，这一路上也没有什么辛苦的……”

“他的话被一声清音所打断，李均立刻接口道：“仁兄请移步到楼上去吧，值日香主你们上去参见。”

徐少龙向头顶的楼板望了一眼，高声应道：“是！”

接着便低声应道：“是哪一位香主呀？”

李均微微一笑，道：“这个恕兄弟不敢多嘴了。请吧！上面自然有人引见。”

他虽然没有直接说出口，但已暗示他得过严令，不许先行泄露是哪一個香主。老江湖一点就透，徐少龙便不用再行询问，领先向内间走去。

楼梯就设在这个狭厂的內间中，有一个清秀的白衣童子，年约十四五岁，站在楼梯口。

一见他们进来，便笑了笑，指住旁边的椅子，道：“未曾上去的请坐下休息，等候传唤。”

他另一只手却向徐少龙指点着，并且作出要他上去的手势。

徐少龙挺胸阔步地踏梯而上，转眼间已到了上面。

但见也是分为两间，靠梯口这一间，三面轩敞，好像是亭子一般，目光远射，风景尽收眼底。不过竹帘深垂，却足以隔断外面的人的视线，无法看得见楼内的情形。

通往那边的一间的门口，垂着一块布帘，门边又有一个白衣俊童，似是守着门户，在他身边的墙上，挂着一枚玉窑。

这一个白衣童子面色沉寒，一望而知他性情严冷，决不轻易露出笑容。

徐少龙拱拱手，还未开口，那白衣童子竟不理他，一手拨开门帘，口中说道：“启禀香主，徐少龙参见。”

里面没有声响，徐少龙不免进退失据。

那白衣童子见没有动静，回过头来，发觉他还站在原处，不由得秀眉一皱，冷冷道：“你怎么啦？我打起门帘，可不是让你进去么？”

徐少龙心中骂声“可恶”，口中道：“对不起，在下还在等候香主传召呢！”

说时，迈步行去。

白衣童子又皱皱眉头，生似是嫌徐少龙脏臭似的。

徐少龙自问刚刚洗过澡，换了衣，绝对不会有臭味。

心知对方乃是嫌恶自己之意，不禁又在心中骂了一声“可可是他同时又泛起另一种感觉，那就是这个白衣童子，似乎有一种奇异的风室，不同于凡夫俗子。

他锐利的目光，迅即观察了对方一眼，但觉他不但面目清秀，同时肤色细白，似是十分干净的人。

这时，他心中唯一的猜测是这个俊童大概是有洁癖之人，所以对任何陌生人，都表示嫌弃憎恶。

当他一脚跨过门槛，才晓得自己多半错了，因为内间一张红漆檀木桌边的扶手靠背椅上，坐着一个女子。

由于房内已没有别人，可知这个女子就是香主无疑。

则外面那个秀美白衣童子，自然也可能是女孩子改扮的。

“假如真的如此，则那秀美童子必是个美貌少女，只可惜她太冰冷了一点，但却可以解释她何以皱眉头，敢情她心中看不起男人，尤其是外面分舵的帮众。

这位女性香主使他不暇多想门外的白衣童子，只因她舒服地靠着椅背，脚下还有一张铺了垫子的小凳，使她益发舒适。衬托以她那张瓜子型的面庞，黑白分明而又带着朦朦胧胧的眼光双眸，白中透红的皮肤，竟然是一幅非常动人的美女小憩图。

她相当年轻，大约只有二十左右，怀中搁着一支青色的玉箫，长约两尺，光泽莹润，一望而知必是罕世之珍。

由于她一身雪白罗衣，所以怀中这支青玉箫，更为显眼，光泽亦特别鲜明些。

她显露出一种骄情懒散的风姿，加上那种半坐半躺的姿势，本来就够迷人的了。何况那截雪白的罗衣下面。

还露出一双白皙的，富于弹性的小腿。一只踏在小凳上，另一只则用双腿交叠，是以略略悬空。

任何男人，只要是懂得人事，而又不是有缺憾的人，肯定是“侵犯性”的念头。

徐少龙但觉自己很想松弛自己的身体，却覆伏在她身上，以便享受她面上的娇慵美态，以及嗅吸她身上的香但他自然没有这样做，即使是她允许，他也未必肯答应。因为这个念头仅是从本能上和感情中产生的，：如要付诸行动，心须经过理智过滤一下。而过滤的结果，百分之百不能通过实行。

现下他毋须付诸行动，所以他不必要运用进智，只用欣赏的目光，上上下下的注视这个白衣美女。

那白衣美女徐徐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一付贪婪自大的眼光，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徐少龙点点头，道：“属下自是晓得，不然的话……”

他嘎然住口，并且收回刚才欣赏的目光，变得严肃地望着她。

白衣美女道：“不然便又如何？”

徐少龙道，“属下下敢说。”

白衣美女微现迷惑之色，道：“奇怪，早先你那么放肆、大胆。但现在又这般恭谨了，你似乎变得太快。”

徐少龙笑一下，道：“属下要活下去，所以下得不使用自制力，这是一个人能够不被自己人加害的主要条件。只不知香主认为拙见对不对？”

“白衣美女笑一笑，当她朱唇分开之时，齐整洁白的贝齿，闪耀了一下。

她道：“这倒是老实话，但你仍然比别人大胆得大多了。”

徐少龙耸耸肩，道：“老实说，属下老是禁不住要把你当作女人，这真是非常危险的现象。”

白衣美女似是对这种含蓄的对话，感到很有兴趣，美眸泛出笑意，鼓励地瞧着他，当真使徐少龙极难将她不当作一个女人看待。

他叹了一口气，移开目光，投向帘外，恰好见到一艘插着黄旗的快艇迅快驶来，艇上除了水手，尚有三个干净俐落，体格壮健的年轻男子。

他道：“您想必就是鼎鼎大名的玉香主了？”

白衣美女盈盈一笑，道：“不错，我就是玉罗刹。”

徐少龙突然把目光转回她的玉箫上，直视她双眸，冷冷道：“听说玉香

主时时使男人神魂颠倒，难以自持。但其实你却嗔怪对方无化出于取他性命，有没有这等事？”

玉罗刹笑容一敛，微微坐直一点，向他直瞪眼睛，她那对美眸这一睁大，射出冰冷的光芒，却又足以使胆气稍的人，为之心寒胆裂。

两人对视了一阵，她突然恢复常态，轻轻道：“你的胆子真大。”

徐少龙道：“属下自家早已知道了。”

言下大有“用不着你告诉我”的意思。

玉罗刹想了一下，才道：“你可知道我如何会加入本帮的么？”

徐少龙摇头道。

“这个属下却不知道了，玉香主如肯示知，属下极乐意恭聆，增长见闻。”

玉罗刹讶道：“你当真不知道？”

徐少龙道：“属下虽然地位低微，声名未响，但却一向是不打诳语，说一下二的。”

他一直瞧着她，自然而然有股威勇的男子气概。

玉罗刹道：“你真的不知道那就算了。”

徐少龙道：“为什么算了呢？玉香主竟不敢说出来么？”

玉罗刹第一次露出怒色，但旋即消失，缓缓道：“也许我真的害怕你晓得我的过去和出身吧！我警告你，下许你向旁人打听我的事，你听见没有？”

徐少龙回答得非常迅速，道：“属下听见了。”

玉罗刹如有所悟，道：“这样吧，你亲口答应我，以后不打听我的事，行不行？”

她身为香主，地位比徐少龙高出多少级，居然跟他打商量来，如若传将出去，一定被全帮之人引为奇谈了。

徐少龙实是感到不解，问道：“香主但须下个命令也就是了，难道属下还敢抗命不成？”玉罗刹笑道。

“我用一个女人的眼光看你，便知你是敢反抗任何人的那种家伙，但你却又是说一不二的人，因此，我只要得你答应，那就比命令有效得多了。”徐少龙沉吟一下，才道：“玉香主果真抓到属下的弱点了，不过这一打商量的话，属下尽可以不同意的，是也下是？”玉罗刹道：“我第一次求你，你好意思不答应么？”徐少龙突然发觉这个年轻美女，实在是个非常厉害角色，因为她使出的法宝，竟是“人情”。

这是最使人难以招架的绝招，尤其是第一次。

可是徐少龙负有特殊使命在身，此行深入虎穴，为的是要刺探总坛大寨的一切内幕情形。

关于本帮的人物，萧远己说得差下多，但他所知者仅于内三堂堂主这一类人物，至于每一堂的香主，所知甚“因此，他必须刺探得清清楚楚，以免有所漏网，同时免得一时估计错误，进攻时反而招致了败绩。

在这等情况之下，要他答应不刺探这位艳丽香主的身世来历，真是非常困难之事。可是说老实话，他今日这等举动言语，的确已大大超出了他的地位，假如再放肆下去，不知收敛，问题就大了。

因此他只好点头道：“好吧，属下答应就是了，除非我的上司要我查你……”

玉罗刹细而长的双眉一皱，道：“胡说，本帮之内谁敢查我？”

徐少龙心中一笑，忖道：“这一句话，不啻已告诉我你是本帮身份特殊

的人，所以别人才没有查你的理由。”

玉罗刹松开眉结，柔声道：“你的武功很不错，同时听说你非常能干，才智过人。

因此当你的名字报上来时，大家都认为你最有希望。”

徐少龙道：“属下一向运气很好，真本领也下见得高明，只不知各旗之中，还有些什么出色人物？”

他的口气很诚恳，也间得很自然，使人很容易接受了。

玉罗刹道：“黄旗分舵和绿旗分舵各有一人，声名都很响亮，似乎更在你之上呢！”

徐少龙道：“既然如此，何以玉香主刚刚又说大家认为属下最有希望？”

玉罗刹道：“那是因为你的智慧高，反应快，都比他们强些。他们只是武功不错而已……”

她停歇一下，又道：“他们投入本帮时间比你长久得多，所以他们建功机会多，声名也早就传遍全帮了。”

徐少龙钉紧一句，道：“这两位弟兄叫什么名字？是不是黄南浦和陆杨？”

玉罗刹道，“你知道就行啦！”

徐少龙禁不住忧形于色，道：“当真是他们……”

他的目光无意中落在她微微翘起的赤足上，但见六和肤，粉光至致，脚指甲上涂着豆蔻，红白分明，美得教人愿意伏在她的脚下，顿时忧色尽消，发起呆来。

玉罗刹明亮的目光，把他面上表情变化，以及他注视着什么，都看得一情二楚，玉靥上下禁泛起了一丝满足快慰的微笑。

第三章

玉罗刹故意把赤脚摇动了几下，任得对方欣赏。过了一阵，她才开曰，道：“徐少龙……”

等到对方眼睛转动，望向她时，才接下去道：“你一向对女孩子都是这般大胆恣肆的么？”

徐少龙惶恐地道，“属下不敢。”但他惶恐之色，人人一望而知是装出来的。

玉罗刹道：“还说不敢？我就从来未被男人这样看过，不论是面上或是脚下，都没有人敢这样死盯着瞧的。”

徐少龙谦恭地道：“那么玉香主的意思，乃是怪属下大大胆了，是也不是？”

他的态度虽然谦恭顺从，可是言词却没有退缩一步，仍然含有迫人的意味。

玉罗刹那时明亮的目光注视了他好一会，才摇头叹惜：“你太倔强了，只怕日后我们会相处不来。”

少龙这一回可不是装作了，讶色满面，道：“玉香主这话真使属下感到迷惑啦！属下莫说武功才智都比不上你，即使强胜过你，但以地位而论，也只有听命份，如何会有相处不来之事？”

玉罗刹摇摇头，道：“你目下自是不知，我可以透露的仅仅是关于地位方面，你若膺选副统领，那就绝不在我之下了。”

徐少龙的确吃了一惊，心想：真想下到这一次碰上如此罕有的机会，假如她所说不假，则当选之人，岂不是等于连升九级以上？

在他徐少龙来说，由于另有图谋，因此，这个职位对他更是重要不过。试想：地位既然这么高，则多年来许多刺探不到的秘密，岂不是统统都可以探悉了？这等机会，简直可说是千载难逢。

他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间，已下了决心，定要获得这个职位，纵然要他做些违背良心之事，也在所不惜，务求达到目的，可以下择手段。

此念已决，也就同时决定了对玉罗刹的做法。

原则上是竭尽所能，获得她的芳心。至于如何获得。

那就是属于可以“不择手段”的范围了。

要知徐少龙乃是非常机鲁多智之人，这刻略一分析，已晓得玉罗刹虽然还是“堂主”下面的“香主”身份。

但她的势派架子，以及所悉的秘密，加上她曾漏过口风，使他得以判断出她具有特殊身份。

凡此种种，皆可证明如若获得她的芳心，就等如把“当选”的希望增加了无数倍。

他脑筋迅转，又想到：“以她这等身份权势之人，全帮数千之众，无不向她极力奉承巴结，唯唯遵命，绝对不敢稍稍拂逆于她。我如要从泛泛众人之中，脱颖而出，得到她的垂青，势非有一种独特的风格不可，不错，我大可对她并不重视。这么一来，她反而会接近我，企图使人屈服在她的美色魅力之下他只费了弹指工夫，就决定了原则和态度。当下立即依计行事。

玉罗刹美丽的唇边，挂着一抹迷人的浅笑，道：“喂！你眼珠转个没完，想什么心思么？”

徐少龙非常自然地耸耸肩，道：“没有想什么，在玉香主面前，属下深信没有什么人能分心去想别的事。”

他的话是奉承对方的美丽，但态度却表现出并不在乎，这是使人非常容易生气的表情。

玉罗刹果然秀眉一皱，道：“看你的样子，好像已当上副统领啦！”

徐少龙忙道：“属下岂敢如此不自量力？唉！玉香主这话从何说起呢？”

他越否认，玉罗刹就越要说他定是如此。

她道：“还强辩么，看你的神态，哼！了不起得很。”

徐少龙似乎是不敢多辩，默然不语。

玉罗刹狠狠的瞪着他，但看这人处处都显露出一种看不见的反抗气味。她真想狠的骂他几句，但又没有把柄，除非是责他态度不恭敬而已。

她忽然陷入沉思之中，暗自忖道：“奇怪，我为何不想责备他的态度？莫非怕他以后完全改变么？奇怪，我分明是因此而觉得不高兴的啊！又为何不想他改变呢？”

刹时间她已想了很多很多，徐少龙站在那儿，默然不语。

到她抬目望向他之。猛可发觉他已露出不耐烦的神色。这一来又激怒了她，顿时面色一沉。

徐少龙暗暗好笑，因为这一回合之中，他已占尽了优势，把她随心所欲的捏弄着，具是要她笑就笑，要她气就气。

玉罗刹深深吸一口气，已抑制住脾气，淡淡道：“你退下吧，我还要接见别的人，黄旗帮的已到啦！”

徐少龙道：“属下已看见了。”言下大有怪她这等事岂值一提之意。

但见玉罗刹秀眉一皱，急速的挥手要他退下。

徐少龙暗暗好笑，心道：“你烦恼了是不是？如果你晓得我的目的，你就决计他举步行去，心中已感觉得出对方目下已达到最大限度，如果再激她，便会把她惹翻。

因此，他打消了“懒散的去出去”的意念，迅即走出。

门外那个白衣俊童瞪住他，好像在看什么奇怪动物一样。

这可使徐少龙老大的不舒服，便也学他的样子，尽力睁大双眼，狠狠的回敬过去。

自然他不会大过份，甚至连对方泛起被侮辱后的愤怒表情时，他已“登登登”的拾级下楼去了。

上面随即，传来一下磬声，徐少龙用目光制止居安之。

让梁一柏先行上楼参见。

片刻间，梁一柏已垂头丧气的下来，一望而知，他必定受了气。

居安之站起身，但楼下这个白衣俊童摇摇头，没让他上楼。

徐少龙的目光穿过外间的房户，但见浮台边已多出一艘插着黄旗的快艇，艇上除了水手之外，尚有三个年轻壮汉，身上的衣服，都很华丽。

这三个人之中，有一个身材特别雄壮结实，顾盼之间，自有一股剽悍之气。徐少龙一来听人形容过。二来眼见这等气度，登时晓得必是闻名全帮的黄旗分舵高手黄南浦无疑。

单看他的外表，已知必是勇猛擅战之士。

他暗自肘道：“只不知玉罗刹接见所有各舵好手，用意是不是如我的臆测？如果是的话，我这一仗可以说是打得很漂亮。”

那磬声久久不响，连梯边的白衣俊童，也不禁仰头向上瞻望，似是甚感奇怪。

外间那边黄衣大汉们的谈笑之声，不断的传人来，因此徐少龙等并不感到寂寞。他甚至几乎想出去跟他们聊上一阵。

又过了一会，楼上的白衣童子，从楼梯上露出秀美的面庞，说道：“徐少龙，上来。”

徐少龙应一声“是”，大步上去。

入得里间，但见玉罗刹仍是原式躺着，那双惹人遐思的赤足，还在微微摇动。

徐少龙躬身施了一礼、道：“属下参见香主。”

玉罗刹淡淡道：“你可知我再叫你上来，为的是什么缘故？”

徐少龙在心中分析道。

“第一点是她想再见见我，和我多说几句话。第二点是想法子收拾我，若是第一个理由，她的自尊心定必制止她这样做，由此可知必是第二点了。”

原则一确立，便比较容易再推论下去了。

他继续想道：“若要收拾我，自然要找出我的过失。这样说来，她刚才迟迟不招第三个人上来，也没有别的命令，尽在拖延时间之举，敢情是等我有违规举动，抓住之后、方好摆布，哼！是了，假如我早先再狂妄一点，径自出去与那些黄衣汉干谈笑，便落在你陷阱中啦！她是可以控我以骄傲之罪，现在她召我上来，当然也是让我再有冒犯她的机这些分析推论，眨眼间就掠过心头，当下已有对策。

但见他恭恭敬敬的应道：“属下全然不明召见之故。”

玉罗刹当真是想不到他如此恭顺，登时气得双眉倒竖，怒声道：“滚蛋！滚蛋！”

徐少龙心中暗暗得意，表面上却装出受辱似地震动了一下，瞪她一眼，转身便走。

门帘外那个秀美的白衣小童，这回满面笑容，得意洋洋的瞧着徐少龙，似乎玉罗刹已替他出了一口恶气。

徐少龙心中冷笑一声，决意要小小修理他一下，以便挫折他一向的气焰。

“修理”他的法子简单得很，徐少龙根本不必开口，只不过是突然停下脚步，冷冷的瞅住他就行了。

果然那白衣童子顿时色变，笑容全消。

徐少龙严厉的望着他，露出一副准备吵骂或是打架的姿态。

那白衣童子已禁不住现出惊惶失措之色，不间可知，他一定是极为惧怕玉罗刹。

他越看徐少龙的强横神情，就越怕闹出事情，面色都吓得白了，双眉蹙起，已向他露出乞怜之色。

他的神情竟是如此的可怜动人，秀美的面庞，宛如姣好美女含颦哀求一般，令人心软。

徐少龙大是不忍，收起恶狠狠的神情，继续向前走去。

才走了几步，玉罗刹的声音传出来，道：“徐少龙，你刚才何故停了脚步？”

徐少龙回头一望，但见那白衣俊童向他直点头拱手，神色张惶惊惧，只差一点没有跪下来乞求而已。

他微微一笑，高声道：“属下的绑腿松了，整理了一下。”

那白衣童子身子往墙上一靠，长长吐一口气，好像是死里逃生，浑身都为之乏力。

徐少龙等了一下，这才下楼。

磬声马上就响了，居安之迅即登楼，不一会下来，面色没有什么变化，可见得遭遇很正常。

楼下的白衣小童叫他们到外间坐，一面吩咐黄旗帮之人进楼。

徐少龙特别留意他们登上浮台时的情形。只见那浮台动都不动，竟没有以此探测他们的武功。

虽然其后他推测出这是因为黄南浦等人已来过总坛大寨，武功已无须探测，但不免甚感失望。

黄南浦与另外两人，进得楼来，向徐少龙等三人锐利地打量不已，一面点头行礼。但没有交谈，就匆匆的一同走入内间去了。

那些黄衣大汉中的头目李均过来招呼他们落座、又命人斟茶款待，神

色间甚是敬重。

不久工夫，黄南浦等三人也都下楼到了外间，这参见王罗刹之事，似乎十分轻松简单，全无惊险。

黄南浦意态之间，微露做色，因为他在五旗帮中的名气，都比别人大上许多。尤其是在后起之秀徐少龙面前。

更忍不住露出矜持之色。

徐少龙却对他特别客气，连道仰慕。但此举不但未能使对方显得融洽些，反而那黄南浦更为矜做些。

居、梁二人几乎掩饰不住愤然不平之色，只因他们目下乃是以每一旗为单位，因此黄南浦瞧不起徐少龙，就等如侮辱他们一般了，幸而这刻绿旗分舵的快艇恰恰赶到，才使大家改变注意方向，冲淡了不友善的气氛。

绿旗分舵的三名年轻好手，也没有经过浮台探测武功，便安然入楼。为首的一个瘦高身材，面长如马，双目光芒凌厉，气度不凡，徐少龙不须别人介绍，便已猜出这一个必定是与黄南浦齐名的陆扬了。

他们也是很快的参见过玉罗刹，然后在楼下与大家见面。

果然，那个瘦高个子就是陆扬，他与徐少龙之间显然和洽得多，全然不似黄南浦那么矜做自大。

接着白、赤二旗的人都到了，其中只有一个白旗分舵的张行易引起徐少龙的注意。此人年在三旬左右，面白无须，举止神情都像个饱学儒士，尤其是身穿一袭月白色长衫，显得特别潇洒飘逸。

所有的人完全参见过玉罗刹，李均接到命令，开闸放行，这一群各舵排出来的高手们，改乘一艘大船，向大寨那边驶去。

徐少龙在船上纵目四望，但见四下湖光荡漾，天色晴朗，湖水中时见鱼跃，可知鱼产甚丰。

“大概是由于此湖属于五旗帮总坛大寨重地，是以外人无从前来打渔，以此繁殖不已，特别丰饶。

大船在后半截湖中驶行，放目但见共有三条河道入口，湖岸则垂杨错植，芦苇丛生，风景幽美，不见有人把守或巡逻。

徐少龙能够身负重任，派到五旗帮卧底，自然不仅只武是武功高强就担负得起这等任务。

事实上他所学甚博，天文地理，行军布阵，无所不通，所以此刻一望之外，已知道四下湖岸虽然不见有设伏情事，但必是由于地势之险，五旗帮但须严守距湖较远的一个些据点，就足以防守得十分坚固。

全船之人，都暗暗怀着秘密的兴奋。因为他们终于在各分舵中脱颖而出，一跃而为总坛重要人物。

所以大家都很少开口说话，座船从当中的水道驶人，蚺折而行、一共穿过五座拱形石桥。最后，在一座码头边停泊。

岸上先是一条宽阔的道路、再过去就是一幢接一幢的房屋。

这十五名年轻高手，在两名黄衣大汉引导下，沿着大路行去，西边皆是整齐的树木和房屋。

这些屋子里头，有不少眼睛向外面窥看。其中不少露出面孔或身子，俱是靓妆妇女，躲躲藏藏的，倒也有趣。

十五名年轻高手，情知这些粉黛营燕皆是得闻消息。

特地等着看看他们的模样，因而人人都不禁泛起了：‘春风十里扬州

路”，以及“何处高楼无可醉，谁家红袖不相怜”

之感。

年少之人，总是富于幻想，是以他们一路行去，都不禁有点飘飘然，眼角不时瞥见窗中帘内的人影，个个血液奔腾，雄心万丈。

不久，他们鱼贯走入一道院门之内。但见两边的围墙又高又长，间隔出一座广阔的旷场。

正对面是一座高广的正屋，大门洞开，石阶上有几个佩刀黄衣大汉，看来是正在等候他们抵达。

十五个人皆在阶下仁立，眼见其中两人迅即入内通报。不一会，里面“哐哐哐”传来三声锣响。

于是他们被引登阶入屋，穿过一重宽阔的天井，里面便是正厅，也就是五旗帮的“总坛”开坛之地。

徐少龙一点也不张望顾视，可是所有的情形却被他收入眼底。例如：升起达四丈余高的旗帜，即是五旗帮的帮旗。

在天井两边角落的钟楼和鼓塔。那么巨型的铜钟和皮鼓，被他看见之后，登时晓得大有作用。

据守的地域自然十分辽阔。假如总坛发生紧急事故，则传达命令之时，如用人力，当然十分不便，甚至可能贻误战机。

在紧急状况之下，发号施令，可收如臂使指之效。

以徐少龙的看法，那面帮旗也可能是秘密讯号之一，附近的帮众，可以看这面号帜的升降而进退。不然的话，那旗杆何须高达四丈。

大厅门外的宽廊上，有两排黄衣大汉，按刀而立，神情肃穆。

这一群年轻高手，至此无不收摄心神，准备晋见本帮非常高级的人物，甚至可能是帮主亲自召见。早先那种飘飘然的感觉，已经完全置诸脑后。

此时内外一片寂静，众人都是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之声。任何人面对不可测知的未来，以及这般严肃陌生的环境中，实在很难不肃然起敬；而也就在不知不觉中，于自己能在此地，生出一种骄傲。

徐少龙表面与众人的神情一样，但事实上他的心非常忙碌地活动，对一切所见所感的事物，加以分析思索。

他综合所有的初步印象，再加以分析，忖道：“自从一踏入总坛大寨所辖的地区，顿时处处感到有一股迫人的气派，尤其是过了玉罗刹那一关之后，更是处处势不凡，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对这五旗帮怀有敬畏仰慕之心，看过这一切，可知当初大寨的建立，必有盖世奇才主持设计。因此，我当尽之务，不在如何布置我方卧底之人，而是须得查明这一位奇才是谁？目下可还在大寨之中？还管不管事？如果此人尚在，对我来说，实在不亚于面对百万雄师，难斗之极。”

大厅内传出一声吆喝，似是非常遥远。接着第二声跟着升起，第三声则到了厅门边。吆喝的内容，隐隐可以辨出是“召见”两字。

引导他们前来的黄衣大汉向这群年轻高手点点头、其中一个低声道。

“这是副帮主召见，诸位请一直走人去，里面自有入领路。”

大伙儿拾级而上，个个被这等有如九殿传呼一般的势派所镇住，无不露出毕恭毕敬的神态。

只有徐少龙反而暗暗舒一口气，想道：“那个黄衣大汉居然晓得是副帮主召见，而事实上吆喝声中，却没有说出，可见得当初设计之时，本是一种

使属下莫测高深的手段，但时日太久，已忘原意，失去了神秘作用，每个有资格召见的人，都有了某种特定的形式，被属下们一望而知。”

他们在大厅门口停下脚步，但见此厅既大又深，远远看见里面有个人坐在大师椅上，椅后站着一排四个青衣少年，都佩着两尺余的短剑，神态森冷。

这十五名高手分批入厅晋谒，徐少龙是第三批，与他一同进去的自然黑旗分舵的居安之和梁一柏。

太师椅后其中一个青衣少年唱出叩见的礼数，徐少龙照做如仪，虽然不免感到有点屈辱，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等繁文褥礼中，可以看出本帮领导人物已经趋向讲究外表乃是老大僵化之象，便又不觉暗喜。

大师椅中的人是十六旬不到的华服老者，面色阴沉，双目神光充足，但眼珠溜转不定，可见得此人天性甚是奸诈险恶，必是个满肚子坏水的人。

青衣少年已经道出这位副帮主的来历。原来这立旗帮共有两位副帮主，一是白尚奇，另一就是这个袁琦了。

此人在武林中成名甚早，人称“毒剑”，江湖上盛传袁琦手中之剑恶毒得有如他的心肠，出鞘必定杀人，因此之故，此人二十多年以前，名字真可以止小儿夜啼。

袁琦锐利的目光在这三名年轻高手身上，盘旋了好一阵，才缓缓道。

“很好，都是年轻有为的孩子，今日本座乃是代帮主召见汝等，帮主要本座转告你们几句话，那就是这一回选拔你们到大寨效力，乃是培育英才之意，你们从今日开始，便须与其他四旗的兄弟共同生活在一起，也共同为本帮效忠出力。因此你们万万不可存有地域之念，其实本来就是一家人，你们切切体会此意才好。”

徐、居、梁等三人一齐躬身应是，袁琦又道。

“目前乃是在形式上见一次面，所以本座不拟多讲了。回头你们到营府休息，安排居处，明儿就开始作为期三个月的训练。详细情形，自有专司此责的人解说。不过，本座要提醒你们一句，那就是这三十月的训练。非常严格，不是常人所能忍受，并且在纪律上实施严厉的考验，稍一犯规，即有身败名裂之虞。我希望你们谨记这一番话。”

三个年轻人自然都恭谨而应，徐少龙可就感觉到此老虽然目光不正，心胸险恶，但这刻侃侃言来，倒是充满了慈蔼关怀之意，使人不知不觉拿他做尊长前辈看待，而不仅是上司下属的关系。

等到副帮主袁琦召见完毕，便到营府去，掌管这神机营府上下一切杂务和执役者的，是个姓胡的胖子，最少也有两百斤，头顶已秃，未言先笑，外貌可真是一团和气。

这十五名年轻高手，都各有一个非常舒适的套房，一切应用之物，除了武人须用者外，连文房四宝也齐备，甚至于有些卷轴和册籍作点缀，气派十分不俗。

胡总管一一安顿过他们，还逐个房间跟他们单独见面，告诉他们如何利用特设的唤人铃召唤仆人，那只是一条蓝丝带，垂在屋角，只要扯动，仆役房中就有铃声，而且知道是哪一号的房间。

这胡总管虽是胖得惊人，但走动之时，并不蹒跚。相反的还透出相当敏捷。言语诙谐有趣，一望而知是个很受人欢迎的人物。

他逐房探询，也甚方便，原来这十五个房间都是在一起的，分为四排，

形式一个四方形，当中是一个数丈见方的大天井，十五个房门都朝着这天井，所以胡总管从第一房间到十五号，都不必离开。

徐少龙是第九号房间，他和衣躺在床上，那厚厚的床垫，非常舒服，还有整个房间皆是漆以天蓝色，其他的家俱，也都莫不与这个色彩相配，使人感到非常宁溢恬适。

他耳朵队不放过外面的声音、特别是胡总管拜访每一问居时，敲门和离开时的寒喧笑语声。

终于这个大胖子来了徐少龙的第九号房间门外，徐少尤故意等他敲了两次，才去应门。

胡总管笑容可掬、向他连连道乏，接着再三致慰问之意。

徐少龙装出惶恐不敢当的神情，连连道：“总管您太客气了……”

胡总管郑重地道：“徐兄有所不知，兄弟只不过是管理营府的事务人员，哪似你们身膺重任，内则负起保卫总坛大寨之责，外则杀敌立威，有如帮主亲临。试想，这是何等重要的地位，以此而论，诸位的身位眼下已比兄弟高得多了。”

徐少龙一笑，道：“那也得等小弟能够及格留下才算数，小弟听说这为期三个月训练的一关，很不易过。”

他装出忧虑之色，摇了摇头，才又道：“小弟真的没有信心。”

胡总管恢复满面笑容，压低声音说道。

“据兄弟所知，这一关只不过训练的课程非常紧凑。

十分繁重吃力而已。以诸位兄台的身手，仍然算不了什么，这一关必可安然渡过无疑。

徐兄半点也无须忧虑。”

徐少龙可就当真感到奇怪了，忖道：“袁崎身为副帮主，自应言不轻发。他既然提到这一关不易过，而这大胖子又这么说，岂不矛盾？”

当然，这个疑问，要等以后事实上找寻答案了。

胡总管又告诉他一些有关此地的日常事情，例如半夜里饥饿，怎样可以弄到食物等。

照说他交待过这些事，应该退出才是。

但他仍然没有动身，略略说了一些本寨四下的地形，话题转到那湖中的木楼，胡总管道：“那是进入本寨必经的检查站，每日向例有一位香主坐镇，只不知今日是哪一位？”

徐少龙道：“是一位女香主，姓玉……”

他这刻突然若有所悟，虽然对方完全不露痕迹的把话题转到此处，但徐少龙却从他逗留的时间上，觉出其中大有问题。

原来他早先一直留意聆听此人的行动，发觉他进入每个房间，所逗留的时间大致不差多少，都很快就出来了。

目下他大大超过那循例的访问时间，而且非常巧妙的把话题绕到玉罗刹身上，自然含有莫大深意。

胡总管啊了一声，道：“原来是玉罗刹香主，你第一次看见她吧？”

徐少龙道：“是的，小弟也是第一次到大寨来。”

胡总管笑道：“她为人冷若冰霜，很不好说话的。”

徐少龙作个回忆之状，才道：“小弟也不知道，当时她问起以前我对付海陵帮一役的一件事，小苇禀报之后，就退下来了。”

胡总管讶道：“那一役我们无人不知，她还有不明白的么？”

徐少龙知道他是故意装出惊讶，其实却是设法使他把一切详情都说出来。好在自己本来就是扯谎，当下道：“她乃是间起海陵帮那座码头的形势，而且问得异常详细，不知是何缘故？”

他不动声色的反打一耙，只要对方找出一个理由解释，便可以从这些话中，演绎出可供推论的线索。

胡总管沉吟一下，道：“也许她想去看，然后建立一个分舵在哪儿吧？”

徐少龙道：“海陵帮目下余势犹在，而且已向本帮谈妥条件，咱们还能动他们么？”

胡总管道：“这还不容易，找个借口就可以出手了，玉香主出去的话，当然觉得自由自在得多了。”

徐少龙故作不解，也不经意，笑道：“那么小弟大可做她的前驱了，小弟对那儿的地形熟得很。”

胡总管吃一惊，忙道：“少尤兄，你是本帮特别挑选出来的佼佼人物，岂是只做玉香主前驱的人马？假如你一时高兴，向她说了，兄弟就是一场大祸。”

徐少龙心中暗暗好笑，表面上可也连忙道：“胡总管放心，你吩咐...句，小弟自然下会乱讲。”

胡总管立刻郑重之的拜托他不要向任何人提及今日这一番会谈。徐少龙非常肯定地答应了，他才放心的辞出去。

现在徐少龙最低限度晓得一件事，那就是玉罗刹绝对不是胡总管这一派的人，所以胡总管才会设法套问他与玉罗刹的内容，同时又怕被她得知。

他分析出这一点之后，注带就想到玉罗刹对自己的态度了。这方面他有两个疑问，一是玉罗刹何以会看上了自己，独独与自己纠缠了不少时候？二是她使自己留下特别深刻一点的印象，有何作用，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不能分割的，在徐少龙深心中，的确对这个貌美如花，身份地位相当高的少女，发生莫大兴趣。

因此、他脑中翻来覆去，总是想到玉罗刹。

第二天清晨，这一队神机营的十五选手，就开始为期三个月的严格训练了。

这些训练虽然十分艰难吃力，但却颇有趣。

除了由副帮主白尚奇的训后，比较乏味之外，其他的训练，包括武功的考核，学习纵火和救火，水中功夫，神偷八法，以及赌博，饮酒、对付女人等技巧。

每逢开始一种新的训练时，徐少龙都不难猜测出目的何在。例如纵火和救火，是准备将来执行打击敌人和保护大寨的任务而用的，水中功夫，乃是本帮的本行功夫，非精通不可。

神偷之木，自然是将来执行任务之用，与纵火这一门的用意相同。

但最后轮到学习那些赌博，饮酒，玩女人等等非常高明而有趣的技巧时，不但人人觉得不解，连徐少龙这等有心得人，也推测不出一点头绪。

以五旗帮的声威势力。自然没有设假局骗赌的可能，至于酒色之道，更加没有什么道理可冒。

在训练之时，每一个项目，都是非常出色的专家来教授，白尚奇负督

导之责，严格之极，每一个人都有吃不消之感。

三十月下来，十五个选手之中，有三十被淘汰，只剩下十二人，总算是过了这一关。

以徐少龙这等内外兼修，聪明机智之士、也禁不住泛起了筋疲力尽之感。

因此，可想而知别的人更加感到艰苦不堪了，居安之就曾经屡次向徐少龙坦白说出这种感觉。

结业后第一个晚上，他们首次享受了一个酣畅满足的睡眠。

在以前的三个月内，他们虽然疲乏之极，但睡眠中仍然要保持着警觉，一个讯号传到，就须在限定时间赶到指定地点，或者是不让教官们盗去房中之物。事实上这种不断的保持警觉，才是使他们个个身心交瘁的主要原因。

第二天的早上，这十二名神机营的年轻高手，都聚集在正堂中。经过了一夜的酣眠，人人恢复健旺的精神，尤其是已经熬出苦海，心事放下，所以大家都特别轻松，有说有笑的，气氛融洽异常。

一声钟响，正堂内立刻寂然无声，因为这表示他们的统领白尚奇驾到。

只见一个身穿杏黄色长衫的中年人，迅速的走人来，众人躬身行礼，他也还了一礼，在当中坐下，众人这才在两侧落坐。

这白尚奇看上去只有四十余岁，相貌清秀严峻，一望而知是个难得露出笑容的人。他不但在五旗帮中，身居副帮主的高位，即使在武林中，也是极负盛名的高手。据徐少龙所知，他本是出身名门大派，一身武功，乃是正宗内家心法。以他这等出身之人，又得如此成就，居然投入五旗帮中，实在使人感到奇怪。

但徐少龙却知道得很清楚，那白尚奇之所以会投身五旗帮，原因是他一出生就是五旗帮的人，而由五旗帮设法让他投入武当派一位名宿门下学艺。

艺成后行走江湖，闯出声名。到那位名宿物故，他才返回五旗帮。正因此故，他在五旗帮中地位特别崇高。

这刻白尚奇以满意的目光，环视众人一眼，才道：“你们也知道，本帮地位特别，乃是由帮主直接指挥。

所以你们的身份，甚且比有些香主还要高些。”

他话声停歇下来，但众人却没有作声，只在心中暗喜。

要知这十二人在帮中虽然皆有点名气，但终究是分舵中的重要人物而已，到了大寨，本来算不了什么。

谁知短短三个月之内，他们居然升到与香主比肩的地位，教他们如何不喜？

白尚奇又接下去道：“经过三个月的严格训练，已证明你们皆是可造之才，假以时日，都将是武林中的名家高手，这一点固然值得欣慰，但也更须警惕，才不致于身败名裂。”

众人听到此处，都不禁耸然动容。

白尚奇等了一阵，眼见大家都恢复冷静，这才说道：“我要提醒你们的，就是本帮的帮规，其中的五大禁条，有三条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你们最容易犯的。一旦犯了禁条，也即是身败名裂之时，你们懂得我的意思没有？”

众人齐齐高声而应，发出响亮的声音。

“看了你们奋发有为的样子，本座顿时感到本帮前途无限，说不定有一

日‘本帮雄霸’三江两湖，成为天下第一大帮会。”

他的目光忽然停留在徐少龙脸上，打量了一阵，徐徐道：“少龙，你对这三个月的训练，有什么感想？”

徐少龙起立道：“属下只觉得宛如身在梦中，现在回想起来，那艰苦无比的三个月实在大值得了。”

白尚奇点点头道：“想必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从今日起，你们可以尽量休息，七日之后，神机营正式成二由帮主亲自主持典礼，全帮之人，俱来庆贺。而你们从那一天开始，即将参与本帮各种最机密的行动，所以我最后还是要提醒你们，心中须得牢牢记住本帮的五大禁条，以免公私两误。”

徐少龙等十二人都轰然而应，白尚奇这才离去。

池一走开，空气登时大为轻松，此时胡总管以及营府内全体执役的四十余人，涌入这“神机营”中，向这十二高手行礼道贺。

要知从现在开始，这一批人马已等如帮主的贴身卫士，亦是帮主的亲信，执行帮主各种机密命令。

因此，连胡总管这等地位的人，也得向他们讨好。乱了一阵，执役的人都退下，只剩得胡总管和两个副总管、还在与他们周旋。

胡总管拍拍手，引起众人的注意，这才高声道。

“诸位护法请听着，在下奉帮主之谕，向各位说明一些事情……”

大堂上立刻变得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大胖子身上。”

胡总管轻松的笑了笑，道：“这些说明，各位护法听了一定很高兴的，第一件，在下等会就奉上五旗令，每位一枚，这五旗令乃是本帮身份至高之人佩戴在身的，各位早已知道，所以在下不必多作解释。”

众人都连连点头，胡总管又道：“帮主已谕知大寨及各处分舵，凡是神机营的护法，皆有通行盘查及擒捕之权，除了舵主以上身份的人，心须有双龙敕令，方可擒捕之外，说到盘查之举，就算是香主，亦须迅即从实回答，不许支吾。”

众人都愣住了，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机营不同凡响，但作梦也没想到每个人的权力都这么大。

徐少龙心中突然掠过了玉罗刹的情影，心想：这回碰见她的话，情势又大不相同了，我要不要盘问她的来历呢？

只听胡总管又道：“帮主有令，要各位护法踏勘大寨各处，务必熟知地形，以便有事之时，能作适当的判断，各位可以出入全寨千余房屋内外，任何屋宇内最隐秘之处，亦可闯入。全帮上下，不许阻拦。”

这一条前半截很合理，后一截未免大过火了。试问他们穿堂入室，直探各家各户的内室，岂不是使全帮之人皆感不便？

别的人似乎不大追究其中深意，只为了这等特殊权力而暗暗欢喜。要知这十二人俱是相当年轻的人，自然都有好事的性情。目下既然可以窥看任何一家人的秘密，这在心理上委实是一种莫大的刺激。

他们都兴奋地互相对觑，无言地会意交流内心的兴奋刺激，试想单单是大寨一地，就有逾千多户帮众，可以比得上外间逾万户的城镇。

在这个小天地中，漂亮出色的女孩子可真不少，加上许多是帮众在外面带回来的美女，因此平均水准高于外间甚多。这些青年高手们，现在竟可以登堂入室，欣赏任何一个佳丽，在男人的心理上，再也没有更刺激的事了。

胡总管最后说出每个人每月的粮饷，数目相当的大，可以阔绰地花用，

这一点又是莫大的喜讯。

不觉已到了午膳，这十二护法在胡总管和两个副总管陪伴下，走入一间膳厅。

这儿还是第二次启用，一切家具都十分华丽高贵，八名穿着白色制服的少年，听候他们点菜以及端送菜饭，气派之大，简直叫人难以置信。

他们在这儿进食，全部免费。

除此之外，胡总管还引领他们遍看整个神机营府，各种设备都齐全了，包括巨大的澡堂在内。

换句话说，他们只要一日是独身，这营府内就能供给家庭所具有的一切，只有一件例外，便是不供应妻子。

徐少龙但觉这座营府的设计，真是异想大开，因此，他特别用心观察和琢磨此中深意。

以五旗帮的力量，虽然不在乎付出这一笔庞大的经费，来供养十二名武功高强，誓死效忠的年轻高手。

但话说口来，这等花费是不是值得？为什么要这样做？又为何赋与他们这么大的权力？当他们看过营府之后，便都各自回到新的居室内休息。所谓“休息”，乃是严格训练的一种习惯，亦即是蓄养体力，进修武功。

徐少龙大约在未时走出营府；同行的有居安之和外貌非常剽悍的黄南浦。一忽儿，走到大寨中心的唯一大街道上。

这条街道每一边总有上百的店铺，各式各样的行业尽皆有备。单以饭馆一项，就有十多家，生意居然都不原来这五旗帮总坛大寨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这一处地方，有些人家已传了几代，虽然都属五旗帮的人，但没有职务的人，仍须设法谋生，所以大体上仍然像市镇的居民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他们谋生较易，而受到的管束较多。

却也有一宗大大的好处，就是他们不须缴粮纳税，并没有官吏或盗贼的侵扰。有些人家也会迁到外面居住。

亦有不少读书子弟，到外面搭籍应考，当起官来。

总之，在徐少龙观察中，感到这五旗帮实在是十分奇异的帮会，并不纯粹是江湖上的那种帮会。

细论起来，当初只怕真有点避世的意思在内。

他们走在街上，由于衣饰和气概的不同，非常惹人注目，自然这与帮主不久以前下过的命令有关。

而他们是第一次亮相，便分外惹人注目。

街上有不少女孩子走动，都很漂亮。而且也都很大胆，敢与他们对看，有些还会向他们微笑。

徐少龙心中有那玉罗刹的情影，加上帮规的五大禁条之中，有一条是针对男女关系而言。

那就是本帮男女通奸者，斩首。始乱终弃者，斩首。

换言之，这些女孩子长得再漂亮，也与男孩子无关，除非是决定娶之为妻，否则只好吃豆腐，谨守眼看勿动之戒。

不然的话，便是身败名裂的结局了。

徐少龙因此对这些美女们全然下感兴趣，但居、黄二人可就不同了。他们非常注意每个女性，暗中予以评头品足。

这是为了保持身份，所以不敢公开议论。

然而还是兴致勃勃，十分高兴。

徐少龙一直微笑地听他们议论，闲荡了一会，徐少龙离开他们，独自走人一家茶肆内。

他乃是觉得须要独自思索一阵，以及暗中观察一些事物。当下要了一壶茶，又要了几色点心果子，静静的向街上瞧看。

居、黄二人已不知晃到哪里去了，徐少龙也不加理会，一迳借着观察这些居民的日常活动情形，作为松弛自己的一种方法。

他坐了好一会，忽然一个人向他的桌子这边走过来，徐少龙没有在意，直至！此人躬身行礼，口称“大爷”之时。

才转眼望去。

但见此人长得螳头鼠目，身量瘦削，两肩耸起，形相甚是猥琐。但身上的衣服却相当的华贵，令人感到不相称。

徐少龙点点头，道：“你可是跟我说话？”

那人堆起一面馅笑，道：“是的，小可马蒙，乃是本寨人氏。”

他一指桌旁的椅子，又道：“小可坐下来可以么？”徐少龙颌首，道：“请坐吧！有何见教？”

马蒙缩肩耸背，嘻嘻笑道：“大爷太抬举小可了，您是本寨的新贵人，肯跟小可搭腔，已经很不错啦！”

徐少龙道：“你对我们的事，还知道多少呢？”

马蒙道：“小可是本寨有名的夜游神，所以跟神机府中办事的人都认识，因此虽然不知道大爷的姓名，但一看您的威武神态，就晓得是神机府的贵人了。”

徐少龙沉吟一下，才道：“这儿晚上还有得玩乐么？”

马蒙馅笑道：“有，有，玩的地方可多啦！吃喝嫖赌全齐，而且都是通宵的。”

徐少龙也不以为异，因为五旗帮究竟不是正正派派的集团，尤其讲到“嫖”字，帮中多的是年轻力壮，耍刀弄棒之辈，这些人时时刻刻皆有拼命丧身的可能，因此他们比起平常的人，无论在心理或肉体上，都更加需要放荡式的刺激。

说到吃喝及赌，这差不多是中外古今，任何形式的社会都会存在的欲望。而在五旗帮来说，更加不可或缺了。

徐少龙道：“吃喝方面不烦指点，倒是后两样，恐怕要向马兄请教了。”

马蒙露齿而笑，道：“大爷千万别说什么请教的话，小可担当不起，讲到嫖赌两道，这儿的无论哪一方面，都比外面的强。”

他已不敢再追问徐少龙的姓名，从这一点上，徐少龙观察出此人相当谨慎老练，他之所以不追问，正是明哲保身的免祸之道。

他停歇一下，又道：“小可曾经外出，走过不少码头，但看来看去，还是本寨这儿好，所以现在已下想再出去了。”

徐少龙现出不耐之色，道：“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马蒙忙道：“先讲头一件‘嫖’之道，这儿的女孩子，个个都是美人，这一点想必大爷亦曾听人说过。”

徐少龙道：“不错，外面有这等传话，但这也不一定就强过别处。”

马蒙道：“敢情大爷乃是大行家，您说得对，漂亮下一定就好，外面往往有些名妓，样子长得很普通，大凡是老于此道中人，对面貌反而下甚讲究，

只要过得去就行啦！”

他停歇一下，又道：“但这儿的粉头们，不但年轻貌美，而且各有师承流派，手段各不相同，您尝过味道之后，自然晓得。”

徐少龙似是甚感兴趣，伸长脖子，道：“哦！有这等事么？”

马蒙道：“小可怎会骗您？本寨一共有十二院阁，每一处最初都由天下各地名妓主持，所以不但功夫手段都不相同，同时各院阁的规矩亦下一样。若是未见过世面的人，包管弄得昏头胀脑，说不定连姓也给玩忘了。”

徐少龙听到这儿，禁不住哈哈大笑道：“你未免形容得大过份了，照你这样说来，本寨简直就是集天下各地之妙了？”

马蒙道：“小可说的话，字字皆真，如果您不信，小可带领您看看就知道了。”

徐少龙忖道：“他这话大概可以相信，因为本帮五大禁等之中，有一条是关于男女之间的，但凡是与本帮中人的妻子通奸，或者是对本帮的女性有始乱终弃之行者，定必凌迟处死，既然订下这么严格的禁条，当然得考虑到帮中数以万计的壮男的需要，因此，此地创设得有最佳妓院，不算希奇。

而是形势使然。”

他换个话题，道：“目下天色尚早，咱们不须忙着前往。只不知本寨的赌局比得上比不上妓院？”

马蒙立刻答道：“啊！比得上、本寨一共有三大赌场，这些年下来，他们为了争生意，彼此挖空了心思，使赌客上门，所以您简直梦想不出个中的奇妙。”

徐少龙显然也大感兴趣，道：“实不相瞒，我在外面分舵办事时，也听说过，但外面的人，如非有公事，不许到大寨来，所以我们谈起来，总是不大相信。”

马蒙大为不懈，讶道：“为什么呢？”

徐少龙道：“我们都认为是那些到过太寨来的人，故意吹吹法螺。”

马蒙馅媚地笑道：“原来如此。”

徐少龙道：“我们都怀疑那些人故意夸张渲染，使其他不能来太寨之人，大为羡慕。假如你说的下假、那倒是我们多疑了。”

马蒙道：“最近的几个月，三大赌场花样更多，不管哪一家动出什么脑筋，其余的两家马上就跟着有了，所以有些原本不赌的人，只要去过一趟，立刻就入迷啦！”

他把头凑近徐少龙一点神秘地道，“您决计猜不出其中的缘故的。”

徐少龙道：“既然我一定请下出，那我不必猜了，还是劳你驾告诉我吧！”

马蒙道，“告诉您，那是因为赌场中都有美女之故。”

徐少龙讶道：“美女？比得上那十二院阁么？”

马蒙悄声道：“不是比得上比不上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些美女皆是本帮的人。”

徐少龙皱眉道：“那便如何？有些人家过下了，女儿到赌场帮忙，有何奇怪？”

马蒙泛起淫邪的笑容，低低道：“话不是这么说，赌场中那些美女们，按照帮规，谁也不敢轻易碰的，对也不对？”

徐少龙吃...惊，道：“不错，但难道她们现在就可碰么？”

马蒙邪笑一声，道：“有些可以，而且准不出乱子，所以很有一些有钱的大爷，天天去赌，嘻嘻！他们大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呢！”

徐少龙沉吟一下，才道：“那么，这一来对十二院阁的生意岂不有影响？”

乌蒙摇头道：“不，不，虽说三大赌场的女孩子可以下手，但究竟不是人人皆可，而且为了避人耳目，非常麻烦，必须偷偷摸摸，所以不能影响十二院阁的生意。不然的话，十二院阁的老板都是厉害角色，还不一状告到上面去么？”

徐少龙道，“这话说得也是。”

马蒙又道：“照小可的想法，连十二院阁的老板们，其中也有些在打赌场女侍的主意呢！除了这三处地方，即使是他们也没有机会可以玩上本帮的女孩子。”

徐少龙道：“这如被上面查悉，只怕大有问题。”

马蒙笑一笑，道：“他们各有各的苗头，谁敢密报或刺探秘密呢？”

徐少龙道：“当然他们都有靠山，否则岂敢触犯本帮禁条？”

马蒙道：“是呀！何况人家手法高明，一切证据痕迹都不会留下，您放一万万个心，反正不会出事的。”

徐少龙似是心动，道：“是不是要花很多钱？”

马蒙道：“只要她们看中您，那就花费有限。如果不是她们愿意，而须得买通赌场管事，代为穿付引线的话，那时花钱就像流水一般，到头来也未必成功呢！”

徐少龙忖道：“赌场使的这一着，当真高明不过，大凡是被禁止之事，越是有人想试一试，以此作为招徕手段，何愁客人不送上门去，即使不能如愿，也得去瞧一瞧啊！”

他脑中除了分析出这一点之外，同时也考虑到这个獐头鼠目的家伙的奇怪之处，第一点是他何以找上了自己？第二点是他的智力甚高，推论各种道理，非常深刻合理。

因此他不禁怀疑起这个人的真正身份和用心，以他这等智力的人，一定不会是终日闲荡、而堕落无用的人。

他暗怀戒心，表面上下动声色，道：“那三家赌场几时开门的？”

马蒙喜道：“现在就开门了，您可要去瞧瞧。”徐少龙道：“这敢情好，咱们走吧！”

他站起身，但对方却没有动，露出一副尴尬的表情。

徐少龙讶道：“怎么啦？你不想去么？”

马蒙道：“小可这几天手风不顺，输得光光的。”

徐少龙道：“这不成问题、我这儿有钱。”

马蒙喜形于色，迅即起来，领路行去。

两人一边走，马蒙一边告诉他道：“这三家赌场的规矩都一样，入场时要缴一两银子。

这笔钱可以享受场中任何酒菜、香茗、果点，以及女侍们不断送来的热手中，当然啦！

赢钱的大爷们总是随赏他们一点筹码。”

徐少龙笑一笑，道：“你放心，我不会显得寒酸的，还有别的规矩没有？”

马蒙道。

“入场后就得拿银子买筹码，每个人最少十两，出门时才兑换回来，为了避免有人假造筹码，赌场规定这种筹码当天使用，下一次换怎么样的筹码，谁也不知道。”

徐少龙道：“听起来他们设想得很严密呢！”马蒙道：“事实上筹码都是用金和铜，银和锡混合铸成的，他们的工作忙着把旧筹码改铸新筹码。而论起价值，相差很有限，所以假制之事，从未发生过。”

徐少龙深深的盯他一眼，道：“你知道得很多呢！”

马蒙耸耸肩，道：“小可穷极无聊时，动过这个脑筋，费了不少精神，才知道人家早就有了防备，说起来真泄气。”

徐少龙道：“咱们现在到哪一家去？还有什么规矩没有呢？”

马蒙道：“现在我们去的是大利赌场，其他说不上有什么特别规矩，与外面的赌场差不多，各种赌具的玩法，都有说明，或者可以询问女侍，哦！对了，不论你何等喜欢她们，或是很高兴开心，也不可以当众碰摸她们，否则定有麻烦。

而且传出去也着实难听。”

徐少龙道：“除非有一个美得像天仙一般，才会使人不能自制，对不对？”

马蒙道：“我不知道，以我来说，我就时时想伸手摸一把或什么的，但我一想到会被打个半死，而且永远不许踏入任何一间赌场的后果，我就只好忍住了。”

他望了对方一眼，又道：“您武功高强，情形就不一样了，所以小可非得提醒你不可。”

他们转入一条整洁宽但的横街，但见食肆林立，还有不少药材店，首饰店，裁缝店等等。

这时，徐少龙已看见矗竖得很高，以及油漆的颜色鲜明的“大利赌场”的招牌。同时也听到马蒙说道：“这儿的行业，几乎与赌场和妓院都有关系的。”

徐少龙随口道：“什么关系？”

马蒙道：“赢了钱的人，喜欢请客吃喝，那是天下间都一样，所以饭馆子最多，从南到北，各地口味皆有，此外，有的人要服药提神，有的人输得浑身不安，也要吃药。至于裁缝、首饰、胭脂等店铺，有钱的人买些给喜欢的女侍或妓院老相好，所以生意极好。”

但见大利赌场过去，就有四家妓院，招牌上所写的都是什么迎春院，藏春阁等字样。

徐少龙微笑着，心想：假如有人在赌场中大胜，出来吃喝过之后，自然会顺脚溜到妓院去寻欢作乐一番。

转念之际，已到了赌场门口。

但见这赌场除了外面有块招牌之外，其余都与富贵人家的宅第一样，高大壮观的府门外，有一个巨大的石狮子，涂朱的大门紧紧闭着，但侧门却打开，里面可以看得见有几个门房听差之类的人。

他们拾阶而上，从侧门入去。

两个穿着一式制服的彪形佩刀大汉挡住了去路。

其中一个打个哈哈，轻蔑地道：“小马，你又来啦，这入场费可不能免

的啊！”

马蒙面孔一板，道：“谁说不是？”

对方显然万万想不到马蒙的态度竟会如此强硬，都愣了一下。

徐少龙微笑插嘴道：“入场费付给哪一位？”

那两个大汉都转过目光看，并且马上就醒悟马蒙之所以敢张牙舞爪地强硬起来，自然是有这个靠山之故。

因此他们一肚子不高兴，都打算向徐少龙发泄。

不过他们没有立刻就开口，而是先打量过对方，瞧瞧他是什么来头。

这时候徐少龙做了一件很不应该的事，那就是他已掏出了一锭黄金，少说也有七八两以上。

在阳光之下，黄金反映出灿烂夺目的光彩。

那两个大汉的目光被黄金吸引去了，根本来不及打量对方，而且禁下住联想道：这厮有钱得很，小马必定仗着这个靠山有钱，才敢神气起来……”

其中一个大双问道：“阁下高姓大名？是从哪里来的？”

徐少龙很谦和地道：“兄弟徐少龙，原在黑旗分舵中办事的。”

他一提到“黑旗分舵”，那两名大汉顿时抖起来，腰挺得更直，头昂得更高。原来在总坛大寨之人，向来把外面分舵之人，看成是低了一等的。即使是腰缠万贯也不行。

因此他们登时趾高气扬起来，另一个大汉道：“哦！这么说来，徐兄弟还是第一次上这儿来玩啦？”

徐少龙眉头一皱，道：“不错。”

这个大汉接着道：“难怪徐兄弟不晓得了，小马在这儿是不受欢迎之人，上头吩咐过，小马来话，纵是有钱，也可以下准他进场。”

徐少龙不悦道：“这是什么话？小马只要有钱，你们大利赌场乃是开门做买卖的，岂能摆出衙门的威风？”

另一个大汉高声道：“我们不高兴让他进场，他就不能进去。”

言下大有看你可奈得我们何的意思，徐少龙面色一沉，其寒如水。他在外面闯荡江湖，什么人没有见过？也深知如何对付这等场所的保镖，才能镇得住他们而又不致于把事情闹得太大。

当下一伸手揪住一个大汉的胸口，厉声道，“你说什么？”

两下子都吵嚷起来，顿时惊动了旁的人，四名佩刀大汉迅即围过来，纷纷喝问是怎么回事。

小马大概是恐怕这些人怀恨，因此目下虽然有徐少龙做靠山，仍然不敢大过得罪人家，连忙分说。

但徐少龙却不松手，把那大汉揪得直掂起脚尖，否则身子就得悬空，旁边一个大汉怒喝道：“你放不放手？”

徐少龙突然右手疾出，也抓住那名大汉的胸口，内力从指上传出。对方登时也只有掂起脚尖的份儿，再也做声不得。

这正是徐少龙发出内力的作用。

因为在旁人眼中，生像是这两个大汉被徐少龙一揪，马上就骇得连声音都丁敢发出似的。

他们四名大汉都刷地退开一两步，人人握住刀把，准备拔刀。

徐少龙锐利如剑的目光，在他们面上扫过。

双方都静下来，全无声息。

马蒙殷棘发抖，状甚害怕。

徐少龙冷冷道：“哪一个去把场主叫出来，我当面问问他准不准我们进去？”

对面的四个大汉上上下下打量他，似乎都瞧出了苗头不对，要知他们皆是舞刀弄棒之辈，都是江湖人物，对于神机营的事，自然比普通人知道得更多，目下正是看出徐少龙与神机营有关，登时都愣住了。

徐少龙一望而知他们心中转动什么念头，晓得已无妨，双手一松，那两个大汉“叭哒”连声跌坐在地上。

由于徐少龙的内力劲道一时尚未消失，是以他们全身发软，不能马上就跳起来。

院门内大步出来一个中年汉子，腰间别了一把两尺短刀，口中道：“什么事？”喝问声中，已到了切近。

马蒙身躯一震，道：“邹大爷，这一位是……”

“姓邹的汉子已经打量过徐少龙，不等马蒙介绍，马上就停步躬身抱拳，面上神色恭敬道：“啊呀！原来是神机营的大老爷光临，小人没有出门恭迎，实在是罪该万死……”

众人一听这话，赶紧都垂手哈腰，表示恭敬惶恐之意。

那中年汉子又道：“小人邹良，请大老爷多多关照提拔。刚才这些小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大老爷您大人有大量万万恕罪则个他眼见两名大汉还坐在地上，看样子都没受伤，人还好好的，顿时怒从心起，上前两步，一脚踢去，骂道，”还不滚开？”

那大汉被他一脚踢得连翻两个筋斗，哎哟连声。

邹良第二脚又踢出，把余下那个大汉，踢开数尺之远。

徐少龙笑道：“得啦！得啦！兄弟徐少龙，到这儿来玩玩，可不是打算跟谁过不去。”

邹良忙道：“徐少爷当然不会跟他们一般见识，但小人可感到大惭愧了。”

他接着向马蒙客气地拱手行礼道：“唉！马兄弟，您陪了这么一位贵客来，也不早点通知兄弟，使我礼数不周，慢待了徐老爷，歇会还要罚你一杯。”

这人真是老江湖，口才甚佳，手段玲珑。

这刻还向那哼哼唧唧躺在地上的手下，瞪了一眼，表示心中的愤慨。

接着就请徐少龙和马蒙入内，自然不会收什么入场费了。

要知“神机营”虽然刚刚成立，但一来此营直接隶属帮主指挥，等如是帮主贴身之人。

同时此营责任权力都极大，负有内部安全之责，得以任意进入任何住所，许多事情，俱是直接向帮主报告的。

邹良自然不晓得神机营的人，到目前还未见过帮主，不过由于他们的权责竟是这么重，岂敢不巴结他们？

赌场的内部陈设华丽异常，除了一进连一进的大厅。

摆设着种种赌具之外，尚有特设的房间，供身份特殊之人使用。

目下只不过是中午时分，因此赌客不多。

徐少龙参观各厅之时，最吸引他注意的，各座大厅中几个穿梭往来的女侍。

她们都是绉年玉貌的动人少女，举止婀娜，体态风飘，像蝴蝶一般，

轻盈地走来走去。

有些拿水果茶点，有些捧着一杯杯的美酒。

这些美女的来历，徐少龙已经晓得。

但有一点现在才亲眼目睹的，那便是这些美貌侍女们，身上穿得很少，裸露出玉藕似的双臂，以及白皙修长的双腿，走动之时，虽然谈不上乳波臂浪，可是光是两条美丽的大腿，移来移去，就教人魂消意乱，瞧上许久都不会疲倦。

徐少龙迅速地察看在场赌客们，马上就发现这些人绝大多数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敢情是为了这些侍女们而来的，怪不得他们不等到晚上，而选中白天客人稀落之时到赌场来混。

他们停下来，邹良一招手，马上就有两个女侍过来。

一个身量较高，体格非常健美。

另一个较矮小些，却非常白皙。

她们胸前都有牌号，高的是四号，矮的是六号，她们含笑盈盈，奉上果点香茗，四号还道：“您可要宽下外衣么？”

厅内比外面缓和得多，所有客人入厅后，大都卸下外衣帽子等，所以她有此一同。

邹良道：“不用啦！徐大爷站在火炉里也不会出汗。”

徐少龙笑笑，道：“没关系，还是脱下的好。”

他把外衣脱了，登时露出那一身特别设计的劲装，一件皮背心使他看起来肩阔腰细，皮背心上还有特别的装备，六把短刀斜斜插在上面，只露出一点点刀把。

莫说那两个女侍，连邹良也看呆了，但觉平生还是第一次眼见如此英俊威武的人物。

马蒙啧啧道：“徐大爷真帅，喂！小妞儿们，别光是直着眼睛瞧他呀！拿杯茶给我润润喉咙。”

六号嫣然一笑，送茶过去，道：“马爷，你的嘴真缺德。

谁直了眼睛呀？”

马蒙伸手出去，在她面颊上轻轻捧了一下，道：“啊呀！真是滑不留手，又白又嫩。”

邹良偷偷觑见徐少龙并不矜持作态，顿时放心下小。

因为以他的经验，各种人等之中，最难应付的是“假道学”。

这种人外表凛然不可侵犯，骨子里男盗女娼，什么卑鄙肮脏念头都有，最可怕的是，尽管在背地里与你欢哗无忌，嫖赌都来。

但一旦无心触怒了他，马上就会翻脸不认，找个机会收拾了你，对外人还振振有词的说是“公私分明”。

邹良能混到今天的地位，当然非常不简单。此时见了徐少龙不是装模作样之人。当下大为欣慰。

暗中向四号、六号二女挤挤眼，她们立刻借词去了。

马蒙皱眉道，“怪了，她们干嘛这么匆忙？”

邹良笑一笑，道：“忙什么，本场最漂亮的七号和八号，马上就来啦！

等她们来啦，小人特别吩咐她们来陪徐老爷和马兄。”

马蒙咋舌道：“不，不，兄弟我免啦！”

徐少龙讶道：“怎么啦？你不喜欢她们？”

马蒙道：“不是不喜欢，而不是敢。”

邹良道：“你放心，要她们听话点，兄弟这面子还是有的。”

马蒙道：“不是怕她们调皮，而是怕别的人看了吃醋恼火，徐大爷罩得住，我可受不了。”

徐少龙大感兴趣，道：“听你的口气，这两个女孩真能风靡一时，颠倒众生呢，是也不是？”

马蒙道：“当然啦！没有这等姿色，邹大哥怎会特别介绍给您呢？”

邹良笑道：“这样好啦！马兄陪徐老爷在密室内，饮酒取乐，还可以随便下点注玩玩，我叫七号八号在里面陪着你们。”

徐少龙忙道，“假如她们不露面，一定有很多客人感到不满、反而不好。”

邹良笑道：“徐老爷放心，这些问题让小人伤脑筋应付就得啦！”

于是他们被请入一间密室内，室内另有一间套房。

陈设得华丽无比，床榻上的垫褥，软滑之极，教人倒下去就不愿再起来，尤其是跟丰满香滑如凝脂的身体在一起时，更不想起来。

靠墙的一张方桌上，霎时已摆上各种精美菜式 and 美酒。

墙上有厚厚的帘幔，其中有一角可以揭开，便能从一个甚佳的角度，俯视一张巨大赌桌。

这一桌围赌的客人竟有七八名之多，赌的是押宝，由摊官将一枚拳头大的见方的漆字木头，放在一个特制的盒内，盒盖是套上去的，提起之后，向上面那一面的字，就是这一局开的宝，押中者胜。

徐少龙看了一阵，道：“这一种赌法我记得江南那一个地方有的，但也不完全一样。”

马蒙道：“这是本寨改良过的玩意儿，有些摇骰子的，押的是点数，竟用六颗骰子之多。”

徐少龙道：“那么就是三十六门可押了？那太难啦！”

马蒙道：“单押一个点数当然很难，但赔得也多，还是有人喜欢下注。而且这六个骰子花样很多，一种是赌大小，把三十六之数分为两截，又分为大中小，又分红白色等等，名堂多得不得了，所以赌这种六骰的人最多啦！”

他指指外面，又道：“这桌子边装得有消息，您想下注一拍就行。”

徐少龙依言玩了几次，手风甚佳。但马蒙倒霉得很，一下子就把他赢的都吐出去了。

马蒙懊恼地直咻咕，忽然没作声，徐少龙一看他的脸，感到有异，便问道：“你怎么啦？”

马蒙道：“您在那边看，邹良正和一个人在说话，对不对？”

徐少龙看见了，但见那人是个大胖子，红光满面，衣饰华丽，肥大的手指，戴着巨大的翡翠，晶莹光润、一望而知，价值不菲。

只听马蒙道：“这家伙是我的死对头，是我的仇人。”

第四章

徐少龙大感讶异，哦了一声，细细打量那个大胖子。

此人的举止衣饰，在在显出俗不可耐的铜臭气。

只听马蒙又道：“徐大爷可知道是饿什么缘故？”

徐少龙笑道：“你不说我如何知道？”

马蒙道：“这家伙姓郑，名洪福，拥有一间规模很大的造船厂。

不但本寨的船舶都是由他承包建造，还有许多外头的生意，都被他抢到手，现在真是连他自己也不知有多少家财？”

徐少龙一怔道：“他的生意做到外面去了？”

马蒙道：“正是如此，所以很多人讲闲话，他拼命利用本帮的势力，购运木材，比外人便宜一半，还有抢生意也常常利用本帮力量，总能抢到手。听说他厂里的生意，简直做不完……”

徐少龙道：“造船厂雇用的人，是不是本帮帮众？”

马蒙道：“当然是啦！他也不必纳税完粮，如何不赚死啦？”

徐少龙道：“这样说来，此人对本帮还是有贡献的，他在外面接到生意，可以养活本帮不少的人，又挣钱在本寨中花用，总是百利而无一害，咱们不能不帮助他。”

马蒙道：“照您这样说来，凡是向外做生意的，都算是有功劳了？”

徐少龙道：“这不一定，如果是向外购买本寨没有之物，运回此地，赚本寨之钱，再出去买货。这种生意，对本帮就没有好处了，不过由于本帮既没有出产这等东西。而大家又须要用的话，那就没有法子了。”

马蒙道：“听起来当真有理，不过这郑洪福为人卑鄙可恶，把我害得今日这般光景，不管他对本帮有没有贡献，我都照样恨他。”

徐少龙讶道：“你是被他害的？”

马蒙道：“唉！大爷你不知道，他有三个女儿，都长得很漂亮，但都是水性杨花卖弄风情的贱货。五年前，我还算有点家富，老郑的船厂那时候被大火烧毁，欠了一身债，还没有把船厂重建起来。那时候，他就是利用我做跳板，渡过难关。但却把我的家当弄光了。现在他赚进千万两银子，却理都不理我……”

徐少龙道：“本帮对男女之防，最是厉害，你如何敢勾搭他的女儿？”

马蒙苦笑道：“我反正未娶，何况又是她勾搭我的，现下全寨最有名的就是他的小女儿了，名叫艳芳，总之，他家的女人都是大胆货色，见了喜欢的男人，就上去勾搭。把人弄得神魂颠倒，而她玩厌了，一脚踢开，再也不看一眼……”

徐少龙笑道：“这样说来，我也得小心提防，别教她们给玩弄了。”

他们说话时，邹良已带着郑洪福走开。

旁门突然有人轻叩，马蒙喜道：“来啦！来啦……”

匆匆起身过去，把门打开。一阵香风冲入房内，但见两个长身玉立，绩年玉貌的美女，袅娜而入。

徐少龙但觉眼前一亮，敢情这两个美女，不但眉目如画，美丽之极。同时又都是穿着短得不能再短的裙子，露出一双浑圆修长的玉腿。此外，上身只穿一件又紧又薄的背心，粉颈玉臂，尽行裸露。

当她们走近时，提手抬臂间，还可以从开到肩头的袖口，窥见一部分的胸前双峰。

这等装束，连徐少龙这曾经走过不少地方，更听过无数奇闻艳语之人，

也为之目瞪口呆，不能不承认是平生仅见之事。

她们一个绣着“七号”，一个绣着“八号”，看起来都是热情如火的类型，也是寻芳客最受欢迎的类型。

徐少龙不正常的身份，同时又是如此年少英俊。也是这些放荡不羁的女孩子们心目中的对象。

因此，她们争着偎挨在他身上，调笑问饮了数杯美酒，更是放浪形骸，都坐在徐少龙的脚上了。

徐少龙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她们可都把马蒙冷落了，当下把七号推到马蒙怀中，并且说道：“你们若是不把小马服侍好，我也不便在这儿久耽了，对不对？”

七号作出幽怨之态，向他膘了一眼，但禁不住马蒙一阵穷摸，登时笑得花枝乱颤，媚荡之极。

八号独占个郎，显得十分开心，像蛇一般缠绕着徐少龙。后来还提议马蒙到套房那边，下注在另一张赌桌。

于是，这个秘密的房间内，只剩下了她和徐少龙两人。

妙就妙在这个秘密的门户，都是自动上锁的，在隔壁的马蒙如果想进来，也须得叫门。

换言之，徐少龙可以在这个房中，与八号帮天胡地一番，照常情而论，不管是赌场也好，八号本人也好，事后决计不敢惹任何麻烦。

过了许久，马蒙敲门道：“徐大爷……徐大爷……”

房门打开，马蒙拥着七号进去。但见徐少龙仍然坐在原处。而八号开门之后，也回到他脚上。

七号过去把八号揪开，占了她的位置。八号顿时杏眼圆睁的瞪着她。这两个美女的媚荡之态完全消失，而是悍泼地互相怒视。

马蒙吃一惊，道：“你们别闹事，否则都不得了……”

他的话声忽然停住，原来他发现徐少龙根本不曾听或看，而是不声不响的从帐幔上的秘密洞穴望着外面，他连忙也凑在另一个窥望洞孔，向外面望去。

但见这张赌桌比方才热闹了一倍还不止，正对着他们这一边，座位上有一个女子，正在下注。

她穿着非常合身的衣服，暴露出饱满玲珑的曲线，散发出动人的青春活力。这是一瞥之间，就足以便任何男人感到怦然心跳的进力。

此外，她面貌轮廓，眉目皮肤，都是那么美丽，在一大堆男人当中，更衬托出她的娇艳可爱。

马蒙倒抽一口冷气，推了徐少龙一下，道：“她就是郑艳芳了。”

徐少龙哦了一声，道：“真不错，无怪可以放荡玩世，敢情真有颠倒众生的魔力。”

他马上又向七号和八号说道：“你们千万别不高兴，她是她，你们是你们，各有迷人之处……”

邹良这时候进来，向徐少龙再三道歉后，方召二女出去，与别的客人周旋。

等到房内只剩下徐少龙和马蒙之时，马蒙才问徐少龙道：“徐大爷，刚才你为何不动那妞？”

徐少龙笑一笑道：“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动？”

马蒙道：“说别的小可不行。但讲到玩女人，我可算是行家了，刚才我们回房时，一望那八号，就晓得她还是干干净净。因为她眼中仍然有饥渴之色，头发也一点不乱……”

徐少龙道：“你的观察真是到家极了，但你要知道，我不能惹麻烦，因为我等如是执法之人，如何能先倒了规矩？再说此地尚有妓院，我为何要舍易而就难呢？对不对？”

马蒙摇头道：“乍听很对，但其实没道理，因为她们不会有任何麻烦，反倒是外面那一个，你万万招惹不得，但我认为您一定不会放过她。”

徐少龙讶道：“谁？郑艳芳么？唉！我还未认识她，如何会招惹她呢？”

马蒙道：“这是小可的经验告诉我的，您如果碰她，那就麻烦大了，事后可别怨小的没有提醒您才好。”

徐少龙笑道：“这女色一道，我很有把握，你即管放心，现在咱们走吧！”

马蒙道：“好，快点离开这几，总是上算，我猜老郑那王八蛋一定是想向你打主意，才赶快召她女儿来此。”

他们开门出去，徐少龙一直微微含笑，大有认为马蒙很无稽之意。说老实话，他现在对马蒙这个人，觉得相当迷惑。

因为从种种迹象之中，这厮分明是很有才智之辈，决计不该沦落到这等地步。因此他很怀疑马蒙是奉命行事，向他打什么主意的。

但他打什么主意呢？如果说上头有意思毁了他，何须用如此曲折的手段？这是不可解的理由之一。

而现在看看马蒙再三叮嘱自己不要落在郑艳芳的菲色圈套中，又不似是向自己打主意了。

他们步出大厅，徐少龙一眼望去，早先那个座位上，已看不见郑艳芳了。

徐少龙突然心中一动，忖道：“奇怪，莫非马蒙的话真讲对了？我何以很留意她的踪迹？”

突然间人丛中两道明亮的目光，使他警觉的望去。

原来那是郑艳芳的目光，她已转到另一张赌桌下注。

她只扫瞥了徐少龙一眼，就回到赌桌上，似乎对徐少龙的劲装和英姿，都不曾放在心上。

徐少龙暗中皱皱眉头，心想：“我也要让你晓得我并不把你放在眼中才行。”

当下向那张赌桌行去，马蒙拉他一下，他假装不知。

他一过去，赌客们就让出一个地方给他。这时，他的位置正好是和郑艳芳打对面，彼此间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他在研究这一桌的赌法时，他感到她那对特别明亮的目光，正向自己打量。但他装得很冷淡，似是全然不知一般。

其实这张赌桌是最简单的赌法，南北各省之人，无不懂得，那只是牌九而已，不过桌上所开列的规矩当中，有一条是注明任何人皆可推庄，只要拿得出最低限度的庄本就行。

这刻还是赌场的摊官做庄，七八个客人，正在下注。

徐少龙按兵不动，最后但见一只纤美无比的玉手，推出几枚筹码，押在天上。

牌一摊开，天门果然赢了。

所有的赌客，纷纷掏钱，一望而知都是准备吃庄。因“为郑艳芳这一注，已把庄家的手风压住了。

果然一连三副，庄家都赔。每一次摊官都询问有没有人愿意推庄，但人人眼见摊官手风不顺，谁肯犯众怒把庄接过来？

这三副庄只把那摊官输得双眼发直，虽然每一庄赌场都抽水，数目不少，但到底差得太远。

赢得最多的，要数那貌美如花的郑艳芳了，她每一注都押得最重，大有痛痛快快宰他一场之意。

摊官照例向众人询问道：“哪一位客人愿意推庄？”

众人都不声响，郑艳芳吃吃一笑，算是代表众人答复摊官工要洗牌，突然一只手伸过去，把牌拨走，众人一怔，抬头瞧时，敢情是一直没有下注的徐少龙。

他毫无表情地扫视众人一眼，淡淡道：“庄家手气不顺，兄弟一向喜欢找难题做。诸位尽管下注，不用客气相让。”

说时，取出一张银票，交给马蒙兑筹码。

若是别人伸手，准会挨众人的骂。但徐少龙的身份非同小可，谁也不敢哼气。郑艳芳只微微而笑，明亮的目光，在他面上溜来溜去。

可是徐少龙不理她，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牌洗好以后，马蒙兑了筹码回来，往桌上一搁。

摊官喝道：“一共纹银五百两……”

声音方歇，郑艳芳娇滴滴的接着道：“我看啦！”

她一口就吃下来，等如要与徐少龙赌个输赢。

别的赌客，只好袖手旁观了。

徐少龙淡淡道：“好极了！”

当下掷骰子发牌。

马蒙伸长脖子，瞪眼瞧看。徐少龙把一张牌叠在另一张上，拿起来一看，顿时感到马蒙停止了呼吸。

这一张牌是“长三”六点，在这种“一翻两瞪眼”的小牌九中，拿六点和四点是最可怕的牌。

因为一来极容易配成“闭十”，即使不然，能配出大点子的牌张也很少。因此之故，马蒙才会紧张得停止了呼吸。

要知五百两纹银实在不是小数目，尤其是在目下的场合中，银钱还是小事，输了的话，对手只是个十八九岁如花似玉的大姑娘，这面子似乎大不好看了。

徐少龙把牌放下，不用眼看，而是用手去摸。这么一来，马蒙就不晓得另一张牌是什么了。

众人都非常感到兴趣地瞧着，等候他们翻牌。

但见郑艳芳玉手一抬，“啪”一声，两只骨牌都翻了出来。

她微笑道：“天八。”

声音中充满了自信，似乎这一牌已经赢定了。

她的两张牌是一只“天”和一只“铜锤六”。

马蒙倒抽一口冷气，心想：“这回输定啦！”

要知在整副牌中，目下徐少龙只有两张牌配上那张“长三”，方能取胜，一是“至尊”中的三点，一是仅拿的那只天牌。

除此之外，任何牌来了都要输给对方。

徐少龙面上毫无表情，但两眼却射出锐利而冷酷的光芒。可见得他并非不重视输赢，而是有本事把内心的一切情绪反应，完全置于控制之下。这正是厉害的赌徒所具备的主要条件。

他冷静极地望住对方，不看手中的牌。

因为他已经摸过，晓得是什么牌的。

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捏着牌的手上。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如花似玉，美艳迫人的郑艳芳了。

她似乎一点也不畏惧徐少龙那对冰冷如剑的目光，紧紧的与他对瞧。双方都没有一点儿让步的意思。

徐少龙只迅快的观察了郑艳芳一下，就掀开手中的牌。全场顿时升起一阵诧异惊哗之声……”

郑艳芳这时才转眼向桌上望去，但见对方的牌是一只“长三”，配一张“天牌”，竟是天八，恰好能把她的天八吃掉。

她轻轻皱一下眉头，迅即抬起眼睛，向他凝视。她纵然是表现不悦的表情，仍是那么美丽的迷人。

徐少龙一直细心的观察对方，但直到现在，还没有法子估计得出多少银子的注码，才能使这个美女紧张。

他晓得必须到了能使她发生患得患失的恐惧心情时，方可一举击溃她的打算。

现在他的资本是一千两了，那个美女的樱唇微启，轻轻说一声“我看啦！”

全场刹时寂静无声，显然她与徐少龙的短刀肉搏场面，使大家感到比自己下注还要刺激有趣。

有许多旁观者的心中，真不知道应该希望哪一边胜才好，因为郑艳芳诚然貌美如花，但她一向骄傲跋扈，不大把男人放在眼中。由于种种传说，以及她雄厚的家财，的确教人不敢惹她！

对徐少龙而言，他总是一个突然闯入这个社会的陌生人，在心理上，大家都不大肯偏袒他。

因此，形成了大家的奇异心情，反正哪一个输了，对他们都是莫大的刺激事件。

徐少龙只在取牌的时候，目光离开郑艳芳一下，紧接着就恢复那种冰冷锐利的盯视，仿佛要在精神上，迫使对方失败。

郑艳芳大概感到自己一定没有法子击退对方的目光，所以不在这一方面坚持。她看了看牌，玉手一抬，两只牌翻出来，却是一副“人五”。

这么一来，她胜败之数，就没有人能预测了。

徐少龙一仍旧惯，将两只牌叠着，拿起来一看。第一只是“板凳四”，登时感到马蒙的呼吸停止了。

要知这只板凳四，又是最难配的牌。而且从六点开始，一直到十一，配起来都得输。

因为对方拿的是“人牌五点”，所以徐少龙即使拿到一只虎头十一点，加起来是五点，仍得输给对方。

徐少龙精神陡奋，双目神光四射，猛可一翻腕，把两张牌一齐平拍在台上。

四周升起了阵阵讶疑，郑艳芳一瞧，对方竟是板凳四配丁三，一共是七点，又赢了这一局。

她的秀眉迅皱一下，比上一回皱得深些。

徐少龙忽然泛起了如释重负之感。因为他已从这细微的表情中，断定自己只须再赢一局，就可以达到使对方“恐惧”的地步了。

由于他不须再面对着不知还有多少关要过的困感情势，他可以集中全部的精神意志，务求在这一关赢了对方，大局就差不多可以确定了。

他挑战地瞅住对方，等她开口。

郑艳芳迟疑一下，才道：“我看啦！”

摊官道：“郑姑娘，一共是两千两啊……”

郑艳芳道：“我知道。”

摊官耸耸肩，便在静寂中发牌。

她这回看都不看徐少龙，把牌一翻，众人立刻吁出一阵惊疑之声，原来她这回只有一点。”。

她抬起眼睛，但见徐少龙面上仍然没有表情。同时那对眼睛中，亦仍然射出冷酷锐利的光芒。

这刻她才彻底的相信一个事实，那就是对面这个美男子，心狠手辣，纵然把她迫死，他也不会生出怜悯之心的。

换言之，他决不会因她是个美貌女子，而对她有丝毫让步。这一点与她所遇见过的所有男人，皆不相同。

徐少龙镇定的翻开两只牌，竟是七点。

摊官把筹码拨到徐少龙面前，报出“四千两”的数目。

这偌大一笔银子，只不过转眼之间就易了主，委实使很多人垂涎羡慕。

徐少龙坐得稳如泰山，四平八稳，完全没有收手之意。甚至好像想把郑艳芳所有的家当都赢过来。

她在心理上，已经对徐少龙有了深刻的估计，因而生出了畏惧。同时，一注四千两的数目，亦足以使她踌躇。

所以她大感犹豫，众人的哗声也全部停歇，一片寂静，使得气氛平添无限紧张。

她考虑了一阵，斗志突然消失，感到没有办法不屈服在这个强人的手底。当下微微一笑，透出无限柔婉意思，先向马蒙说道：“小马，这一位是……”

马蒙道：“他是徐少龙徐老爷。”

郑艳芳点点头道：“是神机营的老爷么？徐先生，你还要不要我赌下去呢？”

徐少龙生硬地道：“假如你认输，那就不赌，否则还是见个高低的好。”

他咄咄迫人，定要把对方迫得完全溃败，一点也不肯放松了主动之势，的确是够狠辣的了。

要知他如果说，假如姑娘不想再玩，那就算了，郑艳芳自然可以轻易地落台罢战。

但这却变成由她主动，而且事后在她心灵上的压力，自是缓和得大多了。再者，任何人在这等情况之下，总禁不住会表示出君子风度和英雄气概，势必尽力安慰败方，而不好意思赶尽杀绝，继续紧迫下去。

因此郑艳芳为之一怔，甚至连马蒙也觉得徐少龙太过分了。旁观之人，

自然更加对郑艳芳同情。

不过众人的反应是一回事，事实又是一回事。

郑艳芳赌下去的话，一切后果，只有她个人承担，旁人的同情，根本不发生作用。这一点她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不敢胡乱作出决定。

这一对年轻而又英俊美丽的男女，互相凝视，片刻之后，郑艳芳连仅有的一点抗拒之心也消失了，垂头轻轻道：“好吧，我不赌啦！”

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但也泛起了失落了什么似的感觉。

她站起身，袅娜地走开了。

徐少龙微微一笑，收起筹码，也离开这张赌桌。

当他走出这间赌场大厅之时，眼角看见郑艳芳站在另一角，正向他瞧着。

但徐少龙连望也不望她一眼，并且尽力令任何人一望而知他是笔直的离开此地，从没有向四下张望。

这刻郑艳芳心中的确感到异常的失望和难过，也夹杂着愤怒，这个男子居然完全没有把她放在心上，甚至转眼回看的动作也没有。可见得他对自己，真是连一点印象都没有。

她本准备当他向自己瞧看之时，便回他以嫣然一笑，表示出柔情心意。正因她有这个打算而落了空，她才感到愤怒，认为实在太没有面子了...”

假如她刚才不是被他彻底击败了，这刻一定会上去打他两个耳光，骂他一顿等等什么的。

无奈她实在惧怕他那冷酷无情的眼光，考虑到假如反而被他辱骂一场，甚至把自己关在牢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她眼看着对方的身影消失了，忽然感到这儿非常乏味，而且她还有一些疑问要想，一些事情要做，当下也迅即出去，坐上华丽的私家软轿，一直到了一个地方，见到她的父亲，那个大胖子郑洪福。

郑洪福搂住女儿的纤腰，道：“你和他的经过，我都知道了。”

郑艳芳一噘小嘴，道：“都是你，害我在那么多人面前出丑……”

郑洪福眉头一皱，道：“这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以你的姿容，我敢说当得上天下无双的了，哪一个男人能不动心迷恋呢？我可不是替你吹牛，只看以往所有的男人，见了你就晕晕乎乎的情形，便可证明了。”

郑艳芳道：“但他却没有被我迷住呀！难道我现在已经不好看了么？”

郑洪福连连摇头，双颊的肌肉直震颤，使人真担心会掉下来。

他道：“绝对没有这回事，我看这家伙八成是个天阉。”

他的女儿瞪他一眼，道：“你说什么？”

大胖子叹了一口气，道：“假如他不能人道，自然对女人没有一点兴趣，哪怕是世上最美丽的女人，都没法子使他动心，但不管怎样，我的计划要改变啦！”

他出房去了一会，才回转来，双眉紧皱。郑艳芳逼问其故，郑洪福初时还不肯说，后来才道：“你猜姓徐的现在在什么地方？”

郑艳芳聪明伶俐一听便知，道：“可是在妓院吗？”

大胖子苦笑点头，她接着又道：“既然如此，可见得徐少龙不是个天阉之人了，那么一定是我不够漂亮吧？唔……或者我少穿点衣服，在秘密妥当的地方，与他在一起，他就会改变态度了。”

郑洪福沉吟了一下，才道：“大概这厮不易受美色诱惑的。”

郑艳芳泛起又沮丧又愤怒的神色，默然不语。

郑洪福沉思地道：“我本想利用你，诱他入套，使他不得不听我的话，因为他是最有希望当选为副统领的一个。但现在既然失败了，我只好想法子使他当不成副统领啦！”

郑艳芳道：“爹，你可曾想到过姐姐她们？”

郑洪福道：“她们怎样了？”

郑艳芳道：“她们也是著名的美人，经验又比我多。

也许可以使徐少龙入彀。”

大胖子又做出使人担心他颊上两大块肥肉的摇头动作，道：“不行，她们是有夫之妇，帮规禁条何等严厉，岂可轻犯？”

郑艳芳讶道：“以前她们还不是做过这种事？”

大胖子道：“你要知道，以前那几个对象，都是更为老奸巨猾的人，假如用你的话，多半是白白赔了身体，收效反微。但用你两个姐姐，她们能使这些人个个暗中迷恋不已，所以我说什么，他们就得听什么……”

他略一停顿又道：“姓徐的则不然，他为人如此冷酷厉害，如果叫你两个姐姐出马，还不是白白的让他玩了而收不到效果？”

郑艳芳道：“我听不懂。”

“要知道帮规规定凡是与有夫之妇通奸，均须凌迟处死。所以如果我认定对方不会因迷恋而听话的话，我就绝对不叫你的姐姐们出马。因为我们也不敢揭发这件好情啊！你说对不对？”

郑艳芳道：“原来如此，好吧，我们设法毁灭他。好在人人皆知他曾经这样对付我，假如能毁灭了他，我们的力量就更叫人害怕了。”

大胖子颌首道：“好，我想想办法……”

郑艳芳道：“还是等我来。”

大胖子笑一笑道：“你有什么妙计？”

郑艳芳道：“我可以找两三个人，声明谁能毁掉徐少龙，我就嫁给谁。”

大胖子忖想一下，才道：“好是好，但这个消息切切不可泄漏，万一传入马蒙耳中，那就糟了。”

郑艳芳道：“当然不会传入他的耳中啦！”

大胖子道：“你猜是怎么一个糟法？如果传入他耳中的话……”

郑艳芳道：“他最多告诉徐少龙，但人家未必肯信，这种事，谁也不肯轻信的。”

大胖子摇头道：“不，你错了，他不但不会告诉徐少龙，并且会设法毁去徐少龙，把你娶了去。”

郑艳芳目瞪口呆，过了一阵，才道：“这可真是想不到的事，好在他永远不会知道这个秘密的。”

这刻徐少龙正在一间著名的妓院内，受到沦落风尘然而个个艳丽的女郎们包围。

除了这些茸燕之外，还有两个人，是刚刚凑上相识的。一是总寨外三堂香主之一的邵坤，外号六甲刀，是个四十左右的壮年人，身躯雄伟，一望而知必定是力大无穷之人。

另一个是个五六旬上下的老者，看上去非常精明，动作间也显得十分轻捷有力。此人姓陆名斌，乃是这间藏春阁的老板之一，当然也不是简单之辈。

他们在一间布置得极为精致华丽的上房中，摆开筵席，全院的姑娘，都轮流来执壶陪坐。

关于徐少龙冷酷地挫败郑艳芳之事，这藏春阁之人全都知道了。正因如此，那些茸燕们对这个英俊潇洒，而又铁石心肠的男儿，都存有一份好奇，无不想与他接近，以便瞧瞧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徐少龙在席上猜拳喝酒，以及和每一个坐到他身边的美丽女郎调笑，豪放不羁，一派浪子作风，使得所有之人，无不深感迷惑。

藏春阁的股东老板陆斌口舌便给，见闻广博。尤其对攀花折柳之道，更是不折不扣的专家。

因此，席间谈笑之时，光是听他谈起一些奇奇怪怪的艳闻轶事，就足以令人忘倦。

此外，那位身份颇高的外三堂香主六甲刀邵坤，性格粗豪，喝酒如喝水一般。

马蒙本是善于词令的人，徐少龙又放荡不羁。这些人凑在一起，加上冶艳媚人的姑娘们，以及整坛的美酒，大家都特别兴高采烈，不知不觉已是天黑时分了。

上房内早就华灯交辉，明如白昼。

突然“砰”的一响，桌子上的杯碗筷子等物，不少跳起老高。原来是邵坤一掌拍在桌面上，发出声响。

他酒量极豪，酒到杯干，到现在已不知喝了多少。但见他已略有醉态，举动说话，都有点不能控制。

在他身边的一个美女，长身玉立，芳名春莺。她一面伸手摆好那些杯碗，一面笑道：“啊呀！邵大爷又要发牢骚啦！”

邵坤左手舒伸，把她连肩带臂箍住。另一只手突然抓住她的头发，向后扳去。

春莺的头没法子不极力的向后仰，灯光之下，除了那张动人的脸庞之处，还有就是雪白的颈子，令人垂涎。

她双眉微皱，朱唇微启，流露出可怜的表情。

徐少龙纵声而笑，马蒙和陆斌都感到兴趣的瞧着。

座中竟无一人，露出恻隐同情之意。

邵坤在她玉颊上又嗅又吻，弄得春莺娇躯颤抖扭动，鼻中发出唔唔之声。可是那决不是舒服快活的声音，而是被暴力胁迫之下，唯一含有少许反抗的声音。

她全身被箍紧，全然无法躲闪，仅能自由活动的嘴巴，却也不敢说出抗议的话。

其余的女子对这等景象，似乎都看得很平淡，没有一个露出奇怪的样子。可见得邵坤这等举动，不但不是第一次，甚至已经是大家司空见惯的了。

春茸鼻中突然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显然是因为六甲刀邵坤手劲太重，把她的头发扯得太紧而疼痛，同时脖子也扭得作疼。

邵坤狂暴地笑起来，把她推开，但仍然揪住她的头发，使她保持后仰的姿势，就在这时，马蒙忽然一巴掌掴在他身边的一个美女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以及那女子的惊叫声。

他怒声道：“怎么啦，连你也敢瞧不起我？”

身为老板的陆斌忙道：“春菊她怎么啦？”

马蒙道：“她好像还是个良家妇女呢！哼！哼！竟敢跟大爷我来这一套。”

那个名叫春菊的女孩子，骇然的抚着面颊，不敢出言辩驳。

徐少龙一望而知，这是藏春阁的规矩很大，所以春菊不敢开口，倒不一定是她当真没有道理。

他又发现邵坤已因为这件突变之事，转移了注意力，把春莺放开了。同时又察觉春茸非常迅速地用一种自然的动作，擦去泪水。

这不禁令他惻然心动，但觉这些“对人欢笑背人愁”的卖笑生涯，实在可怜可悯之至。

任何人只须想一想，如果这个在火坑中的女孩子，竟是自己极有关系之人，将会有何种心情？

徐少龙顿时兴趣索然，对于这一切事情泛起了强烈的厌倦。甚至对于他的任务，也很厌烦。

他只想回到那个宁恬平静的古城，恢复那种与世无争的生活。

马蒙扳起来的面孔，很快就放松了，并且仍然搂住春菊有说有笑起来，好像已经忘记了刚才那回事。

徐少龙离座出去解手，厕所是在院外西北角，三株婆娑老树，覆盖着这整个露天院子。

廊柱上和檐下，都挂着灯笼照明，纵是酒醉之人，也不会绊跌。

陪他前去的春柳，在院门就停下来等他。

徐少龙推开厕所门一瞧，但见里面地方甚为宽敞，分为两格，里面的一间是以软帘隔起，乃是供人大解之用，外面有四个石头的斜槽。

此外，还有盛满清水的银盆和洁净的手中等。人门就嗅到芬芳的香气，绝没有一般粪坑的秽味。

徐少龙随手掩上了门，走到斜斜的石槽边，心中微微感到不自然。可是他今晚的确喝多了几杯，略有酒意，因此仍然没有在意。

他正在小解之际，忽然背后一麻，顿时失去了知觉。

然后不知过了多久，才悠然回醒，睁开双眼。

目光到处，但见房顶的天花板雕刻油漆，甚为精美，接着又看见深垂的窗帘，把外面的光线遮隔住，室内是一片柔和朦胧的灯光。

他一望而知，这是一间女性的闺房，而且从这等布置看来，这个房间的主人既富有而又大是雅致，并非一味只会用金钱堆砌的庸俗脂粉。

霎时间两个女性的面影浮上他心头，第一个是神秘的玉罗刹。第二个是风华艳绝的郑艳芳。

同时他也记起了未失去知觉以前的情形，心头不禁泛起别扭的感觉。

因为其实他正在小解，忽然昏倒，那当然是非常难看的场面。尤其是他躲在一个女性的闺房内，可见得他多半是被女子发现，带到这儿来。

当然也许是玉罗刹下的手，那么这种不雅的情景，完全被她所见了。纵然是怪不得他，但终究是尴尬难堪的。

他暂时抛开这种不关紧要的感觉，开始研究自己乃是受了什么暗算，以致昏倒的？

记得当时背上一麻，接着就失去了知觉，由此推测，有两个可能。

一定被人潜近背后，点住穴道，二是有人以暗器偷袭，而这暗器体积非常细小，打中了穴道，方能使自己顿时失去知觉。

他暗中大吃一惊，忖道：“不论是哪一种推测，都不得了。如果是第一

种情形，则此人的武功必定比我强胜甚多，方能迫近我身后，而我尚不察觉。若是第二种情形，亦是一样的惊人。因为金针打穴之术虽然未曾失传，但是必须功力绝世之人，方能施展。以我而言，如要练到那等地步，最少还须苦修二十年之久。”

接着他就研究何以会有人暗算他之故？若然是郑艳芳，那倒是顺理成章之举，问题只在她如何找得到如此高明之人，替她下手而已。

假使是玉罗刹，她下手的动机很难找得出来，但徐少龙感觉得到，他与玉罗刹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复杂感情，这便是使他禁不住要联想及她的原因。

室内似乎没有人在，因此，徐少龙转头查看，忽见床边不远的桌旁，有个女子坐在靠背椅上，正凝目看他。这刻他纵然想装昏迷也不行了，只好狠狠的瞪视她，看她有何反应？

这个女子只有十八九岁左右，长得玉面朱唇，眉似春山，眼如秋水，甚是美丽，而且已具有少妇的成熟风韵，甚是动人。

他心中暗暗叹了一口气，忖道：“原来既不是玉罗刹，又不是郑艳芳，竟是第三者。”

她一望而知乃是此室主人，所以事情弄得更混淆杂乱了。

这些姑娘个个都很漂亮，也很能把事情弄得如乱丝一般难以找出头绪。”

椅上的美女微微一笑，起身走过来。步态袅娜娇媚，却是个不懂武功的人。

徐少龙更为奇怪，直到她在床沿坐下，互相迫近对视之时，他又猛吃一惊，忖道：“奇怪极了，我瞧着她面熟得很呢！”

那美女轻轻道：“贱妾名叫春琳。”

她只说了这么一句，就不做声了。

两人对望了片刻，徐少龙道：“哑！你的苏州口音，使我记起来啦！我们曾经在扬州见过面，对不对？”

春琳颌首道：“是的，徐相公的记性真好，我真不敢相信你竟能够记起我这个卑微低贱的人。”

徐少龙摇摇头，但觉连脖子也酸软乏力。他道：“身份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你当时有如春花初放，但却是坐在姚舵主的怀中，使他看起来好像是老祖父一样。”

她温柔地笑一下，徐少龙放低声音，道：“我不能动弹，全身没有一点力气，你可知道？”

春琳点点头，道：“妾身知道。”

徐少龙道：“我猜你一定不敢把内情告诉我，对不对？”

春琳道：“妾身宁可吃点苦头，也愿将所知的事，完全奉告，可惜的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徐少龙道：“你的名字中有一个春字，好像是藏春阁中的人，是么？”

春琳道：“是的，妾身前天奉召出差陪酒，晚上回来，你已在这儿躺着。”

她忍不住掩口笑一声，又道：“而且非常非常难看，裤子都没系好。”

徐少龙道：“现在裤子系好没有？”

春琳道：“已经弄好了。”

徐少龙道：“你发现我之后，竟没有去报告老板么？我本是和陆斌一起

喝酒的。哎！是前天的事么？这样说来，我已经躺了两昼夜啦！”

春琳道：“当初我没认出是你，你知道在灯下看人，又是乍然发现，当然心慌起来，只匆匆给你盖上被子；就去告诉陆老板了。”

她说话之时，伸出纤美白皙的玉手，在他额上摸一下，又道：“你没有生病，为什么不能动呢？”

徐少龙道：“但愿我知道就好了？”

春琳道：“陆老板一听，也吃一大惊，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便急急出去了。我回到房间，忽然认得是你，才替你结好裤子，脱去外衣鞋袜，好让你舒服一些。”\。

徐少龙道：“谢谢你啦！幸亏我在昏迷中，否则一定很难为情。”

春琳又道：“陆老板不久就回来，看了你一下，吩咐我小心照顾你，晚上还得陪你一起睡。”

徐少龙笑道：“陪我睡？有什么用呢？我又不会动弹，比死人只多一口气。”

她伸手掩住他的嘴巴，一阵香气，以及滑腻柔软的感觉，传入徐少龙心中。她很认真他说道：“千万别说个不吉利的话，你虽然不会动，但我靠贴着你之时，心中十分安慰和舒服。”

徐少龙道：“为什么呢？难道你自从在扬州一见，已爱上我不成？”

春琳道：“如果我说是，那简直是骗人。当然我只是很清楚记得你的样子和眼神，但爱你还谈不到。你可知道，我还没有试过和一个男人睡觉的滋味。”

徐少龙不解的点点头，道：“你的意思是指这个男人不侵犯你，是不是？”

她道：“正是如此，我一直觉得男人都是魔鬼一般可怕，像是讨厌的苍蝇一般，整天盯着我，但昨夜你动也不动身体又是那么强壮，使我感到舒服稳安。”

徐少龙道：“你几时到这儿来的？”

春琳道：“好几个月啦！唉！在藏春阁中，我还是最红的姑娘呢！”

她沉重的叹一口气，教人一听而知，这是非常不幸白事。

徐少龙同情地道：“你的身世遭遇，好比杨花浮萍一样，随处飘泊，任人糟蹋，实在可怜可叹。”

春琳又叹息一声，道：“我天生薄命……”

徐少龙插口道：“假如你是这么厌恨神女生涯，其实在扬州时，我就可以帮助你跳出火坑的。这话现在听起来，好像已太迟啦！”

春琳道：“我当然想跳出火坑啦！虽然跳出火坑之后，也不敢回家去见父母亲朋，但总比夜夜被人蹂躏好啊！”

徐少龙若有所感，问道：“你不敢返见父母，为什么？”

春琳道：“我怎有面目见他们呢？”

徐少龙道：“那么你怎生堕入风尘的？”

春琳道：“我本是苏州人氏，二年前，我去庙里上香，忽然问心神迷惘，但觉四面八方都黑漆漆的，使我害怕得不得了，然后不知怎样，我已到了一个宅院中，里面还有十几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子。”

徐少龙颌首道：“你是碰上拍花歹徒，心智被迷，拐走了你，只不知那座宅院在什么地方？”

这是他一直侦查的重点之一，只要破得其中一个巢穴，就不难循这线索追查出其他的歹徒和秘窟。

春琳摇摇头，道：“我不知道，因为我们通通不准出门口，其他的女孩子也莫不如此。

唉！那两年的日子真惨。”

徐少龙虽然晓得事实必将如此，但仍禁不住一阵失望。

他寻思一下，才道：“你在那座宅院住了多久？”

春琳道：“两年多。”

徐少龙道：“也接客么？”

春琳道：“起先还小，鸨母命我们服侍那些年纪较大的，已经接过客的小姑娘。过了两年我十六岁了，才第一次接客。”

她惘然望向空中，面上泛起一丝苦笑。

徐少龙道：“那所大宅院也接客的么？”

春琳道：“很少，都是女孩子长大之后，第一次接客，才在那儿，之后，就送到别处了，我被送到扬州。”

徐少龙点头道：“听起来能够到那秘窟销魂的，必定是非常富贵具有财势之人，才出得起价钱。以我猜想，那个地方，一定常常有新的女孩子送进来，长大了送出去。”

春琳道：“正是如此。”

徐少龙道：“你可曾吃了很多苦头？”

春琳道：“那倒没有，因为我胆子小，性情柔弱，看见别的女孩子不听话，挨了毒打，或者送了性命，我已经害怕啦！”

徐少龙点点头，忖道：“这座大宅院，乃是专门训练女孩子，以及使她们服贴就范的一个秘窟无疑。”

他激起侠义之心，顿时热血沸腾，怒火直冒。

他停歇了一下，才平静下来，道：“姚舵主怎肯把你送到这儿来？他不是很喜欢你么？”

春琳苦笑道：“喜欢？有什么用？还不是玩玩。”

她虽然出道只有一年，但在风尘中，一年几乎可以比已别人一辈子。阅历既多，看透了人性，便不禁愤视世一切了。

徐少龙轻轻道：“我一定助你脱离火坑。”

声音中透出十分坚决的意味，使人不能不信。

春琳笑起来道：“徐相公，你的心地太好也不行。”

徐少龙讶道：“为什么？”

春琳道：“试想多少人像我一般，你救得完么？”

徐少龙道：“那又不同，有不少女子自甘堕落的，救她出来，也没有用，甚至我敢说，大部分是属于这一类。”

春琳没有驳他，显然认为此言有点道理。

徐少龙又道：“当然其中有些是初时痛不欲生，但久而久之，让她自拔也不行了，你已经有点这等趋向了。”

她大吃一惊，道：“我是这样么？”

她从来不敢多想，如今真正体察一下，果然如此，不觉怔住了。

徐少龙道：“我一直在花酒中流连，顺便观察这些女子的心理，敢说颇有心得，不过这心得却足以令人灰心。”

春琳居然很了解的点点头。

她柔声问道：“你可要吃点东西？或者是起来什么的？”

徐少龙道：“暂时还不要，我要想想看。”

春琳自去打洗脸水，拧毛巾，替他揩脸，又去弄了一些食物来，先把徐少龙扶起，靠着垫高的枕头而坐。

徐少龙虽然没有一点食欲，但却尽可能多吃点东西。

此是保持体力之法，如无体力，纵然恢复行动之能，也变成虚弱无力状态，一旦有了事，便不能及时应变了。

春琳已奉命不必出去接客应酬，所以一直在服侍他。

徐少龙忖道：“春琳不知靠得住靠不住？陆斌挑选她看顾我，一定别有用，虽然据她说，她是突然发现我在此地，但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春琳已收拾好各物，并且换上了简单的睡觉衣服。

她脂粉既洗净，又换上了这等家常衣服，顿时别有美态。

徐少龙看看她，道：“你还可以跳出火坑。”

春琳道：“真的？为什么？”

徐少龙道：“第一点，你讨厌这等迎送生涯。第二，你还未堕落到那种田地，这是从你衣服上看出来的。”

春琳道：“谢谢你，但现在不谈这个。”

她笑一下，解释道：“我觉得最要紧的是怎样使你能够行动？因为我不知如何，心里头很发慌，老是隐隐觉得不妥。”

徐少龙心里非常同意她的说话，但口中并不承认，说道：“不会有什么事的，因为我的身份不比普通人。”

春琳眉宇含有一抹忧色，挨贴着他而坐。

徐少龙初时还不怎样，但顷刻间，便感到不妥。

原来这个美貌姑娘，居然使他欲火腾腾。

春琳还不知道，伸手抚摸他的额头，道：“好奇怪。”

她奇怪的是徐少龙分明好好的，为何不能动弹？

徐少龙感到非常冲动，差点就要伸手去抱她。

虽然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伸出手，但他制止了此念。

他暗自忖道：“奇怪极了，我曾经修习过枯禅，任何情形之下，都能使此心如槁木死灰，何以目下兽欲大发？”

春琳娇柔的声音，说道：“你为什么不说话？”

徐少龙咬一咬舌头，一阵疼痛，使他冷静了一点。

他这才说道：“阿琳，现在不是动情的时候，对不对？”

春琳觉得有趣，笑道：“当然啦！何况你又不能动弹。”

徐少龙道：“也许我能动弹，假如我抵御不住正在焚烧着我的欲火的话。可是那么一来，我就陷于百劫不复之境了。”

春琳有点迷惑的望住他，道：“你能动么？”

徐少龙道：“如果你脱掉衣服，我马上就可以动。”

春琳欣然道：“那么我马上就脱。”

她正要动手，徐少龙沉声道：“别动。”

春琳吓了一跳，道：“不要动？你不让我脱。”

徐少龙凭借禅功之力，紧紧守护住灵台神智。

他道：“是的，因为我本不能动，但如今忽然欲火熊熊。所以只要你脱

去衣服，使我忍熬不住，我就能动了。”

他停歇一下，又道：“但那样的话，我就不得了，苦练多年的功夫，马上毁去。”

春琳总算明白他的意思，道：“你要我帮你把欲火平熄，对不对？”

徐少龙道：“如果你能帮我，自然最好了。”

春琳道：“那还不容易，我有十几种方法。”

她起身走去，舀下一杯冷水回来。很有信心地道：“喝下它，很快就会好了。”

徐少龙道：“一定有效么？”

春琳道：“当然啦！这是最古老有效的一种方法。”

徐少龙道：“这样说来，人人都懂得的了？”

春琳笑道：“是的，这儿的人都晓得。”

徐少龙道：“你的冷水盛在瓷瓶中的么？”

她点头道：“不错，一定干净的。”

徐少龙道：“我不是怕脏，而是怕有人做了手脚。”

春琳吃一惊，徐少龙又道：“既然人人皆懂此法，而你的冷水又盛放在特定的地方，可就不能不小心了，请你到隔壁换一碗。”

春琳一点也不持异议，马上就到隔壁去了。

徐少龙运足眼力，向碗中望去。瞧了一阵，但见那水虽然很清，但仍然有些许粉末，在水中浮沉。

转眼间春琳回来了，另外拿了一碗清水。

徐少龙一见了她，心便直跳，眼中冒火。

他深知自己不易再支持了，因此不暇再作观察，赶紧把那碗冷水喝了下去。顿时一阵清凉之感，直透丹田。

他马上感到可以控制自己，当下道：“春琳，有烦你在门边守望着外面动静，瞧瞧有谁来查探没有？”

春琳道：“好的。”

收起两碗，起身行去。

徐少龙道：“你小心点，别让人家发觉你。”

她把灯烛吹熄了，便蹲坐在门前。

徐少龙开始运功，垂帘内视。

他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丹田中那股真气，总是提不起来。于是他改变方法，用心坐起枯禅。

此是使欲念杂想的平息的唯一途径，而且在寂静空灵中，还可以生出妙思灵感，以应付当前迷惑的局势。

坐了好久工夫，春琳在黑暗中，居然全无声息。

徐少龙已经仰仗禅功之力，把欲火春情完全驱逐。

现在他在澄澈空明的境界中，默默寻思前后的经过。

他在受暗算以前，乃是在这藏春阁内饮酒作乐，足足饮了整个下午，直到华灯已上。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点迹象征兆使他警觉。

因此，他上厕所时，根本没有防备。

想到这里，他突然停住思路，不向前进。“我想起来啦！当我踏入厕所中，就已经有了异感。”他用心追思当时的情形：“但我酒喝多了，况且以我

的身份，谁敢动我？

所以我仍不以为意。”

这是一个症结，以他的身份，谁敢动他？

其次，他也想通了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这个暗算他之人，不一定武功高绝。但他一定智谋过人，或者是得过高人指点，才会选择这么巧妙的时机，方始出手对他加以暗算。

这个时机便是当他正在畅快小解之际，其实耳目之灵，远逊平时。因此，即使是武功普通一点的，也可以得手。

他轻轻嘘了一声，但见春琳悄悄走过来。

她低声道：“徐相公，是叫我么？”

徐少龙道：“是的，你上来一下。”

她踌躇了一下，虽然她对于献出肉体之事，已经不在乎，但目下情形不同，她很想帮助他渡过难关。

她道：“相公现下觉得怎样了？”

徐少龙马上明白她的意思，轻轻道：“不妨事啦！你那一碗凉水，有效得很。”

春琳这才爬上床去，挨近了他。

徐少龙道：“你小心在我背后摸摸看。”

她伸手探入衣内，在那紧厚的肌肉上抚摸。

徐少龙低声指挥她，最后，她的手停在肿骨下面。

徐少龙道：“摸到了什么？”

春琳道：“好像有一根针插在里面。”

徐少龙道：“能不能拔出来？”

她试了一下，指上的力量不够。

徐少龙道：“你用牙齿才行。”

她果然成功了，把拔出的针拿到徐少龙面前，低声道：“瞧，真骇死人，有三寸长呢！”

徐少龙一面瞧着，一面调运真气。

这一回体内的真气听话得很，霎时从丹田透出，穿行向全身经脉，迅即运行了一周天，全身俱恢复如常。

他拿过那针，凝目看时，但见此针长达三寸，金色，份量特别重，不知是什么质料？尾部没有线孔，一望而知不是缝衣用的针。

徐少龙博识天下各种奇怪的暗器，这刻不禁皱起眉头，忖道：“此针制作形式和前后的重量，根本不适用作暗器，就算勉强打出，最远不过四五尺，便失去控制了。”

换言之，此针不会是暗器，因为他认不出是什么来历。

不过这可没有难倒他，因为他已想到极可能是当他倒下之后，那个暗算他的人，拿些针扎入他穴道中的。

春琳道：“刚才有一个人，走到门边，听了一阵，才转身去了。”

徐少龙哦了一声，道：“你认得出是谁？”

春琳摇摇头道：“是个男人，瘦瘦的。”

徐少龙沉吟了一下，道：“你点上一支蜡烛，把外衣脱掉，做出好像已经跟我欢好的样子，我们玩一个钓鱼的游戏。”

春琳听话的脱去外衣，起来点烛。

徐少龙也把外衣脱去，舒服地躺在被窝中，发出鼾声。

突然有人轻敲房门，春琳连忙去开门。

徐少龙泛起一抹冷笑，忖道：“鱼儿要上钩啦！”

他侧耳而听，听到春琳轻轻开门的声音。

门口之人低声说话，是个男人的口音，甚为陌生。他道：“我看见点上灯烛，过来瞧瞧。”

春琳道：“我正要叫人弄点热茶来。”

门外那男人道：“马上就送来……晤！这个客人还可以吧？长得很帅呢！”

春琳道：“我干这一行的，帅不帅还不是一样？”

那人道：“哦！他动了你没有？”

春琳道：“说起来奇怪得很，他原本瘫痪无力，但我一上床，他就能动啦！这是怎么回事呀？你可晓得？”

那人道：“那一定是你太迷人啦！……说真个的，他厉害不厉害？”

春琳嗔声道：“你问这个干什么？”

那人道：“嘘！小声点，是老板吩咐我来问的。”

春琳沉吟了一下，才道：“不但厉害，还讨厌得很……”

那人发出低低的笑声，含着有邪气意味。

他又问道：“怎么一个讨厌法？”

春琳突然懊恼起来，冷冷道：“滚滚！就算是老板叫你来问的，我也不理你……”

她这数年来，被恶人诱拐，进入勾栏中，过着神女生涯。所受的折磨痛苦，已足以使她的心灵麻木不仁，对于这等事情，本已不以为意了。

可是她忽然间感到强烈的被侮辱被伤害的感觉，大大的光火起来，机警之人，必能看出这是很不寻常的表现。

此处，在这藏春阁中的女人们，谁敢对“老板”稍加抗拒？因为她们简直比货物还低贱，比畜牲还不如，随时随地可能遭受各种毒刑，或者被活埋。没有人能抗拒，也没有一个能够逃生。

所以她这种态度，亦是可怪之一。

那人又噓了一声，道：“小心点，我不会告密，谈你对老板不敬，如果有人听了去，那就糟了。”

春琳不由得感到害怕，声音软弱下来，道：“好吧，有什么话你问就是。”

那人道：“你刚才说他讨厌，是不是指他很贪得无厌？”

春琳道：“是的，现在他好不容易才安静地睡着了。”

那人道：“行啦，你别走开，也不要关门。”

脚步声起处，迅邵走远。

春琳回头张望，徐少龙当真闭目不动，宛如酣睡中。

她微微觉得心慌；只知道老板有什么阴谋。同时她忽又想到，自己刚才的强硬态度，敢情是为徐少龙而生的。

换句话说，她因为知道徐少龙在聆听，所以感到自尊心受伤害。而且也由于他在，所以胆敢流露抗拒老板的心意。

她不禁吃了一惊，忖道：“我是什么东西？人家只不过对你好些？又不像旁的人那般糟蹋你，你就自作多情起来了。”

正当此时，那耳中忽然听到一阵像蚊子一般的语声，却十分清晰。

这阵语声说道：“春琳，我是徐少龙，你不要向我眺望，也不要回答。

因为窗外有人在窥看着我们的举动，你要装得像一些春琳在风尘打滚了不少日子，因此别的不行，这装腔作势，以及打诳说谎之道，功夫非常到家。

当下现出疲惫之极的神态，身子向门框一靠。

她心中暗感惊讶，忖道：“我仍然看得见他，他分明口不动，眼不睁，何以话声已到了我耳中？”

只听徐少龙又道：“等一会人家不论叫你干什么，你都照做，不要害怕。

我不会受伤，也必能保护你……”

这未后的一句，使她感到无限安慰。虽然她并不真心相信他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和她深知“老板”的厉害。

过了一阵，门缝间传来一阵威严冰冷的声音，道：“春琳，出来，不许弄出声响。”

她全身一阵寒冷，不由得颤抖一下。

她连忙轻轻拉开门，闪身出去，只见一个庞大的黑影，矗立在黑暗中，就像一个巨大的魔鬼一般。

那个巨大的人影冷冷道：“你做得很好，现在没事啦，你到隔壁睡觉去。”

春琳应了一声，虽然很想问，问他怎样处置徐少龙，但她始终鼓不起这个勇气，悄悄的走了。

她到了另一个房间内，睡了上床，一直暗暗替徐少龙祈祷。

在这边房间，那个巨大的人影已经消失不见。

但徐少龙却听到一阵细碎的步声，穿过房间，一直到了他床边。

第五章

徐少龙全身的功力都聚集起来，任何的一瞬间，皆可以出手击敌。

那人在床边停下，他身形带来的一股微风，也拂过他的面门，徐少龙嗅到一阵香气，不禁一怔。

这阵香气他熟悉得很，并非是春琳所用的那一种。

同时之间，他耳中又听到一阵衣裳的窸窣声。

他大惊忖道：“什么？她在脱衣服？”

到他确定自己推测不错之时，被子已经掀开，一个光滑温暖的身体，已钻入被窝中，把他搂住。

他也赤裸着上半身，因此之故，对于异性滑腻香软的肌肤的摩擦厮贴，感觉特别灵敏，也更易迷醉。

他不知道应该怎样表现，才合乎对方的药物力量。

但他急于想看看怀中的女人是谁？是不是他预料中的那一个？因此，他鼻子中嗯唔连声，突然问一翻身，半抱半压的把她搂实。

当他头部转动之时，眼睛已趁机微微睁开了一线。

目光一扫，但见这个女人，正是那艳丽绝世的郑艳徐少龙虽然不是好

色之陡，然而当此之时，也不由得猛然间激起了情欲之火。因为这个女孩子，实在太美了。

她虽是青春年少，方在妙龄。但无论在哪一点，都是惹火尤物，当得上烟视媚行，颠倒众生的赞语。

她嘘气如兰，在这个英俊而健壮之极的男人怀中扭动，在她来说，这也是至为刺激的沉醉感觉。

两个人的嘴唇凑上了，紧紧地贴合在一起。

之后，徐少龙睁开眼睛，头部仰退一点，以便看她。

两个人的目光碰上，但见她面上泛起迷醉的表情，眼中则是不尽的迷惘。以及一种炙热的火焰。

徐少龙道：“啊！是你？”

郑艳芳点点头，轻轻的吐出黄莺似的声音，道：“是我，你不喜欢？”

徐少龙低头吻了那两片朱唇一下，道：“喜欢。”

他一点也没有装假，说出心中真意，是以能使对方相她欢喜地道：“那我就放心了。”

她在底下移动一下身子，高耸的双峰，擦过徐少龙健壮坚厚的胸膛，双方都宛如触电般震动一下。

徐少龙咬牙忍住体内的冲动，道：“你打算献身给我，是不是？”

郑艳芳柔顺似羔羊，道：“是的，我愿意这样，决不后悔。”

徐少龙道：“为什么？”

郑艳芳讶惑地望住他，因为他声音中，已透出少许冷酷的意味。错非她如此敏感，定难察觉得出来。

她最害怕，同时也最感到迷醉的，正是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一个男人，以她曾经见过的而论，能这样对待她。

她哀求地道：“徐郎，不要问我，爱我吧！”

徐少龙眼中冷酷的神色突然消失，热烈地吻她。

过了一会，他又抬起头，似乎恢复了冷酷无情。

他道：“我要想一想。”

郑艳芳又移动身体，对方感到肉体摩擦的刺激。

徐少龙用力的摇摇头，道：“不行，我一定要想。”

他深深吸一口气，接着又道：“你并非真心爱我而献出身体，只不过想陷害我，想使我受制于你，这可不行。”

郑艳芳的美眸中，悄悄地涌出清泪，沿着白玉似的面颊流到枕上。她长长叹息一声，好像很痛苦。

徐少龙心肠为之一软，但觉自己如此对付一个美丽的少女，实在太残酷了，他或者可以采用其他的手段啊！

若是要换个法子，便当得很。而且以他未娶的身份。

就算与这个美貌少女发生关系，也不妨事。

但他的理智告诉他，这里面问题很大。因为表面上看来，截至目前为止，似乎是郑洪福在对付他而已。但他隐隐感到不对，幕后必定另有更厉害的人布置设计，方会如此高明。

那么这个幕后之人是谁？他设计使自己掉入女色陷阱之中，有何用意？若是要取他性命，那么当他昏迷之际，何不下手？若说要利用郑艳芳来使自己贴服听命，那也是全无把握之事。

因为他纵然娶了郑艳芳为妻，但也有可能反过来控制她，使她听命于自己。幕后此人的心计，岂不落空？

由此可见，这个桃色陷阱，实是深不可测。必定另有一个阴险无比的目的，但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无论如何，这刻他不能投降。虽然他内心之中，对这个美貌少女十分迷恋倾倒，当真有不惜娶她为妻的决心。

何况他出道至今，又不是没有碰过女子，可是 he 不能如此地陷入一个莫名其妙的阴谋之中。

他清晰有力地答道：“假如你喜欢我，或者说，你真的爱我，愿意委身给我，那么你就不该到这儿来，对不对？”

郑艳芳的珠泪仍然往下掉，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徐少龙很想爽爽快快的询问她，有关这整个事件的内情，例如什么人设的计？用意何在等等？

但他也忍住了，故意扯到别的地方，道：“你的艳名极著，因此我在想，你以前有过多少密友呢？”

郑艳芳摇摇头，道：“你不是嫌我以前放荡，而是不想要我。”

她如此敏锐的观察力，真教徐少龙大吃一惊。

他昧住良心，否认道：“没有的事，我只是考虑到基本上的问题而已。说！你有过多少男人？”

郑艳芳默然凝视他，过了一阵，才道：“你自己可以发现，何须问我？”

她伸手捏摸徐少龙身上的肌肉，又道：“好强壮啊！”

徐少龙也抚摸她光滑丰柔的背肌，只抚了几下，顿时又激起了情欲之火。

这在郑艳芳而言，马上就可以觉察出来。

因此，她突然大胆地伸展双臂，紧紧抱住他的脖子，热烈地吻他。

不知如何，她已经变成体无寸缕。徐少龙把心一横，忖道：“如此尤物，谁能无动干衷？好吧！目下且不管后果如何，先占有了她再说。”

此念一生，欲焰顿时如崩溃了堤防的洪水一般，淹没了一切。

事后，他静静的仰躺床上，郑艳芳则蜷伏在他身边。

过了一阵，她轻轻道：“徐郎，你还不能动么？”

徐少龙晒了一声，道：“我困得很。”

当欲火已经消退，他比平时更为冷静灵警。

郑艳芳犹豫了一下，才道：“我有一小包药粉，据说可以使你恢复如常。”

徐少龙道：“什么药粉？唔！我先睡一觉再说。”

她连忙摇撼他，道：“不要睡……不要睡。”

徐少龙道：“为什么？”

郑艳芳道：“因为等你睡醒了，你又会向我动手了。”

徐少龙道：“你怕我？”

郑艳芳道：“不，我愿意极了，但他说要经过三度欢好之后，才可以给你服药。”

徐少龙身子动都不动，道：“三次么？那太妙了，古人说：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看来我快要变成风流鬼啦！”

他以讽刺的口吻说了这几句话，忽然感到郑艳芳似是在抽噎。他非常想要安慰她，但他晓得不可如此。

郑艳芳道：“你大不公平了，我怎会想你发生不幸？”

徐少龙道：“那么你说，他是谁？”

郑艳芳道：“是玉罗刹玉香主。”

徐少龙身躯为之一震，脑中泛起那张清丽绝俗，微带冰霜意味的面庞。

这件事里面，居然把她牵涉在内，马上把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无比。他禁不住长叹一声，说道：“是她么？”

郑艳芳道：“我不会骗你。”

徐少龙道：“你几时见到她？”

郑艳芳道：“这两天没见到，她命她手下一个老家伙转告我的，那是个又坏又阴险的老虔婆，大家叫余麽麽。”

徐少龙道：“我只见过玉罗刹一面，她何故整我？”

郑艳芳道：“我不知道，但我当时却怕你入骨，唉！也许我其实是爱你入骨，自己以为是恨而已。”

她停歇一下，又道：“因此，我便遵照她的话做了。”

徐少龙道：“谁在厕所暗算我呢？”

郑艳芳道：“是黄老歧，他外号迷魂太岁。”

徐少龙问道：“你父亲与此事可有关连？”

她正要回答，外面忽然传来三下磬声，非常清脆悦耳。

她吃一惊，侧耳而听，道：“有人来啦！”

徐少龙道：“什么人？半夜也闯入来么？”

郑艳芳道：“一定是你的朋友。”

徐少龙笑一笑，道：“对了，一定是他们。”

他若有所思的望住她，又道：“你在这儿给他们看见，我就非娶你为妻不可，对不对？”

郑艳芳忙道：“我没有这个意思，唉！一定是玉罗刹的主意。”

徐少龙一听她的名字，登时心中一阵不舒服，道：“为什么一定是她呢？我娶了你，对她有何好处？”

郑艳芳道：“这一点我倒晓得，你可知道？她曾经有过不嫁的话？”

徐少龙更为迷惑，道：“此事与她不嫁之誓，有何关连？”

郑艳芳道：“她向来骄做得很，比我还要骄做得多。

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她看得上眼的，但你来了，而你与别人不同。”

她这话已解答了他的疑问，但她仍然解释道：“人的魔力，使她失去信心，也可以说她已爱上了你。

因此之故，她得想法子使你有了妻室，然后她就没有指望啦！”

徐少龙笑一笑，道：“我如果相信这番推测，未免把自己估得太高了。但你放心，我从来不把自己估得太高的。”

换言之，他表示不甚相信她的推测。

郑艳芳轻轻道：“徐郎，告诉我，假如你必须娶我，可会感到痛苦？”

徐少龙毫不迟疑，说：“不会，别说是我，任何人也不会，难道你连这一点自信都没有么？”

他的话声和态度，都很真诚，使她信了大半。

她欢欣的一笑，在微弱的烛光之下，这艳丽的笑容，似乎更为动人。

她轻轻道：“那么我要使玉罗刹伤伤脑筋，我本身曾得徐郎你的恩宠，已经非常满足了。”

人便是如此奇怪，尤其是在男女关系上。不论是男人或女性，当未曾与对方发生关系以前，总会有许多假面目。但一旦过了某一界线，骄傲的会变为谦卑，倔强会变为恭顺。

郑艳芳此刻表现得这般谦顺温柔，正是真实人性，完全没有矫揉做作，也不是施展什么手段。

徐少龙道：“你的意思是……”

郑艳芳道：“躲起来，再说我如果和你一同在被窝中被发现，那该多么难为情？将来如何有面目会见你的朋友呢？”

徐少龙道：“这话果然大有道理。”

他恋恋不舍的触摸她，吻她，然后松开手。

郑艳芳起身整衣之时，那象牙雕成似的美丽胴体，以及艳绝的容颜，真足以使男人目为之眩，心为之醉。

徐少龙也不能自己，紧紧的盯视着她。虽然此后他尚有无数机会，可以拥抱与享受这个可爱的肉体，但他仍然舍不得移开目光。

她悄然拔门而出，在门口向他摇摇手，还留下一个爱的笑容。

过了一阵。步声素囊，向他的房间而来。

接着门被打开了，数道强烈的灯光，照在床上。

徐少龙诈作惊醒，睁开睡眼，皱眉道：“谁呀？”

灯光倏灭，居安之的声音送过来，道：“啊呀！大哥，小弟找得好苦，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

徐少龙坐起来，被子褪下，露出健壮的上半身。

他哈哈一笑，道：“居老二么？哈！哈！古人说，温柔不住住何乡，岂值得大惊小怪的么？”

许多人都哄然笑了，其中有几个人的口音，听得出是神机营的伙伴。这班人涌入来，纷致慰问之意。

其他的随从们都退下了，房中只剩下五六个人。

居安之道：“好吧！咱们先回去，但大哥你别贪恋温柔了，后天就是帮主召见，亲自校阅以及面试武功。”

徐少龙讶道：“哦！有这等事？”

梁一柏高声道：“此是临时变更的计划，今天早上方始通知大伙儿的，你还有一天工夫可以休息。”

大家又含有深意地哄笑起来，然后相率离去。

房间内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过了好一阵，郑艳芳既没有回来，春琳也没出现，徐少龙独自陷入沉思之中。

他目下已略略有一点线索可寻了，敢情这个美人关并不是为了要他娶郑艳芳不可，大概也不是为了玉罗刹自恐情不自禁，而是要毁他的前程。简单的说，就是用女色使他争不到副统领之位。

他记起最初欲火如焚，几乎无法自持之事。如果那时候不克自制，与春琳交欢的话，无疑要坠入欲海深渊了。

从种种迹象观察，连贯起来，对方的阴谋是这样的。

首先派人把自己弄倒，制住穴道，服下极厉害的药物。

过了一昼夜，他由于穴道一直受制，抗力渐渐消失，药力遂得以抬头，

使自己体内激起了炽热的情欲之火。

这时候，春琳是第一个使他陷溺的女人。以她的美丽，甚至于特殊的技巧，定可以应付得他的狂暴。

经过这第一阶段的疯狂发泄之后，真元大损，那是毫无疑问之事，此时，轮到貌美如花的郑艳芳上阵。

派她前来，有两大好处，一是她的姿容，肌肤和身材，举世无双。即使是没有药物之力作祟，大概亦迷得住他。

第二，她乃是本帮眷属，身份与春琳不同，必要时，尚可迫他成家立室，以致失去了当选的资格。

徐少龙不须很有经验，也能想像得出，自己若是不曾悬崖勒马，先行解开穴道，以及解去药力的话。一旦陷入欲海之中，先后经过两个尤物的折磨，定必精枯髓干，今生难以复原无疑。

他前前后后一想，把所有的现象掇拾成为一则完整的事件，了解了其中的危险和对方的用心，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现在他开始推测谁在幕后主持这个阴谋。既然这阴谋的目的，是在于使他当不上副统领，这就有了范畴。

换言之，在这个阴谋中，得益的人，必是主谋之人。

说到徐少龙的关系渊源，是由黑旗分舵推荐，而姚大壮则与内三堂中首席堂主于木塘关系最深。

因此，以于木塘为首的这一派系，绝对不会伤害他。

本帮之内，共有六派系。人数最少而势力最强的是副帮主白尚奇这一派。此人隐然有继承帮主宝座之望。

是以不大需要与其他派系争斗，并且以他的地位，也不致于使用这等卑鄙手段，对付一个部属。

这样，只剩下四派有嫌疑，一是另一位副帮主谢沉，此个外号“龙君”，号称天下水功第一，当世无有敌手。

第二派是总务司席亦高，此人外号“鬼见愁”，司掌全帮内总坛外五舵的钱粮大权，爪牙密布每个单位，论起权力，实在很大。兼且此人擅用离间之术，任何单位内的情况，无不了如指掌。

第三派是内三堂中的“监堂”堂主李听音，此人外号是“阴阳手”，使的银萧金瓜锤两种兵器，阴柔阳刚、两皆称绝，在武林中大有名头。

第四派也是内三堂堂主之一，姓辛名公权，外号“三环追魂”，使一柄三环大砍刀，勇力久震武林。

这辛公权是兵马堂堂主，掌管兵马大权。但事实上此权是在帮主手中。

徐少龙逐派想去，这四派俱有可疑，问题却出在玉罗刹出身未明，不知与哪一派系有关？这恐怕是关键之一”，他暗暗忖道：“神机营之设立，除了吸收新血高手之外，还有就是替帮主作直接的耳目，以便加强控制本帮各派系。”

这一点他老早晓得，目下再在脑中重现，只不过是引子而已。

他继续想到：“由于白尚奇名义上掌握此一力量，而实际负责之人，却是副统领，奉命直接与帮主联系，因此之故，连白尚奇也不能真正控制此一力量。这样，各派系勾心斗角用尽手段以谋夺此一力量，乃是理所当然之事。”

他的思路一下子就跳到帮主召见，面试武功之事上面。忖道：“这个消息，事前全无人知。但这一阴谋主持人，已经晓得，预先设圈套，使我在欲

海中没顶，可见得必是六大派系之首作主的，那么会是谁呢？此一答案，唯有从玉罗刹那里寻求。”

此外，他记起了那个声音低沉的“老板”，即是与春琳说话之人，以及向他下手的迷魂太岁黄老歧。

这两条线索，只不过是旁证的份量，假如查出玉罗刹是某一派系之人，而后面这两人亦属此一派系，即可确认不疑了。

他并不起床，反而放心大睡。

翌日，他返回营府，与同事一一见过。。发现人人都十分紧张，练功的练功，休息的休息，等候明天重要的一刻。

徐少龙装出疲惫之态，以便瞒过别人耳目。

居安之见了，不禁露出忧色。而且趁无人之际，问道：“大哥，你向来不是贪恋女色之人，何以在这般紧要关头，反而沉缅其中，以致损耗真元，岂不奇怪？”

徐少龙道：“有人在暗中搅鬼，这一点你必也看得出来。但不到明天过后，咱们还不算是失败，你等着瞧吧！”

他如此说法，居安之更加担心，是以一直忧形于色。

徐少龙正是要他如此，以便使敌人深信计策成功。

他下午故意又睡觉，直到傍晚才起身，精神显然稍佳。

居安之梁一柏等人已经外出，他在府中走来走去，似乎很是无聊。

他在饭厅要了一杯关外的烈酒，独自漫步到花园中，然后有人追上来，回头望去，原来是张行易。

此人乃是白旗分舵著名之士，面白无须，举止斯文，宛如儒士。

他高声道：“龙兄，听说你独持美酒，花间清酌，虽然甚是风雅，却未免有损雄威？”

徐少龙笑一笑，道：“行易兄来得正好，兄弟只是感到无聊而已，哪里是什么风雅。”

张行易走到切近，道：“这样吧，我们去看戏可好？”

徐少龙道：“什么戏？”

张行易道：“本寨一位姓黄的财主，过花甲大庆，得到帮主批准，在外面请了戏班子来。最著名的石芳华也请来了，今晚贴出的是会真记。”

徐少龙道：“石芳华么？那一定大有看头了。”

张行易道：“当然啦！眼下大江南北，以她色艺双绝，号称天下无双，我们要去的话，还须早通知一声，以免没有好座位，减了兴趣。”

徐少龙道：“走！去瞧瞧。”

张行易道：“兄弟回去换件衣服，顺便让胡总管安排一下，我们到时就有好座位了。”

徐少龙哑然失笑，道：“不错，我也得换衣服啊！”

不久，他们一同结伴出府，他们俱是一表人才，衣衫适体而高贵，气度与一般武人大是不同。因此之故，走到街上，真是惹来无数艳羡或倾慕的眼光。

当他们走近戏院子之时，但见人潮汹涌，除了衣衫光鲜的男士之外，还有无数粉白黛绿的妇女。

四下华灯照耀，卖吃食的，摆满了街道两边，种种好玩的和有趣的小玩意，吸引人们的兴趣，欢笑声、喧哗声。

叫卖声，以及摇鼓敲板等等声音，使这个区域热闹得宛如最大的赶集一般。

徐、张二人虽然没有仆从，身上也不带兵刃。可是他们的风度和胸前的记号，比符篆还要具有魔力。所至之处，不论男女老壮，无不恭容让开，给他们通过。

他们穿过热闹的人群，到了戏院门口，由于这是不售票的，所以秩序较乱。

不过门口处尚有不少配着表示喜事的红绸带的壮汉，在维持秩序，把一些故意挤人的小伙子推开。

自然这些小伙子挤的都是标致的大姑娘。有些美貌少妇，被挤得鬓乱钗横，衣衫不整，满身香汗。但她们似乎都很乐意，很开心。

徐、张二人稍为停步，望着紊乱的人潮，不觉也感到欢欣兴奋，无不记起了小时候挤着看戏的情景。

唯一有点不同的，就是外间各地搭台演戏，虽然也是乡间盛事，媳妇闺女都不免去看看。

但决计比不上这等挤来挤去，打情骂俏的崎旋场面。

而且乡间很多小孩骑在大人肩上，这儿却很少见。

他们已经在人丛中，别人纵然想让开，往往有心无力。好在他们不怕人挤，只微微利用肩臂肘等部位，发出内力，就可以免去被人碰上身体的情形了。

突然间，左方好几个人敬侧撞来，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张行易双眉一挑，横臂一抵，那数人立刻停止撞过来之势，可是他们互相挤在一起，个个哼唧连声。

这些壮健的汉子，居然叫苦，自然大有原因。

徐少龙伸长脖子一瞧，顿时明白了。原来有三个女人正从那边通过，其中有两女不断的推开两侧之人，把人家推得七敬八倒。

徐少龙最惊奇的不是这三名少女的气力，因为她们如若在武功上得过真传，这等劲道不足为奇。

敢情这三个少女当中，其一竟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玉罗刹。亦是他念念不忘的一个女孩子。

张行易也瞧见了，不禁说道：“徐兄你瞧瞧那是谁”徐少龙道：“兄弟看见啦！”

张行易道：“唉！假如她肯嫣然一笑，真值得花上千金去买呢！”

徐少龙道：“兄弟亦有同感。”

张行易道：“咱们跟她打个招呼如何？”

徐少龙道：“算啦！咱们少找钉子碰。”

张行易笑一笑，道：“就算被她白眼瞪瞪，也是好的。”

他说完又笑起来，道：“徐兄千万莫要当真，兄弟的自尊心素来很强，因此之故，虽然早已查知她的居处，也不去拜访她。”

徐少龙道：“她住在哪里？”

张行易道：“她就住在东一巷的白壁楼中，那儿有名得很，尤其她的白壁楼，上下通通漆上白色，更是醒目。”

徐少龙哦了一声，道：“东一巷么？那儿都是本寨高级人物的住宅啊！”

张行易道：“怪事，你还没去过么？”

徐少龙摇头道：“没去过，真是孤陋寡闻得很。”

张行易道：“兄弟真不敢去白壁楼，免得自讨没趣。”

这时，被他横臂顶住的十余壮健男子，都松开去。人人无不向他们望上一眼，然后急速垂头走开的。

玉罗刹已带了两名侍婢，进入戏院内。

张行易一面往前走去，一面向徐少龙道：“本寨还有一个芳名极甚的姑娘，据说也是美得教人移不开眼睛的，只可惜这一位兄弟还无缘与会……”

徐少龙心中断定他所说的，必是“郑艳芳”无疑。可是口中仍然询问名字，以便证实此一猜测。

张行易果然说出郑艳芳这个名字。

徐少龙道：“这位姑娘兄弟倒是见过了……”

张行易忙问道：“比起玉罗刹如何？”

他耸耸肩，漫不经意地道：“兄弟没有太仔细的看她，不过若走要我说出意见，恐怕郑艳芳比她还要美貌些呢！”

张行易道：“有这等事？明儿有空定要去瞧一瞧。”

徐少龙道：“你放心吧，她今晚能不来么？”

张行易恍然道：“是啊，这等场合，正是最适宜她们出风头的了，咱们快进去吧，台上已经演得有声有色啦！”

这话明明是托词，但徐少龙并不取笑他，默然跟他行去。

他们进入院内，但见万头钻动，十分热闹。四方八面点燃着巨烛吊灯，把偌大一座戏院，照得十分明亮。

戏台上鼓乐喧天，并且已经上演了。但台下的人，仍然谈笑欢喧，竟没有一个人是专心一意地听戏的。

由于这是因为开锣戏缺乏吸引力，那个名旦石芳华照例不会这么早出场，而所有的观众，都是震于她的色艺声名来的；她未出场，谁会静下来呢，此处，戏院内的欢笑嗑瓜子等，也是莫大的一种享受。

这一座可以容纳上千人的大戏院，目下已经过改装了。乃是把后面三分之二的座位，完全撤去。

这么一来，只有靠近戏台那边，留有三分之一的座位。后面的一大截，可供更多的人挤立欣赏。

徐张二人很快就被戏院内的执事人员发现，引领到前面入座。这刻前面三排的当中。还有不少空位。

不用说这些座位，决计没有人敢觊觎占座的，事实上所有的座位，都编有号码，发给票子以便对号入座。

徐张二人没有票，但已有了安排，由管事人员引领，直趋前面。

照亮的灯光下，无数目光，都集中在这两个年轻潇洒的男子身上。

徐少龙突然停步，并且伸手拉住那管事人员。

于是三个人在过道上站住了，由于靠近台口之故，灯光更为明亮，使他们三个人更引起众人注意。

徐少龙道：“喂！我们在第几排？”

那人陪笑道：“两位老爷是在第一排。”

张行易道：“哦？第一排？”

声音中略表惊奇。

徐少龙道：“不，换一换，我们坐在后面一点。”

那人忙道：“那是最好的位子呀！”

徐少龙道：“就是因为最好，我们才要换的。”

当然他用不着解释例如不想大招摇大张狂等理由。

那人有点困惑，道：“这个……这个……”

徐少龙又问道：“后面一点可有座位？”

那人转眼四瞧，忽然泛起喜色，道：“有有，在第二排正当中，您不嫌么？”

徐张二人都点头称善，于是在他引导下入座。

第二排的当中，空着六七个位子。

他们坐的是中间的两个座位，两边皆尚有空位。

在第一排，有好几个穿着长衫的老者和老太太，一望而知必是本帮中的重要人物。但他们所认识的两位副帮主，以及一两个内三堂外三堂堂主，均不曾露面。

但最重要的还是玉罗刹芳踪杳然，居然不在座中。

在这前面的六七排座位内，也有不少美丽的少女或少妇，她们无不盯注视徐张二人，毫不害羞地和他们对视。

徐少龙并没有如何张望，因此反而是张行易碰了不少钉子之后，向他说：“徐兄，这些娘儿们厉害得紧……”

徐少龙听了好笑，道：“怎生一个厉害法呢？”

张行易道：“兄弟也不是初出道的毛头小伙子，可是就瞧不赢她们，每一个的目光都凶得很，绝不退让。”

徐少龙道：“张兄风度翩翩，她们心里想吃掉你，当然拼命的瞧你了，但即使最厉害的娘儿，你只要向她挤挤眼……”

张行易忙道：“使不得，你一挤眼，她就过来了，你怎么办？”

徐少龙轻松地道：“反正这儿还有座位，还怕她们坐到你膝上么？”

张行易道：“这话说得太不负责任啦！兄弟决不跟她们微笑或挤眼什么的，要不你老兄试一试如何？”

徐少龙道：“如果是郑艳芳或玉罗刹，还值得一试。”

张行易道：“好，你过一会可别赖啊！”

说时，转头四望。

过了老大一会工夫，他突然碰碰徐少龙，道：“来啦！

来啦……”

徐少龙头也不转，道：“是谁来啦？”

张行易道：“玉罗刹，只有她一个人。”

徐少龙不必回头去看，已晓得了。因为这刻连第一排的一些人，也扭头直瞧，可见得来人一定大有来头。

以玉罗刹的身份，加上她的风姿美貌，当然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甚至比身份高的人物还要使人注意。

她在一个管事人员陪同下，一直走到台前。

那个管事人员一面说话，一面用手势表示她的位子在第一排正当中。那儿也空着四五个座位。

玉罗刹摇摇头，人人一望而知她不要坐在第一排。

这是一种谦逊的意思，表示她并非自大得没有分寸。

张行易道：“啊呀！她不要坐第一排，最好坐到这儿来。”

徐少龙淡淡道：“这还不容易么？”

话声未歇，人已站了起来。

张行易吓了一跳，要拉住他时，已来不及了。

许多人的目光都被徐少龙的动作，吸引过来。

玉罗刹亦是如此，眼波流转，扫到他面上。

徐少龙向她笑笑，举手打个招呼，接着很自然地向身边的坐位指点，示意请她过来这边坐。

玉罗刹既不笑，亦不点头，也没有打招呼。

附近百数十个座位的人们，无不瞧见。顿时声息俱寂，都停止了谈笑，瞧看这一幕的发展。

当然大家都寄予莫大的兴趣，那玉罗刹是出了名的冰美人，而且可怕的是等她一笑之时，便要杀人。

因此，很少人敢惹她。年纪轻的男人，被她容光所慑，本来就不敢与她作“刘顿平视”，更别说谈笑或调戏她了。

大体而言，玉罗刹出现之时，总是独来独往，难得有人跟她打招呼的，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了。

目下徐少龙居然在大庭广众之前，万目睽睽之下，与她招呼。这时大家都渴欲看看玉罗刹将采取什么态度了。

要知假如徐少龙不是具有特殊身份；同时又长得非常英俊，年纪又轻的话，大家的兴趣，便不会这么浓厚。

张行易全身发热发冷，感到难过之极。他是徐少龙的同事，结伴而来，荣辱自然也与他有份。

徐少龙惊讶地皱皱眉头，就在这时，玉罗刹朱唇绽开一朵微笑，显得娇艳无比，许多人都看得呆了。

她点点头，向徐少龙走去，进入座位行列内。

人人都替徐少龙松一口气，也非常羡慕他的勇敢。

玉罗刹在徐少龙身边停步，正要坐下。

徐少龙拦住她，道：“玉香主，请到这一边。”

他叫张行易挪出，让出座位。这样，玉罗刹就可以坐在两个男人中间了。当然这是礼貌的表示，并无其他意思。

张行易却暗暗叫苦，因为他坐在玉罗刹旁边。

若然徐少龙捉狭，故意提到他如何仰慕她的话，这个场面的尴尬，可想而知，而且根本无法应付。

不过目下他无法反对，只好挪开。

玉罗刹从徐少龙身前挤过，一阵淡淡的幽香，送入他鼻中，并且碰触到她的身体，使他忽然有重温旧梦之感。

虽然他与玉罗刹并没有过任何身体上的接触，连手也没有碰过一下。可是由于他时时素挂着她的倩影，以致在心中对她非常熟悉，尤其是这一阵淡淡的香气，这却是他嗅过的。

她轻盈地在当中坐下，徐少龙道：“玉香主，容在下引见一下，这一位是张行易兄。”

玉罗刹向张行易注视一眼，然后含笑点点头，道：“我见过你，我还记得，其实用不着介绍。”

张行易顿时受宠若惊，说了几句奉承的话。

她回过头去，笑着道：“好久没有见到你啦，这一向好么？”

徐少龙道：“多劳关注，总算混得过去。”

他们寒暄之际，言笑晏晏。使得四下正在瞧着他们的人，都觉得稀奇。因而对这个英俊的徐少龙，生出敬畏之心。

玉罗刹忽然问道：“徐少龙，你这几日都可以自由行动，为什么不来看我？”

徐少龙冷不防她有此一问，登时怔住，心中迅快加以分析，看看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好意呢抑是另有阴谋？

他不禁呐呐道：“在下……我……”

玉罗刹接口道：“我什么？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居处？”

徐少龙方才摇摇头，玉罗刹顿时现出不高兴的神情，道：“知道与否，只须回答知或不知就够了。”

徐少龙道：“在下知道，但……”

他乃是刚刚才晓得的，正要分说，但玉罗刹已摇摇头，道：“不要解释啦！我只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

话虽如此，可是她的神情眼色，分明很当真。只是她既然这么说，徐少龙一时之间，亦不好说下去。

前排之人，都向另一边的过道望去，可见得又有一个惹人注目的人来了。

玉罗刹扭头看了一眼，鼻子里就哼一声。

徐少龙不必瞧看，也晓得定然是郑艳芳。

玉罗刹迅即回眸，见他没有向那边张望，便道：“别装佯啦！你心中明知是谁来了。”

她这么一说，徐少龙顿时生出反应。因为郑艳芳曾经告诉过他，那个阴谋，竟是玉罗刹所设的。

他含怒瞪她一眼，道：“是又怎样？”

这一招来得冷不防，而且他似乎很生气。

玉罗刹一则被他气势所慑，二则也想晓得他何以如此气愤？是以不与他顶撞，反而笑一下，道：“好，好，别生气，唉！你的狂妄自大，真是与生俱来的……”

她一软下去，徐少龙如果再行责问或发怒，就显得不够风度了。所以他也泛起笑容，转眼望去。

但见过道上一个风华绝代的美貌少女，袅娜行来。

在她身前身后，有四五个年轻男子陪同。

她那双明亮妩媚的眼睛，四下流盼。很快就看见徐少龙，顿时神采焕发起来，却没有向他打招呼。

徐少龙这刻禁不住想起了她那具象牙般光滑的躯体，她的红唇、香舌，以及婉奕娇态等等。

然而现在却又是一幕使他难以忘记的情景。这便是在他身侧坐的是玉罗刹，一个他心中时时索挂而从未接近过的女子。在稍远之处，却是使他迷醉颠倒的郑艳芳，婷婷玉立……”

这等情感上的矛盾和形势的禁格，交织成一片非常深刻，具有独特味道的印象。将来，只要在锣鼓乐声中，他定必勾忆起现下这一幅景象，同时也挑触起这一份奇特的怅惆的心情。

台上的戏固然热闹，台下的观众们，也各有欢愉会心。杂乱和喧语谈笑之声，几乎掩盖了台上伶人的做唱。

徐少龙装作把注意力回到戏台上，其实心中忙碌地想道：“艳芳见我沒有理睬她，会有什么感觉呢？她虽然明知我的处境，不宜表示与她相熟，但决计不会没有感触的。”

方想之时，耳听玉罗刹低声道：“徐少龙，你看见她了，是不是？觉得怎么样？美么？”

徐少龙点点头，道：“但如果与你相比较……”

玉罗刹急速地打断了他的话，道：“不，不，别拿她和我比较。”

徐少龙道：“好吧，她的确很漂亮。”

他接着向隔座的张行易说道：“张兄，那一个就是郑艳芳了。”

张行易的头扭转去看，半晌还转不回来。

五罗刹向徐少龙笑一笑，道：“她的魔力真大啊！”

敢情不止是张行易，还有不知多少男女，也像他那般看个不休。

徐少龙道：“玉香主，你心里嫉妒她么？”

玉罗刹摇摇头，道：“现在不了，从前倒是嫉妒的。”

徐少龙忖道：“难道这也与我有关？”要知郑艳芳是她差遣献身的，因此，他和郑艳芳的关系，她自然清楚得很。

这件事再说下去，就得碰上不好意思的节骨眼了，所以他不再说话。双方沉默了一阵，玉罗刹轻轻道：“你当然也晓得，一个女人，如果以容颜骄人，实是愚蠢之举。因为最美的人，也敌不过光阴的消逝……”

徐少龙暗暗惊讶，忖道：“听起来她好像已经参悟了人生奥理吧！”

但他装着不懂，道：“这便如何？”

玉罗刹道：“这便是我不嫉妒郑艳芳的缘故。”

徐少龙一怔，不禁问道：“当真只有这个缘故么？”

玉罗刹道：“奇怪，我骗你作什么？”

徐少龙支吾道：“我听了心里更加不明白。”

玉罗刹道：“这原是很深奥的道理，你如是高僧，或是得道之士，才能够一听便懂。你不明白，未足为奇。”

徐少龙隐隐觉得她这些说话中，似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但一时之间，却找不出这线索何在。

突然间鼓乐一变，正戏已经开始。

全院的嘈声，顿时减少了一半。徐少龙回头迅快一瞥，但见郑艳芳，坐在几个男人中间。

他心头有点不舒服之感，但又不能发作，只好转向台上望去。目光到处，恰好看见扮演崔莺莺的石芳华出场。

她这一亮相，宛如艳阳升起，光华夺目。全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尽被她那美绝当世的扮相所慑。

她的声音，娇如出谷黄莺，却异常清朗，全场皆能清晰的听到。直到第一段唱过，略略一停之时，观众们才松了一口气，无不低声交接地谈论起来。

玉罗刹也赞不绝口，道：“真不愧是红透大江南北的头牌坤旦，果真是色艺双绝，我见犹怜……”

徐少龙道：“唱得真好，连我这个外行人，也觉得津津有味。”

玉罗刹道：“可惜她马上就变成禁宵了，本帮之人，休想碰她一下。”

徐少龙讶道：“哦！为什么？”

玉罗刹道：“刚刚有一个人匆匆出去了，他是唯一——离开戏院的人，姓黄名老歧，外号迷魂太岁……”

徐少龙记得这人就是当他如厕时暗算他的家伙，可惜没有看见他的面貌。同时也不明白他的离开，与石芳华何干？

当下问道：“他不喜欢石芳华的唱工么？”玉罗刹道：“恰恰相反，他是大欣赏了，才离开的。”

徐少龙大惑不解，问道：“这却是何缘故？”

玉罗刹道：“我老实告诉你吧，他是总务司席亦高的心腹手下。

席亦高不论武功心机和手段，皆高人一等，在本帮中，势力重大。而他唯一的弱点，就是好色，黄老歧认为石芳华不错，所以赶去向他报告。”

徐少龙恍然大悟，道：“这样若是席亦高看中了她，她就成为席亦高的禁宵，别人皆不得染指了，是也不是？”

玉罗刹点点头，道：“连你在内，也无法染指。”

徐少龙忙道：“别开玩笑，我几时有染指之心？”

玉罗刹道：“没有自然是好，即使有心，也是不行。你虽是神机营警卫老爷，但仍然不能随便盘查席亦高。”

徐少龙道：“这一点在下也晓得。”

玉罗刹道：“不过呢，如果你有双龙敕令在手，连席亦高见了你，也得乖乖的有问必答，或是任你逮捕。”

徐少龙道：“这一点在下亦晓得了。”

玉罗刹把声音压得很低，道：“如果你当上副统领，双龙敕令就可能在手中啦！

因此，你竟错过了获得这等大权的机会，实是愚不可及。”

徐少龙淡淡道：“在下想不出几时失去这机会的？”

玉罗刹哼了一声，道：“你沉迷在妓院中，三天不见踪影，还说没有失去机会？”

徐少龙严肃地道：“本帮又没有禁止此事，如何算是失去机会？”

玉罗刹又哼了一声，道：“禁止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问题在于明天晋谒之举，必有一番龙争虎斗，你体力亏损，焉能应付？”

徐少龙探明她话中的意思，斗然大悟，忖道：“是了，刚才我已隐隐感到有一条线索，现在想起来啦！那就是郑艳芳说，她是玉罗刹所差遣之事，并不确实。因为玉罗刹似乎全然不知我和她之事，甚至还含有怪责我贪恋酒色之意。如果是她所遣，她何必惶惶作态，白费口舌？”

但难道是郑艳芳骗他么？当然不会，男女间一旦有了“情”，立场顿时大变，她只有帮他，不会骗他。

徐少龙继续想道：“那一定是玉罗刹的手下余麽麽搅鬼了，郑艳芳说过，根本没见到玉罗刹，其间只由余麽麽传令。”

这一推测八成不会错了，他忽然感到非常轻松。忖道：“只要不是玉罗刹害我，事情就好办了……”

转念之际，又听玉罗利用方才那种悄声说道：“你们全都不知道你们训练之后，给你们自由玩乐几天的理由……”

徐少龙忙问道：“这是什么道理？”

玉罗刹道：“由于副统领一职，非常重要，所以帮主特别小心选拔人才。你们在几个月严格训练后，突然得到自由，无疑会暴露本性弱点。例如你，就曾经沉缅于青楼之内，贪恋温柔，不分日夜，人影不见……”

徐少龙惊讶地聆听着，心想这五旗帮帮主用心如此之深，当真是雄才杰出，难有伦比的黑道魁首。

不过在种种情报资料，以及江湖中的传闻，这五旗帮帮主只不过继承前人的丰功硕果本身并没有特殊的表现。

人人仅知这帮主姓钟名叫抚仙。

因此，徐少龙在衡估之时，颇为怀疑钟抚仙身边，尚有谋士。无疑的这个谋士，必定高明无比。

玉罗刹细细的语声，又传入他耳中。

她道：“你本是最有希望入选，但从这一次表现中，知是最迷恋女色之人。虽说抑压欲念达数月之久，但人家都不过每天晚上前往，谁似你日夜流连，沉迷不返？”

徐少龙道：“这样说来，我已失去资格啦！”

玉罗刹道：“资格虽然没失，但又有何用？”

徐少龙道：“什么有用没用？只要不失资格，还是有机会的，对也不对？”

玉罗刹道：“你们及格的十二个人当中，有六个已失去了资格，因为他们未能恪守禁条，仍然与本帮的女孩子鬼混。”

徐少龙忖道：“那么我也没有资格啦？”

玉罗刹当然不知他在想什么，又道：“你经过这日以继夜的贪欢纵欲，明天还能与别人争雄斗胜？哼！哼！这是你自己做成的恶果，怪不得旁人。”

她话声中，竟禁不住流露出恼恨之意。

徐少龙这时方能确知她当真暗爱自己，是以生出妒恨之心。

他笑一笑，道：“你放心，只要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我仍能尽最大的努力，我告诉你，我曾被人设阱陷害呢！”

玉罗刹大为诧异，道：“哦！有这等事？”

徐少龙道：“我当日饮酒薄醉，如厕之时，遭人暗算。此人是趁我不能分心之时，用迷药暗器把我弄倒的……”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然后，我在一个名妓的床上醒过来，浑身无力，而欲火却猛烈异常……”

玉罗刹身子不禁倾伸到他身边，碰触到他的臂膀，声音中略带紧张地问道：“你自然向那妓女身上找发泄啦？”

徐少龙道：“在这种情形之下，即便是圣人，也没有法子，因为我遭人暗算啊！你自然明白这种情形……”

玉罗刹点点头，道：“我明白……”

徐少龙道：“不过我仍然晓得不妥，所以用尽法子，总算没有被药物之力所害，也因此之故，明天我还是有机会的。”

玉罗刹道：“但愿你说的都是真话。”

她话声停歇了一下，突然道：“席亦高进来啦！”

她头也未回，居然晓得什么人入场，可见得乃是有人递暗号给她。徐少龙发现了这一点，大是惕凛，忖道：“她今晚虽然只是听戏，但仍然经过布置，可知每一个人都不断地勾心斗角，步步为营，时时刻刻皆不放松。”

当下回头望去，但见过道上有三个人走动，当先的是戏院管事之人，他必须带席亦高入座，无足为奇。

另外的两人一个是中年文士，身材瘦削，举止潇洒，尤其是那对眼睛，神光内蕴，一望而知必是内外兼修之士。

另一个也是中年人，长得粗壮魁梧。徐少龙认得他是外三堂的香主六甲刀邵坤，不禁皱起眉头。

要知那一夜遭暗算时，邵坤也同在一起饮酒。假如他与黄老歧不是一鼻孔出气的话，自己一旦失踪，他自会找寻查询。不比马蒙无拳无勇，也没有势力，纵见查询，亦属枉然。

现在邵坤和席亦高在一起，可见得他亦是席亦高的心腹。

加上黄老妓也是席亦高的人，不问可知那一夜的幕后主持人，便是这位权倾全帮的总务司了。

他念头一转，立刻用传声之法，向玉罗刹道：“玉香主，帮帮忙，请在我‘大横穴’点一下。”

玉罗刹犹豫了一下，大概想不出其中道理，便先依言而做，之后，才传声问道：“这是干什么的？”

徐少龙道：“这是我保身之道，等一会你自然明白。”

席亦高等已走到第一排，他的目光不离台上的石芳华，人人都看出他已被她的色艺所迷了。

他和六甲刀邵坤，大刺刺的在第一排正当中的空位落座。以他的地位，总算是名正言顺，不会有人认为悟越狂妄。

六甲刀邵坤回头四望，看见了玉罗刹和徐少龙，挥手打个招呼。事实上双方相距，只不过数尺而已。

邵坤随即向席亦高低语数言。席亦高回过头来，目光在玉罗刹面上留一下，略一点头。

接着就凝视着徐少龙。

徐少龙马上站起身，向他欠身抱拳行礼。

席亦高用手势命他坐下，微微一笑，道：“你就是徐少龙么？当真好一表人才。”

徐少龙道：“司主过奖啦！”

席亦高的目光由锋利而变为平淡，道：“太可惜了，你应该先来见我才对。”

徐少龙忙道：“在下失礼之罪，还望司主有谅。”

席亦高回头看戏，不再说话。

徐少龙向玉罗刹笑笑，玉罗刹以传声之法，道：“听他的口气，似乎认为你已失去逐鹿的资格呢！”

徐少龙也传声道：“正是如此，这也是我所期望的。”

玉罗刹道：“这就奇了，为什么他会作此认定？”她小心打量徐少龙几眼，但觉他双目神采消失，与刚才大是不同，不觉暗暗惊讶。

她突然醒悟，道：“原来你要我帮忙着愚弄他。”

徐少龙道：“如果那一夜之事，是他主谋的话。则我如今尚是好端端的，他一定大为生气，可能会设法杀死我……”

玉罗刹点点头，心中想道：“这个人很不简单，据我所知，点穴之道，乃是武功中最奥妙高明的一门。虽然各家派都有点穴手法，但一般而言，仅

限于死伤的十处八处穴道而已，但他居然能利用点穴之道，使他双眼无神，可见得决计不是寻常家派出身的……”

她的观察力敏锐，头脑精细，这刻已发觉徐少龙的可疑。

但徐少龙还没有警觉，暗暗运功行气，打通脉穴，以便恢复原状。

过了片刻，他已经完全复原，当下向玉罗刹道：“假如黄老歧进来，请告诉我。”

玉罗刹道：“你要我转头张望么？要知我的举动，许多人都在注意的呢！”

徐少龙道：“难道你不能用暗号通知你的手下么？”

玉罗刹皱一下眉头，忖道：“他居然瞧破我布置耳目之事，唉！这个人太高明了，决计不是寻常之辈。以他这种人才，怎肯屈身投入本帮之中？”

转念之际，已发出暗号，命前排角落的一个手下查看。

现在，她对徐少龙的兴趣更增加了，虽然她并没有想到他是奸细这一点，但对于他的真正来历，已有所怀疑。

她又低声问道：“你可是要认住黄老歧的样貌？”

徐少龙道：“是的。”

心念一动，又道：“但如果机缘凑巧的话，我或者会当众取他性命。”

玉罗刹吃一惊，道：“当众杀他？你真是太狂妄了。”

要知黄老歧乃是“香主”身份，非同小可。以徐少龙的武功，能不能取他性命，尚有疑问，更别说由于黄老歧的地位，一死之后，将会惹起多大的风波之事了。但徐少龙却似乎不是说着玩的。

玉罗刹本是天不怕地不怕之人，但碰上这个徐少龙，好像比她还狠，全然没把严重后果放在心上。

因此她不禁反而替他担心了，轻轻道：“你万勿鲁莽。”

徐少龙道：“我如果不拿他开刀，将来人人都敢像黄老歧一般，毫无忌惮地暗算我了，你自必懂得这个道理。”

玉罗刹道：“这算是哪一门子的道理？唉！”

徐少龙暗暗好笑，心想：“若是要耍强悍作风和蛮不讲理，你这位漂亮姑娘还差得远呢！”

这时候，台上石芳华扮的“崔莺莺”，正与张君瑞见面。她那婉转动人的玉喉，正唱出回肠荡气的曲调。

全场的人，为之鸦雀无声，千百道眼光，都集中在她身上。

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皆能使人意乱情迷。

徐少龙体察出这一点，忽生奇想，忖道：“假如她正唱紧要关头，突然昏倒，全场必定震惊骚乱，这个时候，我就有机会向黄老歧下手了。”

当然此计之中困难重重，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能使石芳华昏倒。

这刻由于大家都是如此的注意着石芳华的精采演唱，以致徐少龙不敢与玉罗刹悄语，以免使人听见。

过了一会，石芳华把这一节戏文唱过，转入后台。

场中顿时恢复了正常的微喧。徐少龙向玉罗刹道：“黄老歧还没有来么？”

玉罗刹道：“刚才石芳华唱得如此精彩，他岂敢入场，以致惊扰观众？”

徐少龙道：“这话有理，我已等得不耐烦啦！”

玉罗刹想了一下，忍不住劝他道：“你仍然打算向黄老歧挑衅么？”

徐少龙道：“当然啦！除非你有更好的办法。”

玉罗刹道：“你当着席亦高的眼前，做出此事，岂不是自寻死路？”

徐少龙道：“不错，他一定不肯放过我。”

玉罗刹道：“你为何不等候别的机会呢？”

徐少龙摇摇头，道：“等我当上副统领之时，我身有职责，便不能对付他了。”

玉罗刹一听这话，心中甚为欢喜，心道：“此人如此公私分明，忠心做事，真是本帮之福。”

当下说道：“即使如此，也犯不着现在动手呀！等到散场以后，我带你打他可好？反正他不能永远紧跟着席亦高的。”

徐少龙故作沉思之状，接着说道：“这个方法不好，反正如果我收拾黄老歧，席亦高也会认定是你支持我的，与其如此，不如你真助我一臂之力。”

玉罗刹瞪他一眼，道：“你以为我会答应你么？”

第六章

徐少龙道：“很有可能，因为如果你帮我的话，就可以不必使用杀死黄老歧的手段，仅仅使他含冤受责也就够了。”

玉罗刹大感兴趣问道：“我怎样帮你法？”

徐少龙道：“你只要如此这般，如若成功，黄老歧无端得到飞来横祸，我的气也消了。

如若不成功，也无妨碍。”

玉罗刹听了他的计划，不觉意动。

她想了一下，才道：“好吧！我姑且试一试。”

徐少龙忖道：“此举如能使黄老歧含冤不白，席亦高定必重罚于他。如此便等如削弱席亦高的力量，你是他敌对派系之人，如何不答应？”

他侧眼看时，但见玉罗刹已施展“传声”之法，向后座一个手下发出命令。那人听完了，离座自去。

假如是玉罗刹或徐少龙离座，必定惹起别人注目。而玉罗刹这名精干手下，则没有任何人注意。

不久工夫，石芳华再度出场。她一亮相，全禹都寂静无声。然而她这一回演唱，却不及刚才出色。

直到她唱完这一节，退立一侧之时，徐少龙才接到玉罗刹的通知，告诉他那黄老歧来了。

但见一个面白无须的中年人，一直绕到台前第一排。

徐少龙仔细打量这个外号“迷魂太岁”的黄老妓，只见他衣着华丽，举止大是轻桃，那对露白的眼睛，射出阴险的光芒。

他正要在席亦高身边的空位坐下，突然间身躯一震，右手向上扬了一扬。

人人都看得清楚，方自讶异时，突然发觉台上的石芳华仆倒地上，顿时嘈声四起，秩序大乱。

台下一条人影凌空飞起，迅即落在台上石芳华的身边。众人看时，原来是英俊挺拔的徐少龙。

他迅速地查看石芳华，随即叫人把她送入后台，自己则跃下来，走到席亦高座前，躬身道：“石芳华暂时昏倒，等一会自然复元。”

席亦高点点头，徐少龙正要走开，席亦高道：“你到这边坐一会。”

他挥手教黄老歧走开，让出座位。

黄老歧走开后，席亦高转眼望住徐少龙，冷冷道：“你手中的东西给我。”

徐少龙愣了一下，但在这等情势之下，全无拒绝抗命余地，只好摊开手掌，递到席亦高面前。

只见他掌心有一根银色的针，长约两寸。

席亦高眉头一急，道：“此针从何处捡到的？”

徐少龙道：“在石芳华身上起出的。”

席亦高道：“此针是什么人的，你可知道？”

徐少龙迟疑了一下，才点点头，道：“属下晓得。”

席亦高取过那针，道：“好，现在没事了，你回到自己的座位吧！”

徐少龙面上露出茫然之色，奉命唯谨的起身，回到第二排的座位上。

台上的戏继续唱做，但观众的情绪已大受影响，甚是喧嘈。如果大家不是好奇地等看石芳华究竟能不能再出场，一定都纷纷散去了。

徐少龙再坐了半个时辰，这才向玉罗刹道：“玉香主，在下先返营府了。”

玉罗刹道：“如果你们明天有事，还是早点休息的好。”

徐少龙当下和张行易打过招呼，独自离开座位，一回身，只觉郑艳芳脉脉含情的目光，向自己射到。

他只迅快掠瞥她一眼，没有给她任何暗示回答，迂自大步走出戏院。

外面仍然热闹之极，灯火处处，照耀得周围都明如白昼。

徐少龙通过人丛，不久已到了街上。

时已深夜，街上少有行人。徐少龙一边走一边想道：“张行易舍不得玉罗刹，还要留下。可见得她的美貌魔力，实在十分厉害。”

他脑中正在胡思乱想，突然，一道人影从街道暗处掠出，拦住他去路。徐少龙看时，来人敢情是黄老歧。

徐少龙心头一震，忖道：“我早应该想到他会拦截我，唉！如果他已布置好人手，四下皆是上佳的箭手围住我的话，今晚绝难冲得出重围。”

但他面上仍然挂着满不在乎的微笑，黯淡的光线下，仍可看出黄老歧面色铁青，眼中露出森冷杀机。

黄老歧首先发言，冷冷道：“徐少龙，你真有本事，来一记栽赃之计，使本座蒙受不白之冤。”

徐少龙道：“别说得咬牙切齿，黄香主！请回想一下，本人到了自知中计之时，何尝不是怒气填膺。”

黄老歧道：“这样说来，你果真已知道内情？本座前些时候，倒是小觑你了。”

徐少龙道：“我打算回去睡觉，如果黄香主没有别的吩咐，恕我告辞啦！”

黄老歧道：“慢着，本座自然还有话说……”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咱们练武之人，少睡一点有何妨碍？你何须急急返回营府？”

徐少龙苦笑一下，道：“如是在平时，少睡点自然算不了什么，但黄香主心中有数，定然晓得我急于休息养神之故。”

黄老歧缓缓道：“以前的事暂时不提，眼下本座已出动了十二名神箭手，埋伏四周，你若是不怕，即管走。”

徐少龙转眼四望，接着道：“黄香主还有什么指教？”

黄老歧道：“咱们须得好好的谈一下，也许可以改善咱们间的关系，此是两利之事，你考虑一下，但此处不是谈话之地。”

徐少龙道：“黄香主打算在何处谈论此事？”

黄老歧道：“右面第二间屋子，看见没有？那儿没有别人，只有你和我。”

徐少龙略一犹豫，才道：“看来在下已无选择余地了。”

说时，当先举步走去，霎时已走近门口。

黄老歧在后面说道：“门没有门上，进去吧！”

徐少龙一推门，表面是个小院落。过去就是客厅，灯火明亮。他跨了进去，黄老歧关上屋门，发出一声长笑。

他讶然停步回头，只见黄老歧满面得意之色。

徐少龙的目光移到院墙上和屋顶，但见人影绰绰有不少人，都挽弓搭箭，蓄势待发。这些人一望而知箭艺极是高明。

他极力使自己镇定如恒，但仍然涌起一阵后悔。心想：“假如刚才听到笑声之时，并不停步回头，猛窜入厅，这些箭手就不能威胁我了。”

黄老歧冷冷道：“徐少龙，你没想到此地方是陷阱吧？刚才在外面之时，你如要走，本座只有独力拦截之法而已。”

徐少龙道：“在下已考虑过，单凭黄香主一人之力，已足以拦得住我，因此之故，在下才遵命到此地来。”

换言之，他反而讥讽对方小题大做。

黄老歧道：“即使如此，我仍情愿到这儿来。”

徐少龙趁这机会回头一望，但见厅门果然有一名箭手，张弓把守。他估量一厂距离，心头升起一丝希望。

目下唯一的逃生机会，唯有冲入厅内；那样四周屋顶上的箭手，无法威胁他。论距离，也只有这条路最近。

他只须一个起落，就可冲到厅门。其实那箭手纵然发射，但距离得近，除了第一箭之外，再无威胁了。

黄老歧冷冷道：“徐少龙，你说一声，你想百箭钻身而死？抑是好好的活着，继续享受荣华快乐？”

徐少龙道：“自然选择后者。我知道你没打算取我性命。不然的话，上次的机会岂不更好更容易？何须等到现在？”

黄老歧道：“你迫得我非向你下毒手不可的话，那是咎由自取，如今的局势，与前几天又不相同，你最好记住这一点。”

徐少龙点点头，道：“黄香主吩咐吧！”

黄老歧道：“是不是玉罗刹帮忙你，使石芳华昏倒？”

徐少龙道：“不错，是她。”

黄老歧道：“她使用什么手段，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暗算了石芳华？”

徐少龙道：“此是许多人皆想得知的秘密，我告诉了你，你可是就此放了我？”

黄老歧道：“没有那么便宜，但我不妨告诉你我怎样做，我把内情写在纸上，你加上签押承认，就可释放你。”

徐少龙道：“哦！你拿这凭据去给席司主看，对不对？”

黄老歧道：“正是如此。”

徐少龙道：“你有凭据在手，更不肯放我了。”

黄老歧道：“胡说，如果我杀死你，这凭证岂不更证明是我下的手么？”

徐少龙道：“这话也是，好吧，我告诉你。玉香主是事先给石芳华下了药，才会发生昏倒之事，否则众目睽睽之下，尤其是席司主也在座，能瞒得过他的眼睛么？”

黄老歧道：“这是唯一可以相信的办法了，现在我写下这些，你肯签押证明吧？”

他嘿嘿冷笑着，绕过了他，走入厅内。

徐少龙在十余支闪闪发光的锋利箭镞威胁之下，直挺挺的站在院中，当真不敢移动，以免招来杀身之祸。

要知以他这等高手，本来何畏十余支劲箭的威胁？

但无奈一则地形极之不利。二来这些箭手，个个摆出的架式都不同凡响，一望而知，饱受训练，所习的箭术，必是专门对付武林高手的。

因此，徐少龙决计不冒这个险，徐图脱身才是上策。

转眼间，黄老歧已拿了一张纸，以及一支濡满墨汁的笔，迅快出来，走到他面前，道：“签上你的名字，就没事了。”

徐少龙没有伸手去接，却睁眼去看纸上的字迹。他正等候一个机会，即可从对方身边掠窜过去，冲入厅内。

纸上的字迹，写的正是他刚才所说的一番话。他若是签名画押，那就证明这些话是真实不虚的了。

徐少龙迅快忖思，第一个念头是：“事先用药的说法，大有漏洞，席亦高岂能置信？签名又何妨。”

第二个念头：“不行，席亦高见了此纸，最少也能了解黄老歧急谋洗脱嫌疑的用心。而黄老歧只要能证明这一点，也就够了。至于到底是什么人下的手，用的什么方法，可以让席亦高慢慢查明。”

考虑及此，已知道这张自白书上，不可签押。

黄老歧冷冷道：“你看清楚了没有？”

徐少龙道：“看是看清楚了，这上面的话，可不是在下刚才告诉黄香主的么？写得一点都不错，这倒使我感到不解了？”

黄老歧道：“什么不解？”

徐少龙道：“黄香主纵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饱学之士，可是在这等形势下，居然能写下一篇记事文，毫无一字讹错，也没有涂抹改正之痕，这一点就大大的出乎常情之外了，对也不对？”

黄老歧道：“此是题外之言，不必多说。”

徐少龙道：“恰恰相反，在下认为此人亦是饱学多才之士，晤！

在下指的是替黄香主捉刀的人。”

黄老歧道：“就算有捉刀人，便又如何？”

徐少龙道：“当然很有关系，在下极望能见他一面。”

黄老歧道：“不必啦！快点签上名字，才是正理。”

徐少龙道：“在下未提笔签名之前，黄香主能不能耐心等候，至少在杀我与取得我签名两者之间，你得考虑一下……”

他淡淡一笑，又道：“当然你志在取得我自白签名书，以便洗脱嫌疑，所以你非万不得已，决计不愿杀死我。”

黄老歧面寒如水，道：“你最好别作此考验。”

徐少龙道：“这位幕后捉刀的才子，便让在下认识，又有何妨？”

难道竟是不敢抛头露面的妇道人家么？哈！哈！”“他不说迂好，这一调侃，顿时若有所悟，忖道：“对啦！这人明明不敢露面，真可能是个女子身呢！”

同时，他又看见对方面上闪过一抹奇异的神情，可见得这一句开玩笑的活，竟无意中说中了。

徐少龙晓得——“定不可以让对方忌惮过甚，以致淬下毒手，当下又仰天大笑道：“黄香主千万别见怪才好，在下只是顺口开个玩笑而已！当今之世，能读能写的女书记到底大少了。”

黄老歧道：“那么你签不签？”

徐少龙接过纸笔，道：“黄香主即使命在下一同去向席司主自首，在下也不敢违令。”

他在纸上写了数字，写得龙飞凤舞，难以辨认。

黄老歧瞧了一眼，正要揣在怀中。徐少龙道：“黄香主，在下打明天开始，就很忙碌，如若到时你认为签押得不妥，在下恐怕抽不出时间替你重签啦！”

黄老歧不禁中止了收起自白书的动作，再看一眼，心中大为怀疑，当下道：“你且等一下，我拿去给人家瞧瞧。”

徐少龙抗议道：“在下同去如何？”

黄老歧道：“不行。”说罢，转身自行。

四下屋顶上的箭手都纷纷喝叫，黄老歧迅即回头一瞥，身侧风声飒然掠过，厅门处发出“砰”的一声。

他再回头看时，徐少龙已站在厅门边，那个守在门口的弓箭手，已经被他一脚踢到数尺之外了。

黄老歧的头来回一转，只不过眨眼工夫而已。以目下的形势来说，徐少龙已逃出了那箭阵的威胁。

他含怒喝道：“徐少龙，你想干什么？”

徐少龙耸耸肩，道：“没有什么，在下身在强弓劲箭环伺之下，自然感到不舒服。因是之故，在下躲开一点而已。”

他指指大厅，又道：“你瞧，在下连厅门也不敢擅闯。”

黄老歧皱皱眉，但似乎也无可如何，当下举步拾级而上，一迳走入大厅之内，回头一望，徐少龙没有跟来。

他回转头，又皱皱眉，显然对于徐少龙不跟入来，并不觉得满意。

徐少龙站在厅门口的廊上，由于上面有伸展出去的屋檐，加上一根圆柱，使他得到良好的掩护。

四周屋顶上的箭手，已不能充分威胁他。仅余的几支可以射中他的劲箭，亦因地形限制，失去机动性。

片刻间，黄老歧又走出来。

徐少龙已看清楚他是从右边一道门户出来的，这道门户通过去的房间内，便隐藏着他想见的人了。

黄老歧冷冷瞪视他，道：“这是你的签押么？”

徐少龙道：“当然是啦，你也亲眼看见我执笔签写的。”

黄老歧道：“但没有人认得出是什么字。”

徐少龙道：“黄香主不妨拿去核对在下从前的签押。”

黄老歧耸耸肩，道：“好，你走吧！”

徐少龙目不转睛的望着他，道：“黄香主如不遣散箭手，在下岂敢走出去？”

黄老歧道：“想不到本帮著名的后起之秀，如此脓包。”

他声音中含有浓重的讽刺意味，接着挥挥手，打个暗不。

徐少龙回头一望，恰好看见两条人影站起来，接着就消失于屋脊的另一边。此外，已看不见人影了。

黄老歧道：“你还不走，更待何时？”

徐少龙的目光回到他面上，泛起诡异的笑容，道：“黄老歧，你当我是什么人？”

他口气之粗鲁狂野，以及称呼上的改变，任何人一听而知他的意图。黄老歧久走江湖，自然更知道了。

黄老歧马上退了半步，作出戒备的姿势，道：“你打算怎样？”

徐少龙道：“我徐某人一辈于是有怨报怨，有仇报仇。你曾对我用卑污的手法，我就使你也陷入洗不清的冤枉中。”

黄老歧越听越不对，那倒不是话中之意，而是对方的声音所致。他迅即撤出长剑，光芒耀目。

徐少龙晒道：“徐某人这就要教训你一顿，你最好叫几个手下人前来观战，将来控告我之时，也可作证。”

黄老歧心中大感迷惑，因为对方选择的时机，正是当他手下们散去之后。但目下又让他叫回来，究是何意？

自然他也不是省油灯，不但武功高强，同时经验丰富，并不惧怕徐少龙，只是想弄明白真意如何而已。

他冷静地道：“废话！本座教训你的话，何须旁证？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入选神机营难道就成了皇帝不成？”

徐少龙道：“这是题外话，徐某要揍你之举，根本与身份无干。

事实上你这个香主的地位，已经靠不住了，明天可能就要降了几级，对也不对？”

他说话之时，脑中对黄老歧刚才的一句“你是什么东西”，加以迅速的体味和推论，感到大有原因。

不过现在的情况不容他细细研究，一时没有得到结论。

黄老歧道：“本座诚然有降级的风险，但有那份自白书在手，哼哼！你小子的阴谋休想奏效。”

徐少龙身子微微前倾，道：“自白书呢？”

黄老歧道：“问这个干嘛？”

徐少龙道：“我告诉你吧，假如你自白书既得不到，又鼻青脸肿，身带伤痕，你猜你有什么结果？”

黄老歧怒气陡生，挺剑迫前一步。

徐少龙却退开一点，从怀中取出一枚六寸长的铁管：他用另一只手捏住一端，迅即抽拉，铁管随手伸延，原来这枚铁管是一截套一截，是以完全拉长，竟达三尺半左右，尖端已极细小，应手摇颤。

这种武器，用于冲锋陷阵没有什么大用，但与敌手单打独斗，却不亚于任何兵刃，甚至还厉害些。

黄老歧一眼看出这桩兵刃既可当鞭子抽扫，又可当作长剑穿刺。这才知道他不带刀在身，敢情另有兵刃。

双方对峙了片刻，徐少龙长笑一声，挥动这支细长的钢杆子，迅快进击。杆身摇颤时，发出一种破风尖声。

黄老歧心头大震，一面挥剑封挡，一面后退。

敢情徐少龙攻到的一招，使得奇奥精妙之极，直如空中鸟迹，水中鱼痕，全然找不到来龙去脉。

他还认为这是由于敌人兵刃古怪罕见之故，是以尚存有反击制敌死命之心，只要看破了敌人的招式手法全可。

谁知徐少龙一路迫上，挥杆钻刺。一连三招，黄老歧简直弄不清楚，只有后退以避。

第三招总算吃他看出来了，当即横剑一挡。

“叮”的一声脆响过处，钢杆子的尖锋，恰好刺中剑身。

黄老歧但觉手中之剑，如被大铁锤猛击一下，震得手腕酸麻，虽然没有脱手，但这一惊，却非同小可。

俗语有道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徐少龙这一招，已显示出他精纯深厚的惊人内力。

黄老歧见多识广，如何不惊，本来以他的判断，徐少龙纵然武功奇佳，最多也不过与他相伯仲而已。

孰料他竟还在自己之上，再加上他应该大大减弱的真力，竟然不见有何影响，这又是可怪之二。

徐少龙这刻利于速战速决，立刻趁对方心分神摇之际，挥杆急攻，顿时破风尖声大作。

黄老歧挥剑封架，用尽了全身本事。但苦苦支撑了七八招，形势越见不利。“嗤”的一声，肩上被扎了一下，又热又疼。

徐少龙这一招称为“紫电吐锋”，原是武当派著名的十大剑式之一，经过少许改变，以钢杆施展出来。

因此之故，这一招不但精奇绝伦，同时也没有法子看得出来。

黄老歧中了一记，鲜血涌出。但他却反而在这一瞬间，找到了反击的机会，剑法一展，涮地扫劈出去。

徐少龙闪得极快，但也险险中剑，不禁对这个敌人，改变了看法，对他的实力，另作估计。

他不敢有丝毫放松，钢杆连挥，连续施展“远升屋楼”

“凝情灵刃”两招绝学，“嗤嗤”两声都刺中敌人。

黄老歧连受三创，丹田真气已提不住，一剑劈在地面的砖上，“咄”的一响，剑折为二。

他兀自举起那半截断剑，指着距他只有两三步远的敌人。可是身子摇晃起来，根本已无力出招了。

徐少龙动也不动的凝视着他，目光锐利冰冷。

黄老歧再摇晃一下，砰地摔倒地上。

徐少龙这才放松了警戒，深深吸一口气，忖道：“这厮只不过是许多名香主之一，已经如此棘手。无怪五老会议对这个帮会，也如此忌悼重视了。”

他突然感到天旋地转，双腿发软。心中非常奇怪，一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转眼四望。

但他马上就跌倒在地上，动也不动。

黄老歧却在此时，挣扎爬起，一只手中还握着折了一半的剑，用双膝和另一只手支撑着，向敌人爬去。

他爬行的速度甚慢，到了徐少龙身边，举起断剑。

×××××××也不知过了多久，徐少龙睁开双眼，明亮的灯光甚是刺眼，使他几乎无法继续睁开。他用力眨眼，终于适应了。

他看见雕刻涂彩的天花板，十分堂皇富丽，同时已感到额上铺着一条冰凉的毛巾，这使他觉得舒服。

接着，一张面庞出现于他眼中，这个人是弯下腰看他。起初徐少龙只看出是个女人，云发披垂着。

但马上他就发现是郑艳芳。

徐少龙喜出望外，但同时又极为惶惑，喜的是既然是多情美丽的她，则安全方面必无问题。

惶惑的是她难道就是替黄老歧写自白书的人？何以她帮黄老歧而又不事先通知自己呢？敢是另有原因？”

这一瞬间，他感到心如火焚，已意味到一种“破灭的痛苦”。这使他知道，他的确已经爱上了郑艳芳。

要知一个人至高深刻惨烈的痛苦，莫过于被“爱人”

出卖。不但出卖后的结局可悲，同时还有爱情破灭的痛苦。

徐少龙实在忍不住，张口叫道：“艳芳，艳芳，唉！唉……”

那张面庞上的美眸眨了两下，长长的睫毛，甚是好看。

徐少龙见她答，当即转眼四望。他能看见的地方不多，但从这些迹象判断，这个房间内似无别人。

然则她何以不回答自己？是内心负愧么？

她伸出白皙的手，轻轻按在他额上的毛巾上面，动作是如此的温柔，以致任何人都可感到她的心情。

徐少龙深深呼吸一下，道：“我怎样了？受伤没有？”

她摇摇头，把那毛巾翻转。

徐少龙道：“我也觉得没有什么，现在我试试看能不能坐起身？”

她的手移到他面颊上，温柔而稳定地放在那里，表示她不赞成起身的意思，但没有开口说出。

徐少龙越来越奇怪，定睛看她一阵，突然有所发现，吃了一大惊，道：“咦！你不是艳芳，但你很像她，你……你是谁？”

那个长得与艳芳十分相似的美貌女子微微一笑，露出洁白整齐的贝齿，动作非常优雅地摇摇头，道：“徐先生，你不该说话劳神……”

徐少龙道：“这等疑问，如何憋得住？”

她道：“那么你不妨猜猜看。”

徐少龙道：“尝闻艳芳有两位姐姐，俱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姑娘一定是其中之一了。”

对方愉悦地笑了笑，道：“你好会说话啊……”

她停歇一下，才道：“是的，我是阿芳的大姐艳香。”

徐少龙道：“她可知道我在这儿？”

郑艳香摇摇头，道：“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

徐少龙心念电转，马上问道：“黄老歧是你的什么人？”

郑艳香道：“是我的小叔子。”

徐少龙啊了一声，道：“他是你丈夫的亲弟弟？”

她点点头，道：“不然的话，我岂能与他单独相处一起？”

徐少龙寻思一下，才道：“你可以趁我目下无力反抗之际，把我杀死，或者送给任何要我的人，我认为我不能怪你……”

郑艳香道：“好大方啊！把性命这样就双手送掉么？”

她话声与笑容中，都含有讥嘲意味。

徐少龙道：“难道我有得选择不成？”

郑艳香道：“说老实话，没有。”

徐少龙道：“对呀！但我不怪你，你总是有权的，对不？”

郑艳香道：“也不对。”

徐少龙心中暗喜，忖道：“她敢是要放我，是以一口咬定我无权怪她？如是释放于我，我感激她还来不及，自然不能怪她。”

只听郑艳香又道：“因为我既不杀你，也不打算把你送给任何人，所以你焉能怪我？”

徐少龙忙道：“那好极了，在下有生之日，皆是戴德之年。”

郑艳香道：“别忙，我还有话说呢！”

徐少龙轻松地笑一声，道：“姑娘如有条件，即管开出来，在下定必戮力以赴。”

郑艳香暧昧地笑一下，编贝似的牙齿，内耀出洁白的光芒。

她朱唇轻启，吐出莺声，道：“我希望你坚守这个诺言。”

徐少龙道：“这个自然，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郑艳香道：“如此甚好，我告诉你，我打算把你留下来给我自己。”

这话一出，刚才徐少龙所说“戮力以赴”的话，便变成极狠褻的双关语了，他曾经浪子姿态出现，如何不懂。

这一着确实大出乎他意料之外，而且她的大胆，不但不令人恶心，反而增加她成熟的动人风情。

他愣愣的望住对方，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是。

要知，一来这等形势之下，他不答应也不行。二来她的姿容美色，实是足以使男人生出染指之心。

换言之，他是既不能，也不忍拒绝。但他的理智告诉他，凡是女人到了如此成熟的阶段，必定非常狡黠多诈，不似少女纯情，是故常可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假如她为了满足她的情欲，兼且可用此事作为挟制他的手段，则将来还不知有多少麻烦继续会来。

几个念头在他心中起伏，霎时掠过去了。

他淡淡的道：“郑姑娘，有两点须得谈一谈的……”

郑艳香很感兴趣的：“是哪两点？”

徐少龙道：“第一点，咱们皆属五旗帮之人，而本帮对男女情事，看得

极重，如有违犯，后果可想而知。”

郑艳香道：“我比你清楚，不然的话，我何必在出嫁之后，便十分小心，严守妇道。”

这一点，用不着你提醒我。”

徐少龙无奈地道：“好吧，第二点是你居然不替黄老歧复仇，可是令尊要你这么做？”

郑艳香道：“不，他根本不知今晚之事。”

徐少龙道：“你可打算让他晓得？”

郑艳香考虑一下，才道：“假如他问起，我便须得告诉他。”

徐少龙道：“但那么一来，他便可以借此挟制于我，要我听他之命了。”

郑艳香道：“你这话说得好没道理。”

徐少龙讶道：“为什么没有道理？”

郑艳香道：“我们之间没有暧昧不轨之行，我爹如何能挟制于你？难道我留下了你，便一定是养汉子么？”

徐少龙不禁目瞪口呆，但觉有生以来，所遇见的娇娃，要以这一个最是莫测高深，十分难以对付。

要知以郑艳香昔时的怯荡声名，以及她那大胆成熟，异常迷人的风情，实在没有理由不想到那方面去的。

但她却一口撇得干干净净，使人感到方才的猜想，倒像是侮辱了她，大大的贬损了她的人格一般。

徐少龙定一定神，才道：“对不起，是我失言了。”

郑艳香道：“你敢是以为黄老歧已死？”

徐少龙道：“不错，他连中三刀，决无幸存之理。”

郑艳香道：“但我有回天之力，已保住他一命，不消数日，即可痊愈，那时我才把你交还给他，你信不信我的话？”

徐少龙道：“不信。”

郑艳香道：“那就走着瞧吧！”

她起身袅袅行去，替他换了一条毛巾，覆在额上，动作是那么温柔优雅，使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徐少龙内心中的惶惑，真是无可形容，从她的说话中，显然她与黄老歧，不止是亲属关系，还有进一步可能。

但她又好像婚后极守妇道，从无外骛淫行。所以她对自己，并非有什么不轨之心，而只是帮助黄老歧而已。

那么她究竟想把自己怎样呢？如果真的打算交给黄老歧，“假如他真的没死的话”，何必如此殷勤服侍？

“如果不是此意，则她有何图谋？”

由于对她的动机无从判断，所以对她下一步将有什么行动，也变成了一个谜，全然无法猜测了。

他想起一事，道：“郑姑娘，在下想请教一事……”

郑艳香道：“什么事？”

徐少龙道：“黄老歧当时明明中刀倒下，何以在下忽然失去了知觉，至今也没有法子复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郑艳香道：“他的外号叫迷魂大岁，你当也知道。”

徐少龙讶道：“我仍是中了他的毒手么？”

郑艳香道：“正是，他的断剑中，射出迷药……”

徐少龙记起当时的情景，恍然大悟。其实黄老歧连中三刀，剑势劈空，砍在地上，以致长剑折断。

其实黄老歧摇摇欲倒，但仍然举起手中断剑指着她。

随即倒下；他才松一口气，想是这一刹那间，吸入迷药。

只听那郑艳香道：“他的手段很高明，对不对？”

徐少龙道：“不错，我不得不佩服。”

郑艳香道：“我看你们都倒下了，才出来带走你。”

徐少龙马上钉住这句话，道：“你可是马上就走？”

她点点头，徐少龙又道：“假如马上走，就不会有别人看见了，对不对？”

郑艳香道：“当然啦，决计不会有人看见。”

徐少龙笑一笑，道：“既然你走得那么快，除了没有人看见之外，你也没有时间救治黄老歧了。对不对？”

郑艳香一愣，才道：“算你聪明，不错，我没救他。”

她瞧着徐少龙，徐少龙也望着她，突然发现她眼中闪动着仇恨的光芒，虽是瞬息即逝，却非常清楚明白。

这是因为她的美眸太灵活了，每每能把她的心意充分表现出来，有时更胜于用言语表达。

徐少龙心头一震，忖道：“无可置疑，她与黄老歧曾有越轨的关系，而且她很迷恋着他，是以黄老歧之死，对她打击不小，必将向我报复。”

现在他已清楚的知道自己处境非常危险，并且可以断定她正在施展一项阴谋，以加害自己。

起先他实在感到无从测想，直到她又袅娜地走开，另外换一条毛巾之时，他才开始有线索可供推测。

他虽然四脚乏力，但头脑却很清醒，当下迅快忖道：“目下如若可以断定她是报仇，则虽然有一点不合理的，那便是她何必用这么迂回曲折的手法？干脆乘我目下没有反抗之力，一刀杀死，岂不干净俐落，因此，这就有了两点推论，一是她定要我在某种特定方式之下死去，而对她必有重大的意义，二是她坚信此一阴谋和布置，定能将我置诸死地，决不怕我逃生的。”

这两点推论，着实费了不少智慧才得到。但实在大不够了，是以仍然是在这迷雾之中摸索。

郑艳香不时低头瞧他，那美丽的面庞，散发出诱人的成熟风韵，以致徐少龙忽又增添了一个疑虑。

他忖道：“倘若我居然能从她阴谋之阱中脱身，但在反击之时，我能下得手杀死她么？唉！她真像艳芳呢！”

她不断的换上新鲜冷湿手中，覆盖他的额头。

徐少龙继续推想道：“如果我是她，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有名气之人，当然要十分小心。

如果以武功杀死我以复仇，则必须有帮主这等人手，方敢放心。但帮主当然不会替她出手杀人，那么还有谁能给她如许信心呢？”

郑艳香甜美可爱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

她道：“徐先生，你可觉得好些了？”

徐少龙道：“谢谢你，好多啦！”

郑艳香怀疑地道：“但你还不能动弹，为什么？”

徐少龙道：“或者药力太强之故吧？”

郑艳香道：“只好这么想了。”

徐少龙道：“这儿甚是华丽，敢是你的香闺么？”

她点点头道：“从前是的，现在已不是啦！不过偶然也会回来住上一些日子。”

徐少龙道：“那么这是你的娘家郑府了？”

郑艳香道：“是的。”

徐少龙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郑艳香道：“大约还有两个时辰，就天亮啦！”

徐少龙道：“那么我昏倒的时间并不长久？”

她点头道：“是的，我带走回到此地，不久你就醒了。”

徐少龙迅快想道：“照理说黄老歧这最后一招迷魂手法，所用之药，必定万分厉害，断无顷刻就醒转之理，由此可见得是她用药物使我回醒，但仍然让我四脚乏力……啊呀！莫非她以冷湿中覆额之举，正是使我不能复元之法？”

“这个想法未免离奇，可是凑诸事实，却大是合理。”

徐少龙继续忖道：“她何以设法使我保持失去行动之力？可是等候机会？那么一定还有别人帮她办理此事了？这个人是谁？

他将用什么法子整我？”

随着时间流逝，他越感到不安，因为时机越发迫促了。照他估计，这阴谋发动之时，应在天亮左右。

他的眼光只能在天花板上盘旋，因为他的头不能转动。天花板上雕刻得虽是精美，但看久了也没有什么意趣。郑艳香仍然那么耐烦地为他换手中，态度安祥。

他试探地道：“郑姑娘，你瞧我明天可起得来？”

郑艳香道：“我怎么会知道呢？”

徐少龙故现愁色，道：“假如起不得身，岂不是错过了谒见帮主的机会？”

郑艳香道：“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呀！但我看不要紧，因为你还可借词推委，必定还有机会的。”

徐少龙忖道：“起先我也考虑过她设法阻我参加之举，但如果是报仇，则这等办法，岂不是太轻了？”

只听郑艳香又道：“既然你心急，我去找一样药来，好在服下就算无效，也没有害处。”

徐少龙问道：“这药在何处？”

郑艳香道：“就在隔壁，但东西太乱了，不易找出来就是。”

徐少龙忖道：“真真胡说，如有药，你老早就拿来了，哼！哼！这分明是一个周密完整的计划，首先借着勤换毛巾之举，使我误以为她对我很好，其实却是使我不能复元的办法。

等我认定她没有恶意，必肯服药，而这药，定然也是阴谋中的一部分……”

虽然其中还有不少疑问，例如：这种假的解药她大可以强灌在他口中，不愁他不吞下，又如眼药后又如何呢？

为什么这个阴谋，必须服下此药？

但目下已无时间可以多想了，他当机立断，现出欢欣之色，道：“啊！那太好了，我愿意试一试。”

郑艳香动人地笑笑道：“我去找出来……”

她转身行数步，徐少龙突然道：“郑姑娘，等一等。”

她回头而视，眼中露出惊讶之意。

徐少龙道：“你何以一直都不提起呢？”

郑艳香释然地一笑，道：“现在也不迟呀？反正我想通了，你迟早也得离开这儿的，对不对？”

她巧妙地暗示她是为了想留住他，才不提解药之事。

如果徐少龙不是认定她对自己有阴谋陷害之心，听了这话，不为之晕浪那才怪呢！

徐少龙装出微微迷醉之态，道：“好，去找药吧！”

郑艳香袅娜得如春风中的柳条一般，冉冉去了。

她一出房外，徐少龙心情顿时万分紧张，由于他判断他目前不能恢复气力，是因为额上湿毛巾之故，所以他决心冒一个大险，不惜用任何借口把郑艳香骗出此室，以便施展手脚。

现下她出去了，可是天知道她什么时候就会回转来？

而且他目下四肢百骸皆不能动弹，如何除去额上的毛巾？

徐少龙自知只有那么一点点时间，真是分秒必争的关头。略下呶起嘴唇，用力向上喷气。

急速的气体沿着他的鼻尖，贴面疾冲，但额上的那块湿毛巾，似乎不受影响，动都不动。

徐少龙并不失望，因为这第一下只是试验性质。

当下深深吸一口气，忖道：“成功失败在此一举了。”

事实上他就算成功了，可是他到底是否因这条毛巾之故，而致不能动弹？目前尚未可知。

再说即使真的是毛巾作怪，但他可有足够的时间，以恢复气力？这也是一个绝大的疑问。

但目前他已无暇多想了，只凝视贯注在腹中这一口气，然后以他现在所能发出的最大力量，猛可吹喷。

这股劲急的气流，马上就把额头上湿毛巾的一角，冲得直翻起来。

说时迟，那时快，徐少龙早就考虑过此一可能，当即及时喷出第二口气，恰好冲击在扬起的毛巾上。

这回喷出的气流，宛如冲击在帆上，极为着力。因此之故，那条湿毛巾居然整块翻掀起来，落在枕边。

徐少龙马上闭起双眼，凝聚意志以运动体内血气。

额上那阵冰凉之感，瞬即消失，跟着全身四肢，都泛起了异常的感觉。换言之，现在第一步已恢复了感觉。

正当他全神运功之时，门外一阵步声，传了入来。这阵步声细碎轻盈，一听而知，必是郑艳香。

徐少龙以强大绝伦的意志力，指挥自己的手，突然能够移动了，连忙把湿毛巾拿起，放回额上。

他已经恢复了功力，可就不是区区一条湿毛巾所能制住的了。眼看郑

艳香盈盈进来，他也继续运功行气。

到她在床边坐下之时，徐少龙的真气已运行了一周天，不但把仅余的一点麻痹之感驱除殆尽，同时还极力使自己的体能，趋向高峰境界。

郑艳香瞧瞧那条毛巾，放心地笑道：“药找到啦！”

徐少龙道：“你全然没耽误呀！”

郑艳香道：“巧得很，本以为很难找，谁知一找就找到了。”

徐少龙道：“给我瞧瞧。”

她给他看看手中一颗白蜡封住的药丸，道：“看不见，是蜡壳密封的。”

徐少龙道：“当然，当然，否则就不便久藏了。”

郑艳香道：“你赶紧服下，或者可以马上恢复气力。”

徐少龙想道：“一定可以恢复无疑。”

口中当然不说出来，只道：“好极了，我定要试一试看。”

郑艳香道：“但万一发生奇怪的反应，你别怪我。”

徐少龙道：“会有什么奇怪的反应？咱们猜也猜得出来啊！”

郑艳香道：“也许你虽能动弹，但武功全失。也可能变成一头野兽，择人而噬，或者向我施以强暴，又或者会永远不能再动弹。不过这可能性几乎没有。”

徐少龙一听之下，已敢断定必是她猜的第二件。那就是他虽然恢复自由，得以行动自如。

但亦将丧失理智，如野兽一般，向她施以强暴。

这等药力与用心，正如上次在妓院毫无二致。

照理说，他必将不能自保，疯狂的向她强暴。以致亏损了真元，大大减弱了他的武功。

即使武功不曾减弱，可是由于这等行为，已犯帮中禁条，她亦得以仗恃此点，把他控制。

他心中冷笑一声，眼看着她似玉葱似的手指，捏碎了蜡丸，拿出内中的药丸，顿时异香扑鼻。

那几只纤纤玉指，真是美丽动人至极。可是所拿着的药丸，却足使人身败名裂，又非常可怖。

徐少龙看着她的手，心中掠过一阵感慨。但觉世上无数事物，正是如此，往往美丽的外表，包藏着无尽丑恶。

他不等这阵感慨过去，便张开嘴巴。

郑艳香手指一松，那颗药丸便落在他口中。

徐少龙咕一声吞下，闭目道：“唔，好香……”

郑艳香讶道：“你说什么？”

徐少龙道：“没什么……”

心中迅快转紧，忖道：“这颗药丸香气浓冽之极，我说一声‘好香’，有何足怪？除非我是没有鼻子之人……啊呀！敢是我在禁制之下，应该失去嗅觉么？”

此念一生，马上急谋补救。

当下徐徐道：“我说出来你可别恼，我说的是你的玉指很香。”

郑艳香道：“我虽不恼，但你也不该胡说。”

她盯住这个问题不放，可见得定有极大的重要性。

徐少龙睁开眼睛，凝望着他，道：“为什么胡说，你手指上，明明有茉

莉花的香味。”

郑艳香笑起来道：“茉莉花？没有，我从不用这种气味的香料，不过，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以后可以换这一种。”

徐少龙怀疑地道：“难道我是幻想的么？”

他口中随便应付着她，眼光却十分小心地察看她的一切表情变化。直到她已露出等待什么似的神情。

他突然移动四脚，喜道：“瞧，能动啦！”

郑艳香也泛起欣喜之色，道：“这药居然有效啦！”

徐少龙跳起身，在室中走了几转，忽然停在她面前，双目的的，用一种异常的态度，盯住郑艳香。

她并没有吃惊或讶异，反而站起身，向他看着。

她绽出一种放荡的，撩拨的笑容，娇躯一挺，突出的高耸的胸部，已碰到他的身体。

即使没有任何药物，单以她的姿色，以及如此动人心弦的风情，也很少有男人能抵抗得住。

徐少龙一把把她抓过来，用力吻她。

良久他才离开那片朱唇，装出情欲熊熊的样子。其实他根本不须假装，事实上那对虎目中，已射出欲火光芒。

郑艳香颤声道：“徐先生……少龙，你别这样，别忘了帮规……”

徐少龙道：“假如你不泄漏，便只有你知我知，谁还能晓得？”

郑艳香道：“不，我如果投身你怀中，我将会情不自禁，找寻永远与你在一起的办法，那时候，麻烦就大了。”

徐少龙道：“没有麻烦，除非有人得知咱们的秘密……”

他一面说话，一面在她丰满动人的身体上，揉摸不已。

只这么一会儿，郑艳香已发出喘声，媚眼如丝，大不胜情。她已酥胸半露，春色洋溢……”

徐少龙突然点住她的穴道，使她立刻昏迷了。

口中高声道：“艳香，咱们到床上去，我已忍不住啦！”

他把她抱起，放在床上，又道：“我把门窗关紧一些。”

当即走到桌边，吹熄了灯火。

室内一片漆黑，他一纵身，已落在窗边。

这扇窗门没有关牢，徐少龙心中冷哼一声，倏然拉开窗户，人已如轻烟般窜了出去，放目四看。

但见窗户左边墙下，站着一条人影。

徐少龙运足耳目之力，查听四下的动静，自然他绝不肯有丝毫放松了眼前的这个神秘敌人。

那条人影贴墙而立，身量颇长，着一件长衫，在夜风中，衫角飘拂。他面上蒙着布，是以看不见相貌。

徐少龙首先想到，这个敌人必是曾经见过面的，否则他就用不着蒙住面孔，此外，他手无寸铁，可见得亦没有准备动手，而只是在暗中进行他的阴谋而已。

徐少龙对于这种卑鄙的阴谋家，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恨。胸中顿时涌起强烈的杀机，跨前数步。

他的步声，以及他的杀机，形成一股坚凝强大绝伦的气势，直逼对方。

平常之人当此，准得胆裂而死。

壁边的蒙面长衫客目光转动，不问可知他感到形势不妥，是以正在找寻可以脱身逃走的机会。

徐少龙提聚功力，已充分准备好作全力的一击。纵然一拼之下，己身亦须负伤，亦在所不计。

他那强大的意志力，无形无声之中，给予敌人莫大的压力。

双方已接近到可以出手攻击的距离了，徐少龙道：“你是谁？通名受死。”

他的声音，简直是在牙缝中迸出来，十分严厉森冷。

那蒙面长衫客道：“你如果猜得出来，兄弟就马上束手就缚，但凭处置。”

徐少龙一则感到声音从未听过，二则此人回答之言，极出意料之外，因此之故，不觉分心寻思。

那人突然“呼”的拍出一掌，掌力如惊涛狂飚一般，掌风威猛无比。

徐少龙决计不肯退让，如响斯应地也挥掌猛击。

两掌相交“砰”的一响，那人背贴厚墙，虽然增加了不少力量，但也变成没有法子化卸敌人的掌力。

因此之故，他闷哼了一声，身形没有动弹。

但徐少龙却蹬蹬退了两步，方始拿桩站稳了。

两人四目相视，眼光俱是凌厉似电。

徐少龙道：“好雄浑威猛的掌力，兄弟虽是吃了亏，但你如果无法收拾了我，明天马上可以查出你的身份。”

蒙面长衫客没有作声，他和徐少龙拼了这二掌，但觉体内血气翻腾，是以不敢开口，以免泄气之后，难以复元。

此外，他正全神贯注地从对方这一掌的力道中，揣摩对方的功力造诣，究竟已到了什么地步。

徐少龙何尝不是如此，但他修习过佛道两家的心功大法，擅长分心、能在同一时间之内，想两件事。

因此他仍然能够开口，道：“以我的想法，你必是地位极高之人。”

蒙面人仍不作声。

徐少龙又道：“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今晚我也须杀死你，你可知道？”

对方等了一下，才道：“我知道。”

徐少龙道：“但你却不能杀死我，因为明天早上，帮主召见我等。

如果我暴毙，非彻查不可，你敢冒此险么？”

蒙面客道：“既是如此，何须多说？”

徐少龙道：“等你死后才让我揭下面中呢？抑是趁此机会，做个英雄好汉，把真正面目显露出来？”

蒙面客道：“你看不看都一样，反正你不认识我。”

徐少龙道：“那也未必，我们干这一行的，总是以多认得人为佳。

因此之故，我曾在某处见过不少图形，都栩栩如生，十分迫肖，是以我认得出许多从未谋面之人。”

对方似是被他唬住了，沉吟一下，才道：“好，就给你看看。”

他缓缓举手，拿住蒙面中。

徐少龙冷冷道：“不必了，我已认出你啦，要不要我说出来？”

对方不禁一怔，道：“好，你说说看。”

徐少龙伸手指住他，一面点点头，一面道：“你是本帮无人不知的……”姓名犹未说出，突然一股指力激射出去，发出“嗤”的一响破空之声。

他借着说话指点之时，突发指力，这本已是难以预测之事。更何况他的指力，竟是如此坚锐，功力之深厚，大有隔墙洞牛之威。

因此之故，那人虽然及时一掌拍出，抵御这股如利刃似的指力，可是一来指力太强，穿透了他的掌力，情势危险无比，使他心神散乱。二来徐少龙底下又同时踢出一脚，奇奥无比，快得看不见影子。

蒙面客在上下两路夹攻之下，出其不意，实在无法兼顾。但听“蓬”的一响，小腹已挨了一脚。

徐少龙一招得手，接着作势举掌，欲发不发。

第七章

这么一来，威胁得对方既不能逃走，也不能运功抗伤，非得准备他继续攻到的掌势不可。双方对峙了一阵，那蒙面容突然长长叹息一声，乏力地贴墙滑坐地上，吐了一口血，道：“徐少龙，你的指功和脚法，已透露出你出身大有问题，这两种绝学，皆是不传之秘，你究竟是什么人？”徐少龙摇摇头，道：“常言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你却不然，快要死了，还血口喷人。”

那蒙面人连连喘息，但仍然振起精神，道：“徐少龙，你是唯恐尚有旁人听去，是以赶紧否认。

但我告诉你，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人了。”

徐少龙道：“阁下心机之深，反应之快，实在高明之至，不愧是内三堂的领袖人物，可惜今日碰上了我。”

蒙面人道：“这么说来，你当真已知道我是谁了？”

徐少龙道：“我猜你是监堂三鸟之中，为首的灰鹤杜参杜香主，是也不是？”

对方道：“好！你猜对了。”

徐少龙挥手一扇，掌心劲掠，把他的蒙面中刮掉。

但见此人两边口角皆有血迹，面型瘦长，年约四旬上下，一望而知是个非常精悍厉害的人物。

徐少龙心中念头电转，寻找一个可以使对方吐露一切真情之法，这个可能性在于他能不能察破对方的弱点，然后针对这一点，加以进攻。

徐少龙自己也知道此是相当渺茫毫无把握之事，从这人的相貌看来，是属于一种冷静坚强的类型。

他迅即下了决定，道：“杜香主，你伤势如何？”杜参道：“不必担心，本座非死不可。”

徐少龙缓缓道：“兄弟晓得，但不知何故，兄弟对你有一份敬重之心，因是之故，你有任何心愿未了的话……”

杜参道：“没有。”

但话声并不坚决。

徐少龙道：“杜香主信不过我，那也是没有办法子之事。”

杜参道：“你到底是谁？”

徐少龙轻轻道：“你可曾听过‘五老会议’的名词？”

杜参虽然显得乏力疲倦，但听了这话，也不禁瞿然一惊，道：“当然听过，你与这会议有何关系？”

徐少龙道：“兄弟是这个会议遴选出来，派来五旗帮，负起剿灭此帮全责之人、现在你可明白了？”

杜参喃喃道：“唉！怪不得……怪不得我毫无招架之功了，如此说来，你已兼得数家心法真传，是也不是？”

徐少龙道：“可以这么说。”

杜参道：“既然你是此一会议看中的人，我猜我可以信任你啦！你可是说过，替我了结未完的心愿么？”

徐少龙道：“是的，若是我能力办得到的话。”

杜参道：“此事在你说来，易如反掌，而且亦有此必要。”

徐少龙大感兴趣，道：“哦！咱们居然有了一个共同目标了，请问那是什么？”

杜参道：“杀死郑艳香。”

徐少龙讶道：“你说什么？”

杜参道：“杀死郑艳香。”

徐少龙道：“就是房中的那个女人？”

杜参道：“正是，杀死她。”

徐少龙道：“我有权晓得杀她的理由吧？”

杜参道：“一来她是证人，于你不利。上头很快就会从她口中盘诸出你与杀我之事有关，这是在你方面的理由。”

徐少龙道：“我想知道的是你的理由。”

杜参停歇了一下，这时，徐少龙真怕他忽然死掉。

但对方没有死，还开口道：“她曾是我的情妇。”

徐少龙道：“即使如此，你也用不着杀他呀！”

杜参叹息一声道：“她是个淫妇。”

徐少龙道：“那么她有许多好夫了？”

杜参摇摇头，道：“不，自从她嫁给黄升之后，就把所有的旧情人都断绝了。”

徐少龙道：“难道你会因此而恨她？”

杜参道：“不！如果单单如此，我只有敬重她，但她却是因为另有新欢，才断绝了所有旧情人。”

徐少龙道：“原来如……”

杜参又道：“可恨的是她的新欢，居然是她的小叔叔黄老歧。她故意使黄老歧败坏伦常，又使我们虽然晓得，却空自妒恨，全无法子可以奈何得她，这个女人心肠之坏之毒，真是世问少有的了。”

徐少龙忖道：“假如我是杜参，也得气得半死。”

口中问道：“然则你们不会找证据么？”杜参道：“如何找法？她狡猾如狐，兼且又有名份上的掩护，难以抓到证据，再说，即使有了证据，她仍可以与我们同归于尽。”

徐少龙道：“你在此刻还念念不忘取她的性命，可见得何等含恨了，不过……”

杜参道：“你总不能推说你不便下手吧？”

徐少龙道：“我得找个脱嫌之法才行呀！”

杜参道：“很简单，你用我囊中匕首，刺入她胸口，又利用她的小刀，割断我的咽喉，把我们放在一起。”

徐少龙道：“这倒是很便当的法子。”

杜参道：“我到阴间，再找她算账。”

徐少龙道：“你是得参本帮机密的人，我且问你，目下本帮以哪一旗入息最多？”

杜参道：“这是交换条件么？”

徐少龙道：“难道这是很难查探的秘密？我何须以此事作为交换条件？”

杜参大概也想到对方既然身在神机营中，这事不久就可查明。

当下爽快地道：“好，我告诉你，是黄旗分舵。”

徐少龙道：“本帮以贩私盐起家，照理说应是黑旗分舵是收入的重镇，何以反而变成黄旗分舵？”

杜参道：“黄旗分舵数年前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专门收款，你也可能听闻过……”

他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徐少龙伸手替他推拿穴道，使他气机恢复通顺，不致中断了说话。

杜参又道：“这个特别收款的小组，人手不少，收款的地区辽阔，是以算起来要以黄旗分舵收入最多。”

徐少龙道：“如是这样，有何希奇，但外面有些非常可怕的传说，使五旗帮声誉一落千丈，你可知道？”

杜参眼中透出惊讶之色，道：“有这等事？我可从未听人提起过。”

徐少龙道：“也许你的地位太高之故，这等谣言，不会轻易传入你耳中。”

杜参道：“我身为监堂香主之一，负的责任就是整饬风纪，维持本帮声誉，因是之故，在外面耳目布下甚多……”

徐少龙微微一笑，心想：终于找到一个弱点了。

他连忙接口道：“杜香主，你想一想看，这数年以来，你们监堂的权力有没有削减？上头可有隐瞒你们的迹象？”

杜参冲口道：“这是我闷在肚中许久的疑团了，一直不敢向任何人提及，想不到竟是与你，一个奸细谈到此事。”

徐少龙道：“你且当我是朋友，你要知道，五旗帮本以贩卖私盐起家，在江湖无数帮会中，全凭历任帮主，蝉精竭智，才使五旗帮成为天下第一帮会，而帮中规条，对帮众极为爱护，阻止一切会导致内哄的可能。此外，对于一般老百姓，也极力不骚扰侵犯，甚至连贩卖私盐之举，到后来也变成不只是图利，而是供应乏盐地区的人，得以买到较廉价的盐，我可有说错？”

杜参道：“是的，你没说错。”

徐少龙道：“自然凡是帮会，难免有不合世俗与礼教之事。但江湖上总认为五旗帮是讲义气的组织，是以声望日隆。但那已是从前之事了，如今五旗帮已背上臭名，你知道为什么？”

杜参不禁瞠目问道：“为什么？”

徐少龙道：“因为近数年来，全国的淫业突然兴旺之极，任何地方的妓院，货色全然不虞缺乏……”

杜参变色道：“你可是暗示这是本帮所为？”

徐少龙道：“经过五老会议下令调查所得，显示出唯有五旗帮帮内，遮掩着一个绝大秘密，所以……”

杜参道：“这等贩卖良家妇女之事，本帮决不肯为。”

徐少为道：“你先别生气，请想一想，从前谁敢各组派系，互相倾轧？江湖称羨的义气，如今何在？”

杜参道：“这也只能说现任帮主的过失，岂能牵扯到贩良为娼这等丑恶之事上去？”

徐少龙道：“我正要查明此事，如若没有，那自然最好，五老会议便不会干涉到贵帮了，但我如何查得明白？”

杜参道：“你去找监堂堂主……”

徐少龙道：“你认为他肯帮忙我么？”

杜参道：“当然啦！他志在登上帮主大位，此举等如帮助他，兼且可以维持本帮多年来的声誉……”

徐少龙道：“这样说来，你到此地窥探我与郑艳香之举，李听音也晓得的，是不？”

杜参道：“当然晓得，他等我回信，马上派人捉奸。”

徐少龙沉吟一下，才道：“派谁捉好？”

杜参道：“玉罗刹，她是最理想的人选了。”

徐少龙道：“原来是她……”他口中虽然这么说，心中却是波澜起伏，两个念头交战不已。

原来他明知目下是查明玉罗刹出身的上佳机会，可是他又答应过她，决不向任何人调查。

因此，他深感困惑不安的是：究竟在这种情形之下，他须不须要遵守诺言？是为了天下人着想，而抛弃了他个人的原则？抑或是坚守大丈夫一诺千金的原则？、此刻已无时间可以从长考虑 1 他终于疑虑不安的打消了追问的念头，问道：“杜香主，你现在觉得怎样了？”

杜参道：“不大妙，你这一脚，可是五台山的穿云脚？”

徐少龙道：“是的，我下了一年的苦功，才练成的。”

杜参道：“你当也知道这一脚的威力如何？”

徐少龙点点头，道：“恐怕难以救治了。”

杜参突然露出沮丧、惶恐、悲哀等混合的情绪，重重的叹息一声，道：“际此去死须臾之时，我忽然想到，往日的自负自傲，以及无数憧憬梦想，竟是如此虚幻可笑。”

徐少龙一点也不感到可笑，因为一个人之死，终究是至为严肃而又可悲之事。除非是刀光剑影之中，血溅五步之外，那时气涌如山，杀机蓬勃，自然没有工夫得以想及这些形而上的问题。

杜参又道：“我现在忽然觉得，要你杀死郑艳香之举，甚是滑稽无聊，人都死了，还计较这些事么？”

徐少龙忙道：“杜兄这话甚是，如果你收回成命，兄弟更乐意遵命。”

杜参沉吟一下，道：“不，还是照做吧！这个女人，留在世上，有害无

益。”

徐少龙道：“如果杜兄坚持，兄弟也不便多说了。”

杜参正要说话，突然面色大变，身子痉挛得十分厉害。不问可知他体内正发生一种难忍的剧痛。

徐少龙心想倒不如出手杀死他，免得他多受活罪。

但伸手出去后，却没有点他死穴，反而为他推拿。

杜参喘吁吁的道：“徐……徐少龙……不要……不要……杀她……她未后的两个字，业已模糊不清了。

徐少龙连忙问道：“不要什么？杜兄……杜兄……”

杜参的头已经垂下，徐少龙托住他下巴，抬起一看，但见他双目已瞑，鼻中气息也停止了。

徐少龙又狐疑，又不安，轻轻放手，站了起身。

他自个儿毫无把握地猜测了一会，深心中十分希望灰鹤杜参说的最后遗言是：不要杀死郑艳香。

但他实在没听清楚，不能作任何肯定。付想了一阵，决定了如何处置杜参尸体的方法。

他赶紧抱起杜参的尸体，跃入房内。

郑艳香兀自躺在床上，昏睡不醒。

她身上的被裳半掩，犹可见她裸露的酥胸。她的面庞，是那么甜美安详，虽无知觉，仍然迷人之极。

徐少龙咬咬牙，把杜参也放在床上，与她同盖一被。

之后，迅即回身跃出，略一辨认方向，纵上了屋顶。

出得郑家，徐少龙马上就认得道路了。不消多久，已回返神机府，悄然返房休息，其实天都快亮了。

翌日早晨，居安之一见到徐少龙，顿时松了一口大气。

早餐之时，但见所有各旗好手，无不精神奋发，意气昂扬。相形之下，最没精神的可要数徐少龙了。

早餐已毕，人人返房整装待发。不久，消息传来，马上到帮主府邪谒见。

他们分乘六辆马车，迅快出发。不久，已到了那座巍峨深阔的帮主府第，这一处地方，乃是全帮内外之人，无不心怀敬仰的圣地，从来很少人能踏入这道大门的。

所有的人，俱流露出严肃谨畏的神情，就连跟随着白尚奇副帮主的那个胖子总管，亦是如此。

他们一行十余人，就在影壁后面一所侧厅内，等候帮主传唤。

白尚奇独自穿过大厅，直入二门内。

徐少龙只看见了一点点地方，然而他心中对这座帮主府邪的大概形势，已有了相当了解。

这是因为他曾奉命学过各式各样的房宇建筑，因此一瞧这是属于那一类型的设计，心中就差不多了。

至于房屋的内部间隔结构，容或有多少与一般的不同。可是由于基础的关系，这变化决不会太大。

他默然忖道：“此府深达五进，侧面与后两进至少有两座花园。另外两翼又各有一列三进的屋宇，因此之故，府中最少可以容纳百余人居住。以我

所知，帮主的侍卫人数不会超过四十名，由此看来，此府的外围，是由另一部份的帮众担任警卫了。”

其实这些问题，他一旦成为副统领，自能知晓无遗。

因为这神机营便直接由帮主指挥，权力至大，内则作帮主的耳目，有“双龙勒令”在手时，更等如代表帮主亲临。外则驰援各分舵，作为后盾。是以才会从各分舵中选出最佳人才，成立这个新的组织。

如今徐少龙一看这帮主府的气派与威严，顿时又证实了他的一个观察。那便是这一五旗帮”虽然创立已久，帮中有地位的人，各有历史渊源和背景。可是若论帮中大权，仍然是帮主一手抓住。

这正是何以成立”神机营”这一类的强力组织，虽然定受猛烈反对，但仍然顺利地甄选成立之故了。

徐少龙记起了灰鹤杜参临死以前的话，他说若有贩良为娼之事，可去向监堂堂主李听音报告联络。

这表示“五老会议”所要查探的事，在五旗帮中，敢情仍是一大秘密。相信除了帮主嫡系的人，少有得知的。

因此，帮主不在总寨中甄选人手，反而向各分舵中选人，而成立一个强而有力的组织，用心可想而知。

这刻侧厅内诸人无不屏息静气，恭恭敬敬的等候传召之令，徐少龙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他们，心中不觉轻叹一声，忖道：“这些人个个年轻力壮，野心勃勃。但终究缺乏学问经验，是以很容易会堕入圈套中，为帮主卖命出力。他们将必混没了人性，没有什么天理可言，也不讲究江湖规矩，对天下同道们的鄙视，亦将置之不理。唉！这一群人，行将成为虎帐，胎害苍生……？”

他心中有无限的感慨，因为在这些日子相处之中，他深知其中有许多人并非好恶之徒，相反的，他们与一般的人无异。

只是一旦入了牢笼，成为帮主的爪牙，情势所迫，他们更难有改邪归正的机会。而他纵有袒护帮助之心，可是当他们要杀他之时，也不得不加以反击，把他们全部毁灭。

古今以来，人性总是差不多的，许多许多的事，都是在形势之下形成，无数的误会与烦恼，能使极为明智之人，脱身不得。

一会工夫，靴声霍霍，但见一个佩剑锦衣大汉出现在门民向厅内诸人抱拳行礼，高声道：“帮主有谕召见，诸位请随我来。”

他等到众人都起身行出，才转身走去。二门后是一片露天院子，地面铺着大块的青砖，洗扫得纤尘不染。两边墙下陈置着兵器架，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连徐少龙这等出身之人，也从架上发现了几种从未见过的独门兵刃。

大厅内光线充足，数名锦衣侍卫分别在厅内外。

当中铺着虎皮的太师椅上，坐着一个白衣人，他就是名震天下的五旗帮帮主太乙神指钟抚仙了。

徐少龙仅仅在一瞥之中，已看清楚这个白衣人，约在中年，眉浓鼻高，面颊瘦俏，身量也后颀瘦之人。

他高坐其上，果然有一股慑人的威严。

不过徐少龙却另外有一种感觉，心中十分警惕。原来当他们上前参拜之际，距钟抚仙相当的近。

徐少龙敏锐的感觉中，好像有不断细如丝缕的寒气，侵袭肌肤。别的人也许不觉得怎么样，然而在徐少龙，这个曾受“五老会议”选上，并且由

好些超级高手训练过的人，却顿时发觉此是一种“先天真气”的奇功。

换言之，太乙神指钟抚仙必是练成了某种“先天真气”的奇功，这才可能发生这种惊人的现象。

他心怀惕凛地想道：“据传这钟抚仙的太乙神指，字内无双，指力能贯铁石，摧折兵器。这个传说迄今无法证实。但如若他当真练成了先天真气的奇功，则那个传说就一点不假，并且也不希奇了……”

转念又忖道：“无怪以天下释道两家联合的五者会议，也不敢轻动这个人物，敢情都是恐怕他已练成这等绝代奇功，无人可以抵敌之故。”

参拜之礼行过，大家这才注意到钟抚仙的身后，还有两个面目韶秀的白衣少年，侍立椅后。

此外，两侧的椅上，还坐着四人。

这四个人一是白尚奇；一是谢沉，二是席亦高，另一个是个短小精悍的中年人，身上插着一把短剑。

白尚奇介绍座中之人，他自己与“龙君”谢沉，乃是副帮主。席亦高是“总务司”的主脑。另外那一个，姓袁名琦，外号“毒剑”乃是钟帮主的好友，身份是“帮主府参赞”。

徐少龙对这袁琦特别感到兴趣，尽量找机会观察他。

只见此人眼神内烁不定，面型虽小，但前额突出和宽广。

显示出他才智过人，可惜由于眼神不正，所以他的天赋才智，必用于邪途无异。

徐少龙猜测这袁琦必定是钟抚仙的智囊，也即是他的军师。所以他在座中，并不使人奇怪。

至于白谢二人，乃是副帮主身份，在座亦是理所当然。可是席亦高主持“总务司”，论真正地位，比内堂堂主还低一点。

然而他能列座此地，而内三堂堂主都没有份，可见得席亦高与钟抚仙，也有特殊关系了。

揆诸事实，任何一个组织中，凡是掌管钱粮之人，必是首领的私人。因为钱粮乃是命脉之故。

何况据徐少龙所知，席亦高同时也掌握全帮的情报工作，对外对内，独他知悉最详，权势当然最大。

钟抚仙向这十二个年轻高手逐一审视过，这才徐徐说道：“你们都是本帮的后起之秀，个个忠心耿耿，本座已拟加以重用。现在先选出副统领一人，然后你们还得接受一项艰苦的训练。”

他的话声略一停顿，接着又道：“本座向来认为空方无益，一切皆须以行动表现。因此之故，你们以后的训练，虽然是在忠心与纪律这两方面。你们将受到种种考验，包括美色、金钱、权势以及一些人情渊源的诱说等等。你们如果能过得这一关，便成为本帮的中坚份子。将来本帮的责任，渐渐会落在你们身上。你们可明白本座的话？”

徐少龙等十二人都轰然而应，人人热血沸腾，恨不得剖开胸膛，取出那颗赤心来给帮主看看。

徐少龙在这个时候，极其小心地表现出他的忠诚，但也不敢过火，因为他自知已有了“智”名。

在才智高明之人来说，任何举动，都不会太过火的，否则便可知必是伪装了。

这是因为他晓得那“毒剑”袁倚老是盯视着他，所以他的任何举动，必须恰如其份，才不致露出破绽。

在白尚奇指示之下，这一群年轻高手，都到外面的院中。他们都尽力细心地打量这一座练武场。

这刻用不着别人解释，谁都晓得他们将在此地献演武功，以及一切本领，以便选出一个“副统领”。

钟抚仙高坐在阶上，太师椅已搬了出来。后面的两个白衣少年，一个替他打扇，一个捧着茶杯。

徐少龙看了，心中忽然泛起一个奇怪的想法，那就是区位帮主，会不会是有断袖之癖的变态心理的人？

这是因为那两个韶秀少年，部长得唇红齿白，十分漂亮。同时做的工作，又带着一点女人意味之故。

但他转念又忖道：“我这个想法无稽得很，他是天下第一大帮会的首领，这等排场，有何奇怪之有？”

白尚奇已向他们宣布道：“你们经过训练及格，在体能及武功方面，帮主已得到详细报告。此外，关于你们的各种技巧，亦令人满意，将来要就你们各人天赋擅长的技巧，分别类型，成立几个小组，再作进一步的精研，务使成为天下无双的专家。”

他停歇一下，还道：“目下在这练武场中，并不是要你们拼斗以分高下。而是在帮主座前，各自演练得意武功呈览。”

他回头望去，钟抚仙点点头，白尚奇这才回过头来，高声唱名。

被叫到名字的人，应声而出。依照白尚奇的吩咐，去兵器架上挑了一件熟手的兵刃，然后演练。

这样一个一个的献练武功，居安之是第三个，直到第十个人练过了，白尚奇便挥挥手，叫剩下的两个人一同上前。

这两个人一是徐少龙，另一个就是黄南浦。

他们都感到很诧异，大步走近白尚奇，听候吩咐。

白尚奇道：“你们放假的几天，所有行踪，俱有纪录。本座稽核之下，虽然人人皆有寻芳之事，但却没有你们两人那般沉迷于酒色之中……”

他越说下去，徐少龙的心就直向下沉，他不知道黄南浦如何，但猜想也比他好不了多少。

现在他只等这个副帮主说出撤消他们两人的资格的话的，这简直像是死刑的宣判，徐少龙不禁暗暗叹气。

不过看白尚奇的面色表情，却似乎泛有打算做这等严重的宣布。

白尚奇略一停顿，才接下去道：“本帮不戒女色，所以设有妓院。不过你们身份特殊，自应能够节制才对，可是你们居然极为放纵沉迷，大失常态……本座核查过你们的纪录，得知并非特别好色之人，所以你们此举，也许是有恃无恐。也许是故弄玄虚，放出烟幕。亦也许受到非常的诱惑……总之，不论是什么理由，本座却必须亲自加以测验，以看看你们的功力，曾否受到影响？”

徐黄二人都躬身唯唯以应。

白尚奇又道：“你们不须紧张，纵然功力受损，但如果是可以恢复的，以及经过情形，尚右有怨的话，仍然有希望。因为做主脑的人，并不纯靠武功，反而更多的时候须要机智，尤甚于武功。”

徐少龙忖道：“如果他这等看法，是他自己的话。则他日后必是五旗帮帮主无疑，假如不是他，那么就多了一项证据，支持我对袁倚的想法了。”

白尚奇首先命黄南浦上前，道：“你的纪录是能平地拔起丈半，现在看看还办得到办不到？”

所谓平地拔起，就是双腿并拢，不借任何势子，硬拔起来。这样自然比之腾腾超距之法，困难十倍了。

黄南浦不敢怠慢，调匀真气，然后一振双臂，身形冲天拔起，一直到一丈四五之时，才始停顿和下坠。

他双脚落地，仍在原处，显示他功力精纯，同时还保持着少许必要的力量，才能落回原地。

徐少龙心头一震，忖道：“此人轻功如此之佳，真是大大超出我意料之外。我只要能看到那个纪录资料，就可以了然每个人的专长和造诣如何了。

白尚奇摆摆手，道：“好，黄南浦且退，你居然没退步，甚是难得。”

黄南浦极力隐藏起他的暗喜，因为他吸引帮主等人注意，以便留下深刻印象之计，已经大功告成。

白尚奇向徐少龙道：“你各方面都很平均杰出，本座要考究一下你的内力，瞧瞧是不是退步了。”

徐少龙躬身道：“是，属下敬候吩咐。”

白尚奇凝视他一下，淡淡道：“你何以眼光闪烁不定？”

但眼神却毫不散涣。”

徐少龙抬目望去，四道眼光碰在一起。

徐少龙心头一震，因为对方的眼神强烈得出奇，宛如冷电般，似乎能穿透他的眼睛。

他只一惊凛，马上就恍然这是对方考查他内力的一种出奇手法。如若他神衰气弱，意志不集中，马上就得被他如电的目光击溃，不敢也不能与他对瞧。

徐少龙意志集中，与他对抗，一面高声道：“副座，属下不行啦！”

白尚奇含怒道：“为什么不行？”

徐少龙本是站得好好的，但这时上半身竟微微向后仰，生似受到极大的压力。

他口中应道：“属下不敢得罪副座，是以感到不行了。”

白尚奇突然收敛起这两道冷电般的眼神，道：“假如你集中全力，而不分心想到别的问题时，你就不致于感到吃不消了。”

他转身走上石阶，向钟抚仙道：“那徐黄二人，尚堪大用。”

钟抚仙颌首道：“如此甚好。”

白尚奇的目光转到毒剑袁琦面上，道：“倚老的绝世慧眼，兄弟向来最是佩服，只不知对这两人可有什么高见没有？”

毒剑袁琦阴阴一笑，道：“副座好说了，小弟还是头一回见识这等考试内力之法呢！”

钟抚仙插口道：“你如有意思，不妨说出来，大家听听，用不着客气。”

他的话等如命令，袁琦如果全无评论，就等如对神机营这一群后起之秀，表示他的无能了。

因此袁琦马上应道：“若论这黄南浦徐少龙两人的武功，也许黄南浦会略胜少许，起码在轻功方面，黄南浦是稳坐第一把交椅的了，然而若是这两

人作生死之斗，则本人看好徐少龙。”

龙君谢沉道：“琦老这几句话，真是惊人之论。其中道理，必定奥妙得很。”

袁琦道：“说穿了也没有什么，只不过是徐少龙的才智，果然高绝一时，在众人之中，要数他第一了。”

白尚奇道：“这样说来，倚老乃是认为徐少龙的才智，可以补他武功之不足，竟达到压倒群雄的地步么？”

袁琦道：“正是如此。”

谢沉道：“最好能举点实例，听来就更有趣味了。”

袁琦道：“刚才徐少龙的应变，可说是恰到好处。况且他马上就能恍悟白副座的眼神，乃是考试内力之法，这等聪明的反应，无疑已是甲冠群雄了。”

他这么一分析，人人听了，无不心服。

钟抚仙作个结论道：“现在可暂定徐少龙充任副统领之职。但是，他仍与别人一样，必须经过最后考虑。”

他转眼向白尚奇望去，又道：“最近的几个案子还须尚奇兄你去料理，这测验之事，由袁倚设计的，索性就让他执行也好。”

白尚奇道：“帮主这么说就这么办？”

当下回到厅中，摆上筵席。

这时其他的客人也到了，那是内三堂堂主，以及六七个本帮中财力雄厚的人。这些人虽然没有职位在身，但他们的财力，以及出身渊源等因素，使他们成为本帮中的有名望之人，一如到了外面社会中的贤达名流一般。

徐少龙的座位，竟是设在与帮主钟抚仙的席上，同席的除了白谢两副帮主，还有毒剑袁倚、席亦高，和内三堂的阴阳手李听音，三环追魂辛公权，瘦包公于木塘等，可见得他这个“副统领”如若当得成，则在位之高，令人咋舌。

徐少龙在贤达名流中，不但见到郑艳芳的父亲郑洪福，同时也见到了黄升，即是迷魂大岁黄老歧之兄。

帮主赐宴，乃是不可多得的盛事。

因为这钟抚仙罕得参加任何聚会，所以做成一种神秘，令人敬畏。

因此大家都显得相当的小心翼翼，没有一点江湖人物的豪情，倒像是官式的场面应酬了。

直到吃喝得差不多，几个最好的乐师到达，弓玄管并奏。

以及好些美貌歌伎们翩翩起舞时，气氛始见轻松热闹。

石芳华这位红伶，也应召来献唱。

她一出现，那艳绝的容光，顿时使所有的歌伎，为之失色。

她奉命献唱，拣些情致缠绵的小调给大家欣赏。

当她开腔时，整个大厅之中，不论男女，几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

所谓“几乎”，便是因为有两个人并不曾如痴如醉的观赏聆听。

这两个人一是帮主太乙神指钟抚仙，另一个就是徐少龙。

徐少龙表面上并非不看不听，但是内心没有入神的听和看。

只有钟抚仙是真的不大注意石芳华。

徐少龙当然发现这情形，他本来对石芳华这等可人儿，当真有兴趣得很。只不过他目下无暇纵情享受而已。

他非常小心地查看各人的情状，还有反应，对他来说，都很有参考价值的。

石芳华的声色和唱曲的技巧，无不已臻上乘，简直是全无瑕疵。她在唱曲之际，那对勾魂的剪水双瞳，滴溜溜的转动不停，在众人面上扫来扫去。

她首先发觉钟抚仙对她不感兴趣的情形，接着又发觉徐少龙对她乃是视如不见，也不把她放在心上。

对于钟抚仙，一来他年纪稍大，二来他身为帮主，自应比较矜持，似乎还不十分奇怪...”

但徐少龙年轻英俊，本身既不是和尚道士这一类出家人，身边又没有跟着一个善妒的妻子，何以对自己的“色艺”都淡然置之？难道对他毫无吸引力？

这使她对徐少龙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因此当她数曲已终，帮主循例礼貌地邀她入席时，她竟欣然答应了。

她的座位，恰好是设在徐少龙身边。

钟抚仙略略与她应酬几句，夸赞过她的唱曲之后，就与身边的袁倚谈话。

在石芳华另一边的人是席亦高，他与钟抚仙的冷淡。

正好相反。口中不停地赞美她的色艺，手中之筷，也不断地为她夹菜。

石芳华不得已与他应酬，同时也不敢露出敷衍之态。

虽然如此，但她口齿伶俐，口角春风，不但可使合座皆欢，并且还有法子抽空与徐少龙说几句话。

她当面问过徐少龙的姓名和职位等。

虽然只是几句话而已，却已使他们改变了关系。

即是从本来的陌不相识，变成了可以交谈的熟人了。

不久，曲终人散，所有的人，一一向帮主行礼辞出，石芳华觑个空，向徐少龙低声道：“你下午如有空，来找我好不好？”

徐少龙不禁一愣，心想：这个女戏子未免太大胆了。

只听她又道：“我有话跟你说。”

徐少龙心知她是众矢之的，必有无数目光在注视她的举动，当下大大方方地向她颌首而笑，一面说道：“石姑娘唱得太好了，无怪乎红透了半边天。”

席亦高踱过来，接口道：“这话一点也没夸张。石姑娘的色艺，可说是天下无双了。”

徐少龙趁这个机会走开，到袁琦身边。

袁琦发出指示，命这十二神机高手出厅，从一道侧门出去，最后，大伙儿集合在一间偏厅内。

这间偏厅内设有几个神龛，香烛供品等物，无不齐备。

人人一望而知目下必是进行一项仪式，他们就真正组织成一个团体，与过去的关系，就大为减弱了。

果然钟抚仙随后而至，他仍是那一身白衣，浓浓的眉毛下面，射出两道阴鸷威严的目光。

两名侍童把虎皮太师椅也抬进来，使人禁不住感到此椅敢情是帮主的宝座，须臾都不离的。

徐少龙又一次感到那阵刺骨的微寒，因而不得不极力收敛起任何抵抗

的意识，因为这“先天真气”的潜力，无与伦比，任何高手，如果不是练成了这等先天奇功，决计无法抵抗的。

袁琦首先向众人解释过一项仪式和意义，便在钟抚仙帮主主持之下，非常庄严隆重的举行。

历时达一刻钟，才一切停妥。

钟抚仙示意袁琦，袁琦这才说道：“你们十二人刻已正式成为本帮核心中的核心组织了，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你们就分别扩充力量，每人主持一个小组，而由副统领徐少龙主持大局，节制全体人员。徐少龙……”

他叫了一声，徐少龙躬身应道：“属下在。”

袁琦道：“你直接向帮主负责。不论是白副帮主的命令，或者是我的命令，你都须尽快向帮主面禀。”

徐少龙道：“属下记得了。”

袁琦道：“本帮的五旗令，乃是表示身份尊崇，凡是本帮之人，见了此令，皆须听命。

而且凡是赐有此令之人，监堂亦不能逮捕。唯有双龙敕令，代表帮主，持令之人，可以逮捕任何人，这是本帮人人皆知之事。”他停歇一下，又道：“你们每一个人人帮，照例得拜观五旗令，以便日后认识。但双龙敕令，只是描在纸上，给高级之人看过，真正的双龙敕令，你们自然未曾见过，现在帮主命我给你们看看此令，也是以资辨识之意。”

一个白衣侍童捧了玉匣过来，袁琦打匣中取出一面半尺长，三指宽的金属令牌，两面镌刻着一条花龙，但颜色不同。

一面的飞龙金光灿然，另一面则作烂银色，非常精美夺目。

众人传观过之后，袁琦问道、“你们皆知此令掌握着无上权威，但可曾发觉此令乃是一件稀世之宝么？”

大家都摇摇头，说不出奇特之处。

钟抚仙向徐少龙笑一笑，道：“你呢？”

徐少龙心想：如果不显示一点过人眼力，这个副统领就不大容易服众了。

当下应道：“启禀帮主，此令入手时重量大异常物，虽然不比普通的金银为重，可是这重量不均匀，可见得乃是两种不同的质地合成。”

钟袁二人都点头，露出赞许之色。

徐少龙又道：“以此推论，可见金色的一边，必定沉重无比，而银色的一面，却轻似羽毛，若是辅以一种特别手法，此令必有惊世骇俗的威力无疑。”

钟抚仙赞叹道：“好眼力，好眼力……”他借语如金，不大愿意开口。

因此袁琦接下去道：“你将来必是时常用此令之人，是以将使你以施展此令的秘传手法，威力则见于一击之间，能折断任何兵刃。”

他这话也是说给大家听的，用意是使他们晓得如何辨认此令真假。

袁琦又道：“最后的一次训练结束后，神机营分为十一个小组，除了徐少龙之外，其他十一人，都须设法挑选四个副手，这样你们的人手就增加数倍，至于徐少龙的副手，则是你们十一个人，他有任务时，视情况而调派。”

说到这里，他仍然大有话犹未尽之概，因此这神机营十二高手，无不深感奇怪，想不出还有什么事。

袁琦缓缓道：“你们的地位，表面上与各堂香主平行，比内三堂堂主等人低。可是实际上，你们的权力极大，连内三堂堂主也不能把你们怎样。

所以我要提醒你们一声，在公开的场合中，你们不可跋扈，须得礼让他们。因为这些香主们，无不各有渊源历史，如果帮主一时袒护你们，便会招致闲话了。”

众人都齐齐应了，袁琦又道：“最后，我要告诉你们的，便是对于你们的忠心，以及办事能力，尚须受到有严格的考验。在未来的一些任务中，可能有些是我设计布置的。帮主各位无条件的服从命令，彻底执行。如有违失，必受惨酷的处罚。”

钟抚仙这时插口道：“你们都记住了没有？”

徐少龙领先叫道：“记住了！”

这一场训话，至此结束。

钟抚仙走了之后，袁琦带了他们，走到后一进屋内，下降到一个宽广的地下室，四周皆是石墙。

这个地下室之内，摆置了各式各样的刑具，有些是挂在壁上。

这些人饶是黑道豪雄，但此处的刑具竟有一大部份所未见过，甚至连听也没有听过。

袁琦道：“你们既是帮主的亲信心腹，将来往往有些极重要的任务，而对方势力又非常强大，动辄有被擒之虞，那时候，你们无不面临毒刑迫供的局势了。”

十二人都微微变色，袁琦阴阴一笑，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们如果捱不起毒刑，把本帮中一切秘密供出，如此，就太危险了。因此，我们在这一方面，必须事先防止，给你们以严格的训练。”

一个人问道：“袁先生这话，敢是要我们遍尝各种毒刑，以便增加抗力么？”

袁琦道：“正是如此。”

他凌厉的看了众人一眼，又道：“可有那一个自知受不了的，不妨先讲出来。”

偌大的刑室中，鸦雀无声。

要知道这十二神机高手，无一不是曾经苦心孤诣，吃了不少苦头，方始捱到如今的地位。

就拿这入营后的几个月严酷训练，就不是常人所能忍受得了的。因此，谁肯轻易放弃，自甘恢复没没无闻的旧况。

除了这舍不得的心理之外，还有就是他们莫不打心底承认的话，确属实情。因为他们的职责，显然是对外对内，都负有极大的责任，树敌之多，可以想见。如果不受过熬刑训练，焉能当选？

毒剑袁琦微微一笑道：“很好，既然大家都有这等决心，此项训练便开始啦！”

他环顾室中一眼，又道：“你们先细心查看一下，瞧瞧这间刑室中，那一种最厉害难熬？”

大家都转眼查看，对于普通的一些老虎凳、夹板、站笼、苔藤、钢丝刷，烙具以及吊环灌水壶等刑具，他们都用不着注意。

只一味向那些从未见过的刑具，着意琢磨揣测。

他们越看得明白，心中就越发泛起了恐怖之感。

因为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发现自己最畏惧的毒刑。

换言之，有些人最怕剥皮之惨，一看见盛满水银的器皿，就不禁骇得

浑身发抖起来。

这等剥皮之法，说来倒也容易，只须把头皮划个十字，把水银灌入。

这一股水银，马上沿着皮肤内层里面下坠，硬是能把一个人的全身皮肤，全部剥掉。

有些人害怕针刺之苦，因此，当他见到钢铁铸成的空心人像，打开后，里面恰好让整个人塞满。

行刑时只不过把人塞入，把人像关起，好像把竖起的箱子的盖关上一一般，里面的钉刺就完全插入受刑人的身上。

这种毒刑，厉害之处在于可使人数日不死，而全身被刺伤之处，剧痛不已。任何人也得哀号多日，方始毙命。

此外，当然还有许多古里古怪的毒刑，而尽管这些人的感觉各有不同，可是没有一个人首先说话。

徐少龙道：“请问袁先生，您要我们讲真话？抑是假话？”

袁倚白眼一瞪，道：“当然是真话。”

徐少龙道：“目下在场之人大多，也许大家都会有不好意思之感。”

袁倚点点头道：“这话甚是、必须逐个分开，予以个别询问才行。”

他停歇一下，才道：“现在我先讲授毒刑之道的精义。这行学问，实是深奥无比，举凡人的类型，天赋，心理状态，年龄性别，以及出身经历等，无不与用刑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他让大家考虑这些话的涵义，过了一阵，才命徐少龙打开墙角一具木橱，取出一叠刊刻得甚是精致的书籍，分每个人一本。

大家接过一瞧，但见封面是个裸体女人，两手伸张，缚在一具十字形的架上，头发披垂，遮掩了一部份身体。

这具裸体上，有三四道鞭痕，一条鞭子，作扬起之势，只有一只粗大的手，握住鞭柄，不见其人。

此画异常逼真生动，而那个女人的面貌，也描绘得极为美丽，神情宛如活人，负痛的汗珠，似乎要滴下来。

在旁印着书名，那是“刑术”两个字，颜色血红，予人以惨酷之感。下署“证道人袁倚撰”等字样。

大家都晓得这是毒剑的著作，由于封面上的刺激画面，使得每个人无不急于翻阅内容。

徐少龙看见“证道人”的名号，心头为之一震，忖道：“原来是他。”

他转念之时，可就忘了去翻阅这本“刑术”。

身边的人忽然发出呻吟声，使他惊讶之极，转眼瞧去。但见人人咬牙切裂嘴，一派剧痛难当的神情。

徐少龙虽然一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却晓得不可与别人完全不同，当即装出咬紧牙关之状，同时以内力迫出少许汗珠，浮现在鬓额之间。

袁琦纵目四瞧，见了众人形状，登时发出一阵得意的狰狞残酷笑声，不问可知他与众人的痛苦必有关联。

所有的目光都向他望去，这时除了三个人之外，无不呻吟之声大作，手中的书本，纷纷掉地。

徐少龙自然是没有发声的一人，而他可不曾漏了注意其余的两个，一是赤旗分舵高手余心照。

一是黄旗分舵的丁伯川。

在这三个人当中，徐余二人，在五旗帮中早有名声，而丁伯川，则是较弱群中的一个。

所以他居然能比其他两三个好手，如陵扬、张行易。

黄南浦等都高明，能忍痛不出声，实在令人意外。

毒剑袁琦当然把这些情形都观察在眼中了，他亲自端了一盆冷水，从怀中取出一些药末，洒落水中。

他道：“这是止痛药水，可是在痛止之前，必须更剧烈的痛一下。如果不用这止痛药，则再过半个时辰，也能自动痊愈。”

他的话声清晰有力地传众人耳中，虽然大家都痛苦得发昏，哼声四起，却仍能听个一字不漏。

这些人个个在江湖上混过不短时间，无不精灵机智过人。一听之下，已明白袁琦说的“加倍剧痛一下”，乃是把“长痛”化为“短痛”的意思。

本来长痛不如短痛，乃是每一个理智之人都认为很对，而且应当去做的。然而眼下情形略有不同，那就是他们现在已经是痛得连尿也几乎忍不住了，如果来一下加倍剧痛，谁受得了？

徐少龙在众人都未有动静以前，首先上前，丢下书籍，双手迅即浸在水中。

所有的人都望着他的表情，只见他双眉用力皱了一下，便默然不语的缩回双手，退后数步。

徐少龙自知此举万分冒险，因为第一宗他根本不痛，因此浸在水中，应当会增加痛苦到何等地步，全不知道。

其次，他认为袁琦的话没有道理，一个人如果痛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则如何还能增加痛苦的程度？

所以他决定先发制人，首先上前，浸了手之后，故意没有什么表情，反而用疑惑的目光望住袁琦。

袁琦突然不再扳起面孔，还向他眨眨眼睛，微微一笑。这时徐少龙也只好装出会心地还报以一笑。

别的人仍然哼哼不绝，互相张望。

那种扭曲着面孔，汗水直流的样子，实在又可怕又滑稽。

他们都在强忍疼痛，希望有一个不像徐少龙那么高明的人先去试试。他的反应，方算是大家的反应。

过了一阵，余心照也哼了一声，大步上前，双手很快就伸入水中。

他也是首先皱一下眉头，然后，面上的肌肉完全放松了。

这一来人人都明白了，可是最快的还是丁伯川抢先把双手浸在水中。然后其余的人，才涌上来。

纷扰了一阵，人人都浸过双手，但是一碰那药水，就马上止痛了。

袁琦干咳一声，大家都停止了谈论，恭敬地注意聆听。

袁琦道：“你们未得我准许，就擅自翻阅那书，所以受到惩罚。

我在书页开口处，附有微小无比的毒针，一触即伤，毒力马上传入体内。”

他总算解释众人会忽然被剧痛侵袭之故了，而且还振振有词，认为众人乃是罪有应得呢！

袁琦又道：“至于我故意说止痛药水，可使人增加剧痛这一点，用意是测验你们的理智力的强度如何？”

他伸手指住徐少龙道：“少龙不愧为领袖之才，不但理智强，有决心。同时机智过人，并不泄露我的秘密，以便我继续测验。”

众人都以钦佩的目光，投向徐少龙。

徐少龙登时晓得，袁琦轻轻数语，实在对他的威望，大有助益。

袁琦高声道：“大家可以拾起那本书，翻看也不要紧了。”

众人纷纷捡拾地上的书，徐少龙心中大惊，虽然他已及时捡回自己丢下的那一本，但晓得难题来了。

原来此书边页既有“毒针”，而每一个人都中过，所以可以推知这宗毒针，必是使用一次就失效的。

可是徐少龙心中自知，刚才明明没有中毒，因此目下这本书，还是具有使人中毒生疼的力量。

如果他不是及时捡回这一本，别人拿了去，手指一触，马上就泄露真相。

不过在他手中，也是大大的麻烦。

他如果中毒，仍然会泄真相的。

他本想趁着场面混乱之时，把这本书在那盆药水中浸一下。然而苦在这些人的动作敏捷无比，一拾到书，马上就站好了，场面一点都不混乱。毒剑袁琦目光如炬，所有的人皆在他视线之内。

徐少龙深知像袁琦这种角色，任何动作，休想瞒得过他，因此他心中虽然震惊，却不敢轻举妄动。

有些人已经翻开书本，徐少龙晓得不能再拖延了，否则必定露出破绽。际此虽为时机紧迫的刹那间，他总算想出一个方法，同时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试一试。

袁琦见徐少龙对那放在当中的药水盆轻皱眉头，并且伸手端起，向自己望来，眼中含有请示的意味。

他点点头，道：“放在那边角落。”

徐少龙奉了这个命令，如同皇恩大赦一般，口中应一声“是”，迅快行去。到了屋角时，借着身体遮掩之便，把书本开口那边，在水中极快地浸了一下。除此之外，他还利用盆边缘，将书本翻动了一下。

现在虽然也是冒险，但总比全无应付之道时，硬是用手去揭开书本为佳。而且他抓紧各种机会，趁着还在水盆旁之际，便用手指翻开书本，万一还有中毒生疼的情形，他尚可伸手浸入药水中。

纵然有被发觉之虞，但总比全然无法可施的情况好得多了。

幸而手指全无感觉，大概毒力已被消除。

他回转来，目光已被第一页第一段总说的文字吸引住。

那第一段劈头写的就是“用刑之道，首在攻心。心志既崩溃，我遂得而肆意欲求矣。”

这短短几句话，实在含有至为精深奥妙的哲理。

徐少龙吃一惊，忖道：“敢情此人于此道当真大有研究，并不是信口雌黄，妄自立说。

唉！用刑的道理，至高至妙的境界，就是要把受刑人的意志，完全击溃。然后，我要他说他就说，要他感到更痛苦，他就更痛苦。总而言之，要他怎样都行。试想一个人如果丧失了意志力，还能抗拒什么？”

方转念问，袁琦已命众人转拢在一起，他本人则在核心，徐徐说道：“这

一本‘刑术’，是我心血结晶，道理奥妙。但最重要的是分析各种人的类型和心理的部份，你们如能精研妙悟，便可成为用刑专家了，希望大家对这一章特别注意。”

他随手一翻，按定其中一页，给大家瞧瞧。但见画中乃是工笔细描着一个女人正在宽衣解带的情景。

众人都感到非常奇怪有趣，睁大眼去看。

袁琦道：“这幅画在三十五页，但大家别忙着翻阅。让我提醒你们一句，那就是这一章虽论及男女之间，许许多多的狠亵行为。但并不是教你们读了有趣，而是在这些行为当中，仍然可制造出情况，达到用刑加害对方的目的。”

一个人发问道：“男女之间正当欢好云雨之时，也能用刑么？”

袁琦点点头道：“我只须打个譬喻，你就明白了。假定你与一个女人，正当欢情浓极，抵死缠绵之际。你忽然走开了，她会有什么感觉和反应呢？不用说也必定难受无比，而情愿用任何物事来换取尽欢的机会了。”

众人无不恍然点头，袁琦又道：“自然这只是非常粗略的说明而已，假如你当时脱身的理由不够充分，谈条件之时，又足以使她欲念冰消的话，这用刑的目的，还是达不到的。所以我们必须精密设计，还不惜利用药物之力，以助长对方情欲。一切的要求，皆在最自然的情况下进行，这样就担保可以达到目的了。”

众人对他精致透辟的理论，都有五体投地之感。

袁琦说得兴起，又道：“你们本身的习惯，必须尽快改变，要知每一个人的性情、品格，和意志等等，皆可从一些小小的习惯中看出来。举例说，你们观察到某一个人，喜欢支使别人做事的话，首先你就可以断定此人一定赋性疏懒，爱逸畏劳。其次，这个人的信心并不坚强，所以常常叫别人代碰钉子，假如事情并不顺利的话。”

所有受教的人，包括徐少龙在内，面上都不知不觉泛起肃然起敬的表情。因为袁琦的“刑术”，实在太高明了。

毒剑袁琦把众人的神色尽收眼中，不觉傲然一笑。

他却万万想不到，在这十二个人之中，竟然有一个武功才智俱都过人的人物，正在暗中窥伺着他。

因此，他固然把众人佩服的神色都看见了，但他骄傲自满的微笑，亦同时落在别人的眼中。

徐少龙忖道：“这个人心机绝世，所学甚博，尤其精擅于揣摩‘人性’之学。他本身性格上，恐怕只有‘自傲’是唯一的弱点了。”

他虽然看出对方在性格上的一点空隙，然而却不容易加以利用，以达到击败此人的目的。

除非是时势凑巧，例如双方争持甚为激烈之际，或可利用袁琦的‘自傲’，使他一时失算。

因此，他必须做更多的观察，特别是目下已确知袁琦就是帮主的智囊，则他的重要性，实在不亚于帮主。

只听袁琦又道：“你们仔细看看此处的各种刑具，再参阅这本书，各自找出一种最畏惧的，然后向我报告。”

众人纷纷依令行事，散开来观察。如若碰上有些刑具性质不明，就向书中查阅，必有结果。

他们虽然分散开，自由行动，可是大家都不作声，气氛甚是严肃。

此处只是一个主刑室，另外尚有三个附属的较小的刑室，其中包括得有“水牢”、“刀山剑树”等设备。

徐少龙步入最左侧的一间，但见四壁皆是光滑平整的大理石镶嵌，尺寸如一，估计单是这些大理石，便耗资极巨了。

虽然此室用如此昂贵的材料铺砌，但既不华贵，反而令人感到十分寒冷，因而引起了阴森畏惧的情绪。

在室中有一个巨大的金属圆球，大得足以容纳两三个人。球下有个底座，两边有支柱，把圆球夹在当中。

由于金属巨型圆球两边皆有轴柱，嵌在支柱上。所以此球可以轻易转动，并且可因支柱的移动而改变旋转角度。

徐少龙看了一阵，约略有点头绪，想道：“这个金属圆球可以盛装犯人在内，然后加以高速旋转。可是这样做了之后，获得什么结果呢？”

照常理判断，球中之人如果受不住，最多只是昏迷而已。纵有痛苦，亦不比其他刑具为甚。

但这宗物事既然特辟一室，不问可知必有特殊威力。

徐少龙走到门边，察看那扇门。但见此门构造特殊，四边皆有厚而软的绒垫，一望而知此门关上之后，必定能够完全隔音。

他迅即决定自己畏惧这宗刑具，并且拟好了说词。

退出室外，恰好有一名黄衣大汉进来，向袁琦报告几句话。袁琦点点头，就跟那大汉出去了。

徐少龙一面揣测袁琦何事离去，信步走入水牢。

这座水牢当中的地面陷下，大约有六尺。地上有一排三根铁桩，桩上装有铁链绞盘等设备。

居安之也跟进来，道：“如果被锁系在铁桩上，再高的个子，也能淹死。”

徐少龙道：“不错，但铁桩上的系盘却可以在犯人断气前的一刹那间，把他绞起来，教人有求死不得之苦。”

他沿着石阶走下来，先看看那些铁链等物。

突然他双眉一耸，向居安之打个手势，自己则急速地移动，似是找寻什么物事，最后，竟在角落蹲下来。

居安之机警地退到门边守望，以防有人闯入。

徐少龙简直是扒在地上，耳朵尽量贴近排水的洞口。

过了一阵，他跃了起来，并且迅即离开水牢。

居安之跟他走到角落，才问道：“怎么啦？”

徐少龙道：“真凑巧，我竟听到袁琦跟人说话。”

居安之道：“他说什么？”

徐少龙道：“他在听取一件命案的报告。”

居安之泛起忧色，道：“对你可有危险么？”

徐少龙道：“他们已查获不少线索，但没说出来。”

居安之道：“假如查出了你，则无论你有什么理由，这副统领的官还是要丢的，咱们得想个有效方法……”

徐少龙道：尚有所为。如若他对我注意，或者把我单独叫出去，那就大有问题，前此一切努力，皆成泡影。”

居安之道：“假如已牵涉到你身上，自然没得说。若是尚未扯上你，便又如何？可有预防之法？”

徐少龙道：“没有，除非探悉那些报告。”

他停歇一下，又道：“如果咱们已正式负起全帮的安全责任，这等资料，一定须得给我过目。可是目前还未达到这一步，真伤脑筋。”

居安之道：“这样说来，咱们只有听天由命啦！”

徐少龙现出奋然之色，决然道：“不行，咱们总得尽点力。”

居安之道：“如何尽法？”

徐少龙道：“咱们设法偷阅此案的资料，如有于我不利之处，咱们尚可预早布置，或者消灭这条线索。”

居安之道：“谁能到帮主的公事房中偷阅呢？”

徐少龙道：“帮主的公事房布防严密无比，简直是办不到的事。”

居安之愁道：“是呀！这岂不是白说了？”

徐少龙道：“此案涉及两名香主性命，又是发生在总寨之内，变成大案，才会有详细报告送到帮主面前。”

他想了一下，又道：“若论调查缉捕之权，当在监堂手中。不过，以我想来，总务司席亦高那儿，走必也有一份同样详尽的报告。”

居安之道：“既然你说过席亦高是全帮内外‘用间’及‘情报’的首长，他也有一份报告，乃是说得通的理论。”

徐少龙道：“好，且等看我过得了过不了这一关再说。你须得代我密切注意他的神色，我反倒不便观察他。”

他们说到这儿，就暂时分开。

不一会，袁琦走入刑室。

他那深沉不露的面上，没有一点表情，可供推测。

他高声问道：“大家都找到答案了没有？”

众人轰然答应，他得意地点点头，道：“很好，很好。”

第八章

袁琦的目光忽然转到徐少龙面上，深深注视他一眼，方道：“徐少龙，跟我来。”

徐、居二人心中都突地大跳，暗想这回东窗事发了。

毒剑袁琦领先而行，一迳走入那间大理石铺砌的石室中。徐少龙跟入去，心中甚感诧异。

袁琦翻开手中的硬皮簿子，看了一下，道：“叫黄南浦进来，然后关上们。”

徐少龙那颗悬在半空的心，这才放下。

他还未扬声叫唤，只听袁琦又道：“这是秘密程序，每个人的弱点，只许你记在心中，不可泄露出去。”

徐少龙恭敬地应一声“是”，回头叫唤黄南浦的名字。

黄南浦应声大步过去，进入室内。

徐少龙把门关上，顿时感到好像陷入一个极度静寂的世界中，任何一点点杂噪音都听不见。

袁琦问道：“黄南浦，你最畏惧何种刑罚？”

黄南浦道：“属下最怕万针刺体之刑。”

袁琦道：“怎生怕法？”

黄南浦道：“这……这个……属下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袁琦听了这等答复，反而显得很满意，道：“你以前就害怕被针刺伤的，是不是？”

黄南浦立刻道：“正是如此，属下一向都怕针，所以看见黄蜂，最是畏惧。”

他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眼睛睁大一下。

袁琦马上问道：“你记起一件可怕的往事，对不对？”

黄南浦道：“是的。”

袁琦道：“那么说出来，本帮需要的是你的绝对忠心。”

黄南浦道：“属下记起小的时候，一个男人……好像被针刺死…”

他在床上辗转呼号……可怕得很。”

袁琦高声道：“这男人是谁？一定是你的亲人。”

黄南浦额上忽然沁出汗珠，点头道：“是的，是的，他是先父。”

袁琦望了徐少龙一眼，然后在簿子上记录好些字，口中道：“黄南浦，你记着，你所畏惧之物，就是你的弱点，万万不可向任何人泄露，免得被人利用。”

黄南浦松了一口气，伸手抹去汗珠，道：“属下记住了。”

徐少龙奉命打开门，让黄南浦出去。

袁琦道：“徐少龙，你觉得黄南浦的样子奇怪么？”

徐少龙道：“好像有点失常，至少他不该忘记先把他父亲的身份说出来。”

袁琦道：“很好。你的观察力甚强，我告诉你，他在事实上是忘记了，因为他当年受的刺激太大，心灵容纳不下，所以把这件事设法排除于记忆外。然而他仍有秘密的恐惧，所以看见针刺之刑，就骇怕了。”

徐少龙道：“这岂不危险？假如他落在敌人手中的话。”

袁琦做然一笑，道：“一点都不危险，因为没有人相信似他这等武功精绝之人，会怕针刺之刑的，对不对？”

徐少龙但然道：“对呀！谁会想得到呢？”

袁琦道：“老实说，我可以轻而易举的使用‘补心术’治好他的病症，使他以后再也不怕针刺之厄。”

徐少龙讶异得睁大双眼，因为他虽然博览天下典籍，胸中所学，极为充实，但从未听过“补心术”此一名词。

其次，他对袁琦这等剖视心灵的学问，也当真服气得不得了，认为他真是一代奇才，可惜把才华错用了。

袁琦道：“要知黄南浦的情况，就像是心灵上有了缺陷。而他之所以会迫自己忘去那一段往事之故，不外因为当日的情况之下，他或者是祸首罪魁，换言之，是因为他的过失，致使他父亲受针刺之厄而死的。因此，他心中的罪恶感，使他负担不了，迫着忘去这件事情。”

这番话，字数不多，但内容精彩。徐少龙直是闻所未闻，不禁怔住，连一句话都说不出。

袁琦又道：“这等隐秘的心理病，世上患者甚多。只不过大多数人既不

知道，同时其中大部分不致影响到正常生活，所以连自家亦全不觉察而已。”

徐少龙直到此刻，总算找到可以插嘴的地方了。

他道：“照琦公这样说法，许多人都可施以补心术，使他们矫正性格上的缺憾了？可是这个意思？”

袁琦点头道：“你真不错，居然懂得如此之多，领悟深刻。世上之人，大凡是性格异常，多半是心理隐病之故。你得注意，我说的是多半，而不是所有。要知所谓正常，纵然天下之人无不如是，亦不一定是正常。”

他略略停歇一下，又道：“例如害怕死亡，这不是人的天性，而是智慧考察的结果，这与‘恐惧’不同，恐惧就是天性，兽畜皆有……天下滔滔，无人不怕死亡，如果你认为正常，那不过是因为人人如此之故，其实却不正常。”

徐少龙叹口气道：“琦公一席话，属下真是胜读十年书了。属下至死也想不出这等道理。”

袁琦笑一笑，又透露出做然的味道。

他道：“喊陆扬进来吧！”

这样一个又一个的询问，徐少龙把每个人的畏惧，都牢牢的记住了，最后可就轮到他啦！

袁琦问道：“你可有畏惧的没有？”

徐少龙点点头，道：“就是这件物事！”

他指一指那个巨形的金属圆球。

袁琦道：“那是什么，你可知道？”

徐少龙摇头道：“属下猜了半天，不得要领。但此室之内，放上这么一件物事，属下感到毛骨悚然。”

袁琦沉吟了一下，道：“假如把你关在球内，你有何想法？”

徐少龙忙道：“属下就是想像不出呀！”

袁琦哈哈一笑，道：“我明白啦！你害怕的不是此房、此球，而是‘不知道’。

大凡才智越高之人，对于不可测知的事物或情势，最感烦恼。但到了害怕的程度，那便是因为心理隐病作怪了。”

徐少龙恍然道：“哦！原来如此。”

其实这一着他早就想好，并且准备把他引到这个“害怕不知道”的答案来。只不过袁琦诊断为“心理隐病”，却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袁琦出去后，命众人返营府把这本“刑术 11 精心研读，明后日才继续训练课程。徐少龙和居安之回去后，便开始研究如何愉阅命案卷宗之事。

徐少龙向居安之道：“这是势在必行之事，虽然极为冒险，但已别无选择。”

居安之道：“小弟建议大哥您还是向上头请示一下的好。”

徐少龙微微一笑，道：“我自然会请示的，现在咱们研究一下，谁有法子接近总务司席亦高？”

居安之道：“咱们都可以想法子与他接近，但此计旷日持久，不能应急。而且……如果席亦高已经从档案资料中，得悉大哥你有份的话，说不定会将计就计，以便查明你的党羽和杀人的动机背景等。”

徐少龙道：“不错。”

他顿时陷入苦思之中。

居安之突然道：“女人，对了，只有女人能不着痕迹的接近他，可是找

哪一个女人干这件勾当呢？谁敢承担呢？”

徐少龙首先想到了玉罗刹，这个还是像谜一般的女孩子，虽然玉貌艳骨，但冷若冰霜，似乎是杀人不眨眼的女煞星。纵是如此，徐少龙深心中，仍然感到她是个玉洁冰清，决不乱来的女孩子。

玉罗刹自然不会帮他做这等事，莫说她是五旗帮中有相当地位的香主身份，即使不然，由于这件事须得向席亦高时常接近，动辄有被他侵犯污辱的可能，所以玉罗刹决计不肯。

他失笑一声，摇摇头，自语道：“我怎会想起她呢？”

居安之忙道：“谁？是不是牵涉到命案中的女人？”

徐少龙点点头，道：“这个女人，为了本身触犯帮规禁条，如若泄露，将有杀身之厄，因此，她自己不会泄秘。”一他沉吟一下，又道：“然而要她助我。也有困难。”

居安之道：“什么困难？”

他为人比较老实，因此他对这等可怕情况的焦虑程度，比徐少龙还甚。

徐少龙道：“郑艳芳只不过姿色出众，所以自小就被她父亲利用来争取权势。周此之故，她已习惯于箭闲荡检的生活。换言之，她说不上有什么贞操观念。这种人最易迫使她替我做事，但问题却在她并非受过训练之人这一点上。”

居安之点点头，心想道：“大哥心思细密无比，而又胆勇绝世，如此之人，真是使人五体投地的佩服。”

他道：“小弟竟不曾考虑到行动之时，必须饱受过训练之人，方能胜任这一点，唉！你顾虑得极是，郑女未受过训练，纵然能接近席亦高，但她根本不知在什么地方找得到最机密的文件。以情理而言，这些文件一定锁起来，她又如何能打得开？”

徐少龙笑一笑，道：“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呢！那就是她即使拿到文件翻阅，但她看得懂么？看完之后，记得住么？”

居安之颓然道：“这样说来，咱们只好束手等候情势发展，看看如何演变，才定应付之计了，是也不是？”

徐少龙奋然道：“不行，我已经分析过，假如资料中显示出我已被涉入，我就得想法子脱身，以免大计受到连累。假如还未牵涉人命案，便须就可能发展的形势，想出对策，先行消灭一切危险。”

他心中忖道：“假如他晓得我是覆灭五旗帮的主持人，那就不必多作解释，他也会深信有行动之必要了。”

不过居安之对他此一分析，已经十分服气了。

他站起身，急得直打转。

徐少龙道：“现在还未到行动的时候，不过这件命案，牵涉范围相当广，内情复杂。未来的变化，也是别人始料不及。”

居安之道：“这便如何？”

徐少龙道：“照我的推测，最少有两个派系以我为导火线，展开暗斗。例如黄老歧，本是席亦高之人，灰鹤杜参，则是监堂堂主李听音之人。这两派在发生命案之后，必会介入。

而本帮六大豪富的黄升（黄老歧之兄，郑艳香之夫），以及郑洪福，他们各自支持某一派系，也是无可置疑的，这一来，内情变得非常复杂。”

居安之道：“小弟听了半天，也看不出有何解决之道。”

徐少龙道：“我快要说到了，你稍安毋躁。且说这些派系互相倾轧暗斗，形成无数矛盾关系，我们固然可以加以利用，只是咱们必须防范这些派系发现我是公敌之后，联合起来对付我。

那时，我这个副统领的职位，一定弄不到手。”

他停顿一下，但眼见居安之非常着急的样子，连忙又接下去道：“我就设法与上头联络，但你已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在明天天亮以前，你须得查明黄老歧手下有哪些箭手，大概有十余人吧！一概杀死，不留活口。”

居安之对于这一个严酷的任务，连眉头也不皱，道：“这事虽然不易，但小弟必定办妥。”

徐少龙想一想，才道：“你杀死这十余人之后，仍须准备下一次接着而来的任务。”

居安之道：“小弟记得啦！”

徐少龙道：“现下才不过是酉时，你可抽一点时间，先阅读袁琦的‘刑术’，方始执行任务。袁琦这个人太厉害了，我们必须以全副心力，与他周旋才行。”

居安之囁嚅道：“你已有查阅命案资料之计了么？”

徐少龙道：“你去吧！我想好了自然会告诉你。”

居安之出去之后，徐少龙自个儿沉思了老大一会工夫，这才拿起那本“刑术”，迅速阅看。

他一来天赋聪明无比，记忆力极强，有过目不忘之能。

二来身兼佛道两家之长，见闻既博，学问又高，因是之故，这一本理论精微的“刑术”，他不但完全记在心中，而且能充分了解。

他掩卷忖道：“总括一句来说，用刑亦如用兵，以攻心为上上之道。

因此，这部刑术中，论及攻心之道的精微道理，居了全书六七。唉！袁琦这个人真是盖世杰出的人才，称得上天下第一谋士。配上已练就先天真气神功的帮主，简直可以囊括天下武林了。这就怪不得五老会议，也不敢贸然向五旗帮动手。”

他把“刑术”收起，迅即站起身，坚决地走出去。

这时已是黄昏时分，寨内家家户户都刚点起灯，炊烟方盛。路上没有什么人，尤其是这神机营设在寨外，宛如城市的郊外一般，与熙攘的市街，相隔得有一段距离，是以更觉幽静。

他顺着那条两边大树密植宽阔驰道，一直走去，时时注意四周的情况，并没有发现可疑人物。

不久，他已进入比较热闹的道路，并且迅即消失在黑暗的巷子中。

他在暗淡狭窄的巷道间，极快地移动，奔行了相当长的一段路，最后，停步在一座宅院的后门外。

这道后门是开在一堵高逾半丈的围墙间，徐少龙抬头张望了一下，凭着经验，已晓得墙头上设着铁蒺藜。

如此高峻的围墙，加上这等障碍物，一般的武林高手，也很难超越，由此使人意味得到，这道围墙之内，居住的人，身份一定很特别。

徐少龙四下一望，没有任何可疑征兆，当下提一口真气，猛地跃起，顿时拔起丈六七之高，迅即向墙内望去。

但见墙内乃是一方天井，再过去就是一间接一间的屋宇，都点有灯火，可见得这座宅院内，住有不少人。

徐少龙腰上一叠劲，身子缩起，在空中打个筋斗，人已越过了墙头，沿着墙壁往下飘坠。

他在这刹那间，已看清楚这是属于厨房的后天井。是以三面围绕这块天井的屋子，皆有灯光人影。

此外，尚有腾腾的热气，以及扑鼻的饭香等。但大概已经炒好菜了，所以不曾听到锅构之声。

徐少龙站稳后，目光透过正面空无一人的大厨房，恰能望见再过去的宽廊下，有好些人正在进食。

他微微一笑，心想运气还不错，厨房这些人正在进食，所以没有人看见他。如若不然，这些人进进出出，虽然不一定会发觉，却足以使他感到为难无疑。徐少龙更不怠慢，迅即刊屋顶越过了厨房。

他纵跃窜行之际，甚为小心，果然越过一重院落，便发现那边最高的屋脊上，有人守望。

徐少龙改从地面向前掩去，很快就迫近这间最高的屋子。他隐身在外面的花木后面，遥作查看。

但见那是一间大厅，灯烛辉煌，里面有五六个人，正在谈笑。他一眼就认出其中的两人，一是肥胖的神机营胡总管，另一个居然是“鬼见愁”席亦高。其余的皆是香主身份，只有一个不是，此人竟系郑洪福。

这么一群人同聚一堂，原也不值得奇怪，可是此地既非席亦高府邪，也不是郑洪福的地方，这便值得注意了。

徐少龙移到墙下，悄悄跃过去，那边则是一间偏厅，亦是灯火通明，有不少人在厅中坐着。

这些人年龄都在二三十之间，有的温文白净，甚是俊秀，有的雄壮轩昂，有的则粗豪剽悍。

不论是哪一类型的人，全都衣着华丽，打扮得十分整齐。

徐少龙认出其中有四五个在戏院曾经见过，不同可知，他们皆是本帮显贵或豪富的子弟。

徐少龙测度一下地势，迅即从墙边阴影掠窜，翻过一道院墙，身形落地，马上嗅到花卉的清香。

原来他已置身在一座遍植各式花卉的幽雅院落中，对面的上房，帘幕深垂，只透出两线灯光。

他沿着院墙，绕到屋侧，那儿一排三个房间的窗户，只有当中的一个，灯光照亮了窗纱。

徐少龙贴近窗下，便听到一阵泼刺水声。

他眉头一皱，接着下了决心地从囊中取出两件小小工具，轻轻去撬窗门。眨眼间，已经得手。

窗户微一开口，徐少龙已闪入去，身法之轻快灵活，就宛如一缕轻烟似的，毫无一点声息。

这一间屋子内阒然无人，可是在几椅上却放置得有一些女人衣物。一阵兰汤香味，弥漫全室。

水声是从一道帘子内传出来的，徐少龙稳定地走到帘边，从左边的缝隙，悄悄地望人去。

但见这个房间内，灯光被蒸腾的水气，弄得有点朦朦胧胧。不过徐少龙还是看得十分清楚，那是一个女性的裸体，蹲在一个大木盆旁边。由于是

侧面向着房门；是以上身的玲珑突出的曲线，特别分明。

她那长长的秀发，微微沾上一点水珠，末端有两络黏在她颈边，益发强调了自然的美态。

这位赤裸的女性，不但曲线甚佳，皮肤暂白异常。同时还有那挺秀的鼻子，划出极动人的轮廓。

她舀着热水，往身上淋，举手之间，丰满的肌肉微微颤动，形成了使男人为之锁魂蚀骨的节奏。

徐少龙深深吸一口气，忖道：“天啊！她不但如此的美，同时又这般青春焕发，唉！

我忍心把她推入火坑么？”

这个念头一掠即逝，他其实早就警告过自己，绝对不能生出怜香惜玉之心，以免误了大事。

“他无声无息地撩开软帘，人已如一阵清风般吹入去，快得异乎寻常地到了她身边，伸手捂住她的嘴巴。

自然他另一只手须得抱持她，才不致被她挣脱。因此。

他简直是把她拦腰抱了起来，使她不能挣脱。

她骇得全身发抖，正如一般女人的反应一般，便要张口尖叫，无奈那只巨掌掩住她的嘴巴，声音发之不出。

徐少龙在她耳边道：“石芳华，看我是谁？”

石芳华那双黑白分明而又灵活无比的双眸，只消一转，使看见这个窥浴非礼的人，乃是徐少龙了。

她马上停止了挣扎，徐少龙轻轻道：“你别叫啊！”

石芳华虽然不能开口，但她那对会说话的美眸，已经非常明白的加以回答，表示决不会叫嚷。

徐少龙松开这只手掌，石芳华道：“如果你不见怪的话，我想穿上衣服。”

他可就有一点窘了，但没有放松抱住她的手，轻轻道：“不，等一下，这机会不易得到。”

石芳华嘲声道：“你未免太心急了，我虽然曾经约你来，但是……”

她又轻笑一声，道：“你要知道，打我主意的人，多如过江之鲫。虽然你是少见的英伟男儿，可是现下这么一来，给我的印象就大恶劣了。”

徐少龙苦笑一下，赶紧把手放松。因为他如果还抱紧她的话，她对自己的误会决计消除不掉。

不过说良心话，她那湿湿盼光滑肌肤，所给他的感觉，还在指头上萦绕未散，实在使人舍不得放开。

他道：“石芳华，你听我说……”

石芳华道：“你别盯着我呀！”

徐少龙连忙把巡视于她身上的视线收回，道：“我不是怀着轻薄歹念而来的。”

石芳华随手拿起一条手中，掩住酥胸。但其实有大半没遮掩得住。

她接口道：“你当真要我相信你这话么？”

徐少龙没奈何地苦笑一下，道：“什么真的假的？我是来请你帮忙办一件重要的事石芳华听了这话，脸上顿时变得严肃起来。虽然如此，但她全身肌肤有百分之八十裸露出来，而她又长得如此的雪肤花貌，任何男人见了此

情此景，纵然谈的是生死大事，也禁不住仍要心神摇荡。

徐少龙发现自己很费力才能集中注意力，当下忙道：“石姑娘，请你快点穿上衣服吧！”

石芳华会意地笑一笑，道：“好的，但你得记住，那便是我虽然身为伶棺，做的尽是供人娱乐之事，但我这副身体，并不是随便给人看的。”

徐少龙忙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不但不是低三贱四的人，而且反而是悲天悯人，菩萨心肠的侠女。”

石芳华瞄他一眼，轻轻道：“知道就好啦！但什么侠女不侠女，可谈不到。”

她有点不怀好意地露齿一笑，又道：“玉罗刹才是你心目中的侠女，对不对？”

徐少龙道：“你对我的事似乎知道得不少。”

石芳华道：“当然啦！你是神机营副统领大人，据他们说，你们这儿，除了帮主和两三个人之外，就得数你最有权势。”

徐少龙打断她的话题，急遽地道：“外面有很多人在等你，其中包括席亦高在内，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多说了。”

石芳华娇躯向前一凑，偎到徐少龙身上，腻声道：“你晚上来吧！”

徐少龙不知不觉伸手环抱她的纤腰，肌肤触手，那光滑的柔软的腰肢，教人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蛇”这个名词。

他深深吸一口气，定定神，才道：“石姑娘，老君赐福。”

石芳华娇躯一震，应道：“佛祖慈悲，啊！你……”

徐少龙接口道：“是的，我们是一家人，我也是刚知道的。”

石芳华秀眉一皱，道：“就算你刚知道的，但为什么你进来时不发出暗号？”

她意思是谴责他白白使她费了许多时间和功夫，向他献媚。自然这也含有怪责他存心占便宜之意。

徐少龙甚是尴尬，难以置辨。须知他著是告诉她说，根本对她的肉体色相不发生兴趣，所以没有占便宜之意。这话说说是说得通，但一来刺伤她的自尊心。二来他这话实在是违背良心。

因此，他只能叹口气，道：“姑娘原谅则个，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何如此糊涂。”

这时，他仍然环抱着她，两人偎得如此之紧密，而她又是身无寸缕。外人见了，必定以为他们在偷情缱绻，决计想不到他们谈话的内容，竟是这般没趣。而徐少龙此刻则感到生像抱着满是尖刺的玫瑰一般，刺得他浑身作痛。

石芳华伸出两手，搂住他的脖子，笑道：“好啦！我并不是生气，你究竟有什么事要我帮助？”

徐少龙道：“你先穿上衣服行不行？”

石芳华道：“你怕什么？”

徐少龙但白地道：“你使我心志无法集中。”

石芳华欢喜地笑一笑，道：“我有这等魅力的话，实在很足以自豪了。”

徐少龙道：“石姑娘，我想请你设法与席亦高接近，以便从他收藏密件的档案室中，查阅一件命案。”

石芳华点点头，丝毫没有为难的神色。

徐少龙知道她武功虽然普通，但却受过特殊训练，对于刺探情报方面，可以称得上是专家。也就是说，任何型式的密室秘柜，她都能迅快弄开，而且从如山堆积的文件中，找出需要的一份。

此外，她练就了特殊的记忆方法，足以记住繁琐或不可理解的文件内容。同时也能凭她在这一方面的训练，判断一鳞半爪的线索、资料以及情报的正确性。

至于要她接近一个男人，使对方为之神魂颠倒，因而予她以可乘之隙。这也是她的拿手绝技。

徐少龙迅即把当夜的命案说出来，虽然简略，却十分明日。

石芳华默默想了一想，才道：“奇怪？你这些敌人招惹得太令人难懂了，就算各派系虎视你这个副统领的位置，但除非有万不得已的原因，否则他们不会利用暗杀手段。何况其实你只不过是呼声最高而已，尚未定局。换言之，你并不一定就当得上副统领。”

她停歇一下，看出对方对于她的分析，感到悦服，这才接下去道：“由此可见得谋杀你之举，另有原因，你说是也不是？”

徐少龙道：“你的高见真是使我佩服不过，可惜现下没有时间讨论。假如你还不出去，那些人或会动疑。”

石芳华迅速地吻他一下，然后缩开，很快地穿衣。

徐少龙可没有法子不着，因此，她的光滑白皙的胴体，以及穿衣时动荡有致的双峰，尽收眼底。

这等旖旎风光，错非是意志坚强的他，定必难以忍熬而上前轻薄一下，最低限度也要搂抱一下。

徐少龙虽也免不了心神动摇，颇想与她略略亲热，哪怕只是一个热吻，也是十分畅意之事。

然而他终于没有这样做，只默默地欣赏她的动人的体态。不一会，她已穿着好了，掠鬓向他嫣然一笑。

她轻轻道：“你几时走呢？”

徐少龙道：“等到你亮相时，人人都没功夫注意别的地方，我就溜出去。”

石芳华点点头，又低声道：“你可会看不起我？”徐少龙忙道：“你这是什么话？我岂敢瞧不起你？”

石芳华香肩一耸，道：“其实呢，我问你也是多余的，你就算瞧不起我，也只能放在心里，岂肯说出来，对不对？”

徐少龙苦笑一下，不予置答。石芳华袅娜地走出浴间，回到房中。

她只把头发挽一挽，再穿上外衣，便这样脂粉不施的出去，与等候在厅中的席亦高等人见面。

席亦高锐利的眼光，在她面上以及全身上下仔细打量着。石芳华大感蹊跷，但一时猜不出是何缘故，心知如果出言探问他，在措词中稍有不慎的话，可能会泄露更多的线索，所以索性含笑脉脉，并不开口。

厅内之人虽然皆是有财有势，但席亦高在五旗帮中，地位特殊。别的人在他面前，都差得多了。

因此石芳华一出现就先行应付席亦高，乃是自然的趋势。

席亦高看完之后，才发出赞叹之声，道：“你以洗净铅华的面目，与我们相见，真是太好了。”

石芳华微笑道：“这样更好么？”

席亦高道：“当然啦！试想你的浓妆艳抹，我们都看得多了，实在很难想像得到你卸妆之后，是何模样。”

石芳华道：“原来如此，这可是叫做贪新厌旧么？”

别的人都哄笑起来，席亦高已迅即答道：“这句话要看是指的什么来讲，有时候，贪新厌旧的心理，并非意味‘靠不住’这类的坏意思。”

他停歇一下，又道：“天下问谁不爱新而弃旧呢？新年时孩子们穿新衣服，他们都很高兴，这算是坏事么？”

石芳华道：“啊！对不起，我恐怕真是错啦！”

席亦高道：“你也没有错，假如一个男人，对妻子也‘贪新厌旧’的话，当然是非常糟糕之事。”

石芳华秀眉微蹙，风韵楚楚，异常动人。

她生像是被这些道理弄糊涂了，所以现出无所适从的神情。其实她明白得很，只不过为使对方看不透自己的智慧，才特地装糊涂。此外，这也是她讨好男人的要诀之一，那便是：“设法使男人觉得自己有学问有本事。”

席亦高解释道：“若论‘贪新厌旧’心理的对或错，全看在什么环境之下，以及对象是什么。并不是一概都对，也不是一概都错。”

郑洪福发出和气的哈哈笑声，向胡总管道：“席公真了不起，像我这等整天做生意的人，脑袋中只有一个算盘，八辈子也想不到这等道理。”

帮总管也摇晃着满是脂肪的肥头，表露出钦佩的神情。

其余三个香主，也无不连连点头。

席亦高等石芳华在他身边的椅上坐好，才又道：“你这一回入浴，好像时间比平时特别长些。”

石芳华听了这话，暗中吃了一惊，忖道：“莫非他已查出徐少龙入浴室之事？”

当下送去一个媚笑，支吾道：“这是我们女人家的事。”

席亦高忽然换上慎重的神色，道：“那也不一定。”

石芳华心直跳，因为他这句话简直是在点破她的秘密，否则的话，他怎知不是“女人家的事？”

她惊骇中，仍然随口问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席亦高缓缓道：“我意思是说，我可能猜得出你为何入浴较往日为久。”

石芳华心中更是骇然，想道：“是了，他分明已查出真相，故意慢慢的说出来，好折磨我……”

她耸耸香肩，道：“为什么呢？”

郑洪福接口道，“席公分明与我等在一起，寸步未出过此厅，也无人来向他报告，假如席公这样也能猜出石姑娘的举动，那就只好解释为‘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哈！哈！诸位认为兄弟这个愚见如何？”

所有的人无不同声附和，于是形势摆得一明二白，这形势是：厅中人数虽不少，但都是为了帮席亦高凑趣而来，并非自有野心。

席亦高道：“大家别过奖，这一猜对不对还不知道呢！我认为石姑娘必定曾经浓艳地化妆过，可是后来觉得不好，便又完全洗掉，改以本来面目相见。”

石芳华听了这话，差点就大大的透一口气。

自然她不会让任何人看出如释重负的神情，反而装出讶然之态，道：“席

先生真了不起，好像亲眼看见一般。”

所有的男人都发出别有用心哄笑声，因为假如席亦高亲眼得见这一幕，则她入浴也被他看见了。

男人们总喜欢用含有猥亵意味的事情或言语，与女孩子开玩笑，尤其是对很美丽的女子，更是如此。

席亦高笑着道：“别乱说啊！我还不致于急色到偷看你入浴的地步呢！”

石芳华捏起粉拳打他，厅中的笑声更响亮了。

在一墙之隔的偏厅中，那十几个年轻人都皱眉倾听。

当他们分辨出其中有石芳华的笑声时，无不忿形于色。

有好几个沉不住气，跳了起身。

这些衣服华丽的青年们，皆是总坛中显贵豪富的儿子，向来年少气盛，仗势欺人惯了的。

因此对于石芳华居然不来看他们，反而与别的人纵情欢笑，这实在太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了。

几个年轻体健的领头向厅门行去，其余的人，也都跟着行去。

他们只须奔落院中，跃过那道围墙，就可以看见这边小花厅内的情景，要寻衅斗殴方便得很；当这群人行到院中时，带头的几个回头望住其余的人，其中一个领头的说道：“她也太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了，我们一齐翻过墙去，把她辱骂一顿如何？”

所有的年轻人无不赞成，有一个补充道：“我们人多，不易记认，一过去就动手揍人，揍他妈的一个痛快。”

这话也得到所有的人同意，于是十多个人呼啸连声，一齐翻过那堵围墙，看见了灯火辉煌的花厅。

他们刚刚呼啸拥前六七步，还未到院落当中，便都突然停住脚步，个个流露出惊愕的神情。

原来在厅口台阶上，站着一排三个人，身上都佩带着兵器。这三个人居高临下，向他们虎视眈眈的望着。

青年们全都认出了这三个人，皆是本帮有名的高手，现任“香主”之职，身份都甚是高隆。

这么一来，他们饶是擅长惹是生非，血气方刚之辈，却也不得不煞住脚步，重新估计当前的局势。

论“武功”，他们当然斗不过这三名“香主”，何况人家都带着趁手兵刃？论“地位”，这些青年们的家长，其中固然有比“香主”地位更高的，但青年们的本身，却万万惹不起人家。

花厅内笑声早已收歇，石芳华急忙奔出来，高声道：“哎呀！我敢是该到戏院了么？”

她一直奔落院中，阻隔住青年们冲上台阶之路。其实应该说她拦阻住三名“香主”出手的通路才对。

十几对年轻的眼睛，转到她面上。他们本来已准备辱骂她，然而这一刻看她不施脂粉，却仍然是玉面朱唇，另有一种雅淡之美，不由得都看呆了，忘却要好好辱骂她一顿之事。

石芳华背向着大厅，所以席亦高等人无人看得见她的面庞，那十余青年但见她绽开一抹笑容，然而却是那么凄楚可怜，绝对没有一点“欢乐”的意味在内。因此之故，这些青年们更加怔住了。

她已走入他们的圈子中，轻轻道：“都是我不好，耽误了时间。可是……我只是个伶倌，有什么办法呢？”

十余青年都激起了怜惜之心，但觉似她这般美人的遭遇，实在太残酷可怕了，老天爷委实太不公平。

他们已不知愤恨谁才好，而且更不能再向她说什么。

是以其中一个人提议离去，其他都赞成了，纷纷走开。

石芳华回到厅上，席亦高大有温色，向郑洪福、胡总管他们说道：“这些孩子们越来越放肆了！看来非得好好加以管束教训不可。”

胡总管谄笑道：“是的，是的，他们什么都不懂，也不曾做过什么事，但却以为这个天下都属于他们的。”

郑洪福接口道：“他们真的需要教训，或者罚他们做些苦工，这样他们才知道世界是如何艰苦才创造出来的。”

石芳华哟一声，道：“这怎么行呀，他们都是大孩子了。唉！人生的艰难苦恼，谁也逃避不掉，他们迟早要尝受，实在太残酷了。”

胡总管诧异道：“残酷？让他们早点接受训练，得以有能力应付人生，这是为他们好啊！

如何变成残酷呢？”

席亦高虽然没说话，但他却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此说。

石芳华笑一笑，说：“我也不大懂，只是感觉到这样，随便说出来而已。”

郑洪福道：“石姑娘的想法，与世间那些纵溺儿子的母亲一样，哈！

哈……”

石芳华道：“是么？这倒是趣。”

席亦高这时才接口道：“刚才的争论，显见男女有别。男人爱从大处着想，女人则从感情着想，细究起来，石姑娘也没错，因为此是天性使然之故。”

他改变话题，道：“咱们真得走啦！要不然全戏院的人都会吼嚷起来。”

他们步出这间宅第，门外有数辆马车等候，都装缀得甚是华丽，连赶车的也显得特别神气些。

席亦高向石芳华道：“你用我的车子吧！我可与他们同车。”

石芳华往日一定接受这等安排，她向来擅长利用别人的矜持，巧妙地应付各式各样的“狼子野心”。

但现在她另有使命在身，情况改变，当下微侧身躯，道：“不，我怎可喧宾夺主呢！假如你不怕别人晓得，我宁可和席先生您同车，好不好？”

席亦高正是求之不得，岂有不好之理？

于是他们同车奔驰，往戏院子进发。

马车平滑地驶过宽大的道路，两边一些树木，在晚风中摇动，明亮的风灯，照出这幽静美丽的景色。

席亦高忽然变得有点拘谨，眼光投向车外，口中说道：“你的色艺，真是举世无双。”石芳华随口道：“这算得什么呢！”席亦高道：“有些人天生注定要接受无数人的欢呼喝采，有些人则须得在幕后，紧紧握着生杀大权，控制着一切。”

石芳华讶异地看着他，道：“这是什么意思？”

席亦高笑道：“我不过是忽然想到，如果把这两种人，掉换一下他们的角色地位，这岂不是很有趣么？”

石芳华道：“是呀！但谁能这样做呢？”

席亦高道：“谁也办不到这种事，我只是乱想而已。”

他收回目光，落在石芳华脸上，但见她轮廓秀丽，眉目如画，诚然是个美人胚子，可是动人心弦的，并不是她的面庞，而是她的风姿。

她举手投足之间，以至说话的声调和眉眼间最细微的表情，都具有一种奇异的风情，形成那股使男人心醉的魅力。这才是她颠倒众生，使她目下在大江南北，红极一时的要素。若说美貌，则能与她相比的美女，实在真不少。

席亦高半晌才道：“这辆车子中，你与我可以作为代表人物，例如你我两个同到江湖上去，你是人人皆识，众生倾倒的对象，掌声和采声，永远围绕着你。但我却不然，没有人识得我，可是我一声令下，可以使千百人丧生，可以使无数人家散人亡……”

石芳华道：“你真有那么大的权力么？”

席亦高道：“当然是真的，而且我有两种实行命令的方式，一是本帮五旗就可以执行的。另一种则是官府替我执行，嘿！嘿！

大部份的官吏，须得服从我的命令。这一点你必定想不到。”

石芳华道：“我从来都不想这些事，我只是个小女子，何必想这等事情？”

席亦高道：“啊！我讲得大多了，你必定不感到兴趣，戏院快到啦！”

石芳华伸手，轻轻覆盖在他的手背上，妮声道：“不，我虽然不想、但却喜欢听，你发号施令之时，一定非常英雄气概，使别人都现出很害怕的样子。”

席亦高矜持地笑一下，道：“那算不了什么，假如你有机会看到我们与仇敌搏斗的情形，那就比较可观一点了，都是真正拿性命的大拼搏，赢了之后，敌人们无不俯首屈膝，那才真是英雄气概，威风凛凛呢！”

石芳华现出向往的样子，道：“唉！我真希望有机会开开眼界。”

席亦高受此鼓舞，不知不觉显露出江湖本色，气势迫人。

他道：“如果有机会，我定要带你去瞧瞧。”

石芳华道：“那么你先讲一点给我听听，行不行？”

席亦高目光一扫，道：“已经到啦！咱们没有时间多谈了。”

石芳华热心地道：“等我唱完了，不是有很多时间么？”

席亦高暗暗大喜，道：“使得，使得。”

石芳华道：“我去你那里可好？”

席亦高道：“这有何不可？”

石芳华道：“夫人晓得了，会不会找我麻烦呢？”

席亦高反过来抚摸她白嫩纤美的手掌，道：“我通常很少回宅内，总是在双槐堂过夜。

我带你到那儿去、给你看一些东西，还有许多奇奇怪怪的故事。”

马车倏然停止，席亦高放开她的手，没有丝毫急色之状，这一点倒是使石芳华颇有好感。

石芳华从另一边走进去、逞赴后台。

她在一道拱形的院门停下脚步，目光落在角落里的一座花架下面的人的面上，对方也尤冒地瞅任她。

那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长得面目韶秀，大大的眼睛中，似乎流露出梦幻般的神色。

他碰到石芳华明亮清澈的目光时，生似受惊般，连忙垂下目光，不敢与她对瞧。这是未经过沧桑，毫无经验的少年的合理反应。事实上像石芳华这般美人，纵然是中年人碰到她的眼波也不容易与她对视。

石芳华念头一转，移步过去，问道：“你贵姓大名呀？”

她那出谷黄莺似的声音，真是能够绕梁三日，使人永世不忘。

那少年面颊和耳朵都涨红了，呐呐道：“我姓……苏，名叫泰全……”

石芳华一面听着他变哑的声音，一面打量他的身上。

只见他衣衫略呈破旧，一望而知，家境不佳。

她道：“你可是在这儿做事的？”

苏泰全垂下目光，望住自己的脚尖，道：“是的。”

石芳华道：“我每天晚上都看见你，所以我猜想你是在这儿工作的，你做些什么呢？管理这些花木么？”

她的声音很温柔，也很自然，好像是跟一个熟朋友讲话一般，这使得苏泰全安心得多，也敢偶然抬眼看看她。

他道：“我做杂工的、老板叫我干什么，我都得做。”

他禁不住现出忸怩的神色，不问而知，他对自己这种没出息的工作，感到非常难为情，颇不想提及。

石芳华笑一笑，道：“我小时候，做的事比奴婢还不如，后来，还被我的继母给卖到戏班子里，唉……”

苏泰全愕然地望着她，眼中说不出怜借同情之意。

石芳华点点头，道：“我说的都是真话。”

苏泰全呐呐道：“那么你现在还是……还是……”

石芳华道：“你想问我可是仍然属于戏班的么？现在不是啦！我十六岁的时候，就替自己赎了身……”

苏泰全松了一口气，道：“那么你不会看不起我？”

石芳华道：“我自己也不过赎身奴，以前比奴婢还不如，受尽欺侮。

而你一直都是自由的人，就算穷一点吧，那算得什么呢？”

苏泰全泛起诚恳的笑容，道：“唉！我做梦也想不到你会跟我讲话，而且那么好。”

石芳华盈盈地笑一下，仅仅伸出玉手，搭在他那粗糙的手上。苏泰全身躯一震，瞅住她的手。

若是别的老练男人，早就拉住她的手，加以抚摸一番。

可是苏泰全不但没有这样，反而显得很震惊。

这一只玉手，不知想煞了多少人，都没法子碰触一下。

但他一个穷小子，却居然受她温柔触摸？

苏泰全好像掉落在旖旎的银色梦中一般，心里头感动得直要掉泪。

他道：“我只要能每天看见你一面，我就很满足很舒服了，只不知你几时离开这儿？”

石芳华道：“大概过几天吧！”

苏泰全沉默一下，才道：“你一定得走么？”

“石芳华点点头，道：“我非走不可，而且永远没有一个地方住得长久，总是这儿过一个月，那里住十天的。”

苏泰全道：“这种日子苦么？”

石芳华道：“很难说，有时候苦，有时候很有趣。”

苏泰全点头道：“我晓得，像我以前打渔一般，有时候日晒雨淋，苦得很。但有时候，太阳刚要下山，天边堆满了彩霞。河上凉风习习，没有人打扰你，叫你做这做那样，这时真是好极了。”

他形容得如此生动，使石芳华大大神往，悠悠道：“那种景色真是美极了，我但愿能尝试一次。”

苏泰全道：“容易得很，我带你去。”

“石芳华点点头，道：“好的，什么时候？”

苏泰全道：“明天就行。”

石芳华道：“好，明天……”

她忽然泄气似地没有讲下去，因为她想起任务在身，而席亦高一缠上自己，岂肯让她跟随一个小伙子去打渔？

她勉强笑一下，道：“我看看明天行不行，如果可以，我会通知你……”

苏泰全热切地望着她，道：“真的么？”

石芳华点点头，道：“当然是真的，但我先告诉你，即使我不能去，但我决不会忘记你说的那些美景，我会在梦中，看到平静的河水，绮丽的晚霞，还有……你的渔船……”

她感到鼻子一酸，泪水已微微湿润了她的眼睛。

这本是很平凡的事情，可是她居然没有法子得到，而且空自使这纯情的男孩子，永远想念这件事。

她既感动，又觉得悲伤。也许有一天，她偶然会乘坐一艘船，在夕阳下，驶过平静的河流。

这时，她会想起这么一个人，以及这么一个心愿。

那个孩子眼中又现出梦幻的神色，他决计没有过份的眷恋，只不过是他的年纪，使他不禁梦想各种事情。

而由于石芳华曾经这样答应过他，纵然不曾实现，但他定必铭记心中，永难忘怀。

他到河上打渔的机会甚多，所以他缅怀回忆这一段绮梦的机会，也比石芳华多得多。

那时候，他究竟是冷笑一声，就抛开了这个回忆？抑是怅然若失，向着流水发呆？这一点谁也不知道了。

石芳华道：“啊！我得进去了！”

苏泰全骤然惊醒，道：“是的，快点，你已比平日迟了一点了！”

石芳华向他点点头，道：“有时候我不得不与一些人应酬，这一点希望你不要见怪。”

苏泰全闷闷不乐地应道：“是的，我明白。”

石芳华又道：“也许我们再也不能见面。”

苏泰全道：“但明天不是去打渔么？你……”

他忽然闭口，而且把嘴唇抿得很紧。因为他突然明白明天的美梦，终究是一个梦想而已。

她好比是千万人高捧赞美的公主，而他只是无名小卒，真真正正的穷小子，他虽然不怨怪她。但心中的忧郁伤感。

却无法抑止。

石芳华心中充满了同情，同时也泛起了袅袅如烟的悲哀。

相当了解这个男孩子的心情，因为着个阶段，是她自身曾经经历过的，

那时候，她每每幻想会有一位多情公子，把她带回富丽堂皇的府第中。而且在花前月下，向她诉说无尽的爱情。

这个男孩子，当然亦怀有如此的一份幻想，因此，当他蓦然发觉不可能实现时，便禁不住忧伤起来了。

石芳华感到无能为力，遗憾地向他凝视一下，轻轻道：“再见啦！”苏泰全点头道：“再见。”石芳华回身行去，苏泰全忽然奔上来。她听见步声，便停下来，回眸望去，面上的表情，十分温柔。

苏泰全嗫嚅一下，道：“我明儿不到这儿来啦！”石芳华不安地道：“是不是为了我呢？”苏泰全道：“是的，因为已经有人看见你跟我说话。”石芳华忿然道：“这些人真可恶啊！”

接着关心地道：“那么你有什么打算呢？”

苏泰全道：“我不知道，但我明天早上还是会到河边去，你来不来都不要紧。”

石芳华很想叫他不要这样做，因为她晓得决计没有时间到河上打渔。但她不知为什么，竟没有说出来。

两人再凝视一下，石芳华缓缓掉转身子，举步行去。不过她也知道苏泰全已看见她涌出来的泪水了。

当她走到噪杂的后台时，许多人都为之松一口气。

这一夜她扮演的是“牡丹亭”，这出戏是汤显祖所作的临川四梦之一，脍炙人口，风靡当世。

那时候昆曲盛行全国，名家辈出，汤显祖的才力词采，号称为明代第一。而他所著的这出“牡丹亭”，更是其中最精彩的。娄江地方有一个少女俞二姑，最爱这出戏，竟为之断肠而死，可见得此剧感人至深，竟是到了何等程度了。

剧中的女主角“杜丽娘”，是个自怜才艳的怀春少女，可是兰闺深寂，与外界相隔绝，情思缠绕，不能自遣。

有一日她梦见一位才郎，与她欢会。

醒后，幽思成疾，终于病逝。

葬在后园，留下一幅题了诗的自画像。

这个梦中情人柳梦梅，后来来到南安，这时杜丽娘的父亲已奉调离开，而杜丽娘葬身处也盖起一座梅花观，柳梦梅在观中暂住，无意发现杜丽娘的自画像，看了之后，顿生情愫。

这一夜杜丽娘便来入梦，告诉他可以把她救活。

后来杜丽娘果然复活，与柳梦梅结为夫妇。又由于她曾有复活之事，所以这出戏也称为“还魂记”。

石芳华扮演杜丽娘，一出场亮相，登时全场寂然无声。

原来她那眉梢眼角间，泛现着使人回肠荡气的幽怨。

只把千百观众，瞧得如痴如醉。

谁也不知道她的幽怨情怀，竟是被一个男孩子所挑触起来的。她虽然此刻不是在想念那个男孩子，可是她的断情愁绪，已经勾上心头，过去的梦想，以及闲愁新怨，都拥塞在心上，连她自己也不清楚是何事幽凄哀怨了。

她的情怀，借剧中杜丽娘的口传出，真是心融神化，已入忘我之境。哀艳之情，把座中许多人感动得掉下泪来。

这一夜是她到此处来演出最精彩成功的一次，偌大的戏院，那么多的

人，却鸦雀无声，连一声咳嗽都没有。

徐少龙也在座中观赏，虽然他是坚贞、卓绝，有如钢铁般的超人。然而此刻也心魂痴醉，中怀缠绵。

而由于他听得这般入神，以至他连眼角的潮湿，也不知道。当然，与他情形一样的人还多着，不过能够感动他这等善于自制的人物，可真是不容易之事。

他认为石芳华今夕唱做得如此传神，必定与她今夕须得投身在席亦高怀抱一事，大有关连。

因为以她的才艺绝艳，自应配上一个年少英雄的人物。

但她不但不能，还得听这个英雄人物的话，去投身在别人怀中。

徐少龙知道自己级得上做石芳华心目中的年少英雄，因此他不须装模作样，假意地谦辞。

正因如此，他心中不禁有一份负咎，认为她深沉的悲伤，是他一手造成的。于是他更深切地受到感动。

石芳华演到“游园惊梦”这一折，含颦忍泪，娇音袅袅。

只听唱的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全场之人，都不禁暗暗叹气。

席亦高坐在第一排，生似是泥雕木塑的人一般，动也不动。

他这个人，在江湖上打滚了几十年，一辈子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而且杀人如麻，真是当得上心黑手辣，肝肠硬似铁的形容词。因此，他事实上比全场任何人都难受感动。

今宵便是他们的“良辰美景”了。

因此之故，他对石芳华，已是放心开怀地尽情欣赏。暂时抛开了严谨的自我控制，也不再警惕防范。

他已记不得这种情怀，已经消失了多久？总之，那已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他敢哭，也会哭。

现在他沉醉在石芳华的绝世色艺中，心扉的一角被揭开了，闪掠过许多早已遗忘的人和事。

这些人事，曾经摇撼过他的心灵，使他为之哭笑悲欢。

然而如今皆成陈迹，甚至许多年来，都没有在他心中浮现过他突然问身躯一震，宛如从噩梦中挣脱。转头回顾一眼，但见每个人都瞪大双眼，流露出痴醉的表情。

席亦高相信没有人发现他的失态，这才透一口大气，不过他的心灵目下好像刚被浸洗得干干净净，把那一层“自我控制”的硬壳拿开，因而得以看见自己心中的悲哀和恐惧，以及强烈的渴求。

在他的地位，什么东西都不虞缺乏。而且多年来，他很满足于这些成就。但是现在他居然发现自己有某种渴求，禁不住大吃一惊，忖道：“唉！她那美妙的风情，刚刚成熟的身体，正是我所渴望得到的，虽然我可以占有她，而且今天晚上就占有她了，但我所渴望的，是她发自内心的爱慕，两情的交流，而不是凭借地位权力去占有她……”

他大感凄然地叹口气，继续想道：“我虽是大权在握，也有大量的财富，但青春终究是一逝无踪。我没有青春，就断难使她向我投以爱慕的眼光。”

念头掠过之时，心中依稀记起自己在年轻时代，行走大街上之时，可以不断地发觉那些店铺内，住宅的帘栊后，和漆着红色栏杆的高楼上，总有些少女在偷偷看他。她们的眼色，满含着爱慕之意。

他暗自点头，向自己无可奈何地承认道：“不错，我老早就步入中年，但我却渴望妙龄少女的爱慕，她们的青春光彩，使我十分怀念迷恋。啊呀！敢情我已经老了。”

戏院中入了迷的观众，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感受，像徐少龙、席亦高这两人，可说是感受得非常深刻的了。

只不过在门口处，还有一个少年，大概比他们更要缠绵悱恻得多。这个少年就是苏泰全。

他不住的眨动眼睛，直掉眼泪。直到他觉着无力支持，便悄悄转身，从两个劲装大汉中间穿过，蜚入黑暗之中，像幽灵一般消失了。

这一出“牡丹亭”，在喝采狂呼声中结束，石芳华卸了装，恢复了素淡的面目，站了起来，准备去见席亦高。

她还未行出房门，耳中忽然听到一阵清晰的细语声，宛如有人在她耳边说话。那语声说：“芳华，我是徐少龙，但你不必出声回答。”

石芳华晓得这是“千里传声”的功夫，自己可没这等本事，只好点点头，一面转眼四瞧。

徐少龙的传声再送入她耳中，道：“你今晚唱得太好了，我一直在想，你必定是情绪受到刺激，所以借剧中人之口，抒发你的情绪。”

石芳华一怔，忖道：“难道他知道我和苏泰全的事么？唉！究其实我也是为了自己的坎坷不幸啊……”

徐少龙又道：“如果你不反对，我打算取消你的任务，不必去与席亦高鬼混了。”

石芳华心中甚喜，想道：“敢情他舍不得把我送给席亦高？我听人说，如果有人为你妒忌他人，必是爱上了你，他可是爱上了我么？”

方转念间，徐少龙的声音传来，道：“如果我猜想得不错，你对这个任务，一定感到很痛苦。”

石芳华的芳心一怔，忖道：“原来他并非妒忌得不能忍受，而只是为我着想，唉！

我莫要自作多情才好。”

她这刻反对的意思没法子用言语表达，因此她只好以行动表示。自个儿摇摇头，下定决心，便向房外走去，外面是个小小的起坐间，角落里坐着一个人，正是权势迫人的席亦高。

他礼貌地站起来，一面含首，一面轻轻鼓掌，道：“这场戏唱得太好了，只怕除了你之外，再也没有如此精彩动人的戏可听了……”

石芳华辄然一笑，道：“真有那么好吗？”

席亦高诚恳地道：“刚才我说的话，句句出自衷心，决不是因你之故而特别捧你……”

第九章

席亦高徐徐走出来，他是已逾中年的人，可是仍然保持颀长潇洒的身材，面孔也长得很清秀。

石芳华想道：“他的样子一点也不讨人嫌啊！”

席亦高那对神光内蕴的眼光，凝视着她，接着往下说道：“我本以为我这颗心，已变成铁石，谁知今晚却被你超凡脱俗的表演，感动得像是少年一般。”石芳华大为惊喜，道：“真的么？”

席亦高道：“自然是真的，唉！你使我勾起了遗忘已久的无数往事，使我怅惘不已，说起来真有点不好意思。”

石芳华轻移莲步，直到几乎碰到对方的身体才停住。

她衷心欢欣地抓住他的手掌，柔声说道：“啊，请别觉得不好意思，这是每个人的真情流露呀！”

席亦高耸耸肩，道：“但像我这把年纪……”

石芳华道。

“年纪有什么关系？我记得在一出叫做‘钗头凤’的戏中，陆游已经是个老翁了，但当他重到沈园之间，记起了他的被迫休掉的妻子，还吟出‘此身行作稽山上，犹吊遗踪一怅然’的名诗……”

她说得自己也感动起来，美眸中隐隐泛现泪光。

席亦高连连叹气，这是因为他也很感动，而他却不能掉眼泪，所以只好用叹气来抒发这种感触。

石芳华深深吸了一口气，曼声轻唱道：“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她略略停顿了一下，又继续低唱道：“春如旧，人空瘦，泪超红漫蛟绢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唱曲在她说来，原是出色当行之事，这首小令，从她檀口中吐出，字字如珠落玉盘，既清晰，而又充满了感情。

席亦高长长的叹一口气，道：“唉！你真使我变成少年般多愁善感了……”

要知石芳华唱的正是胎炙人口的“钗头凤”词，这是一个发生在南宋大诗人陆游（放翁）身上的凄艳故事。

原来陆游最初娶唐氏，美慧而能诗词。伉俪之间，情好甚笃。可是陆放翁的母亲却不喜欢这个媳妇，因此陆放翁只好把她休了。

唐女虽然离开陆家，但陆游并没有与她断绝，而是另营居室，时时相聚。谁知后来还是被陆母晓得了，虽然她找到儿子藏娇之地时，陆游已早一步带了唐女逃开。但这么一来，他们只好真的分手了。

唐女后来嫁给同郡赵士程，当春风薰人时节，有一天，唐女和赵士程到禹迹寺南边的沈氏园游赏，恰好碰到陆游。

唐女除了馈送酒菜给陆游之外，别的话已经不能多说了。

不仅是往事如烟，去如逝水。

而且男婚女嫁，各有依归，此生此世没有破镜重圆的希望了。

陆游怅惘久之，便在墙上题下上述那一阙“钗头凤”。

唐女也和了一首（从略不录）不久就郁郁病死了。

这两首凄艳徘徊的小令，一时传送人口，流传千古。

陆游自此一别唐女，宦迹四川，饱经忧患。

四十年后，重游沈园，这时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翁了，可是还忘不了

四十年前的往事旧梦，伤感之余，便以绝世才华，作了两首六绝。

第一首是：“城上斜阳画角里，沈园非复；日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第二首是：“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锦。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

这时候的席亦高与石芳华两人，心中都充满了凄凉怅惘。不过严格说起来，他们的愁绪并不一样。

石芳华以倾国的姿色，颖慧的天姿，以及绝世的韵喉，成为驰誉大江南北的昆腔第一红伶。

她的身世遭遇，与表面上的姿采缤纷，恰是极强烈的对比。因此之故，她的感触既多且深，不是别人所能想像，更难了解。

席亦高比较简单些，他只不过在这个青春焕发天真孩子面前，感到岁月催人，而不管是多么强有力的英雄豪杰，名家高手，对于这一点，都是无能为力。因此，他不禁涌起了“老去”的悲哀。

在少女当中，很少人能发生石芳华这种凄怨无限怅触万绪的情怀。但在男人来说，大多数到了或过了中年，会像席亦高一般，生出感慨。这一点，却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

外面人声渐渐沉寂，可知人群已经散尽。

石芳华倾听一下，忽然感喟地道：“啊！没有人了，这叫做‘曲终人散’啊！”

席亦高道：“你不要着眼在目前，假如你想到明儿晚上，如果你仍然献唱的话，依然是热闹爆满的场面，你心里就不会难受了。”

石芳华蹙眉含愁地道：“如果我会想到明天，那么我也会想到数年之后的光景了，到了我人老珠黄，声音已哑，感情已枯，那便是真正的曲终人散……”

席亦高吃一惊，道：“你怎的想得这么多？”

石芳华道：“我不知道，心中自然而然会想到这等可怜可怕之事。”

席亦高道：“外面车子已准备好了，你可想换个地方玩玩？”

石芳华点点头道：“好，我们走吧！”

出得门外，戏院外的灯光已灭，是以甚是黑暗。

席亦高炯炯的目光四下一转，皱眉道：“灯都灭了，还有许多人在等你出来，看你一眼。”

石芳华一迳钻入那辆华丽的马车中，这才从窗帘后向外张望。她很希望看见一个人，哪怕是他的影子。

但她也晓得看不见，而且他也没有理由逗留在此，虽然如此，她仍然瞧个不停，直到马车驰行，才收回目光。

席亦高坐在她对面，他也瞅住外面。但他并不是找寻某一个人，而是警觉地查看四下情形。

这是他久经训练的习惯，随时随地都注意着周围的情况。

马车驶出一段路之后，席亦高敲敲车厢的厢壁，车夫听到命令，立刻勒马停车。这停车的动作亦不简单，由于这是一条宽阔大道，两边的店铺人家皆已关门，灯光罕见，相当黑暗。

因此，车夫晓得他们不是要下车，当车子停定时，已经是在路边的大树黑影之中。

石芳华顿时发觉席亦高的御者也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反应迅速，并且具有判断力，不可等闲视之。

眨眼间一条人影奔到车边，轻叩车身。

席亦高道：“情况如何？”

车外之人道：“启禀司主，一些本帮年轻子弟，正如往常一般，并无可疑。但有两人，都是在开车后方始离开，倒是值得一提。一是玉香主……”

席亦高哦了一声，道：“是玉罗刹？她自己一个人么？”

那人道：“是的，另一个人是周香主周鼎。”

席亦高骂一声：“可恶！”

又问道：“他往何处去了？”

那人道：“周香主到醉月楼去了。”

席亦高道：“你干得不错，回去吧！”

那人躬身行了一礼，迅即退下。

马车仍然不曾行驶，过了片刻，又是一条人影闪电般奔到，到了车边，轻叩车身，同时行礼。

席亦高道：“你到醉月楼去，叫几人小心记住周鼎的举动言语，以及离去后的去向，明早回报本座。”

那人躬身应了一声，迅即去了。

席亦高敲敲车厢，马车开始行驶。

他向石芳华笑一下，道：“你一定认得玉罗刹吧？”

石芳华道：“认得，她长得好漂亮，又有本领……”

席亦高道：“是的，她的武功极佳，谁也不知她的深浅。”

石芳华道：“她刚才也在戏院外面？为什么？”

席亦高道：“瞧瞧你呀！”

石芳华失笑道：“她又不是男人，瞧我干什么？”

席亦高道：“她不是瞧你，而是瞧瞧谁带走你。”

石芳华吃一惊，道：“对你有妨碍没有？”

席亦高道：“没关系，正因是我，她才放心，你得知道，我是她的尊长辈，是以她马上安心地离开了。”

石芳华皱眉道：“我不懂……”

席亦高道：“唉！对女孩子的心理，你反而比不上我这个男人懂得多，要知她对你非常嫉妒，也可以说是害怕你的姿色美貌。”

相信她心中有某些男人的影子，所以她深恐你会把她心中的人勾走……”

石芳华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

席亦高道：“玉罗刹一瞧是我伴着你，她就放了一百个心，因为我是她的长辈，她与我之间，决计没有任何杂念可言。同时她相信我有足够的力量，使别的人不敢轻易接近你，除非这个人的地位比得上我。”

石芳华道：“啊！真的道理。”

她并不说出赞美他头脑敏锐的话，这样可以使对方以为自己很单纯，不会对自己生出大大的戒心。

但她心中却十分惕凛，因为这个五旗帮的情报首长，的确有一套，反应之快速，判断之准确，实足以使人惊心动魄。

换了旁人，断断无法在一言半语的报告，中，演绎出这许多内容来。

她念头一转，晓得任何的女性在此情况之下，都会问起“玉罗刹之事，这是女性的合理行动。

当下问道：“玉罗刹究竟是什么人？她年轻得很呀！”

席亦高道：“是的，她最多不过是二十岁吧！她是本帮一位极重要人物的骨肉，所以她的地位较为特殊。”

石芳华道：“啊！她真幸运，一出世就高人一等，不似我这个薄命人……”

席亦高本来已闭口不说，可是她这句话，却使他不能缄默了。

他柔声道：“你只要碰上真心相爱之人，为你以后的日子创造幸福，便不算得是薄命，何况你目下名满大江南北，万人争睹芳容，天下有几个女人办得到？”

石芳华道：“但我宁可像玉罗刹一般，有地位，有本领，又美貌，所有的男人都要臣伏在她脚下膜拜。”

席亦高笑起来，道：“你错了，其实所有的男人，都愿臣伏在你裙下称臣，但对她却未必，因为她大自负自傲，等闲无人敢惹她……”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认真说起来，玉罗刹的身世，也可算是不幸的，至少她也享受不到她父亲的疼爱之情。”

石芳华大感奇怪，道：“为什么？”

席亦高道：“因为她的母亲终身没嫁。”

石芳华道：“她不是有一个有地位的父亲么？”

席亦高道：“不错，但她的父亲不但早有发妻，而且还是无人不怕的河东狮。因此，玉罗刹的母亲，始终不得入宫。由于没有名份，而玉罗刹的父亲又不能去看她，以后郁郁而歿。”

石芳华叹口气，道：“真可怜，她的母亲，一定也是个出名的美人吧？”

席亦高沉默了一下，才道：“是的，长得很美丽。”

石芳华不禁暗暗猜测他沉默之故，而且他最后这句话，声音中似乎没有什么气力，又似是不愿提及。

她运用女性的狡猾，轻笑一声，道：“她一定长得不美，所以你不大愿意承认，对不对？”

席亦高道：“不，她的确很美，尤其是死的时候，还是少艾年华。不过玉罗刹的样貌，却不大像她母亲。”

石芳华道：“那么玉罗刹是谁抚养大的？”

席亦高道：“她有房屋，有钱财，一切应有尽有，连指点她武功的人都齐全，根本不须别人抚养，定能长大。”

石芳华道：“那一定是她父亲安排的了？”

席亦高道：“当然啦！可惜她始终见不到她父亲。在她生命之中，这一个遗憾，永远没有法子填补了。”

石芳华道：“虽然如此，但像你这些长辈，都对她好的话，她也可以得到温暖啊！”

席亦高道：“老实说，她那个凶悍的嫡母未死之前，谁也不敢多去看玉罗刹。不但是犯不着，同时也有莫大的危险。”

石芳华咋舌道：“这个女人这么厉害？”

席亦高道：“厉害的女人，比男人更可怕！”

他停一下，又道：“你别把这些话告诉旁人，因为现在深知底细之人已

不多，而且知道的人，也多半以为玉罗刹是侧室所出，真实情况，鲜有人知。”

石芳华道：“这种话你不叮嘱我，我也不会对人说，啊！我真替她难过，她的身世，几乎比我还可怜呢！”

席亦高道：“正是如此，所以你退一步想的话，就不会那样痛苦了。”

这时马车在一座府第前停下，但见府前有旗杆石台，还有一双巨大的石狮，气象威武，一望而知必是豪门。

两名家人已经打开大门，当席亦高与石芳华走过之时，他们都深深躬身俯首，十分恭敬。

入门之后，经过一座大厅堂，从右方转去，沿着长廊，走入一个花木扶疏的幽雅院落中。

这个院落内外都有人把守，灯火明亮。院子好大，显得非常有气派，两边的厢房，各有五间之多，厢廊上都有辉煌的灯光。

这等势派，一望而知这些厢房，必是供部属办公之用，也就是说，席亦高在府中也有部属工作。

这席亦高在“五旗帮”中，综管全帮的总务财政，所以他另有官衙，人员极多，组织非常庞大。

但事实上他又主管“情报”工作，对外对内，一手操纵，是以在他家中，另设办公处所，办理秘密的业务。

这刻尚有两个厢房，灯光通明。

房中人影掩映，正在工作。

他们这等业务，原是不分昼夜，有事就得一直做下去，原是不足为奇。

石芳华故意大惊小怪，问道：“这么晚啦，那些人还不睡觉么？”

席亦高一笑，道：“这些事你不会懂的，还是少去想的好，免得徒然白费脑筋。”

他们二齐踏入正面的厅堂中，那是一座较小的厅堂，布置得十分华丽舒适，四壁还悬挂得有不少名家书画。

这个地方显然是他接见重要的人，以及与高级的手下会议地方。左边是一间明暗两进的卧室。

右边的门户，有厚厚的门帘遮住，可知必是重要的地方。

石芳华受过训练，这时一望而知这是他私人的办公室。

里面一定存放着最重要的档案文件。

她的目标，一定在这个隐藏在门帘后面的房间中，只要她进得去，她的任务就可以达成了。

但石芳华晓得，要进入这道门内，还须走上一段曲折艰险的路程。其间包括毫不保留地，把肉体献出来。

对于这个男人，她没有一点憎厌，甚至觉得他的中年人稳重洒脱的风度，还相当的吸引她呢！

当然这等情形，离“爱情”尚有一段距离，可是在石芳华来说，起码她不须强自隐藏着恶心之感，强颜欢笑地去应付。换言之，她与对方接近，以至进一步献出肉体；并不使她觉得讨厌畏惧。

他们在舒适的椅子上坐下，马上有仆人送来茶水和果点等物，这些仆人，都是年轻英俊，也很矫健。

石芳华观察之下，心知这些仆人，俱是席亦高一手训练出来的心腹，一旦派出去可能就是重要的人物了。

因此，她不但不敢小看他们，还考虑到万一事机泄露，这些仆人，任何一个都能把她制住或杀死。

席亦高与她谈到许多有趣的问题，同时又亲自取了两只琥珀盒，倒了塞外来的葡萄美酒奉客。

那葡萄美酒的颜色比琥珀还要冽艳夺目，香气四溢，据说喝下此酒，对她的嗓子，反而大有益处。

他直到如今，还没有对她作过丝毫侵犯的动作，这等修养工夫，实在少有，令人不得不佩服。

石芳华呷一口香醇的美酒，舒服地伸伸双腿，道：“你不让我到卧室看看么？”

席亦高凝视她一阵，才道：“你今晚对我实在太好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哦！对了，我的卧室中，有些来自各地的小玩意儿，都很精巧美观石芳华欣然道：“好极了，让我瞧瞧是什么玩意儿。”

她起身，席亦高也站起来，引她进入左边的卧室。

这个卧室甚是宽敞高轩，可以想见日问之时，必定光线极佳，空气充足。内间用一道软帘隔住门户，隐隐有灯光透出。

石芳华先浏览这明间的布置，她一望而知这个卧室，乃是标准的独身汉的寝居之所。

但这并不是说房内不洁净或布置凌乱，事实上房内纤尘不染，干净非常，只不过格调和味道，充分显露出是男人的居室而已。

壁上除了一幅元人山水画之外，另外就是三把珠光主气的连鞘刀剑，作为装饰，角落处还有一只老虎标本。

这只花纹斑斓的老虎，站在那儿，神态如生，乍看还以为是活的，把石芳华吓了一跳，连忙用手掩住胸口。

席亦高笑道：“别怕，这是一位好友送给我的。若是活着，我也不敢让它站在这儿。”

石芳华道：“这就是你说的小玩意儿么？”

席亦高道：“对男人来说，这是很有意思的东西，但像你这等温柔漂亮和娇弱的姑娘，那就不好玩了……”

他作了一个“请”的手势，接着撩起帘子。

石芳华袅袅走进，立刻就惊叹他说道：“啊呀，真漂亮……”

席亦高道：“什么漂亮？”

石芳华感到这话有异，愕然回头，道：“这个房间呀，都铺了地毯，不是很漂亮么？”

席亦高道：“啊！是的，这些地毯都很不错。”

石芳华完全置身在房间当中，灯光均匀地洒在四周枣色的地毯和浅绛色的墙壁，衬托出非常美丽的情调。

她的眼光扫掠过那些雕工精美，和安排得十分舒适的家具，但觉席亦高此人很会享受，样样都讲究得很。

最后，她才看嵌在墙上的画，那是一排十二幅装着框的彩色画。她一看之下，顿时玉面通红。

原来这十二幅彩画，皆是男女嬉春的秘戏图，洋洋大观，画中人物，栩栩如生，设色也极是鲜艳。

石芳华感到心跳得很厉害，也由于羞赧心理，赶快把头扭开，不敢细

加欣赏，虽然她内心却是“想看”的。

席亦高笑道：“石姑娘，假如你不仔细欣赏这十二秘图的话，你就算是错过了天下第一等的眼福啦！”

石芳华轻轻道：“这等图画，多羞人呀！”

席亦高道：“假如是普通的春宫秘戏图，纵是画得佳妙，我也不会挂在墙上的，只不知你信不信我的话？”

石芳华缓缓道：“是呀！你是极会享受，口味又是很高的人，假如不是稀世之宝，你是无论如何不会挂在墙上的。”

席亦高欣然一笑，道：“石姑娘，我总算没有看走眼，要知我这卧室，从来没有女性进来过。因为我所遇见的，尽是庸脂俗粉，决计不能欣赏我的布置，你是第一个进入此室的女性，且喜不负我之望石芳华道：“真的么？我怎会有此荣幸呢？”

席亦高道：“你的谈吐，你的思想，无不显示出你是出类拔萃的才女，胸怀见识，都不是普通女子可比。”

石芳华笑一笑，道：“你过奖啦，只怕结识得长久些，你就会感到我竟是与别人一般的庸俗。”

席亦高摇头道：“绝对不会。”

石芳华目光转到墙上的图画，不知不觉莲步轻移，竟到了墙边。席亦高也跟她身后，却不作声。

等到她把十二幅都过了，席亦高才道：“石姑娘对这十二幅画，有什么高见？”石芳华摇摇头，颊上红晕未消，益发显得娇艳欲滴。

她被迫不过，终于说道：“我对书画之道不大懂得。”席亦高道：“这敢情好，如果你懂得书画之道，你胸中便有了成见，受到许多画家的浅见所拘泥了。”石芳华笑起来道：“但总得有点根据才行呀，就算是离经叛道，不受一点一点拘泥，可是至少他自己也有点道理，对不？”

席亦高深吟一下，道：“这话甚是，不过我们眼下别谈这些道理，只谈这十二幅妙画。

不知道你可有注意到，在这十二幅之中，真真正正袒锡裸裎的，只有三幅，可是其余的九幅，感人之至，一点也不逊于裸体的三幅……”

石芳华玉颊上又泛起了红晕，轻轻道：“是的。”

席亦高道：“这便是这位画家高妙绝世之处，普通春宫画我已看过无数了，但与这十二幅一比，简直有云泥之别。凭良心说，这十二幅秘画已超出‘淫褻’的境界，而只是表现人世当中的一种‘美态’而已。”

石芳华微微一愣道：“啊！这评语太美妙啦！”

席亦高笑道：“我不必瞒你，这段评语，并非我之所创。我虽能欣赏，但还没有达到如此高妙的境界呢！”

石芳华再度欣赏图画，她只把这些男女爱抚等等景象，当作人生中的一部份，果然感到美妙难言。

此时，她心中全无淫褻之念，所以她也不面红了。然而她忽然感到那个男人的身体，挨贴到自己背上时，马上就引起异样的感觉，眼中所见的画面，已失去纯净的美态，反而激烈地煽起她的情欲之火。

她膝盖一软，娇躯便只好完全靠在席亦高身上。

席亦高伸手绕过她的小腹，把她箍住。他此一强有力的拥抱，对石芳华来说，又是一种莫大的刺激。

她的娇躯轻轻颤抖着。

席亦高低头在她耳边道：“芳华，我很感激你的垂青。”

石芳华面庞微侧，这样席亦高就可以看见她大部分的面孔。当然这刻不仅是看看就可以满足的，席亦高只须再移上去一点，就很自然地吻在她的红唇上。两人随即变化为正面拥抱的姿势了。

热吻良久，最后分开时，席亦高喃喃说：“唉！芳华，你对我太好了……”

石芳华轻轻道：“我实在不敢承受你这句话。”

席亦高精神一振，恢复平时的冷静和自信，也恢复中年男人的从容潇洒，向她笑了一下，道：“你可是觉得并没有给予我什么，是以认为当不起我的感激？”

石芳华道：“是呀！”

席亦高道：“事实上你已经给予我世上最足珍贵之物，那就是你的感情啊！我在这一吻中，已感觉出来了。”

石芳华回想一下，深知他这话有理。

因为她的确已被这个风度潇洒的中年男人所迷惑，刚才的一吻，委实是出自真心，并无虚伪敷衍。

而这个经验丰富的对手，马上警觉出来，并且表示感激。

这便是与中年人交往的好处了。

她默然忖道：“不必多说话，他自然能体会出好与坏。无怪乎许多有头脑有思想的女子，谈情说爱之时，喜欢找中年人做对手。”

她盈盈一笑，道：“原来如此，假如我不是真心，那么一定是很糟糕的事啦！”

席亦高对她已经完全信任，当下挽她到长椅落坐。长椅上铺着厚而软的锦垫，坐下去很舒服。

他仍然拥住她，道：“纵然你不是真心，我也不会对你怎样，而且我仍然会重重的酬谢你。差别的地方，只不过是我不再会思念你，如此而已。”

他随即泛起无可奈何的苦笑，又道：“每个人总得自量一下，对不对？像我这年纪之人，岂能妄想年轻如你这等美女，对我发生真感情呢？”

石芳华道：“你别这样说，男人与女人不一样，女人过了三十，就不免有迟暮之感。但男人过了四十，却正是成熟年龄。”

席亦高道：“你这番理论，真是值得浮三大白。”

石芳华道：“以前没有女孩子向你说过这种话么？”

席亦高道：“没有，不瞒你说，凭我的地位财势，如果看上一个女孩子，相信不难到手。但不幸的是，我不大愿意利用权势，可是要对方对我发生感情，又颇不容易，所以我并不是时时有美女相陪的。”

他一面说一面观察对方的表情，觉得没有什么不妥，便又接下去道：“当然啦！也有一些伪装着看上我似的，其实却是想利用我的势力。但她们哪里能瞒得过我这种有经验的男人呢？所以我对你特别感激，并非无因。何况你马上就要离开此地，本来用不着敷衍我的。”

石芳华道：“我才不敷衍人呢！”

席亦高道：“这话我完全相信。”

他微笑一下，目光掠过墙上的秘戏图，便又道：“刚才我曾经告诉过你，这间卧室，从没有别的女性来过，连我的妻子也没有进来过。我在这儿得以保持独身汉的生活，只有你才值得我打破这个习惯。”

石芳华抿嘴笑道：“假如席夫人看见墙上这些图画，不生气才怪呢！”

席亦高摇摇头道：“她懂得什么？虽然与我结婚多年，但她根本不了解我。”

石芳华听了这话，很快就陷入沉思之中，面色渐渐沉重；眉梢眼角，也隐隐露出不安的痕迹。”

席亦高看在眼里，脑筋一转，便已会悟于心。

当下说道：“芳华，你固然相当了解我，但我也很了解你，你可想听一点我的看法？”

石芳华果然感到兴趣，点头道：“好呀！”

席亦高道：“你的性格中，有一点极为重要的，那就是好动，喜欢到处跑跑，受各式各样的人鼓掌喝采。”

石芳华微微一怔，道：“是么？”

席亦高微微笑道：“是的一你喜欢满天飞翔的燕子，矫捷灵敏，不怕狂风暴雨。而不是娇弱的金丝马……”

石芳华啊了一声，道：“底下还有没有？”

席亦高道：“还有一点，那就是你绝不能用笼子装起来，而必须让你自由地振翅飞翔，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

石芳华轻轻道：“这譬喻太好了，只不知我配不配做一只迅捷灵敏的燕子？”

席亦高道：“哪有什么配不配呢，你根本就是燕子。”

他马上感觉到对方恢复了热情，这完全是他及时施以“攻心”之术，使她失掉心中的疑虑所致。

原来席亦高一看到石芳华的表情，便猜到她是恐怕会被他视为禁脔，收入金屋之中，是以情绪陡然低落。

现在他这么一说，等如已直接告诉她不会有这等情事发生，石芳华疑虑一去，热情自然就恢复了。

她歉然地向他嫣然一笑，投在他怀中，道：“我这样会不会太自私呢？”

席亦高道：“不会，好比是旱天的麦子，种在水田中，岂能欣欣生长。凡是违反这等人性法则的人，必属愚庸狂妄之流。以你为例，我纵然借权势手段，硬把你留下了。可是这一来反而失去了你，徒然得到你的躯壳而已，这等损人不利己之事，我决不会做的。”

他捧起她的面庞，深情地注视着她，又道：“我宁可时时暗自相思，并且怀念我们在一起的美妙时光，而决计不愿硬是把你留下。”

石芳华心中突然涌起一阵伤感，因为她必须伤害这个男人，这实在是一件非常残忍冷酷的事。

但她一点办法都没有，任务必须达成，却又不能替席亦高找出可以避免伤害的路，她定须选取其一。

在她那眉黛眼波之间，顿时抹上浓浓的忧郁。

席亦高瞧得呆了，过了一阵，才道：“你别发愁，只要你愿意与我会面，任何时刻，都可以召我前去。”

石芳华点头道：“好，我会这样做。”

她又倒在席亦高怀中，转眼间，也已置身那张十分宽大的床上，身上的衣裳，一件件的减少……”

良久之后，石芳华娇情地看看身边的男人，同时又瞧看自己赤裸的身

体，面上有一种暴风雨后的宁静和满足。

席亦高目光灼灼，精神大得很，还在与她亲谈。

石芳华看看窗子，真怕现出曙色。她知道像席亦高这等内功深厚的人，多半不会在欢好之后，就沉沉睡着的。

因此，她已准备好一步棋子，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办法终究不如对方自动沉酣大睡的好。

她轻轻按动左手无名指上的一只戒指，然后很自然地放置在靠近席亦高嘴鼻的枕头上，口中与他搭着话。

戒指透出一阵极淡极淡的香气，与她所使用的香料气味无甚区别。席亦高很快就停止说话，双目也闭上了。

石芳华轻轻坐起身，就这样光着身子溜下地。回头望了床上的男人一眼，歉然地微笑一下，迅即走去。

她的这只戒指上的“迷香”，时效甚短，尤其是对席亦高这等一流高手，药性更易消灭小因此，她必须争取时间。

此一任务她已成功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才是最重要的，最危险的。她现在面临的危险有二：一是席亦高醒转得太快。二是被席亦高手下之人发现。

在柔和的灯光下，石芳华无声无息地溜到门边。赤足踏在软而厚的地毯上，使她觉得温暖舒服。

她在门口站了一下，侧头倾听外面的动静。灯光轻柔地洒在她白皙的，曲线起伏的身躯上，使她看上去像是一具美丽无比的雕像。

过了一阵，她像猫一般踏出外面的厅中。

厅内外都有灯火，但外面的走廊和院落，都比厅子光亮得多，而且厅内也看不见任何人影。

石芳华自慰地忖道：席亦高与我在房间内，又一直没关上房门，他的部属无论如何，也不敢靠近这儿才合道理。”

她越过大厅，走到对面那一扇闭起的房门，首先俯低身子，十分小心地察看那个开门的把手。

这道门是否上锁，对她来说，不成为“问题”。因为她已学会了开启任何形式的锁，费不了一点时间。

她这刻果然观察到不平常的现象，在房门把手的末端，有一根很细的黑色丝线，连到门框上。

这种装置，若不是内行人，绝难发现。即使发现了，也未必会生出警觉。

石芳华却泛起一丝欣然的微笑，手法巧妙地把黑丝的一端扯开，这才扭动把手，将那道房门推开。

这个房间内也有灯光，两扇巨大的窗户，都有帷幕，皆已拉紧，因此房内之人，绝不虞外面看见。

石芳华过去，把灯火剔亮，掉头四顾，但见这是一间非常宽大的房间，四壁几乎都是巨大的橱和柜此外，还有一张特别巨大的方桌。在靠入门右边，则摆放着一套圆桌和椅子，显然可供小型会议之用。

她打量一下，便笔直向那张巨桌走去。目光例览桌上的各种用具和文件，却没有动手翻看。

要知石芳华在这一方面，曾受过最高明的专家训练，学会了许多特殊技巧。

因此，她不但懂得如何能不留丝毫痕迹，同时也懂得怎样下手？以席亦高这间私人的公事室来说，收藏的重要文件，岂在少数？她决计不能东翻西找，以致既留下痕迹，又耗费时间。

所以她静静的站在桌后的椅子前面，假设她是坐在这张椅上办公之人，则她将会把一份重要而尚未结束的报告，放在什么地方呢？

由于这一份报告，与那些签押之后就送出去的文件性质不同，所以席亦高决不会放在桌面上的。

她转眼瞧看桌旁的抽屉，最后才决定打开左边最上面的一个。这是根据专家的意见，认为最可能放置暂时性而又重要的文件的地方。

抽屉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有一叠六七份卷宗。她将最上面的一份拿起来，借微弱的灯光一瞧，但见左上角有“机密”的字样。

此外，只有几行数目字而已。不过这些代号，席亦高必能一目了然，而且翻查卷宗的人，也可按照号码极快的查出来。

她揭开阅看，敢情正是关于黄老岐和杜参两人的命案调查报告。

石芳华先是定一定神，这才凝神看下去。

她只有短促的时间，在她回到床上以前，每一秒钟都有被发党的可能。而最糟的是她武功极有限，决计逃走不了。

虽然是这么危险，可是石芳华居然能比平时更为冷静。

她脑中没有任何杂念，而是集中全部精神，迅快地阅读这一份调查报告。

由于她对这件命案的隐情全无所知，所以无法判断徐少龙究竟最急需知道些什么？哪一些才不重要？

因此她只好全部毫无遗漏地阅读和记在脑中，任何细节，都可能有种极重大影响，是以不可错过。

这样读下来时间自然要花得长久许多了，她把整份报告读完，目光一抬，但见门缝下已透入些微晨光了。

她吃了一惊，连忙放好报告，向门外走去。这一举步，才发现自己整夜都光着全身，同时由于站得太久，双腿有点发麻。

在她后面就是一张圈手椅，厚厚的垫子，坐上去一定极为舒服，但她居然站了一夜而不坐下，原来是为了避免留下任何痕迹之故。

她出房之前，心中虽急，却没有忘记把灯弄暗一点，这才出去，关上门后，又赶快把那根黑丝给黏好。

大厅内已相当明亮，她看看那些灯火，仍然未灭，便知道没有人进过厅子。否则天色既明，入厅之人，一定会把灯火吹熄。

她轻轻走回寝室，内间传出来席亦高沉重的呼吸声。

她倾听了一下，这些呼吸声非常均匀悠长，可见得席亦高虽然睡得沉酣，但终是内功深厚之士，即使在睡眠中，仍能相当地控制着身体的机能。

那深长的呼吸声忽然停止，床上的席亦高，略略翻一下身子，随即睁开眼睛，目光落在石芳华身上。

他惊讶地坐起身，道：“你何故穿得这么整齐？”

石芳华坐在距床不远的椅上，含笑摇摇头。

席亦高摸到衣服，也披上了，这才下床，道：“啊！天都亮了，你几时起床的？”

石芳华道：“我根本没有睡。”

席亦高坐在床沿，与她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详细地观察她。同时也带着欣赏的心情，望着这个曾经倒在他怀中的女人。

他缓缓道：“你为何不睡一会？”

石芳华道：“我睡不着。”

席亦高道：“听起来似乎相当严重呢？”

石芳华道：“那要看你怎样想了，我要走啦！”

席亦高停歇一下，才道：“你的意思是离开本寨。”

她点点头，道：“是的，我打算到京师。”

席亦高道：“今天就走？”

石芳华道：“是的。”

她凝望着这个面貌清秀的中年人，眼中渐渐射出热切诚恳的光芒，轻轻道：“如果我再不走，我就会变成离不开你了。”

席亦高身子一震，道：“我真是难以置信，可是你的眸子告诉我，这话却是真的。”

石芳华道：“我一向都不怕跌人情网，而且我喜欢到处跑，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地方。”

席亦高想了一下，才道：“本来我想说，你纵使属于我，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我这样说，便显得很俗啦！”

石芳华笑一下，道：“是的，而你与别人不同，正是因为你的不俗，处处跟别人的反应都不相同。”

席亦高道：“我一辈子都在观察各式各样之人，并且须得判断这些人的行为和反应。因此我知道世上有一些人，是天生不肯受任何羁束，不受任何欺侮。比方说你就是这一种人，你要从爱情中挣脱出来，还你自由方始称心，如果我利用权势获得你，那一定是非常没有兴味的事。”

石芳华道：“真是失敬得很，原来我的性格你已摸得很清楚了。这样说来，我说出要离开的话，你并不很奇怪，是也不是？”

席亦高道：“我虽然不觉得很惊奇，不过失望是在所难免。我们对许多明知必然如此之事，仍然觉得失望，我正是这等心情。”

石芳华站起身，娇靥上泛起愁色，轻叹一声，道：“我要走啦！”

席亦高道：“你可是马上就离开本寨？”

石芳华点点头，但忽然想起一事，又摇摇头，道：“不，我晚上或者明天才走。”

席亦高大为惊讶，问道：“为什么？”

石芳华道：“我打算会一个人。”

席亦高极力使自己冷静如常，淡淡道：“可是男孩子么？”

她点头道：“当真是个孩子，只有十七八岁。”

席亦高道：“他能使你逗留一天，真了不起。”

石芳华笑一笑，道：“你呷醋了，是不是？”

席亦高耸耸肩，道：“我怎么办，难道很高兴不成？”

石芳华道：“我告诉你，他只是个孩子，但却能使我记起一些模糊的童年印象，所以我要和他再见面。”

席亦高泛起难得的笑容，道：“你自己才二十多岁，却把人家叫做孩子。”

石芳华道：“但我早就不是孩子了，哦！”

席亦高道：“纵然如此，可是你目下距童年能有多久？

居然这般的留恋忆念。”

石芳华道：“我觉得童年已是非常长久以前的事，那些风味情怀，已经永远逝去，不可复返。”

席亦高体会得出她的心境，多少与自己那种中年的悲哀相似，因此他对她生出无限的同情。

石芳华举步走去，到了门边，才回头问道：“你不会打扰我们吧？”

席亦高摇摇头，道：“当然不会。”

石芳华道：“将来也别难为那孩子才对。”

席亦高道：“不但不会难为他，我还会帮助他。”

石芳华欢喜地一笑，道：“那真的要谢谢你了。”

她回到自己的寓所时，眼前还不时晃动着席亦高的清秀而含着惆怅的面影。

她急急忙忙洗个澡，换上一身俐落的紧身衣裤，对镜子看了一下，但觉虽然终宵未睡，却没有疲倦憔悴之色。

她戴上帽子，迅即走出后门。一名精干的仆人已替她准备好了一双座小马车。她驾着这辆车子驶出寨外。

席亦高果然没有派人跟踪或监视，而由于这刻尚是清晨，路上并没碰到什么人。

寨外的田野和河流间，反而可以看见人影。那些是本帮务农的农人，以及一些渔夫，都在清早出来做活。

马车驶到一条河边，树下有人叫道：“石姑娘。”

她转眼望去，但见一个健壮的少年，敞着胸膛，手中拿着一顶竹笠，向她招呼，面上俱是惊异之色。

这个少年就是昨夜与她说过话的苏泰全，他发怔地凝望着石芳华，直到她走近面前，眼珠才会转动。

石芳华道：“我猜想或会碰到你。”

苏泰全不知说什么才好，踌躇地向她笑一下。

石芳华道：“你怎么啦？不认识我么？”

苏泰全呐呐的道：“是的……啊！不……不是不认识……你这一身装束，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石芳华道：“难看吗？”

苏泰全连忙否认，道：“一点都不难看……我的意思是很好看。”

这时她迎风站在河岸上，背后的天边，堆满了灿烂的朝霞，使她看起来特别的青春焕发，充满了活力。

她的打扮，完全切合妙龄少女的身份，而不是烟视媚行，颠倒众生的红伶。这是如此强烈对比的两种形象，无怪苏泰全会为之目瞪口呆。

石芳华笑道：“你的小船呢？”

苏泰全忙道：“就在下面的草丛里面。”

他转身跃下去，从草堆内拖出一只小船，船上有渔网以及两三种渔具。

石芳华轻盈地上了小船，苏泰全挥桨操舟，沿着平静的河水滑去。

朝阳才不过刚刚冒起来，河面上的风，清新得有点寒冷。芦苇摇动时和小船破水时的声音，和谐地混在一起。

有些水鸟咕咕的叫，偶尔会从船边急速飞起贴着水面飞到不远的草中，

复又落下而隐没不见。

石芳华静静地听和看，但觉这个世界，真是宁恬极了。

他们有时划行在宽阔的浅湖中，四下旷朗，有些树木，甚至长在湖中，凭添无限清景。

有时小船穿入高而密的芦苇中，即使站起身，也看不见几尺以外。不过纵然如此，却没有丝毫气闷之感。

石芳华把帽子解下，让长长的秀发披下来，随风飘舞。

又时时把手伸入水中，享受那清凉软滑的感觉。

苏泰全半天没有说话，忽然道：“石姑娘，你真像是天上的仙女。”

石芳华笑一笑，道：“我像么？”

苏泰全点点头，他说过了这句话，好像已把心中所有的话都说完了。他把小船傍靠在岸边，起身取网。

这儿河面较为宽阔，看来并不深。苏泰全一挥手，渔网撒出了一个圆形，沙的一声落在水面。

网边的铅坠使那面渔网迅快地沉落水底，苏泰全手中只剩下一条绳索。他回头向石芳华道：“这一处的河底平坦，最好下网，只不知我们的运气好不好？”

石芳华鼓励地道：“一定大有所获。”

苏泰全徐徐收网，一面道：“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好像必定会有收获。如果我每次下网，都听到你这句话，那该多好啊！”

他收网之时，不能迅速，因为这张渔网是撒成圆形，直沉水底，全靠收网之时，网缘沉重的铅坠，渐向当中收缩，这样被网罩住的鱼，才不会溜掉。因此之故，他收网的动作，极有韵律节奏。

石芳华虽然从未打过渔，可是单凭直觉，也晓得这个青年必定是打渔高手。

她同时又想到，以苏泰全具有如此高明技术的渔人，自然也能够看得出下网之处，有没有鱼？所以他一散网，必有收获无疑。

鱼网一直收起，卷搭在臂上。最后，就是网脚那些铅坠也露出水面，若有鱼，便应在这一截网中了。

苏泰全把网脚放在船板上，发出哗啦啦的声音，然后把网脚一瓣一瓣地翻动。但见银光闪闪透出网外。

石芳华欢呼一声，道：“瞧，打起好多鱼啊！”

苏泰全也高兴得直笑，道：“运气真好。”

网内有两尾竟然长达一尺，苏泰全把它们丢到鱼篮时，说道：“这两条鱼你带回去。”

石芳华欣然道：“谢谢你，这是最肥大的两尾啦！”

苏泰全转眼找寻再度下网之处，一面道：“你肯拿回去，该我谢谢你才对。”

他把船撑近靠岸的芦苇丛边，先以竹篙定住小船，然后取网在手，振臂一挥，那张网平飞出去，沙一声落在河中。

石芳华正瞧得有趣，忽见他动也不动，形状有异。

她大吃一惊，叫道：“喂！喂！你怎么啦？”

苏泰全既不回答，全身上下也没一处动弹。

石芳华方自惊疑，芦苇中突然传出一个熟悉的口音，甚是沉着有力。

这阵语声传入她的耳中，使她登时松一口气。

那阵语声说道：“芳华，我是徐少龙，现下用隔空打穴手法，把那孩子的穴道闭住，咱们说完了就解他之穴。”

石芳华乃是擅长演戏之人，这时立刻堆起笑容，向苏泰全直摇手。这么一来，远处如是有人窥看，定必以为是她禁止他活动，决想不到苏泰全根本知觉全失，既听不见，又不能动。

她道：“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

徐少龙道：“我昨夜差点到席公馆去呢！我想像得出你将是何等难过，所以恨不得去把你救出来。”

石芳华听了此言，回想一下自己昨夜与席亦高的依偎缠绵，那曾感到难过？不禁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她连忙岔开这个话题，道：“我已看过全案的报告了。”

徐少龙问道：“怎么样，可曾涉及我？”

石芳华道：“好像没有，但我弄不大明白。”

徐少龙道：“什么地方不明白？”

石芳华道：“报告中提到一个女人，名叫郑艳香。”

徐少龙道：“她是郑艳芳的大姐。”

石芳华道：“我知道，郑家三女，艳名远播，谁不晓得？但报告中提到有两个人被害，而这两个男人，都与郑艳香有关系，一个是她的小叔，一个是她的旧情人，而这两个人的死状都很惨酷。”

徐少龙心中一动，连忙道：“等一等，你说报告中提到一个女人？而不是这个女人有所供述么？”

石芳华道：“报告没有一句说到她供述之词，只在调查黄老歧和杜参身份关系时，扯出了郑艳香。”

徐少龙在芦苇内，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这位风靡当代，颠倒众生的红伶，他发现她似乎带有疲乏之容。

但他没有往别处想，却忖道：“女人终是女人，最注意的就是女人之事。刚才她的开口就提到郑艳香，差点没把我骇死。好个郑艳香，真是厉害不过，我早看准她为了避免杀身之祸，所以必会把她床上的杜参，弄到不受怀疑的地方去了，只不知是什么所在？”

要知他接受了杜参的“遗言”，答应杀死郑艳香，以徐少龙的为人，自然非做不可。虽然其后杜参模糊他说了一句话，好像是不要杀死郑艳香。可惜的是他没听清楚，因此之故，他仍然得依遗言下手。

但他当时何以放过了她呢？原来有两个重大原因。第一，他存心把杜参的尸体，留给她去处理。

因为郑艳香的身份并不单纯，所以她一定可以找到稳妥的人，把尸体弄到安全的地方，制造出合理的疑阵。

第二，黄老歧临死时，曾以断剑内的迷香，把他薰倒。

当徐少龙回醒时，已经是在郑艳香的床上了。

由此可见郑艳香有法子封锁黄徐拼斗之事，换言之，她能控制黄老歧的手下，不泄此秘。

所以如果郑艳香一死，单是黄老歧的手下，就会透露出黄老歧曾经拦阻他之事，而本案就把他给牵扯上了。

有这两大理由，他决计不能下手，宁可冒着有人知悉这些秘密之险，

亦不可使用杀她灭口之计。

这时石芳华又道：“黄、杜二人，竟是互相杀死的，那报告中把现场描述得极为详细，残酷可怕之极。”

徐少龙道：“怎生可怕法？”

石芳华道：“报告上说，杜参本已得胜，一连刺中黄老歧七剑，均是要害。但黄老歧利用断剑内的迷药，把杜参迷倒，然后用断剑插入杜参的胸膛和小腹。”

徐少龙回忆一下，黄老歧之死，是被他用钢杆子插了两记，皆中要害。而杜参之死，则是被他踢中小腹要害。

以那报告上的描述，分明动手布置之人，把杜、黄二人的致死伤势看得十分清楚，所以如此摆布。

关于黄老歧部份，因为伤势明显，还不怎样，但杜参的致命伤，是小腹中了一脚，不易看得出来。

由此可由这个布置现场之人，必是个中老手。同时他亦极可能从杜参的致命伤中，看出了隐情。

要知武林中虽然有千百家派，各有绝技。但认真讲究，能够把杜参这等高手击毙之人，自然是一流高手。

是以这个下手之人，所使的绝艺，定然属于著名的功夫，这么一来，范围就很窄小了，也就不难查看出来。

徐少龙想到这一点，心中大为惕凛，忖道：“这个祸根，非得在他尚未泄与别人得知以前，迅即除掉才行。”

他的心思回到血案报告上，问道：“报告中可曾提到他们互杀的动机？”

石芳华道：“有，报告上说，初步研判，本案是属情杀案，他们争夺的女人是郑艳香，但她可能不大知情。”

徐少龙道：“还有别的意见没有？”

石芳华道：“席亦高亲自批注，须彻查黄老歧与我的关系；前夜昏倒台上之事，颇有蹊跷。他说，这也是一条线索。”

徐少龙道：“这家伙真厉害，无怪能权倾一时。”

他想了一下，又道：“报告内可曾提到派系问题？”

石芳华道：“唉！你不提起，我也忘了。报告上没有提，但在附带的另一份报告中，完全是分析黄、杜二人的背景，以及郑艳香的关系和地位。这一份报告，格式纸张都不同，似乎与另一份报告不属同一机构的。”

徐少龙精神一振，道：“这一定是席亦高手下的报告了，里面说些什么？”

石芳华目光转到苏泰全身上，道：“他没事么？”

徐少龙道：“只会觉得有少许疲倦，不妨事的。”

石芳华这才道：“席亦高手下的报告中说，黄老歧和杜参，一是总务司之人，一是监堂之人，背景单纯，俱无可疑，但郑艳香的背景就复杂了。”

她停歇了一下，才又道：“报告中指出，她本身是财阀郑洪福之女，本是属于兵马堂辛公权这一系。但嫁给黄升这个财阀之后，又与副帮主龙君谢沉搭上关系了。另外黄老歧是黄升之弟，时时与郑艳香一起鬼混，而黄老歧则是总务司之人。”

徐少龙道：“唉！真是大复杂了。”

石芳华道：“这份报告的结论，认为郑艳香联两大财阀之财势，挟三大派系之力量，实在已成为一个问题人物。任何人能够在幕后操纵她的话，便成为棘手人物了。”

徐少龙道：“是的，我也在想，谁是这幕后人呢？她的父亲？她的丈夫？抑是她的情人？”

石芳华笑一声，道：“如果是她的情人，你就大可取而代之啦！”

徐少龙道：“别胡说。”

口中虽是这样说法，其实心中也转着这个念头。

石芳华道：“好，好，我不说了，但你得小心些，目下现成的就有玉罗刹和郑艳香两个女孩子，看你怎么办？”

徐少龙苦笑一声，道：“我该怎么办呢？”

石芳华道：“那是你的难题，要靠你自己解决！我只望你大功告成之后，别忘了来看我一次，我也想念你的呢！”

徐少龙一怔，道：“我一定去探望你。”

石芳华道：“下午我就走啦！”

徐少龙道：“这样也好，免得被席亦高缠上了。”

石芳华道：“假如被他缠上，希望你不要在乎。”

徐少龙道：“这是什么话？不论在公在私，我都在乎得很。”

他不必解释，石芳华亦明白他话中之意，是指在公而言，则怕她动了感情而泄漏机密，在私而言，他嫉妒席亦高占有她。

然而她天生命薄如絮，注定是要给各式各样的男人占有，甚至她所负的使命，亦迫她非这么做不可。

她满腹难言的痛苦，根本无法倾诉，只好淡淡一笑，道：“你别担心，我下午就走，但可别忘了探我之约。”

徐少龙道：“不会忘记的。”

话声消失之后，苏泰全忽然啊了一声，恢复活动。

他本能地缓缓收网，一面道：“刚才我好像睡着了好一会呢！”

石芳华笑道：“没有的事，我们一直在说话和打鱼。”

她蓦然感到疲乏不堪，急于返家休息，同时苏泰全使她触发起的怀念儿时的恋情，也如淡烟一般消散了。

第十章

石芳华道：“苏泰全，送我回到车子那儿吧！”

苏泰全一怔，回头看她。

他马上体贴地道：“你一定是睡得不够，我们回去。”

他迅即收起渔网，拔篙撑动小船。

小船在河面上滑行了数丈，苏泰全又说道：“奇怪！我大概也没睡好，觉得有些疲倦。”

石芳华瞧着他尚有稚味的脸庞，以及壮健而年轻的一身肌肉，忽然泛起千万缕哀愁，压得她芳心沉甸甸的。

她暗自忖道：“我已经没有法子回到青春少女的心境啦！那些日子，已经永远离我而去，再也不可复得了。”

她自己明白已经是跨入人生另一阶段的人，纵然想回到童暑时的心境，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她默默的悲哀地想着，苏泰全的目光，不时溜过她面上，但她仍无所觉。

小船轻悄迅速的滑动，不久工夫，已停在岸边。

石芳华站起身，向苏泰全盈盈一笑，道：“这真是一个愉快的早晨。”

苏泰全不知说什么好，便折了一根柳枝，穿起那两条欲，赶上岸去，递到车上，石芳华接过，说道：“我会时时想念你的。”

苏泰全眼中射出热切激动的光芒，道：“真的么？”

石芳华点点头，道：“我时常骗人，但决不骗你。”

苏泰全深深吸一口气，抑制着因离别而想流下的眼泪，凝视着这个梦中的仙女，满怀皆是感激崇拜之心。

石芳华伸出纤手，温柔地抚摸他的脸颊，轻轻道：“再见了，苏泰全。”

苏泰全比刚才被点穴时还要僵硬，只能用目光表示再见的意义。因为他自知一开口的话，眼泪就会掉下来。

石芳华一抖缰绳，车轮转动，沿着泥路驶去。她的秀发，飘扬起来，在朝阳之下，真是绝美的一幅图画。

徐少龙在所有潜窥的人都注视看石芳华之时，悄悄溜过纵横的河流和田野，像幽灵般回到总坛大寨之内。

由于他已得知自己尚未有嫌疑，因此他神气了不少。

而且当午饭之后，毒剑袁琦召他单独谈话之时，他也不致于疑神疑鬼，白白浪费了许多精力。

他独自踏入帮主府邪，府中所有的执事人员，见了他无不恭恭敬敬，因为人人都晓得他不久就成为帮主的得力心腹，时时与帮主见面，报告一切情形，这等人，他们自然惹不起。

袁琦是在刑室接见他，此举意味着将有某种与他有切身关系的重大事情发生。

不过刑室内的气氛相当“友好”，有芬芳的茶，香甜的糕点。而且袁琦的神色，也很友善。

徐少龙见过礼之后，袁琦指指旁边的椅子，道：“坐下来，我们先谈一谈，等会谒见过帮主，其他神机营的人才召来此处，谒见帮主。”

他的话已明显地表示出徐少龙的身份，与众不同，而从现在开始，他已直接受命帮主及袁琦了。

徐少龙很恰当地表示了心中的感激，和效忠的心意。

袁琦道：“我先透露一个秘密与你知，那就是帮主和我的卧室，分别在这座刑室的左边和右边，都有暗门可以通到这儿。”

他遥指右边的一个小室，接着道：“那间小室，有一道暗门，通到我的卧室，因此，你有紧急之事，要秘密谒见帮主或见我之时，只须依照一些方法，就可以联络上，我们或者到这刑室来，或者让你到卧室去。”

徐少龙道：“照袁先生这般讲法，在外表上，帮主和袁先生的卧室、都无法直接通到这间刑室的了？”

袁琦道：“是的，外表上虽得经过许多院落厅堂，其实只不过是一墙之

隔而已，而照正式的走法，便须被许多卫士看见了。”

徐少龙道：“这一点属下省得。”

袁琦道：“现在你已等如是帮主的心腹中的心腹人物，所以你必须与众不同，切不可唯唯否否，尽捡好听的话。我们要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样，外面的真实情况，甚至有些什么谣言，帮主都可以得知。”

徐少龙恭恭敬敬地道：“属下自当牢记于心，遵命行事。”

袁琦问起神机营中一些琐事，谈了一阵，气氛甚是融洽。徐少龙尽其所知的回答，显得十分忠诚。

袁琦谈着谈着，话题忽然一转，问道：“你亡命江湖以来，一直到投入本帮为止，杀过多少人？”

徐少龙不假思索，道：“大约十三四个人。”

袁琦道：“你比我软弱些，我当年似你这等年纪，已亲手杀死五六十个人了，现在年纪比较大，火性减退，杀人就没有从前容易啦！”

他说得好像是雄心大减，不胜感慨的样子。

徐少龙却十分凛惕，暗暗揣摩他这话有什么深意，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圈套，想套出他某些内心秘密似的。

他想套出什么呢？“杀人”之举，在我这等亡命之徒看来，本非重要之事，并不值得大加讨论的啊！他一面寻思，一面泛起不好意思的神情，接着迅速地想道：“这厮说的话如果属实，则他真是心狠手辣，视人命如草芥的家伙，他这种人，我杀一百个也不会皱眉头的。”

他一想到杀死对方，眉宇间不觉透出一股杀气。

袁琦很锐利地观察看他，这时说道：“怎么？你认为杀人太少，心中很不是滋味？”

徐少龙点头道：“属下的确觉得大以差劲，只不知道这等想法，对不对？”

袁琦道：“对极了，你知道是什么缘故？”

徐少龙讶然忖道：“这滥杀也有道理么？”

口中应道：“属下不懂，还望先生指点。”

袁琦道：“天生万物之中，人只不过是其中一部份。由于人类有这么一个东西。”

他指指自己的脑袋，接着说道：“能够胡思乱想，所以世上充满了莫名其妙的道理，例如“慈悲救生”的想法，就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徐少龙道：“属下从没想过这等问题，这刻听先生说来，大有意思。”

袁琦道：“你不想最好，一想得太多，便将落得个一事无成了，试想人类有什么比别生命高贵的，你看山林中，湖海中，甚至草丛中，每一刹那，都有多少生命，被强者所毁灭？这就是宇宙的至高法则，强者为了生存，为过得更舒服，就必须牺牲弱者。”

徐少龙想了一下，道：“啊呀！果然如此。”

心中却骂道：“见你的鬼，人类如果不是互爱互助，哪有今日这等美好的世界？”

袁琦又道：“是的，大自然中如此，人类社会，也不可违反这法则，不然的话，你就只是个与草木同腐，一辈子劳劳碌碌的人而已。”

徐少龙搓搓手，道：“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袁琦道：“有用的人，把他留下来，对他好些。阻碍我们的人，踢开他，

最干脆是给他一刀，便省事得多了。”

徐少龙道：“袁先生放心，属下杀人决计不会手软的。”

袁琦道：“可是你要记住，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你必须认定一个强有力的团体，全力效忠，如此才能做得成个人无法完成的事业。”

徐少龙早就明白了他的用意，但他既是但白说出，也就只好装出恍然大悟之状，连连点头，道：“是的，古人说：‘良禽择木而栖’，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了。”

袁琦道：“一点不错，我们的团体，必须有滚滚而来的资财，维持强大无匹的力量，甚至有一天，当形势许可，机会来临，咱们都能裂土封侯，光宗耀祖。为了这些野心，凡是挡住咱们去路的人，都必须除掉。”

徐少龙微愣地望着这个“恶魔”，对于他们胆敢想到抢夺江山的狂妄野心，实在由衷的感到惊愕。

袁琦笑一下，道：“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有机会，咱们又为何不能裂土封侯呢？”徐少龙低声道：“这可不是要造反么？”

袁琦哈哈大笑，道：“在这儿说话，神仙也偷听不到，你用不着放低声音。”

他停了一下，又道：“你很害怕么？”

徐少龙道：“属下只是听令行事，谈不上害怕不害怕。但朝廷的兵马无数，疆域广大，咱们如何能动这念头？”

袁琦道：“现下大明江山，可就是外忧内患交拓，已经十分危发，但当然咱们不会蠢得去打头阵。”

徐少龙透一口气，道：“这就好了，但谁敢冒天下之大不违，而领头作乱呢？”袁琦道：“咱们一面尽力帮助奸臣，在朝中弄权，残害忠良，使天下百姓都生出怨恨。同时又暗通外寇，如鞑靼、倭寇、瑶瞳。

流贼、土蛮等等，都可以使他们兴风作浪，制造混乱情势。”

徐少龙装出茫然之色，道：“鞑靼、倭寇，属下都听过，只不知土蛮是什么？”

袁琦道：“这等边疆之事，莫说是你，即使是朝中大臣，也大多不知。土蛮亦是鞑靼族，是平定蒙古诸部的达延的嫡系卜赤的后裔。”

徐少龙道：“原来那是人名，而不是族名。”

袁琦道：“咱们既有这等霸业雄图，当然更须搜刮财货，以备急了，本帮贩盐所得，只不过够开销而已，若想在一旦举事时，源源购办器械粮食，就全然不济事了。所以定须另辟源才行。”

徐少龙热心他说道：“是啊！可惜本帮限于禁规，不能像其他黑道人物那样方便下手。

不然的话，咱们放手抢劫、绑票、勒索，收入定然大大可观。”

袁琦道：“你的提议甚佳，帮主有意思设置一个小组，专门负责这些行动，你的意思怎样？”

徐少龙道：“袁先生之意，敢是命属下负责么？”

袁琦道：“你如果特别有兴趣，就给你负责也无不可。”

徐少龙道：“属下遵命行事，干什么都行。只不过听袁先生的口气，似乎本来并不属意属下负责这件事的。”

袁琦点头道：“不错，但详情还是待帮主裁决。”

徐少龙也不多问，因为一个忠诚的部属，决计不可多嘴，问东问西。

可是他内心委实急得要命，因为他深知假如不是叫他负责这等抢劫、绑架、勒索之事，那除了“贩卖人口”之外，还有什么更困难和重要的呢？

现下只要他们一委以责任，五旗帮的至高机密，所有的证据，皆落在他手中了，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机会。

可是他还得等候，而帮主会不会变卦？其间会不会杀出一个程咬金？这都是未知之数，教人岂能不急？

袁琦到左边的小室去了一下，随即出来，道：“帮主尚在处理要公，咱们尚须等上一阵。”

这个以智谋心计，得以与五旗帮主狼狈为好之人，目下已认为徐少龙没有问题了。

他从刚才一些谈话中，精细地观察对方的思想，以为对某些事物的观念，业已得到满意的结论，徐少龙是个心肠冷硬，但求成功之人。

虽然反过来说，这等人到了羽毛已丰之时，也是个造反的高手。不过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他却是可以绝对信任之人。以后之事，将来再想法子，或是削去他的权柄，或者甚至取他性命。

这并不是袁琦为人特别恶毒，而是环境使然。像他们这种“利害”相结合的组织，彼此之间，只有互相提防，必要对只好杀戮方能了事。在他的眼中，徐少龙不过是他们的工具，基于“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他将来杀死劳苦功高的部属，并不希奇。他坐回自己的椅上，沉思顷刻，突然道：“徐少龙。”

徐少龙应道：“袁先生有何吩咐？”

袁琦道：“你见过玉罗刹，对不对？”

徐少龙道：“是的。”

袁琦道：“她长得漂亮不漂亮？”

徐少龙道：“属下定要说出真心话么？”

袁琦笑一笑，道：“你记着，无人之时，你必须讲真话，我们的关系，实是等如父子师徒一般，祸福与共，所以你无须顾忌。不过……”

他沉吟一下，又道：“不过有外人在场时，你讲话就须合乎身份，真真假假，须看情况了。”

徐少龙道：“属下记住了。”

袁琦道：“那么你回答刚才的问题吧！”

徐少龙道：“她漂亮是不错，但没有风情。”

袁琦道：“听你的口气，似乎宁可要郑艳芳，也不要玉罗刹了？”

徐少龙干笑数声，然后道：“那也不一定。”

袁琦道：“这两个女孩子，在本帮之内，已是绝色。其实即使踏遍字内，也是不可多见，你认为如何？”

徐少龙同意道：“的确如此。”

袁琦道：“那么你到底选哪一个？”

徐少龙用心想了一阵，才道：“属下不知道。”

他的话答了等如没答，所以他自家也笑起来，道：“属下的确选不出来，不过属下一点也不烦恼。因为属下自知决计没有选择的机会，何必多想？”

袁琦道：“你这话就不够老实了，我听人说，这两个女孩子见了你，都变得与平常有异。尤其是那天晚上在戏院中，你对付玉罗刹的手段，高明得很，听说她虽然想反抗，却有心无力。”

徐少龙洒脱地笑一下，道：“不瞒袁先生说，属下正是因为坚信自己得不到她，才能够毫无忌惮。”

袁琦点头道：“这话有理，关于郑艳芳又如何呢？”

徐少龙道：“她是富家之女，裙下追逐之人，多如过江之鲫，所以属下决定不必受这等闲气，也就不把她放在心上了。”

袁琦道：“你打算娶一个容貌平庸的女子为妻么？”

徐少龙道：“属下从未想过此事。”

袁琦道：“我了解你的情况，因为你这等阶段，我也曾经历过，但我忠告你一声，你的妻子，务须是人间绝色才行，将来才不会后悔。”

徐少龙愕然道：“袁先生这话怎说？”

袁琦道：“一般的人，都说娶妻在德不在色，但古圣却慨叹说，未见世人有喜欢德行，好像喜欢美色那么热切的，可见得美色，本是人性中最自然的要求。”

他停歇一下，又道：“现在你得弄清楚一点，那就是咱们在世上冒尽风浪，凄惶奔走，为的不过是快意适志而已，如权力、金钱都不外可以得到快乐。所以在女人上面，亦须如此，定须放开胆，追求最美丽的女子为妻，别谈什么美德。”

他说得兴起，呷一口茶，又道：“真正的美女一辈子看不厌，最妙莫如她的美色，能使你低声下气地奉承她，那就可以得到快乐了。”

徐少龙显然摸不着头脑，道：“这样会得到快乐么？”

心中忖道：“如若他要我追求她们，我要选哪一个呢？唉！天啊徐少龙除了这个困扰之外，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这袁琦如此重视妻子的美貌，只不知他的妻子是不是当世的绝色。”

要知这毒剑袁琦，既是如此重要的人物，徐少龙当然要尽量打听他的一切。不过时机未至，所以徐少龙宁可暂时茫无所知，也不敢妄行打听，以致打草惊蛇，反而败坏了大事。

因此他目下尚不知道袁琦家中的情形，所知道的仅是他在帮中的地位，以及他从前在武林中的声名传闻而已。

只听袁琦道：“当你真真正正为一个女子的美色所迷醉后，她的快乐，就变成你的快乐，现在你懂得了么？”

徐少龙点头道：“属下懂啦！”

袁琦微微一笑，道：“不，你还未懂。”

徐少龙道：“琦公如何晓得属下未懂？”

由于他们已谈了不少体己话，因此徐少龙乖巧地改了称呼，不再以生疏的“先生”尊称对方。

袁琦道：“这是各人天性使然。不过假如你碰上了一个真能使你不顾一切的美女时，倔强的天性，也不中用。”

他停歇一下，又道。

“我们已把话题扯得太远啦！总而言之；人生在世，权力、金钱、美女等等，实在值得全力追求。”

徐少龙点头道：“琦公说得极是。”

袁琦道：“这话谅你是真心同意，可是关于如何获得权力、金钱、美女的计划，你可曾详细加以考虑过？”

徐少龙迟疑了一下，才道：“属下对此，一直是全力以赴的。”

袁琦道：“你的起步相当不错，但如今情势不同，你在本帮中，可算是出人头地，权重一时，因此你的考虑，就和从前不一样了。”

他停一下，又道：“你已成为本帮的核心份子，所以有些机密，必须让你得知，以便有事发生时能妥善地应付。”

徐少龙内心十分紧张，因为对方显然马上就触及五旗帮的最高机密。也就是他千辛万苦要查悉的事。

但他表面上不敢透露半点神色，只默然地望住对方。

袁琦道：“在江湖上，有一种行当最赚钱，但却见不得天日，你是个老江湖不妨猜猜看，这是一个什么行当？”

徐少龙沉吟付想了许久，道：“开设赌场可以获利甚厚。”

袁琦笑一笑，道：“再猜猜看。”

徐少龙道：“大凡能获暴利的，必是非法勾当，如设赌场行骗，做假的金银行使，甚至开设娼馆等等。”

他探测对方的表情，装出发觉错误似的，再行寻思。

过了一会，他自认失败地摊摊手，道：“假如不是那些行当，又不是抢劫、绑票，属下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行当，可以获取暴利的了。”

袁琦道：“若然抢劫绑架，本帮人手虽众，但此是犯了众怒之事，将必惹得天下武林之人，全力侦查。”

徐少龙道：“这一点属下也知道。”

袁琦道：“说到开娼寮、赌场等，也是目标大过显著，不须多久，天下之人，皆知道五旗帮作此营生。”

徐少龙道：“是的。”

袁琦道：“本帮人众，在外面抬不起头的话，必定发生叛乱，纵然我们已经小心防范，终久也压不住的。”

徐少龙只有唯唯应是的份儿。

袁琦道：“因此本帮从‘女人’身上打主意。”

徐少龙讶道：“女人么？”

袁琦道：“不错，天下间有一种行业，竟是无处不有，而且能使男人不借花钱的，那就是妓院娼馆了。”

徐少龙内心越发兴奋，口中却道：“但琦公却说开娼馆会惹人非议呀！”

袁琦道：“那就得看我们如何运用而已，本帮固然不可开设娼馆，但供应货色，却是秘密稳妥之事。”

徐少龙恍然道：“原来如此。”

他表示十分钦佩这个主意，却毫无反对的神色。

袁琦道：“此一行当，在别人来说，困难重重。无论是来源、运送、收账等等，都危险百出，但本帮则不然。”

徐少龙接口道：“这个自然，以本帮的人力物力；这等困难，实在不难解决。”

袁琦道：“这个机密，你对任何人也不得透露一言半语，即使是你认为最亲密可靠之人。你切切记住才好。”

他如此着重吩咐，徐少龙连忙应了。

袁琦领他到右边小室，一瞧墙上挂着的匕首，当中的一口，已经突出半尺左右，一望而知。

袁琦道：“这三口匕首，是帮主的密令，三口一齐突出，就是命你杀死

同来之人。两口突出，他本人要到这刑室来，如是一口突出，则召我们进去。你只须把匕首按回墙上，帮主就打开秘门，让你通行。”

徐少龙依言而做，靠右面的墙边，突然出现一道裂缝，原来是一方石板缩人去，露出可以通行的门户。

袁琦领先行去，这道夹墙内的秘道，甚是狭窄。只听隆的一响，秘门已经关住了。不过这时前面有光线透入，是以不甚黑暗。

徐少龙忖道：“这条窄窄的秘道，危险之极。如果要秘密诛杀一个武功高强的属下，便可在这条秘道内进行了。”

要知道武功再高之人，也须得有地方施展才行。在这条极窄的夹墙秘道内，只要设有机关，墙内有刀剑刺出，任是一流高手，也没有法子抵御。并且由于地形关系，纵是大叫大嚷，亦传不出声音。

徐少龙在龙潭虎穴中，自须步步为营，小心在意。因此他会联想到这条秘道的危险性，知道必定大有作用。

大约走了三丈左右，便从一道窄门走去。外面是个极宽敞巨大的书房，除了无数书籍和卷轴之外，还有好多放置公文卷宗的大柜和木架。四壁凡有空隙，都几乎被历代名家的字画填满了。

虽然字画挂得大多。不免有炫耀收藏甚富之感。可是这究竟是雅事，是以看起来，倒还顺眼。

靠墙边的巨大书桌右方，帮主钟抚仙坐在那张铺虎皮太师椅上，见了他们进来，微微含笑点头。

徐少龙行过礼，站在一边。袁琦则在另一张椅子坐下。

窗外偶然有白衣人影晃动，都是帮主的侍童们。

钟抚仙道：“二弟，你可曾把机密告诉此子？”

袁琦道：“小弟已约略透露了一些。”

钟抚仙道：“你觉得怎么样？”

袁琦道：“此子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对权势财富的重要性，知之甚深，而且有决心获得这些，正是适当人选。”

钟抚仙的目光移到徐少龙面上，道：“从此之后，这神机营就由你率领了。”

徐少龙连忙躬身道谢，只听钟抚仙又道：“假如该营中有人不满我们赚钱发财的方法，你须得立刻报上来，同时尽快设下圈套，把此人除掉。”

徐少龙应道：“属下谨遵严偷。”

袁琦插口道：“你下手之时，务须设法使人不会生出疑惑，这便是帮主所谓‘圈套’的意思了。”

徐少龙道：“属下明白啦！”

钟抚仙道：“你们神机营的任务，表面上是增强总坛大寨的防卫力量，以及监视不稳份子，是以具有擅入任何居室的权力。但事实上……”

他拖长声音，微微一笑，才又道：“事实上当然不仅如此，袁琦刚才告诉你的机密，方是最重要的任务。”

袁琦向钟抚仙道：“大哥，现下已谈到问题的核心了，您的意思要放他向外发展呢？抑或留在寨中？”

钟抚仙道：“目前当然是暂在本寨中，除非有特殊紧急事故。”

他向徐少龙望去，又道：“少龙，在你心目上，可有武功高明而又一切都会听你命令的人么？”

徐少龙沉吟一下，道：“有一个，就是与属下一同应召来此的居安之。此外，假如帮主认为需要的话，属下尚可吸收一两个……”

钟抚仙道：“如此甚好，神机营的十一名高手，皆由你率领，但你仍须建立一个核心组织，最少连你五个人，方始敷用。”

他停歇一下，又道：“不过其他的人，纵是你的心腹亲信，也不能让他们得知咱们的机密，你要记住，你是他们的头脑，他们只是你的四肢而已，不必让他们用思想，只要他们依你的指示行事，那就对了。”

徐少龙躬身道：“属下记住了。”

钟抚仙又道：“你或会奇怪本座何以对你如此寄予腹心，我告诉你，这是因为你自从踏入本寨之后，从未私下仿谒过任何人之故。”

徐少龙道：“属下太愚笨啦！竟不明白帮主话中玄机。”

钟抚仙道：“本座和袁琦一致认为你不私谒任何人，乃是因为你志气大，眼光远，所以不愿投入派系之争的漩涡，而希望被本座赏识，直接成为本座亲信。”

徐少龙实在不得不大大佩服，道：“啊！正是如此。”

钟抚仙道：“这是很重要的关键，一个人立身处世，绝不能脚踏两只船。假如你去谒见于木塘，以便为自己留下后路，则本座今日不选取你，其理甚明，希望你的秉赋才智，胜于旁人，但有些事，不是有本领才办得通的。”

他向袁琦点点头，这个第二号头子便接口道：“帮主的意思是说忠心第一，尤其是我们开辟财源所采取的途径，将遭遇天下之人敌视反对，因此必须十分机密。”

他走到一个木架边，拿了一份卷宗，翻看一下，便交给徐少龙，道：“这里面的人，乃是负责运输的部门。”

徐少龙双手接过，谨慎地道：“属下定须晓得么？”

袁琦道：“不要紧，这只是我们贩卖部的一个运输组而已，事实上这个组织甚是庞大……”

徐少龙低头一瞧，卷宗上注明有“最机密”的字样，打开来，卷内每一页只有三两个人，但名字出身和联络地址，都注得清清楚楚。

他暗暗忖道：“如果抄录下这些卷宗，便可按图索骥，把这些丧尽天良的恶徒们，一网打尽了。”

袁琦冷峻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想头，当即抬头凝视倾听。

袁琦道：“这些人都是两三个一组，与别的小组毫无联系，互不晓得。在这卷宗上，每个人都是负责人，直接与该部门的总负责人联络。”

徐少龙道：“袁公这么一说，属下更加了解这个机密的重要性了，只不知属下能够做些什么，以表忠忱？”

袁琦道：“目前什么都不必做，你先把自己的核心组织弄好，待帮主批准之后，自然有重大任务，派你去做。”

徐少龙情不自禁的压低声音，道：“白副帮主恐怕不知此一机密吧？”

袁琦点头道：“万万不可给他晓得，致于本帮之中，还有哪些高级人物，参与咱们的机密，你暂时不必知道，只有一个人，你不可不知，那就是席总务司。”

他停歇一下，又道：“席亦高掌管本帮内处情报事宜，当然他是此一核心集团的高级人物之一。”

这一点徐少龙并不表示奇怪，惜非如此，帮主怎肯把关系自身以及全

帮的安全的大权，交给席亦高。

他躬身道：“属下有一件事要请示……”

钟抚仙道：“什么事？”

徐少龙道：“神机营在体制上，虽然直属帮主指挥，还有白副帮主负责，但比内处三堂和总务司，仍是低了一级，是以凡是堂主身份之人下令，属下自应遵行。这一点还不难应付，问题在席总务司身上，他既是核心人物，属下是敷衍他？抑进真心服从？”

袁琦一笑，道：“问得好。”

钟抚仙道：“目前你须得听他的命令，等时机到了，本座自然会告诉你该怎么办。”

这话甚是耐人寻味，大有将来可能会罢黜席亦高的含意。那时候继任之人，自然非徐少龙莫属了。

他们的密谈，到此为止。

徐少龙目前已笃定是“副统领”，不须多虑了，而当务之急，却是组织核心集团之事。

徐少龙回到神机营中，一方面分析研究钟抚仙的万恶组织。一方面着手进行建立那“核心组织”。

一个月时光很快过去，在这个月中，五旗帮为了庆祝“神机营”的成立，曾有过一番计划。

此外，徐少龙和玉罗刹、郑艳芳，都略有来往。但因为他的事情太忙了，所以关于“庆典”和“交际”的经过，他都不放在心上。

就在一个月之后，五旗帮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

徐少龙半夜被惊醒，一名帮主府中的侍卫，传达帮主之令，召他马上到帮主府，参加机密会议。

他迅即赶到帮主府，不须经过盘查通传等手续，一迳到帮主的书房，也就是他的“公事房”。

此地他已来过多次，但见这间比普通的大厅还要宽敞的书房中，灯烛辉煌，却只有袁琦和席亦高两人在座。

帮主的大师椅接着抬到，可知他马上就到。

那张太师椅，摆在远远的角落里。

徐少龙看了，心下纳闷，忖道：“帮主何故要远离众人？”

转眼间又有数人赶到，那是两位副帮主白尚奇和谢沉，还有三人是内三堂堂主于木塘、李听音、辛公权。

这些人依序在预先设好的座椅落坐，乃是排成一个马蹄形，每张椅子之间，有一个茶几，已摆着茶点。

徐少龙本是站在袁琦身后，一看这些人数，恰是七张椅子，便乖巧地站着不动，不久，帮主驾到。

钟抚仙一进来，两名白衣少年，马上过去把太师椅搬到他屁股后面，而这钟抚仙所站之处，正是马蹄形的缺口。

这么一来，在开会商议之时，他便可以把众人的表情，一览无遗了。

徐少龙待两白衣少年出去之后，便移到帮主身后侍立。

没有一个人向徐少龙瞧看，可是人人心中知道，徐少龙是在最机密的会议中，变作帮主的贴身侍卫了。

钟抚仙瞥视众人一眼，作个手势，请众人坐下，这才向席亦高点点头，

道：“亦高，你把事情报告一下。”

席亦高站起来，道：“敝司适才接获急报，得知黄旗分舵，黄昏时已被官家挑了。”

他说到这里，座中的虽然皆是老江湖，却也不由得人人变色，愕然顾视，可见得大家心中何等震动。

席亦高道：“黄旗分舵的地盘，拥有南直隶的大部份，人数多，势力大，向来在本帮五旗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次出事，居然两名副舵主周元勇、蔡汉威和军师宋北被捕，同时尚有七名弟兄，陷落法网。”

徐少龙大为吃惊，他可不是因为黄旗分舵被官家所挑而吃惊，却是因为消息到达之快，大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他原已对五旗帮传递消息的通讯网，调查得十分清楚，并且已把这个重要情报，送了出去。谁知席亦高另行设有更厉害快捷的通讯网，因而这个明天中午方可收到的消息，他在三个时辰之内，就接获了。

白尚奇皱皱眉头，道：“官家方面，是不是南直隶总督黄翰怡？”

席亦高道：“正是此人。”

谢沉摇摇头，沉重地道：“除了这个著名的铁腕中丞外，还能有谁？”

席亦高道：“敝司报告一下这个乱子的背景。本帮的力量，不但普及湖南北水陆两道，同时还打入朝廷，除了京师的王公大臣之外，但凡派出十八省的督抚司使，无不极力设法打通门路，也都能够得心应手……”

他叹口气，才道：“可是只有这个‘铁腕中丞’黄翰怡，为人清廉正直，饱学多才，向来不讲情面，更不受贿，是以本帮会无法打得通他的关节。偏生他又能在皇帝面前讲话，连宰辅都对他畏忌几分。”

辛公权等他话声一歇，便接口道：“既是如此，本帮何不早早收拾了他？”

此人乃是兵马堂堂主，掌管全帮调动兵马大权，是以一开口就带有杀机，当真是个讲究“行动”之人。

席亦高道：“辛堂主有所不知，虽说本帮能人甚多，暗杀手段有硬有软，能因人而施，不会露出破绽。无奈这个黄翰怡与别人不同，他手下有五名武林高手日夜护卫。不论是行刺或使毒，都办不到。”

辛公权道：“本座也听人说过有这么回事，但没有想到竟是真的。”

席亦高道：“不但是真的，而且这五名高手，其中有三个人身份。

敝司业已查出。一个是少林派的假罗汉段玉峰，一个是武当冰翁江苍松，一个是玉尺金剪林秋波，是个带发修行的女道士，出身于南海白云观。”

于木塘颌首道：“这玉尺金剪林秋波声名在南方数省，甚是响亮，她今年有四十岁了吧？”

席亦高道：“大概应该是卅五岁以上的人，可是看起来，只是个二十许少妇，相貌端丽，固此费了许多气力，才查出她的姓名来历。”

于木塘道：“除了她之外，那段玉峰和江苍松皆是极负盛名的高手，想来比较容易查明来历，是也不是？”

席亦高道：“是的，黄翰怡一接任，敝司就派人侦查他有些什么人民但一则黄翰怡赴任也不过是几个月之事，时间尚短。二来这五名高手，掩饰得很巧妙，个个都是老江湖，所以进行时感到十分困难。”

李听音插口道：“只不知林秋波在总督官邪中，用什么身份作掩护？”

席亦高道：“她住在内宅，称那黄夫人为大姐，合府上下，都尊称她作

林夫人，不知底蕴的人还以为她真是黄夫人的亲妹子。”

袁琦好像作一个结论地道：“既然黄翰怡有五名高手暗中护卫，本帮自是不可轻易使用暗杀之法、至于其余两名高手，虽然还查不出姓名来历，但目前已不重要了，因为从那已知的三人看来，另外的两个，一定也差不多了。”

钟抚仙道：“黄翰怡乃是书香世家，正途出身，仕官至今，似乎从无交结武林，何以用得上这五名高手？”

他这话不向任何人询问，也就等如叫大家找出答案。

白尚奇依序发表意见，道：“黄翰怡虽是铁面无私之人，但多才饱学，通达世务，并不是一味硬绷绷的清官，因此，他在朝中朋党甚多，势力极大，以他这等作风为人，交上武林高人为友，也不算是奇怪之事？”

谢沉道：“也许是他的部属，为他网罗的。”

他虽然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其实大有学问。

要知武林中正派高人名家，大都乐意帮助清官治世，所以只要黄翰怡的部属，找得到关系，不愁没有名家高手帮忙。

这些道理，因是在座人人懂得，所以不须解释。

于木塘道：“看来总不出这两途。”

李听音和辛公权也先后同意这两种看法。

席亦高道：“黄翰怡曾当过两广巡抚，所以也有可能是他的夫人，认识了南海白云观的女道士，再由这个关系，分别请到其他的名家帮忙。但无论是如何牵扯上武林的关系，总是属于两位副帮主所说的两种途径。”

这时已等如得到结论，钟抚仙的目光落在袁琦面上，问道：“袁琦兄怎么说？”

袁琦从沉思状态中回醒过来，道：“在下忽发奇想，那就是虽然诸位都认为是黄翰怡设法找到这些人帮忙，但在下却考虑会不会是这些人自动找上黄翰怡的？”

众人都仔细忖想，可是没有一个露出服膺的意思。

只有徐少龙大吃一惊，不禁用力地瞪了袁琦一眼。

现在他已知道自己第一个要杀的人是谁了，既非帮主，也不是两个副帮主，而是“毒剑”袁琦。

因为这个人的才智，已证明了高绝一代，同时由于他特殊的身份，与帮主狼狈为好。

因此如能早一日除去此人，就对剿灭五旗帮的大事，早一日成功。

钟抚仙沉吟一下，才道：“副帮主等的见地、比较平实易信，若然是袁琦兄的推测正确，则本帮面临的大敌，不是官家，而是武林数大门派了。这一点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总是使人感到不易置信，袁琦兄认为如何？”

他最后还是征询袁琦的意见，可见得连钟抚仙这等地位，对于不采纳袁琦的推测之举，也不是容易之事。

袁琦微微一笑，道：“在下明白帮主最大的考虑，必定是因为武林各门派，迄今没有一点向卒帮生事的行动，是以认为这些门派，不会主动地去帮助黄翰怡。”

他略略一停，又道：“照理说，以这数大门派的声望力量，几乎足以发动整个武林，来对付我们，但事实上却没有。”

这个深沉多智之人，用锐利的目光，逐一扫过众人面上，之后又道：“如以整个武林的力量来说，简直比官家还可怕几倍。”

因为官兵碰上咱们，不难辨识，又无法结集重兵打硬仗。换言之，他们要对付无形的敌人，所以倍感棘手，难着实效。

反而武林中人集结起来，虽然决计远没有官家的人多势众，但对付本帮，却是游刃有余。”

这回他一停下来，辛公权便问道：“是呀！既然武林的力量，更强于官家，何以他们不直接对付咱们？”

袁琦道：“假如那五名出身于各大门派的高手，集结起来，主动地去帮黄翰怡，则他们当然便可以发动武林力量，直接对付本帮。正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暗下帮忙黄翰怡，这一点我尚未想通，所以不敢坚持己见。”

换言之，他如果想得通其中道理，便仍坚持他的推测。

可见得他压根儿就不承认其他的说法的。

徐少龙心中叫一声：“好厉害的家伙。”忖道：“这厮的才智和自信，如此过人，我非得及早收拾了他不可。”

想是这么想，做起来可真不容易。

因为一则袁琦本身武功高强，不易刺杀。

何况还须不露痕迹，更是难之又难。

要知五旗帮中高手如云，没有一个不是经验丰富，眼力高明不过的，只要稍有破绽，即可看出袁琦死因。

这一来打草惊蛇，钟抚仙只要忍一口气，解散了“贩卖人口”的组织，一切证据，便将永远湮没了。

徐少龙奉命打入这个帮会之内，历经千辛万苦，当然不仅是为了阻止五旗帮继续作“贩良为娼”的活动，而是要那些拆散家庭，把人家的女儿，卖到娼馆妓院中的恶魔们，一网打尽，处以应得之罪。

因此，他决计不能惊动对方，所以这么一来，要杀死袁琦之举，便变成万分艰难棘手的任务了。

这个会议，开到此处，已把徐少龙骇出一身冷汗。因为这些五旗帮当权的首脑人物，的确极是高明。

他们略一猜测，就几乎把事实真相弄清楚，再加以他们的潜势力，可以想像得到在将来大举动手对付他们，很难获得全胜。

钟抚仙又出题问道：“本帮有三个重要部属被官家擒去，诸位认为应当如何应付？”

大家的目光集中在白尚奇身上，等他发言。

白尚奇道：“这些部属皆是经过场面波浪的人，不须顾虑到他们会供出本帮底细，因此我们可以从长计议。”

许多人都点头赞同，辛公权见上面已无人发言，便道：“敝座之意，认为马上派出得力高手，去把他们救出，乃是当务之急。”

这个主意，有一部份人赞成，一部份人反对。

谢沉是反对派，他道：“官方既然晓得他们是本帮分舵，而我们劫狱的话，本帮立即成为官方正式剿捕对象了。”

白尚奇是赞成派，反驳道：“本帮根本上就是官方列为缉捕目标的非法帮会，纵然劫狱，也不过稍增刺激而已，可是本帮在江湖上的声誉，一得一失，关系重大。”

席亦高也赞成道：“白副座之言甚是，以本帮的力量，还是可以与那“铁腕中丞”拼一拼的。”

于木塘道：“这得失之间，须得慎重考虑，这一次官方的行动，焉知不是已准备妥当了？”

两派意见，有点相持不下。

袁琦等大家都发表过意见，这才慢条斯理地作个结论，道：“本帮自应暂时按兵不动。

因为官方的行动，显然是要刺激本帮，假如本帮有了反应便坠入官方套中了。”

他缓缓地扫视众人一眼，又接着道：“何以见得呢？这可从两方面看出来，第一点，官方的行动，如此秘密迅速，一举就擒获三名重要人物，可见得早已处心积虑，把黄旗分舵的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才下手的。”

没有一个人作声，因为他的分析，极是深入精微。

袁琦又道：“第二点，本帮势力广布多省，官方挑了一个分舵，终究打击不大。可见得此一行动，乃是希望引起某种反应，从而得以与本帮较高级的人物接触。因此兄弟的结论是，暂时不加理会。”

白尚奇没有反对，别人就更不愿多口了。何况袁琦的看法，的确比任何人都高一层，教人不能不服。

钟抚仙道：“即使官方此次行动，乃是陷阱。但本帮定须做些事情，诸位对此一问题，可有什么高见没有。”

袁琦最先发言，道：“当务之急，莫过于马上查明黄翰怡的用心何在？他手下的高手，究竟还有些什么人物？这两点查清楚，方能定破敌之计。”

这个意见，无异议通过了。

袁琦转眼向徐少龙望去，道：“徐少龙，你可愿意出马么？”

徐少龙忖道：“废话，我就算不愿意，但行么？”

当下应道：“属下自当竭尽绵薄，但如此重大的任务，只怕难以胜任。”

钟抚仙锐利的望了众人一眼，道：“现在就这样决定，徐少龙。”

徐少龙应道：“有。”

钟抚仙道：“你必须记着，此行的任务，只是调查黄翰怡的用心，以及他手下有些什么人，不许作攻击行动。”

徐少龙道：“属下谨遵严谕。”

在座的人，都表示很同意。

因为他们自忖只是帮会之徒，无论势力多么大，也不可与朝廷官家为敌。

所以查明这位甫直隶总督的用心，是最要紧和最稳妥的事，既不伤害本帮，”又不是完全没有行动。

秘密会议至此结束，众人散去之后，室中只剩下钟抚仙三人。

钟抚仙向徐少龙道：“有些话不便被别人听去，这一点你心中自必明白。”

徐少龙道：“是的，请帮主训示。”

他已转到钟抚仙三人前面，但觉阵阵极隐微的刺骨寒气，从钟抚仙那儿侵袭到身上，使人忘不了他的威胁力量。

钟抚仙道：“黄翰怡这次对本帮采取行动，来势汹汹，当然是要给本帮瞧点颜色之意。

但除此之外，会不会因为本帮近些年来，成立贩卖部，而让他得到一点风声？这才是要你认真查明之事。”

徐少龙道：“属下记住啦！”

袁琦插口道：“调查之举，不能没有期限，在你估计出需要多少时间才可达成任务之前，还有些资料可供参考。”

他闭目寻思一下，才又道：“第一点是黄翰伯采取行动之际，我们先已接到机密消息，只是没有通知黄旗分舵，及时避开而已。”

徐少龙露出诧异的表情，问道：“为什么？”

袁琦道：“这是我们的政策问题，我们本来希望此一分舵的主脑完全落网，这样，我们的人就可以接管整个分舵了。”

徐少龙恍然大悟中，不禁对此人的恶毒卑鄙用心，大为惕凛。提醒自己必须时刻严防被他出卖。

袁琦道：“对内是如上所述，对外来说，这是使黄翰抬掉以轻心的好计，使他觉得五旗帮，其实不过如此。”

徐少龙赞叹道：“琦公的计策，真是天下无双。”

袁琦也不禁感到得意，又道：“第二点，我们还获得有关黄翰怡的一些资料。”他离座在柜内找出一份卷宗，打开看了一下，就交给徐少龙，要他研究过，筹想出进行之法。

徐少龙打开卷宗，第一页是黄翰怡的图形，出自名手，是以把这位当朝大员的面部特点，都能表现出来。

他对这幅肖像注视了好一阵，这才翻阅其他部份。

这份有关黄翰怡个人的资料，搜集得十分丰富，从他的出身，考试入闱，出任，以至于他家中情况，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习惯等等，无不具载。此外，还附有他生平事迹的记录，干过些什么事，时间地点，无不详备。

袁琦让他想了好一会，才问道：“你有什么意见？”

徐少龙道：“属下一直研究第一步如何做，这第一步便是如何能在黄翰怡的附近，立足得住。然后才谈得到怎样进行工作的问题。”

钟抚仙道：“这是最重要的一着，如果你一到南京，马上就被人注意监视，焉能展开工作？你打算用什么身份掩护？”

徐少龙道：“属下看了此人的事迹为人，得知他爱才若渴，尊重任何技艺之人。同时最注意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换句话说，他不许武林人，随便打扰良民。所以属下只要有充分的证据，是全无可疑的良民的话，就不怕站不住脚了。”

钟、袁二人都连连颌首，表示赞同。

这个办法看起来平淡不过，可是在一般江湖道中，很少人会考虑使用。大都是用心找寻秘密藏身的办法，甚至不惜昼伏夜出，极尽诡秘的能事。但事实上如果利用“法律”

的保障，反而最难被人发觉。

他这种新的见解，博得两个大野心家的赞许欣赏，这是因为他们向来擅长利用法律的间隙之故。

徐少龙又道：“属下可以独自负起“调查”的任务，只须制造一些能掩护身份的关系人，譬如妻子，父母等。”

袁琦道：“此事不难，我们可以派给你一个能干的女孩子，你可以用夫妻名份，也可以用兄妹名份。”

徐少龙心想：“不知此女是谁？”

但为了免得麻烦起见，他便选择“兄妹”名份。

袁琦道：“使得，我们马上找出适合你们的一对兄妹，让你们用他们的名字和家世。对方再有本事，也查不出真相。”

这一手法，与徐少龙混入五旗帮的相同，果然是十分严密有效的掩护。

徐少龙道：“属下只有一个问题，那便是迅速传递消息之法，还有就是足资利用的人手，必须是当地之人才好。”

袁琦道：“都不成问题，传递消息方面，一是利用席亦高的通讯网。另一是利用本帮原有的通讯网。其次，我将通知一个人秘密与你接触，他不是本帮弟兄，但却是贩卖部几个重要负责人之一，他人手甚多，其中不乏本地人氏。”

徐少龙心中暗喜，因为他现在开始一步步接触这个万恶的非法组织的上层人物了。但是外表上，他只点点头。

袁琦又道：“此人姓阎名炎，短小精干，负责南京及附近地区，外号“黑蝎”，你可以命令他做任何事。”

最后话题转到伪饰他妹子的入选，钟抚仙道：“这个差使，你有两个人可以选择。”

徐少龙大感兴趣，心想这两个女孩。一定都是既美丽又毒辣的人，否则不可能被吸收为重要的心腹。

尤其是他的行动目标，与“贩卖部”有密切关系，所以这两个女孩子，定是已知悉秘密之人。

他恭容问道：“这两位女郎是谁？”

钟抚仙道：“一是玉罗刹连晓君，一是郑家姐妹中任何一个。”

徐少龙心中的震动，简直难以形容，差点就变了颜色。

他做梦也没想到玉罗刹和郑艳芳等，居然是这帮会中，另一秘密组织之人，心中顿时涌起深深的怨恨。

他好不容易才恢复正常，道：“她们都很漂亮出色，随便哪一个都行。”

袁琦道：“此次由于你是负责之人，所以还是你自己选的好。”

徐少龙思索道：“这些女子中，只有玉罗刹精通武功，如果我想找机会除去她们，当然是首先除去最厉害的人，现在我不必遵守诺言，可以打听她的身世了。”

当下道：“玉香主武功高强，似乎妥当些。”

钟抚仙道：“好，就是她吧！”

徐少龙故意欲言又止，之后才道：“她当真姓连么？”

原来徐少龙对五旗帮之事，晓得甚多。

特别是著名的人物，自是多方打听过的。

他记得五旗帮前任帮主姓连名云，如今已经身故，除了他之外，别无任何姓连的高手。

但连云明明无儿无女，玉罗刹会不会是他的女儿？

这一问居然弄对了，袁琦笑一笑，道：“她当然是真的姓连，帮中总会有些闲言闲语，说她不是，你用不着理会。不过你须得记住，你的真正使命，照规定不可被任何人得知。”

徐少龙情知已不便多问，便及时住口，道：“属下记住了。”

钟、袁两人商量了一下，便由袁琦道：“你明天一清早就出发，迳赴镇江，等候连晓君抵达，才一起到南京去。这儿有一份卷宗，是杭州杨家兄妹的身世，你看熟所有资料，定能冒充得维妙维肖了。”

这刻离天亮已不久，徐少龙返营之后，除了与居安之密谈几句，以及整理行装之外，已没有多余时间了。

他乘坐一艘快艇，驶出总坛大寨，当他穿越那个数十亩大的“英雄荡”，经过那座木楼，驶过闸门之时，所有的人，无不向他敬礼。这使他益发感觉到自己权势之重，也勾起了今昔不同的感慨。

上一次，他经过此楼，身份尚未确定，同时也在这里第一次见到玉罗刹的，她的美貌和神秘，诚能使人无法忘记。

他突然一阵冲动，马上命水手把快艇掉转，直驶木台。

这一回浮台上的黄衣大汉们，见他登临，个个只有哈腰拱背的份，谁也不敢像上一次那样试他武功。

凑巧的是值班的头目，正是第一次所见的李均。

他微微一笑，道：“李头目，还认得我么？”

李均连忙躬身道：“属下怎会认不得统领？”

徐少龙进入木楼内，一迳拾级登楼。

目光到处，上面那半截房间，门帘深垂。这刻恰好帘子一掀，走出一个白衣俊秀童子。

白衣童子一见徐少龙愣了一下，马上用食指抵唇，示意他别作声。接着迅快到他跟前，不悦地瞪着他。

徐少龙猜想他一定是不大清楚自己的身份，但仍然认得自己，才会叫他别作声。这个小童，他曾设法呕他，当时已判断他是个秀美的少女。

他微笑着向她凑上去，差点儿就触及她的面庞了。

她连忙向后仰让，双眉紧皱，却没有推他或骂他，居然是一种似嗔非嗔的表情，甚是动人。

徐少龙心中一荡，正要向她的香唇吻去。但刹那间已警觉不对，忙忙收摄心神，举手指一指房间，作询问之状。

这自然是问她玉罗刹可是在房中？因为徐少龙还不晓得这个少女扮的小童，究竟是不是玉罗刹的人？

那白衣小童点一下头，做个睡眠的手势。

徐少龙恍然大悟，敢情玉罗刹在睡懒觉，故此没有看见自己的快艇，否则她一定会现身打招呼的。

可以料想得到的，是玉罗刹还未接到出发的命令，相信这是袁琦的手法，尽量不让别人晓得他们结伴之事。

他轻轻道：“我要见她。”

白衣童子吃一惊，大有不能置信之状。

徐少龙往前跨步，假如她不避让的话，两人就得撞上。

对方已没有法子不让路，只好闪开，但一手疾出，抓他的臂弯，指风罩射徐少龙臂弯上的穴道。

这一手已显示她武功不弱，尤其是纤纤五指，练有功夫。就是筋骨再强健的人，也禁不住她一抓。

徐少龙手臂如蛇般滑出她五指之外，动作一点也不急这。他的人也同时向房门走去。

他居然能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对方这一记，必定已使她大为震惊，是以她愣了一下，想再行出手叮，已来不及了。

徐少龙一步跨出七八尺，落在门边。

他先回头向那秀美的白衣童子笑一下，这才举手叩门。

直到这时，那个白衣童子才急急扑上来，拳掌齐施，间他背后猛袭，口中怒喝道：“大胆狂徒。”

徐少龙呼的一声转过来，双手齐出，恰到好处地先后扣住她双腕，不但使她动弹不得，连话也吓得咽了回去。

房内传出一个冰冷但娇美的声音，道：“谁？”

第十一章

徐少龙道：“我。”

一面放开了那个白衣童子，转身跨入房去。

但见躺椅上，玉罗刹已坐起来，一边头发已经松乱，衬托以玉面朱唇，竟有一股娇情的美态。

连徐少龙这等人物，也不禁瞧得一怔。

玉罗刹也感到意外，一面伸手掠鬓，平添了无限风情，一面站起身，道：“是你？天刚亮啊！是不？”

徐少龙举步上前，及时制止她继续把头发整理好，因为他觉得此刻她正是最有女人味道，是最动人的时候。

玉罗刹一点不明白他何以不让自己整理头发，所以也忘了抗议，甚至没有任何反应，只茫然地望着。

徐少龙欣赏了一阵，才道：“我想对你讲句真心话，但又怕你误会。”

玉罗刹眸子一转，道：“你有权进入任何地方，我不敢怪你。你可是想说这一宗么？”

徐少龙乖巧地道：“这是第二件，还有第三件事要告诉你，但咱们一宗宗的来，好不好？”

玉罗刹嫣然一笑，再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冰冷味道。

她道：“好，反正你总是带来一连串的问题。”

徐少龙道：“你的秀发微乱，反而更为美丽，这便是第一件，你怪不怪我太以放肆？”

她摇摇头，徐少龙便又道：“第二件不必说了，第三件是我特地来向你说声再见的。”

玉罗刹眼光中突然透出忧色，轻轻道：“你专做些出人意外的事，这一次的任务可有危险？”

徐少龙摇头道：“危险性不大，但却很棘手。”

玉罗刹道：“那也是很糟糕的事，如果你任务不能达成，回来也须受责。”

徐少龙道：“我如今得知你很关心我，此行不但不苦，反而很开心……”

玉罗刹泛起一抹羞怯之色，缓缓垂头。

徐少龙禁不住在心中把这个美女和郑艳芳作一比较，掂量她们的份量，在自己心里哪一个重些？

虽然郑艳芳与他已有过肌肤之亲，作过一夜夫妻，而玉罗刹与他，则

根本一个爱字也没说过，更没有亲近过。然而这刻在他心中，这两女居然具有同等的地位，都能使他挂念怀恋。

他望着玉罗刹，她的玉颈，由于垂头而露了出来，还有她喜欢裸露的双足，都使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徐少龙与她道别后，在艇中回望，但见玉罗刹一直撩开窗帘，向他眺望，而最后还挥手致意。

他一路上时时想起她，最后找出结论，深信玉罗刹所以能使自己念念不忘之故，一来是她平素以冷面向人，似乎从不把天下之士，看得上眼。然而她却对自己独具青睐，不免有弥足珍贵之感。

其次，她的身世，一定有某种难言的秘密，这是形成她孤傲性格的重要原因，是以使人对她不禁生怜。

可惜的是他无暇打听她的身世，但这么一来，她反而增添了秘密的吸引力，使他特别注意到她。

他遵照帮主钟抚仙的指示，到了镇江，就暂作逗留。

在镇江这个繁荣都邑中，当然有五旗帮之人，而且是五旗帮一个重要据点。镇江以南，归绿旗分舵，以北及西面，都归黄旗分舵。

目下黄旗分舵被挑，而镇江又是黄翰怡的辖区，所以“五旗帮”悉数奉命敛迹，避避风头。

徐少龙没有找任何帮众联络，也没有到客栈等公共场所歇足。据钟抚仙的指示，他最好在赌场娼馆流连，既不受人注意，亦可顺便打探些消息。

但他估计钟抚仙现在已不至于再监视自己的行踪，所以也没有依照此一指示，迳自到城西的一间寺庙去。

此寺名为“开元”，地方不大，但香火甚盛。

徐少龙走到寺门前，已是黄昏时分，远远但见大殿内灯烛辉煌，无数的善男信女，正在顶礼膜拜。

他夹在香客中，没有惹起别人注意，走入寺门，不进大殿，迳从偏门直入寺内。在后进的佛堂禅院，可就清静得多他迅速走完一条长廊，便回首四顾，忽发觉左方数丈处的一道窗户内，似乎有人在窥看。

徐少龙只不过在一瞬之间，发现眼睛的反光而已，并非看见有人。

但他知道自己绝对不会瞧错，当下诈作不知，转身举步，向另一道打开的门户走去。

他距离那道门户，只不过十多步而已，这时一面走，一面迅快动脑筋，寻思如何才能巧妙地争回主动之势？

这意思是：他目下明明被人暗中窥伺，由于他身份上。

工作上的顾忌，所以他不能直接扑过去，查看什么人在偷窥自己。

那么他如何才能在对方不知不觉之中，反而令他须得顾虑自己，变成被动的地位呢？

他走了六七步，计上心头，不过连他自己也禁不住在心中打个哈哈，暗笑自家此计想得大无赖了一点。

只见他手抚裤裆，作出要解手之状。

接着他已拣中一处地方，乃是靠近那道窗户的一个角落，迅快行过去，一面转眼四望。

而这一趟，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向窗户望去了。

要知这个举动，乃是一般读书守礼之人的正常现象，大凡明理守份之

人，总不习惯随地便溺，纵然因时势所迫，不能不解决，也会大大觉得不好意思，因而张望四下，瞧瞧有没有人看见。

反转过来，那个偷窥他的人，见他要小解，总得回避一下，至少也不能让对方误以为自己存心窥看他小解。

这种心理上的正负反应，便恰到好处地将主客之势扭转过来，顺便还初步解释，徐少龙问以跑到后面来之故。

假如这个窗内潜窥之人，乃是“五旗帮”的眼线，则他往后还须解释到这“开元寺”来的原因。

如果他是别的路数的人，就根本不必再予解释了。

他目光到处，但见窗内已失去那双眼睛。事实上窗户是关着的，只不过窗纸上有一条缝隙罢了。

徐少龙侧耳而听，一面估计距离。

这是他探测敌人的一门秘密功夫，他可以从“距离”加上“呼吸声音”，测知对方的功力深浅。

这是因为越是武功高明之人，他的呼吸就越细微均匀，他只须听了声音，再参考当时的距离，就估计得出对方功力如何？

这第一步的探测马上得到结果，使他十分大惑不解的）是，窗内之人，似乎是个不懂武功的普通人。

不过从他比较坚实急促的气息听来，此人相当年轻。

“假如不是武林中人，那么不管是什么来历，我都可以稍稍放心，不须过于忌惮提防了……”

他一面想，一面咳嗽一声，往门外走去。

窗户上马上现出那对眼睛，见他不但向敞开的院门走去，而且看他的手势动作，都表示他尚未小解。

那么不用细说，也可知道徐少龙是打算到那边门后，找个更好的地方解手。

窗户一响，打开来，现出一张年轻的面庞。

那是个面目俊秀的少年，肤色自皙，看来甚是文弱。

徐少龙闻声愕然回顾，与那少年打个照面。

他惊愕的表情，当然是假的。

心中忖道：“此子虽然看来文弱，但秀朗的眉目，宽饱的前额和高挺的鼻子，都在显出他是个身份极高，聪慧异常的人……”

那少年尴尬地向他露齿笑一下，好像想不到自己使人家如此吃惊，十分感到不好意思。

徐少龙拱拱手，道：“在下敢是惊扰兄台啦？”

那俊秀少年连忙摇头道：“没……有，没有……”

徐少龙忖道：“他见我从那边走，便打开窗子，定有缘故，我且唬他一下……”当下道：“小弟到那边瞧瞧，回头方向兄台请益。”

说罢，迈步欲行。

那少年忙道：“兄台请留步。”

徐少龙故意皱起眉头，苦着脸，道：“兄台等一会见教吧！”

那少年道：“不，不，那边有内眷呀！”

徐少龙一怔，道：“内眷？此地哪得有女眷？”

那少年道：“那是小弟家中的人。”

徐少龙哦一声，道：“原来如此。”

少年道：“兄台若是……”

徐少龙打断他的话，问道：“这边的院门为何关闭起来呢？”

少年道：“里面的老法师不愿人家打扰……”

徐少龙登时心中一愣，不过可没有流露出来。

只听那少年嚅嚅地请他到屋子里，可以方便，他便装出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登阶入室。

在窗户这边的房子，是间洁净的书室，另外尚有一间卧房。

另外有一道门户，想是通到女眷居住的內一进去的。

徐少龙解手之后，在书房与那少年互通姓名，得知这少年姓沈名恒，乃是云南人氏。

徐少龙通报自己姓名时，便用“杨楠”的化名，自称杭州人氏。

这时天色已经昏暗，但沈恒还不点上灯火，也没有斟茶奉客等礼数，显然没有意思与徐少龙攀谈。

徐少龙是什么人物，早就感到大有蹊跷，假如这沈恒不是别有隐情，早先就不会如此闪缩窥伺自己了。

现在再想一想，老和尚关闭了院门，这沈恒的书房，恰在紧要通路上，这一切都似乎大有关连。

若在平日，他大可以泡下去，慢慢的查看内情。但现下他身份特殊，只要查出与自己无关，就无须多事。

于是他站起身，正要告辞。

忽见一条窈窕人影，走入书房。

房内光线虽暗，可是徐少龙却能把对方的面貌，看得一清二楚。但见来人是个少女，长得甚是姣美，她十分白皙，看来绝对不到二十岁。

她一入房，便低声道：“大哥，吃饭啦！”

沈恒有点手足无措之感，徐少龙心知那个美貌少女从外面进来，因为明暗不同的影响，使她看不见还有别人。

他又深知自己如果一出声，必定把那少女骇一跳，所以没有开口。

沈恒道：“二妹，我有客人在这儿……”

他虽然先说出来，但那少女还是吓得轻轻“哎”了一声，用一只手掩住胸口，同时张惶四望。

她马上就看见徐少龙站在墙边的人影了，徐少龙忙道：“对不起，在下可是使姑娘吃惊了。”

沈恒在旁边插口道：“这一位是舍妹沈如箐。”

他转向妹子沈如箐道：“这一位是杭州杨捕兄台。”

沈如箐敛任行礼，道：“小妹失礼了，请杨先生见恕。”

徐少龙忙道：“沈姑娘这话，叫在下如何敢当。”

沈恒点火燃灯，顿时一室皆亮。

沈如箐眼见徐少龙如此挺拔俊逸，一表人才，不觉愣了一下。

徐少龙拱手道：“天色不早，在下不敢多扰，这就告辞。”

沈恒还未开口，沈如箐已道：“杨先生住在城里么？”

徐少龙道：“是的。”

沈如箐道：“若在城中，何须急急赶回去？家兄难得有朋友过访……”

这回轮到徐少龙愣住了，心想：“她为何要挽留我？而且她居然擅自作

主，也不问一间她哥哥？”

他口中应道：“在下若是晚归，只怕舍妹悬望……”

沈如箴歉然道：“杨先生若怕令妹挂虑，小妹这就差一个人，送个讯与她，倘若令妹愿意出来走走，那就更好了。”

沈恒也道：“这话甚是，杨兄尊意如何？”

徐少龙心中一笑，想道：“我的假妹妹还未抵达，如何带来相见？”

当下道：“那倒不必劳动尊驾了，如蒙两位不弃，过一两天，在下就带舍妹，到此向两位请益讨教。”

沈如箴道：“杨先生请坐，小妹失陪片刻。”

她嫣然一笑，又道：“家兄长日寂坐书斋，难得有朋友驾临，你们且谈一谈她落落大方地出去了，徐少龙暗暗注意她的步伐之后，断定她也丝毫不懂武功。

这时他自然不便坚持离去，一面落坐，一面向沈恒道：“令妹纵然不说，小弟也看得出沈兄是个不喜世俗应酬的人。”

沈恒对这句话的反应极佳，不但泛起诚恳的笑容，同时真挚地道：“是的，小弟天生不擅与人应酬。”

徐少龙道：“舍妹也常常说我朋友太少，可是如果是话不投机之人，如何能结交下去呢？”

沈恒完全表示同意，道：“是的，是的，小弟宁可作孤鹤独嗅，也不与駑駘同群。”

他停歇一下，问道：“杨兄是在镇江久居？抑是路过？”

徐少龙道：“敝兄妹原住南京，到此处只是探亲小住而已。”

沈恒眼中顿时现出失望之色，道：“这样说来，小弟与杨兄也只能作浮萍之聚。”

徐少龙道：“沈兄若是长居此地，小弟自当时时来访。”

沈恒摇摇头，还未开口，门外传来沈如箴的声音，道：“大哥，那一罐雨前茶找不到了。”

人随声进，手中捧着茶盅，含笑盈盈，送到徐少龙跟前。

徐少龙连连道谢，发现她的目光，很大胆地注视自己，连她的笑容，也有着大胆的味道。

但这种“大胆”，与那些淫娃荡妇截然不同，完全没有挑逗或不轨的意味。徐少龙觉得很奇怪，潜心推究到底是怎么回事？

沈如箴站在她哥哥身边，一面打量徐少龙，一面道：“杨先生可是本地人氏？”

这个问题，沈恒已经问过了。

但沈如箴当时不在，是以她多问一次，并不稀奇。

但徐少龙却忖道：“这对兄妹，都问到这一事，可见得他们对此甚为重视，如若不然，她尽可以问些别的。即使问到这一方面，亦可以问我住在哪一条街上，家中有什么人等等，由此可知其中必有缘故。”

他回答之后，发现她似乎有点安心的意味。是以甚感兴趣，但却决定不必打草惊蛇，使说了一些别的闲话。

双方不久都弄清楚了对方家中的人数情形，徐少龙方面，则是依照五旗帮给他的身份掩护而描述自己。至于这沈家兄妹，人口也很简单，后面尚有一位老母亲，一名仆妇。

据沈如箐说，他们准备迁往京师，依靠舅氏，因为她的父亲刚刚去世，目下寄住僧舍，是因为路过此地，因与本寺住持有旧，此寺要为她亡父做一场法事，而他们贪图清静方便，所以暂时住在这儿。

这话乍听倒也合情合理，可是徐少龙是何许人物，一听而知大有漏洞。单说寺庙的规矩，就不会让他们一家居住了。

何况据她说先父一向经商，可是她与沈恒的谈吐风度，都有贵家气习，一望而知是出身官宦门第无疑。

总之，这沈家的情况含有神秘意味，谎话也说得不高明。不过徐少龙费了不少心机，也猜不出头绪来。

他很喜欢沈恒文雅高贵的风度，此外，他自己也不瞒骗自己，那个娉婷美貌的沈如箐，也很吸引他。

因此，当他辞别之后，到了大殿，却没有立刻离开。他表面上拈香礼佛，貌甚诚敬，但其实却施展出他的江湖门道，细心观察。果然发现有一个老家人，似是在暗中窥看他的动静。

他离开寺庙后，确定没有人跟踪自己，便放开大步，直奔繁闹市街。

这时他露出江湖本色，在一家规模最大的妓院中，饮酒调笑，当晚就留宿在这家妓院内。

二更时分，他把身边女人的穴道点住，悄悄起身，施展开夜行术，一路上纵高窜低，不久已到了开元寺。

这所寺庙内，除了殿堂上还有灯火之处，都一片黑暗静寂。徐少龙毫不迟疑，一迳闪入后进的院落内。

他的行动非常小心，因为当他入寺之际，已发现有人潜伏在黑暗中，似乎是本寺派出的岗哨。

果然在寺内，也发现一个暗桩。

徐少龙不但毫不困难就避过这名“暗桩”的耳目，同时也肯定必是寺中派出的僧侣，担负这个任务。

这是因为这个暗桩，虽得地形之利，但不善加利用，犯了许多忌讳。以致徐少龙毫不费力就发现他，并且也轻易就避过他的耳目。由此可知必是懂得武功的僧侣，却极为缺乏江湖经验。

他掩到沈恒的书房窗口，听了一下，竟没有呼吸声音，因此得知房内无人居住。

徐少龙心内狐疑，忖道：“后面不过是一间屋子，只有两个房间，沈恒既有母妹，尚有仆妇，只不知他睡在何处？以常情而论，断无舍去这间大好书房，反而与母妹同寝一室之理？”

他看看天色，只不过二更过一点。乙知时间尚早，便暂时缩在院子角落中，耐住性子，等着可有事故发生？

要知此寺既然派出僧侣，在寺内外设桩，那一定是有所防范，断不会无缘无故，白白设防的。

不过徐少龙也不抱太多的希望，因为他从伏桩的情形看得出，此一措施，一定已有了相当时间，并不是今晚才这样的。因是之故，轮值守望的僧侣，由于多日无事，所以生出疏懈之心。

是故他今晚如看不到任何事故，亦不奇怪。但反过来说，发生了事故，也是属于意料之中的情况。

他等了好一阵，突然感到有异，连忙转目四望。

目光转到那道通往禅院的门户，也就是他本来想去拜访的枯木老禅师所居之处，此门早先紧紧闭上，如今已经打开了一半，依稀有人影，站在门口。“推门”和“人现”两种行动，都没有丝毫声息。

错非徐少龙的感觉，已经训练得灵敏无匹，那是绝对不会感到有异。如此自然也不会转眼望去了。

他的夜眼发挥最大的效用，在一片暗淡中，看清楚那个站在门口之人，身穿黑袍，头面上也罩着黑布。

因此他不但无法看见此人面貌，连此人是肥是瘦，也弄不清楚。

徐少龙一面窥看此人的行动，一面在心中盘算道：“此人从禅院内，拔关开门而出，显然是寺内之人才对。

如果外敌，自然不肯多费手脚，径直跃过墙头就是了。”

这时那人宛如鬼魅般闪出来，脚下毫无声息。

徐少龙继续想道：“但假如他是寺内之人，则他何必把头面掩住？如果他是枯木禅师，更不会如此。因为一则他出身少林，乃是堂堂门派，不须畏惧掩饰。二则他道法高隆，大有身份，岂肯做这等鬼崇神秘之事？”

这时徐少龙不但屏住呼吸，甚至连身形也缩小了许多，蹲伏在角落中，错非走到切近，断难发现。

虽然如此，徐少龙仍然极为谨慎，连眼睛也给闭上，免得眼珠反射光线，而致败露了行藏。

他侧耳倾听着，过了好一阵，居然听不到丝毫声息。

这一来，反而陷入被动的形势中。

因为一来那个黑衣人既可能已经走开，亦可能尚在原地，究竟如何，徐少龙非睁眼看过，没法知道。

二来他睁眼的话，对方可能正望向他这边，因而看见了他眼珠的光芒，亦可能已跃上墙头，暗中监视此院。

既然有这许多的可能而又不可知的情况，所以说徐少龙已陷入“被动”的态势中，使他大感不值。

他终是十分沉潜稳健之人，竟能忍耐着阵阵的不安，硬是不睁开双眼。

又过了一阵，他听到一阵极低微的衣袂掠风之声，乃是往后面去了，赶紧睁眼，院中人影已杳。

从风声听到的方向，这个黑衣人乃是跃入后院，亦即是沈恒的母妹所居的那一进，徐少龙马上站起来，轻轻一跃，落在书斋窗下。

由于他知悉地形，又晓得书斋内无人。

因此他决定采取这条路径。

当下小心而又技巧地把窗子拉开，窜入书房。这些动作，不但没有丝毫声响，同时还没有忘记顺手把窗户掩好。

且喜书房内当真没有人，他蹑足走到门边，先查听一下，外面全无声息，当下又轻轻托住木门，缓缓推开。

门外便是走廊，他悄悄行去，才走了四步，突然不知何处，传来一声清脆悦耳的磬声，在这寂静的夜晚，特别传得远。

徐少龙第一个念头是：这一声磬声，必是本寺伏桩告警。

因此他不假思索的跃退数步，隐回书房之内。

他才退入书房，一转眼间，房门又开了。一道人影，宛如闪电般跃到窗边，俯低身子，向外窥看。

仓卒之间，连徐少龙这等眼力，也未能在这一漆黑的书房中，看出那条人影，究竟是什么人？

外面院子中传来高处跃落地上的轻微步声，徐少龙正想设法瞧瞧，但那个向外窥看之人，突然推开窗子，跃了出去，宛如一缕黑烟，终究没让徐少龙看见是谁。他遗憾地耸耸肩，向窗户奔去。

从窗子破洞中望出去，但见院落中站着两个人，徐少龙一瞧不禁愕了，敢情这两个人，皆是同样的身披黑色道袍，头面用黑布包起。如若不是两人作对峙之势，他一定会误以为这两人是一路的。

院中的两人，都站得渊岳峙，气势威强。一望而知，两个都属武林高手，在未出手以前，难分高下。

突然间，房门又传来响动，徐少龙如响斯应的横移两尺，靠墙而立，身子完全避开了窗户。

这么一来，由于窗户的部份比较明亮，如若他站在窗前，必定被来人看见身影。现下来人反而因为窗户较亮之故，看不见旁边不动的人了。

一个人轻轻走入来，徐少龙在未看清来人形相之前，先嗅到一阵香气，心中微惊，晓得是沈如青进来。

这道人影来到窗边，微微俯身向前，从窗缝处望出去。

此时徐少龙可就看清楚，一点也没有猜错，正是美貌窈窕，然而却不会武功的沈如青。他还发现她头发微乱，身上只穿着薄薄一件短袖外衣，下面赤着双脚。

这等情形，不问可知她是从被窝中跑出来。

徐少龙皱皱眉，心想：“她一个女孩子家，又不懂武功，何必跑出来？只不知沈恒何在？为何不是他出来查看？”

只听外面传来话声，打破了沉寂。

先是一个苍劲的口音道：“朋友你夜入佛寺，意欲何为？”

另一个人应道：“你是谁？自问管得了这场闲事么？”

此人声音较粗，含有凶恶的意味。

徐少龙赶快在脑中搜索，瞧瞧可曾听过这两人的口音没有？但在他记忆中，并没有听过。

第一个人道：“在下是管定这场闲事的了，嘿！嘿！咱们实在不必报出姓名来历，只须在手上分个生死，也就是了。”

话声甫歇，便传来“锵”的一声，乃是长剑出鞘之声。

徐少龙实在忍不住，当下看准沈如青身上穴道的部位，一面伸头过去，找寻缝隙，若然她发觉，要惊叫之时，便只好把她点住穴道，免得碍事。

他在距她面庞不及一尺之处，才找到一个破洞，勉强凑和着窥看外面的情形。不过这样就很容易被她发觉。

幸而她非常专心地看外面的情形，加之不会武功，感觉不特别灵敏，两人这才暂时相安无事。

院内先拔剑的黑衣人，已经横剑作势。

但对方却还未拔出兵刃。

徐少龙一望而知那个赤手空拳的黑衣人，已经准备妥当，随时随地，可以拔出背上的长刀。

由于他面对如此强敌，居然还敢不赶紧掣出长刀，可见得他多半是另一只手练有特别功夫。

再不然就是有短兵刃，可以极快地亮出来。

这样，他虽然在形势上似乎稍稍吃亏，但由于他能使对方估测不透，在心理上，他却占胜一筹。

只有像徐少龙这等功力造诣之人，才瞧出此中的微妙之处。

他心中暗暗欣幸，自己竟然无意之中，碰上了这一场高手之斗，这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那个空手之人冷冷道：“大爷是来刺杀沈家上下三口的，你呢？”

持剑的黑衣人道：“在下是保护沈家之人。”

空手的黑衣人道：“很好，咱们分清敌我，倒也干脆。不过在我未出手之前，我不妨先告诉你，沈家灭门之劫，今晚必难逃过。”

持剑的黑衣人道：“这得瞧老兄的手段，有没有这么高明了。”

空手的黑衣人冷笑道：“我的任务，只须缠住了你，就算是大功告成，除非你那方面还有一个比得上你我之人，那就难说了。”

他停歇一下，又道：“可惜的是此地除了你之外，已无高手，我说得对不对？”

持剑的黑衣人冷冷道：“你如若已查清楚，何须问我？但我告诉你，即使退一万步说，你们能如愿以偿，杀害沈家之人，但这一笔血账，你们定须拿性命赔偿。不管你们逃到天涯海角，也休想漏网。”

这一番话说得斩钉截铁，铿锵有力，充满了无限信心，教人听了，不由得相信这是一定会兑现的。

空手的黑衣人默然半晌，才道：“尊驾根本连我们的姓名来历也不晓得，如何报仇算账法？”

持剑的黑衣人道：“冤有头，债有主，这其问必定有线索能追查出来。”

空手的黑衣人缓缓道：“那也不见得，但姑且假定你能查得出来，便又如何？”

你有本事报复么？”

他虽然是在套对方的底子，但未尝没有妥协的机会，这得看对方有什么背景实力，方能决定。”

持剑的黑衣人寻思了一下，才道：“你们如若放手退走，今晚的过节，就算一笔勾销。”

空手的黑衣人道：“连外面两个和尚的命案，也不追究了么？”

对方迟疑了一下，才道：“是的。”

空手的黑衣人发出嘲讽的笑声，道：“原来你就是本寺的老僧枯木禅师。如若不是，岂敢担当两憎的命案？现在你可以把蒙面黑布取掉，免得咱们看上去都一样。”

对方果然取下黑布，露出清埂苍老的面庞，果然是个老僧。可是他那对霜白的眉毛微耸，仍然透露出杀机。

他道：“不错，老袖枯木便是。”

黑衣人道：“你大概是出身少林寺的吧？”

枯木禅师道：“正是，施主如肯放手，我等出家人的性命，就算白白丢了，也是值得。”

黑衣人道：“听起来当真似个有道高僧，但可惜的是我等决不能放手。”

枯木禅师微现怒容，道：“贫衲不信敝寺之人，无法追缉施主等归案受惩。”

黑衣人道：“当然没有办法啦！别说你们是方外之人，手段有限。

即使是真真正正的行家，也不知多少人已栽在我们手中。”

他冷笑一声，又道：“我们将使一切线索中断，也不留下任何痕迹，这一点你大可以放心。”

枯木禅师直到如今，才死了谈判之心，当下道：“既是如此，贫袖也不必勉强了，老实说，贫袖修行多年，早已不把生死放在心上。今夜如果不能保住沈家数口，贫袖宁可战死于此，反过来说，施主也必定尽最大努力，不让贫袖留下活口，对也不对？”

黑衣人微讶道：“话是不错，但你说了是何用意？”

枯木禅师道：“

“如若施主还有点英雄气概，那就取下蒙面黑布，报上姓名，同时也把你的帮手叫来在一旁等候，等咱们分出生死之后，再行下手，你道如何？”

黑衣人马上就摇头冷笑，道：“我犯得着么？”

枯木禅师沉声道：“那也随便你，既然你不肯与贫袖堂堂正正的决斗，那么贫袖亦可以使些不正当手段对付你们。”

黑衣人哼了一声，道：“倘若本人如你之言，与你决斗，你就如何？”

枯木禅师道：“老袖便公公平平，与你决一死战，换言之，给你一个灭口的机会。”

黑衣人决然道：“好，一言为定。”

枯木禅师道：“出家人不打诳语，你大可放心。”

黑衣人徐徐举手，去掉头上的黑布。

徐少龙看见那人面目，身躯一震。

猛觉一阵香暖气息，喷到脸上。

他心中又是一惊，手指疾出，已点住了沈如青的穴道。

这个美女娇躯忽然瘫痪无力，她本是感到徐少龙身躯的震动而转头观看，是以鼻息才会喷到徐少龙面上。

目下突然失去气力支持，头部首先落向徐少龙的面颊间。

徐少龙一面伸手抱住她，免得她身躯掉落，碰出响声。

同时也是本能地侧面向她那边望去。

这一来两人恰好凑上，沈如青的香唇，无巧不巧地印在徐少龙的嘴巴上，制造出香艳旖旎的场面。

当然徐少龙在这等情势之下，决不会存心轻薄，况且他也不是这种人。不过既然她的软香滑唇送到自己嘴上，也不必太过客气。

便轻轻的吻了一下。

这时，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这个美女的“大胆”的目光。

她的目光，虽然是很大胆地注视男人，然而既没有挑逗意味，也没有淫荡风情。可是在徐少龙感觉中，却具有挑战的暗示。此时突然触忆起这种感觉，登时不甘示弱的又多吻了两下。

可怜的是沈如青早已骇得魂飞魄散，根本不知道这个男人是谁？仅由于女性的本能，晓得这个男人既然吻她，那就大概还不致于杀死她。

徐少龙让她完全靠在自己身上，连忙转目向外面窥看。

但见那黑衣人不但把蒙面黑中取去，连外面的黑色长袍，也给脱下，丢在一旁的地上。

此人长得高瘦身材，头发灰白，目陷鼻钩，满面泛现出冷酷无情的味

道。

枯木禅师已打量对方一阵，这时道：“施主在武林中的身份名望，一定不小。”

对方冷冷道：“禅师好说了，区区直到如今，尚须在江湖上混饭吃，言之可悲。”

枯木禅师道：“请问施主高姓大名？”

对方道：“区区常叔前。”

枯木禅师念叨道：“常叔前……常叔前……奇怪，贫袖也不算是孤陋寡闻之人，尤其是以常施主这等年纪的高手，自应听过大名，可是……”

常叔前道：“禅师不必多想，亦无须怀疑，本人平生行事，要不就是完全隐藏不露，要不就是说出真姓实名，从不用假名欺人。”

枯木禅师道：“然则以常施主的武功造诣，早入高手之林，何以江湖上竟不曾得闻大名？”

常叔前道：“禅师问得好，只因区区向来小心谨慎，不出手则已，一旦出手，定必斩草除根，不留痕迹。”

枯木禅师霜眉一耸，道：“施主莫非是说，凡是你的对头，只要见过你的真面目，晓得了你的姓名，就一定活不成了么？”

常叔前道：“不错，但禅师无须生气，因为这是区区自卫求生之道，若非如此，区区如何活得到今日？”

枯木禅师终究是佛门之人，见闻虽广，但江湖上有些门道秘窍，仍然不懂，是以一时参详不出话中之意。

他暂时忍住心中怒气，问道：“这话怎说？世上多得是江湖知名之士，却不见得就活不长久。”

常叔前道：“我老实告诉你吧，知道我姓名之人，不是没有，但有限得很，而他们唯恐我名声传播之后，既易惹起风波，又使一些年轻人效尤。因是之故，大家都绝口不提，除了这些人之外，别人想与我接触，那是另一种误认，并不知我是这么一个人。”

枯木禅师越听越糊涂，道：“贫袖一点不懂，但这不重要吧？”

常叔前道：“你当然不懂，老实说，如果你晓得我等的来历，又看出今日之事，有我等插手，相信在这儿等候我们的、乃是你少林的方丈大师啦！”

枯木禅师皱眉道：“你以为你自己是谁，竟能劳动敝寺方丈大驾么？”

常叔前道：“世上之事，有许多都意想不到，这一件亦正如是。”

枯木禅师道：“这等不着边际之言，多说无益，贫袖且向施主手中讨教几招。”

常叔前耸耸肩头，道：“你居然不耐烦啦！”

枯木禅师道：“在贫袖动手以前，还想请问一事，那就是常施主还带了几个高手前来？”

常叔前道：“像今晚这等小案子，区区一个人就足够了，不过我们也考虑到你可能是少林寺出身的憎人，是以特别加派了一个，但总算没有过虑，你不但是少林门下，而且可入高手之林。假如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免大费周章啦！”

他们对答之际，徐少龙已看见一条人影，在对面墙顶蹲了一下，马上消失，接着在右方屋顶，又出现了一下，此人的行动迅快隐秘，若不是徐少龙在暗处占到有利形势，还真不易发现。

徐少龙猜想枯木禅师必定没有看见这道人影，而最后，这个隐秘的夜行人在右边的屋檐出现，露出一个头。

徐少龙忖道：“这个夜行人如此鬼祟隐秘，可见得必是敌方之人。只不知他何以在囚面都现过身？说是查看对方有没有埋伏，却又不是这等动作。这里面无疑一定另有文章，他究竟在搞什么鬼呢？”

他认为这个问题异常重要，若能早一步测透，予以击破，定收事半功倍之效。

沈如箐仍然在他怀中，她那丰满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胴体，以及阵阵幽香，都能使男人血脉贲张，心意无法集中。

因此，徐少龙把她抱起来，悄悄走到榻边，将她平放在床上。

沈如青身虽不能动，但心里明白，这时候芳心鹿撞，不知道这个男人的下一步，会不会是可怕的强暴。

她在黑暗中极力睁大双眼，瞧看这个男人，由于在黑暗中呆得久了，人影依稀可辨。

尤其是对方距她只不过两尺，所以连面庞的轮廓，也渐渐辨认出来。她发觉这个男人，极似是晚间那个书生杨楠。

不禁大吃一惊。

沈如青吃惊之余，马上又发现自己的心情，居然大大放宽，似乎已经一点不怕杨楠强暴自己。

当她仔细分析自己的心情时，突然感到杨楠的手，在她身上摸索。

沈如青登时呼吸急促，血液冲上面部，一阵热辣辣的，若有光线，定可看出她双颊的一片潮红。

她迷乱地想道：“啊！我怎会愿意让他蹂躏呢？如若我可以反抗，我当然会拒绝他。但我却似乎庆幸自己不能反抗。唉！我的确是无可奈何，并不是自动献身给他，他虽然长得很帅，但终究是陌生人，何况我已是育夫之妇。”

在徐少龙方面，他伸手一摸之后，便感到自己此举错了。

因为他原来是想在她身上找一条汗中之类的物事，以便蒙住面孔。

谁知道这个女孩子只穿了一件衣服，里面只有丝质的薄薄亵衣，因此之故，他的手一摸就发现不对劲，这简直是在大肆轻薄了。

好在徐少龙并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虽然感到刺激，却不致吓一跳，亦没有良心上的不安。

他徐徐收回手，旋即摸索她双腿，那儿他碰到温暖滑腻的大腿，他只顺手捏了一下，觉得很结实丰满，但没有多摸，迅即从她衣服下摆，撕了一块下来。

然后他无声无息地回到窗边，定睛一瞧，外面枯木禅师与常叔前已经动上手。

常叔前已经不是空手，而是拔刀应战。双方正以刀剑上的气势，凌厉地互相迫斗，所以尚未刀剑相触。

徐少龙游目向右边屋顶望去，但见那神秘夜行人仍在，看他的架式，似乎随时随地都会扑下去参战似的。

他始终记着这人早先在另外三面的墙头屋顶现身之事，而这刻越看越不对劲，因为此人如若出手，定必是自认为可以万无一失的击杀枯木禅师，如若不然，枯木禅师便可以借口对方不公平而逃走了。

换言之，此人一出手，枯木禅师若是躲得过，他就可以不须坚守自己

‘决战至死’的诺言了。

那么此人凭什么相信自己必能一击中的？难道不须考虑枯木禅师这等一流高手，具有逃遁的能力么？

他的思路再推进一步，顿时恍然大悟，忖道：“是了，他们当然不怕枯木禅师逃走，因为这个人已在另外三面，施展了手脚，纵然是枯木禅师这等高手，也躲不过这种奇怪埋伏。”

他再从距离上推算，发觉那人曾经现身之处，皆是枯木视野跃逃之际，最可能落脚的地方。

这个疑问得到解答，他马上转身到床边，俯身在沈如箐耳边，轻轻道：“沈姑娘，我需要你的帮助。”

说时，顺便在她香唇上吻了一下。

沈如青心中愿意也好，不愿她好，都没有法子表示，急得直翻眼睛。

她虽然十分着急，但徐少龙的轻吻，仍能给予她莫大刺激。

徐少龙又道：“我本非憬薄轻佻之人，可是你实在太动人了。”

他略一停顿，外面传来清脆震耳的金铁交鸣声，可见得那两名高手战况之激烈，实在十分惊人。

徐少龙伸手拍开了她的穴道，但见她舒展手脚，并无阻滞，当下道：“你没事吧？”

沈如青低声问道：“你是谁？”

徐少龙道：“我是杨楠。”

他晓得对方这一问，本属多余，因为她穴道被解，恢复自由之后，并没有一点惧怕的神态。

由此可见得她已瞧出自己是谁，才不害怕。

沈如箐道：“我不懂武功，怎生能帮忙你？”

徐少龙道：“你只须去把令堂及令兄弄醒，别让他们作声，都躲到另外的房间里，最好是下人的房间。”

沈如箐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徐少龙道：“外面对付朽木禅师的，有两人，不过其中一个尚未露面而已，这个还未露面之人，老谋深算，擅长用计。因此，我怀疑他已经在你们寝室中做了手脚，例如一些厉害火器，举手之间，可使你们全家三口，化作飞灰。”

沈如箐娇躯一震，道：“多可怕啊！”

徐少龙道：“所以你们先得搬走，我才可以现身去对付敌人。”

沈如箐点头道：“好，我马上办妥这件事。”

话声中伸手揪住徐少为的衣领，不让他走开。

她轻轻道：“事完之后，你还会与我们见面么？”

徐少龙想了一下，坦白地道：“也许没有机会了。”

沈如箐轻轻叹息一声，道：“我知道一定是这样，像你们这种英雄侠士，办完了事，定必远走高飞，永远不再露面。”

徐少龙正要安慰她，只听她又道：“但这样也好。”

他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反而“好”？况且他也不是办完事就远走高飞之人。但她为何作此想呢？

由于沈如青忽然偎贴向他怀中，送上香唇，以致他思绪被打断，双手拥抱着这个软香的胴体，享受她的热吻。

他相信这是因为沈如箐得知以后不能再见，是以用这一个热吻，表示道别的意思，顺便也表示感激。

是以他心安理得的享受这个香吻，这时，外面的刀剑相触之声，忽然停住，一片寂然。

接着听到常叔前狞笑道：“枯木禅师，你这一招‘平野春去’虽然奥妙，但仍然伤不了区区，现在你大概已经技穷了吧？”

枯木禅师道：“常施主虽然武功超妙，但现在还不到可以骄矜自傲之时。？”

常叔前道：“老和尚，你好生不识时务，今夜明明已成定局，你还负隅顽抗什么？沈家的老太婆，和她的儿子媳妇三口，值得你陪上一条性命么？”

枯木禅师道：“沈夫人和沈公子夫妇，乃是清官之后，岂能毁在你们这些职业凶手的手下？”

紧接着刀剑交击之声又起，显然已杀做一起。

徐少龙从这个美女的香唇抬起头，低低道：“什么？你是沈兄的妻子？”

沈如青垂目道：“是的，我与他实是夫妇，但对外诈称兄妹，以便掩饰行藏。”

徐少龙不安地道：“既然如此，你就不该与我。”

他话未说完，沈如青的红唇又到了他嘴上，把他的话堵住。

徐少龙忽然感到自己好像太庸俗了，她这种做法，分明是告诉他以后永远不会再有这等情形。

他一边拥吻她，一边想道：“她自然也觉得不对，可是又对我不能无情，所以她自家也陷入一种奇异的处境中。正因如此，她的动作显得格外热烈。”

她的动作反应都十分热烈，整个身子，不断在他怀中蠕动揉贴，使得徐少龙也不禁挑触起猛烈的情欲之火。

只不过徐少龙的“情欲”，只是在心中燃烧，并没有在行动中表现出来。

她终于略略仰头，离开他的嘴唇，轻轻道：“请不要怪我，我这一辈子，永远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徐少龙道：“包括我在内么？”

她迟疑一下，悲哀地道：“是的，你也在内。”

徐少龙的手，从她的大腿，一直进行到胸前。

她一点也没有反对的意思，任他轻薄。

徐少龙道：“但现在我仍可占有你。”

沈如青娇俯无力地靠在他环抱的手臂上，道：“你会这样做吗？”

徐少龙瞿然一惊，道：“当然我不会。”

他马上缩回手，并且在她颊上亲了一下，又道：“我真是大卑鄙了，有时候充满钟情的一瞥，胜却千言万语。”

沈如青道：“这个譬喻太好了，唉！真是刻骨铭心，没世难忘。”

她站起来，俯身在他耳边轻轻道：“杨郎，我去了，你多多珍重。”

徐少龙伸手勾住她的纤腰，不让她去，也在她耳边道：“我姓徐名少龙，你记住了，但别告诉任何人。”

她点点头，感激得掉下泪珠。

除了感激的心情之外，自然还有说不尽的离愁别恨，因为他们已有了一个默契，那就是以后永不再见面。

但试想如此知心这般雅致的爱情，世间哪里还找得到呢？

假如他们不是永远分离，此情便又“俗”了，所以他们心中雪亮，晓得无论如何，也须得永不见面。

她叹口气，道：“徐郎……徐郎……别了……”

徐少龙没有动弹，眼看她的身影，悄然移出门外，隐没不见，这才在心中叹息一声，涌起无限惆怅。

他实在想不到在黑暗中，短短的时间内，就结下了一段飘渺雅致的情缘。

这时他举步走到窗边，向外窥时，但见枯木禅师和常叔前刀来剑往，杀得正激烈，凶险百出。

这因为他们的激斗，弄出响亮的声息，才使得徐少龙。

沈如箐两人，有机会开口说话，不虞外面听见。

徐少龙又看了一阵，便瞧出这两名高手的情势。

那常叔前的武功，凌厉恶毒，变化莫测，刀上招式，无一不是凶狠险毒的路数，形成了森杀的气势。

反观枯木禅师，手法招式，大都平凡无奇，怪不得他刚才使过一招奇奥手法，未曾伤了对方便，便换来一顿讥讽。

枯木全靠功深力厚，根基扎得结实。

再加上他出身少林，对天下各家派的武功，渊知博闻。

是以往往洞瞩机先，预为趋避，才躲得过常叔前长江大河般攻到的凌厉煞手和毒着。

就整个形势而言，枯木能够保持不败，已经十分成功。

而事实上他的长处，也正是在防守上。

徐少龙暗暗盘算，一面把面中蒙好，鼻中还隐隐嗅到这块布上，留存得有沈如青的芳香气味。

他听到内进传来低微的声息，当下晓得沈家三口，都避开了，略觉安心，便提聚功力，施展传声之法。

枯木乍听传声入耳，险险失守被杀。幸而他还有一套固守的剑法，甚是神奇，当下连忙使出来。

徐少龙等他阵脚稳住，才又传声道：“枯木大师，晚辈已瞧出常叔前的弱点，是在他下盘，大师专攻他膝盖间的“鹤顶”、“犊鼻”两穴，必收奇效。”

高手一点就透，枯木禅师不但马上看出敌人果然下盘稍弱，同时亦明白徐少龙要自己专攻这两穴，为的是要他施展某些手法招式，才可以克敌制胜。

他尚未施展，又听徐少龙道：“当大师一占上风，马上会发生两件事，一是有人从右方的屋顶扑下，与常叔前联手夹攻于你，这是可以肯定的。”

徐少龙换口真气，又道：“第二件是沈家三口所居之处，可能忽然起火焚烧或爆炸。这一点不能确定，但你老即管放心，沈家三口，已经避开了。”

枯木禅师大感安心，忖道：“此人会是谁？可能是五老会议派出的人，果然才智杰出，武功自然也十分精妙……”

他念头未转完，徐少龙的声音又传过来。

枯木甚感惊奇，连忙用心聆听，看他还有些什么话可说，以他想来，徐少龙已把情势分析得十分清楚明白，可说是算无遗策了，目下难道还有计策可施？

只听徐少龙道：“以晚辈的观测，右方屋顶上之人，好像是五旗帮中二名高手，他如若现身，就请大师全力对付他，把常叔前交给我，但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无论咱们哪一边先得手，结果了对手，便须马上出手帮助另一人，换言之，今晚咱们如若不能把这两人完全收拾，可就后患无穷，沈家三口的性命，终难保全了。”

最后的一句，大大打动了枯木禅师，使得这位佛门高僧，不禁也涌起了杀机，认为非破杀戒不可。

他马上依照战略实行，果然连攻七八招之后，常叔前不但优势尽失，反而被迫得往后直退，败象已定。

右方屋顶上之人猛可长身，清啸一声，刷地飞落院中。

枯木怒道：“什么人？”

但见此人身量颇长，自发飘萧，面上蒙布，看不出面目。

徐少龙皱皱眉头，忖道：“若然此人真是五旗帮中的老一辈高手，今晚想收拾他，还真不易。”

要知他判断此人乃是五旗帮中之人，原因不是认得他，而是记起钟抚仙说过，另有一些人手，专门做劫掠绑票等工作。因此，他禁不住往这上面联想，并且自认为颇有道理。

当然他的判断，并非纯属臆测，至少他从常叔前身上，发掘出许多问题和线索。

首先是像常叔前这个职业凶手，只不过是近年才出现的，世间只有有限的几个人晓得。

徐少龙身为五老会议选出之人，当然晓得此秘。

以常叔前的年岁武功而论，若是天生是“凶手”这一类人，岂有直至如今，方始出道之理？

可见得他与近年五旗帮的变化，具有密切关系了。

至于后来出现的人，也是个老者，瞧他的身手，已属“高手”级的人物。这样，早先判断常叔前的理论，亦可应在他身上。

这个白发蒙面人使的是一对判官笔，落地之后，闷声不响，立刻加入战圈，与常叔前联手夹攻枯木。

徐少龙趁机悄悄窜出去，猛可扑入战圈，长刀挥处，力攻常叔前。

枯木有了默契，也运集全力，迎战白发蒙面人。

常叔前厉声道：“什么人敢来架梁？”

徐少龙一声不响，刀刀抢攻他的下盘。

不到十招，常叔前已退了七步。

这时候，蓦然“蓬蓬蓬”连响数声，瞬间火光四射，照映夜空，半边天都染红了。

院中顿时大为光亮，双方都可以看得更清楚。

常叔前冷笑道：“沈家之人，都化作飞灰啦！”

话声未歇，徐少龙的刀锋滑过他的腿边，割破了一道口子，吓得他赶紧闭口，不敢分心说话。

枯木与徐少龙都对起火之事，视如无睹，简直连眼睛也不眨一下。

这等情形，反而使对方满腹怀疑，心神不定。

饶是如此，枯木禅师仍然被那对判官笔，攻得浑身冒汗，险状百出。假如事先没有得到徐少龙通知，这时势必察看火势，分心之际，非落败伤亡

不可了。

徐少龙刀上绝招连环施展，趁对方心神不定之际，抓住机会，制造陷阱。要知他早先在一旁观战，已看出对方弱点，也想出如何诱骗对方，始能迅速取胜，这便是他选中这个对手的理由了。

但见他刀势忽起，大开大阖，锵锵三声，连续硬攻。

常叔前突然发现有隙可乘，挺刀插入。

刀势到处，徐少龙身子一蹲，恰好避过。而他同时攻出的一刀，结结实实的劈在对方小腹上。

常叔前惨呼一声，长刀坠地，身形直退。

徐少龙瞧也不瞧他一眼，虎躯翻转，挥刀疾取那白发蒙面人。

他这一加入，马上把枯木禅师的危机挡住。

白发黑衣人眼见这个神秘援兵，已把常叔前杀死，如此身手，实是骇人听闻，目下来助枯木，双战自己，这等形势，自然大是不利，已是有败无胜之局，当下萌生退志，只想逃徐少龙一加入战圈，手中长刀连环砍劈，使出一路凌厉奇奥的刀法。但见他招招放尽，着着抢攻，招式之中，罕得有照顾自身安危的手法。

本来以这等刀法，因为偏重抢攻杀敌，并不能算是十分“上乘”的武学，而且若是碰上了对方也是以“攻”见长的话，极易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可是如今情况却不一样，徐少龙尽管放手猛攻，自身却一点都不危险，原来徐少龙这一路刀法，乃是少林武学真传，枯木禅师虽然没有练过，却十分熟悉，晓得每一着的强弱变化。

因此他完全放弃了进攻的企图，手中长剑，专门使出严防围守的招数，抵住了对方双笔攻势。

这两名高手分工合作，一攻一守之下，顿时把那白发黑衣人，杀得遍体流汗，陷入了苦战的险境中。

要知道这名黑衣人的武功，更在“枯木”之上，双笔的奇奥招式，以及深厚绝伦的内力，实足以纵横一时，做视当代。

然而他今夜不幸碰上了足智多谋的徐少龙，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虽然徐少龙只施展少林的一路精妙刀法，但这情势正如对症下药，恰能立奏神效。若是加以分析，不外是因为他与枯木禅师，都属高手，所以一旦施展恰能配合的武功时，威力倍增，所收的效果，不是数学上的“加法”而是“相乘”的效果。

白发黑衣人心知不妙，两三次设法冲出重围，但都无法得手。当下厉啸连声，双笔圈子渐渐缩小，严密防守。

徐少龙攻了七八刀之后，晓得对方功力精深之极。

如若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则这等局面，势必继续下去，恐怕要耗到天亮，始能攻下敌人。

但如若任得他持久缠战下去，则枯木禅师只要稍有不慎，便会被这个敌人杀开一条道路，遁出重围。

因此他一面猛攻，一面筹划快速破敌之法。

突然间一些情景掠过他的脑海，便是早先当枯木禅师与常叔前交手之时，这个白发黑衣人布下的陷阱。

这个敌人曾在三个方向布下陷阱，以便枯木逃走之时，中计身亡，只有一面，是没有布置过的。

他迅快忖道：“假如另外的三个方向，所布置的陷阱，十分恶毒严密，则无疑连他也不敢往上面落脚。这么一来，他若要逃走，势必只有那么一条路……”

他的思潮，断断续续，这是因为对方武功精妙，他无法专心寻思之故。

不过大致上的轮廓已经有了，思索起来，就不大费力了。他一面保持着猛烈的攻势，一面想道：“如果我们只须紧紧堵死这一面，另处的三个方向都不必理会的活，我们的攻击力量，又可以增强几成了……”

他晓得已操“制胜之钥”在手，马上抛开一切思虑，更加大开大阖的放手进攻，威势陡增。

枯木禅师不知就里，忽见徐少龙更加集中力量进攻敌人，而不大理会敌人会趁隙逃走，心中大为惶恐。

眨眼间又是六七招过去了，白发黑衣人形势越见危殆，双笔的圈子缩得不能再小了。

然而他居然对两三个可以突围窜遁的机会，视如无睹。

徐少龙气势已经形成，自然而然的大喝一声，长刀直砍斜劈，勇往直前，“锵锵锵”大响三声，最后的一刀，把白发黑衣人震得身形不稳。

枯木禅师深知徐少龙这一路刀法，眼见他三刀之势，已到了略缓之际，不敢怠慢，也大叱一声，出剑强攻。

他的剑势改变得恰到好处，乘着徐少龙三刀的余威，第一剑就劈落敌人一支判官笔，第二剑幻化出一招“柳暗花明”，剑光聚成一线，颯然透射敌胸。那黑衣人惨叫一声，双手大举，门户洞开。

原来他胸口已中了一剑，真气涣散，身子向后欲倒。

徐少龙丝毫不放松，长刀横扫，划过敌人咽喉。顿时鲜血飞溅，那白发黑衣人的身躯，也迅即仰跌地上。

枯木禅师长剑一垂，转眼向徐少龙望去，心想：此人之刀好毒，最后何必加上那一刀？

念头尚未转完，徐少龙长刀一挥，劈落一件物事，原来是对方手中仅剩的那支判官笔。

此笔乃是向枯木下盘射到，如果没有徐少龙出刀劈落，相距如此之近，枯木禅师非受伤不可。

枯木禅师这才恍然明白，敢情那个敌人功力深厚之极，宛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因此当他身子倒地之际，犹能运集最后的全身内力，借着身子碰地之势，甩掷兵器，要与敌人同归于尽。

他惊诧地看着徐少龙，想道：“这人不知是谁，不但武功强绝，这等才智，更是高人一等。”

徐少龙的目光从地上的敌尸，移到枯木面上，拱手道：“老君赐福……”枯木禅师不觉应道：“佛祖慈悲……”

接着更为讶异的望着他，轻轻道：“你是徐大侠？”

徐少龙道：“晚辈徐少龙……”

枯木禅师道：“你是知道贫僧有难呢？抑是碰巧赶上？”

徐少龙道：“碰巧的……”

枯木禅师道，“这真是佛祖垂怜，也是沈家荫德所致。”

徐少龙转眼望去，但见火势已弱，四下的人声也不嘈杂，当下道：“大师请率人救火，晚辈这就告辞。”

枯木禅师道：“这火不要紧，因为着火的屋子，与别的房宇都不相连。贫衲曾经提防到敌人放火问题，是以暗暗运了数十袋细沙，分布屋顶和天花板上，有自动压制火势之妙，你瞧，火势一直都大不起来。”

他邀徐少龙往他所居的禅院进去，抽个空吩咐一名弟子，料理各事。

在书房内的沈家三口，看见徐少龙与枯木走开，他们为了保持秘密，所以不敢在院中露面，由另外一个僧人，带他们悄悄藏到另一间屋子去。

在沈家三口之中，老太老年体弱，受不得惊吓，沈恒一介书生，本已骇得六神无主，加上老母亲的情形，寸步不敢离开。

只有他的美丽妻子，虽是弱质女流，却甚具胆气，不但一点不怕，反而老是向外面窥探，走来走去。

她明知最好是从此以后，再也不要和徐少龙见面。可是道理是一回事，感情又是另一回事。

她总是按捺不住心猿意马，老想见到这个英俊神秘，又有一身本事的男人。同时也是救了沈家的恩人。

她终于向沈恒道：“我出去一下，一来瞧瞧情况如何。二来向老禅师谢恩。”

沈恒犹是六神无主，便任得她行事。

这个美丽的少妇心中激起阵阵秘密的兴奋，找出一件她丈夫的长袍，罩在破了的衣服外面，又戴上帽子。

外面虽然有人救火，但这一边的通路，只有三几个僧人准许出入。

她一逕走入枯木禅师的幽静院落内，但见当中的佛堂内，灯光明亮，枯木禅师正陪着徐少龙在说话。

徐少龙恰好起身，拱手告辞，大概是话已说完了。

当她推门而入时，徐少龙一眼瞥见，认出是沈如青，不禁一怔，但随即泛起微笑，向她颌首为礼。

第十二章

枯木禅师吃一惊，道：“老夫人没事吧？”

沈如青道：“没事。”

枯木禅师道：“是不是尊夫受惊大过……”

沈如青道：“他虽然很害怕，也没有事。”

枯木透一口大气，道：“老夫人和公子都没事，老衲就放心了。”

他发现沈如青直勾勾的望住徐少龙，当下道：“这一位是……”

沈如青摇摇头，道：“大师不必介绍，我们已经认识。”

徐少龙道：“沈夫人的胆子真不小啊！”

沈如青道：“老实说，贱妾如果不是急于来向徐先生谢恩，也不敢走出来。”

这话听起来没有一点漏洞，冠冕堂皇得很。可是徐少龙却明白她话外之音，乃是表示要见他一面。

枯木禅师道：“其实你用不着劳驾，徐施主是自己人，老衲自会向他道

谢。不过沈夫人既然来了，当面说一声，也合人情道理，刚才如不是徐施主即时援手，本寺之内，势必无人能够活命。”

这时外面有人叫道：“老师父，老师父，府里的公人来啦！”

枯木禅师忙道：“沈夫人且在此处，万勿出去，免得与公人碰面，老袖出去应付，待我回来，才可回去。”

沈如青正求之不得，当下道：“我晓得了。”

枯木匆匆出去，顺手还掩上门。

佛堂内只剩下这一。对年轻人，沈如青凝视着徐少龙。

由于他现在既在灯光之下，又没有掩起面目，是以彼此都看得十分真切。

徐少龙本想避开她的目光，无奈他天生就是无所畏惧之人，即使是感情上的纠缠，他也不觉得有什么可害怕的。

因此，他并没有避开对方明亮和美丽迷人的目光。

不过他却发现一个道理，那就是他日间与沈恒和她见面时，就曾经觉得她的眼光十分大胆，却不是淫荡。

当时他觉得很不解，直到现在，才恍然大悟，敢情她不是少女，而是已经嫁人的少妇。

因此她在瞧看男人之时，便不像那些未经人事的少女般娇羞畏怯了。

沈如青首先打破沉默，道：“我来瞧你，你会不会不高兴？”

徐少龙道：“我为什么不高兴？难道我和平常人不同么？”

沈如青道：“当然不同啦！”

她款摆地向地走近去，那宽长的外衣，虽然掩没了她的体态身材，但奇怪的是，她却另有一种诱人的风韵。

徐少龙道：“其实我除了练过武功之外，别的与常人完全相同。”

沈如青道：“这已经够了，一个人能有一样杰出的本事，就能和众人大有区别，难道一个人必须每一件事都超过别人，才算杰出么？”

徐少龙道：“想不到你口舌如此伶俐便给，我一定讲不赢你。”

沈如青嫣然一笑，道：“我不要赢你，只要你不藐视我，不把我当作庸脂俗粉，我就万分的心满意足了。”

徐少龙道：“我打第一眼看见你，已知道你 and 一般的女孩子不同。”

沈如青在他面前停步，若有所思的点头道：“是的，我有梦想，我也有勇气，可惜的是我的心也大软了。”

徐少龙道：“这是什么意思？”

沈如青道：“比方说，你很喜欢我，不嫌弃我是有夫之妇，要把我带走，与我永远厮守。而我呢，我也有一份说不出的情意，也许是崇拜英雄吧！总之，你若要我跟随你，我猜想这是我的梦想实现了，而我也有勇气，抛弃一切，跟你远走高飞……”

徐少龙道：“抛弃一切？”

沈如青道：“是的，然而最后你猜想怎样，我还是办不到。”

徐少龙暗中松一口气，忖道：“幸而如此，也唯其如此，这段感情才使人回味无穷，永留惆怅忆念。”

只听她又道：“因为我的心大软了一点，我只要想到沈恒的文弱无胆，婆婆的老迈衰弱，我就鼓不起勇气，硬不下心肠丢下他们了。”

徐少龙道：“听起来你似乎与沈兄的感情，并不深厚缠绵。”

沈如青道：“在遇见你以前，我心中只有他一个人，可是你比他强有力得多了，我是不由自主地屈服在你面前。唉！我本质上一走是个朝秦暮楚的女人。”

徐少龙想了一下，道：“自古以来，人心总是向着高处，水性则向低流，假如主你心中，我的确比沈兄好，那也怪不得你会心绪迷乱的。”

何况事实上很难拿两个人来比较，只看在某一环境中，对某个人的感受如何而已。”

沈如青幽幽叹道：“你不要安慰我，我本质上一定是个下贱的人。”

徐少龙不想继续讨论这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当下道：“你别胡思乱想了，现在告诉我，为何你们沈家这种身世的人，会招惹到江湖上的职业凶手来对付你们？”沈如青道：“这是沈恒的亡父，也就是我的公公，他在世时惹下的吊根，他曾经做过陕西和湖广的提刑按察使，在这两任专管一省刑狱的期间，由于他铁面无私，处决了不知多少江洋大盗，还有许多地方上的劣绅恶霸。因此，我们沈家的仇人大多了。”徐少龙道：“但目下向你们下毒手的是‘职业凶手’，问题就复杂了。”

沈如青道：“你一点也不知道我家的事情么？”

徐少龙道：“我刚刚到这儿，恰好碰上你们这档事，连跟枯木禅师也没说过几句话，如何晓得你家之事？”

沈如青道：“那么你不分青红皂白，就帮忙我们么？”

徐少龙笑一笑，道：“以枯木禅师的身份名声，既然肯涉入这件事之中，我就不必细问，先解决了问题再说。”

沈如青道：“我还以为你是老禅师请来的帮手，这样说来，冥冥之中，沈家是仰仗先人荫德，免去灭门之祸了。”

徐少龙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古人的话，决不会假的。”

沈如青点点头道：“去年我公公病危之时，便把这个危险告诉我们。据公公说，他虽然平生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但都不会发生问题，只有去年年头，他曾经苦心微划和推动一件事，结果破获了一个庞大的贩卖良家妇女的万恶集团，其中三个主犯，立即引用特殊条例，予以处斩，在这案中，救出火坑中三十几个妇女……”

徐少龙只听了这个开头，顿时恍然大悟，忖道：“这个拐卖良家妇女的不法集团，必是五旗帮的秘密组织。由此看来，五旗帮又另外利用一些已经过气的帮中高手，组成一个暗杀集团，以便支持其他的不法集团了。”

他对于这么一条线索的发现，大感欣慰。

只听沈如青又道：“公公说，他本来还不晓得有后患，但不久他的手下一名精明能干的捕快，在另一个案子中，查获消息，得知这个贩良为娼的集团，另有靠山，必会对沈家报复。不过公公如在台上一日，他们暂时不会行动。”

青少龙道：“这个捕快的消息相当准确呢？”

沈如青道：“是的，他还查出对方是武林高手，可是都非常神秘，行踪飘忽，是以无法主动抢先消灭他们。”

徐少龙道：“即使是查得出行踪，也很难有办法对付他们。”

沈如青道：“公公也调查过，得知这等情形，是以深恐一旦病故，这些凶手们会来对付家姑和我们两口子。”

徐少龙道：“所以他安排了这么一个地方，让你们得以躲起来，是也不

是？”

沈如青点头道：“他与禅师是多年前的老友，近二十年，根本没有往来。

照理说，我们躲到此处，应该很安全。因为谁也想不到我们一家会藏在佛寺中……”

徐少龙道：“事实上枯木禅师向来不与江湖上之人接触，晓得他精通武功之人，真没有几个。不过沈大人的估计也差了一点，这个凶手集团的厉害，绝不是他想像得到的。今晚虽然过了这一关，但事情还未算了结。”

沈如青失色道：“什么？还未算了结？”

徐少龙道：“当然啦！这个凶手集团，并非只有这两个人组成，所以他们的行动，必定留有纪录。他们目下已告失手，别的人根据纪录，还是会追查此事。不过，以我想来，等他们查明白后再展开行动，其问还有一段时间。”

沈如青愁道：“这便如何是好……”

徐少龙照事论事，道：“一点办法都没有。”

沈如青很快就冷静下来，想了一下，摇头道：“不，有三个办法。”

徐少龙讶道：“真的？竟有三个办法之多？”

沈如青道：“第一个办法，就是趁这两名凶手失败的消息，尚未传到他们的集团以前，早一步找到他们之间联系的纪录，予以消灭。”

徐少龙道：“这倒是一个办法。”

沈如青道：“第二个办法，就是迅即查明这个凶手集团之人数，然后一举加以歼灭，一个都不留。”

徐少龙道：“此计气魄甚大，万万想不到是出诸一个娇弱女子之口。”

沈如青苦笑一下，又道：“第三个办法，就是我沈家马上逃亡，逃到一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或者是分散开，使他们无法一网打尽……”

她停歇了一下，接着道：“当然为了沈家血脉香火，这分散逃亡之计，必须以保存沈恒为主。”

徐少龙道：“逃亡之计，乃是下策，但揆诸事实，只好作此打算。”

沈如青叹了一口气，道：“我早就知道非用此计不可。”

徐少龙道：“你且勿沮丧，赶紧充分运用你的智慧，研究出一个妥善的逃亡计划。”

沈如青十分惊奇，问道：“我要想一个计划？”

徐少龙道：“正是，你尽管放胆的设计，技术方面交给别人伤脑筋，要知只有你才深知沈家的渊源恩怨，若要与这些从前的关系，完全断绝，唯有你来设计筹思，方能稳妥。例如沈兄本是滇人，也许别人借箸代筹，竟想到要你们躲到云南，这岂不是反误了大事？”

沈如青道：“好，我试试看……”

她沉吟考虑了一阵，才道：“沈恒是个读书人，若想有前途必须投考功名，从仕途出身。但如若匿居在隐僻之所，便不敢上学应考，因为穷僻之地，读书之人不多，易于传扬。

再说他上有老母，下有妻子，这样一家人也不易避过敌人耳目。”

徐少龙道：“是的，说下去。”

沈如青道：“假如我们分开，我来照顾婆婆，他则单身落籍别处，只须改个名字，就可以应考赴试。而他一则没有挂虑。二则少去家人，敌方难以查出。”

徐少龙道：“这一着，敌人决计想不到，因为沈兄既是独子，而你又年

轻貌美，焉肯分散匿居？我认为此计甚妙。”

沈如青轻轻喟叹一声，眉梢透出一种说不出的幽怨。

她虽然年纪甚轻，可是她智慧过人，兼且亲身经历过生死场面。因是之故，她现下已经完全成熟，宛如饱历沧桑的人一般。而最重要的是，她晓得这一番计议，并非说着玩的，而是真真正正的事。

这种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听起来没啥希奇，只不过是一幕公子落难，老母娇妻暂告分离而已。

可是在现实中，这种不知止境的“分离”，茫茫的前途，狠毒的敌人等等，在在皆足以使人惊愁交集。

因此，她的喟叹，心底的幽怨，不是局外人所能了解的，而且也不是别人所能安慰的。

徐少龙道：“你侍奉了婆婆，将如何渡日呢？”

沈如青精神一振，道：“渡日倒不成问题，我精于女红，单靠十指，亦不愁生活无着。”

徐少龙道：“好吧，待我和枯木大师商量一下，必能安排妥当，将来我与枯木禅师，可以轮流去探看你们……”

他突然停口，侧耳倾听了一阵，才轻轻道：“枯木禅师和公差们到这边来啦！”

沈如青目光一扫，指指房门。

徐少龙点头，当先走去。

他推开房门一瞧，里面原来是一间静室，四下陈设得极为简单，只有一几一榻，墙上还有一具古琴。

徐少龙把她拉入来，迅即掩上房门。

两人站在门后，黑暗中只能互见膝陇的身影。

过了一会，外面门户有人推开，并且传入说话之声。

枯木禅师道：“这儿就是老袖平素起居之所。”

另一个粗声粗气的人道：“大师是有道高僧，小人本来不敢打扰，无奈国法无私，最重视入命案子。小人循例须得到处瞧瞧。”

枯木禅师道：“李头儿请便，方外人百无禁忌，山门之内，没有秘密可言。”

徐少龙听到此处，猿臂一伸，勾住沈如青的纤腰。沈如青身子一软，便已倒靠在他怀中。

徐少龙触手处，但觉她身上衣服单薄，只有那么一件，松松的罩在外面。这等情形，使他心中不禁一荡。

他自个儿微笑一下，摇摇头，驱走了狠褻的念头。

沈如青倒在他的怀中，伸手抚摸他的面颊。

徐少龙忖道：“假如不是在这等情况之下，天知道我将会有怎样的反应？唉！人到底是人，以她如此貌美才慧，方便能忍得住不占有她呢？”

念头一掠即逝，他另一只手已抄住她双腿，把她打横抱起，轻轻一跃，无声无息地落在后窗之下。

他先凝视倾听一下，这才设法腾出一只手，拉开窗户，挟着她跃了出去，接着很快的把窗户拉上。

现在他们已处身在荒凉冷僻的后院，四下闻寂黑暗。

沈如青忽然把面庞凑上来，阵阵香息，传入他鼻中。

徐少龙在她唇上吻了一下，然后在她耳边轻轻道：“别胡闹，那名公人是个武功相当高明之人，声音中显得含气敛劲，若不小心，便会被他发现。”

沈如青在他耳边道：“对不起。”

徐少龙道：“我们找个地方躲一下，等会儿还要与枯木大师说话。”

他跃过院墙，那边的树底下有间木屋。

徐少龙闯入去，屋内虽黑暗，但嗅觉加上他的夜眼，已瞧出这是堆放柴草的地方，平时无人居住。

他把她放在草堆上，正要起身，谁知沈如青抱紧他的颈子，牢牢不放。

徐少龙当然可以不费气力地挣脱，但问题是他既不能也不愿这样做。不但如此，他还是被她这一拉，倒将下去，把她压在下面。

这一对青年男女，马上就热情沸腾，热烈地吻着，身外之事，暂时抛开不管。

徐少龙的手，就像个普通的男人一样，操入她的单衣下面，在她温暖光滑，而又富有弹性的胴体上活动起来。

沈如青不但没有躲避，甚至还尽量予他方便。

他们的动作，如火如荼，晃眼之间，已濒临最后关头，事实上沈如青的外衣已经解开，露出了动人的肉体。

徐少龙忽然跳起来走到门口。

过了一阵沈如青温暖的身体，已贴着他的后背，玉手绕过来，抱住他身躯。

她轻轻道：“你不喜欢我吗？”

徐少龙道：“你心中明知我喜欢你。”

沈如青道：“我虽然知道，可是你却不像别的男人。”

徐少龙皱一下眉头，道：“你对男人似乎很懂得。”

沈如青道：“是的，我的奶娘，一直到我出嫁后才离开我。她长得很漂亮，从前有过许多男人，是她告诉我的，她什么都告诉我，生怕我吃亏。”

徐少龙道：“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你认识许多男人呢，真把我吓了一跳。”

沈如青道：“我怎会低贱到那等地步？”

徐少龙道：“你放手吧，别再招惹我。”

沈如青道：“你……你怎么啦？”

徐少龙道：“你也许不明白，在我这种闯荡江湖，日夜在刀剑下过日子的人，对于人生中许多事物，看法与常人不同。例如我若是占有了你，对我来说，只是一件快乐的事，心中不会有丝毫内疚不安。”

沈如青了解地道：“是啊！你是时时冒险的人，当然与常人不同。”

徐少龙道：“但你却不能随便，你一步走错，坏了名节，便永远没有法子恢复了。”

沈如青道：“我知道，但我情愿如此。”

徐少龙道：“你心中可曾为别人着想过。”

沈如青道：“想过，但我有什么法子，我爱你是事实，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感情，也自知无法欺骗自己。”

徐少龙晓得自己已变舒十分软弱，很难不掉在这个芬芳温柔的情网中，但他仍然作最后的挣扎，淡淡道：“你爱我也不必以身相许呀！”

沈如青坚决地道：“不，因为完全属于我的，只有这个身体。请问，不

用身体奉献与你的话，还有什么可以表示我的爱情呢？”

夜是如此的深沉，屋外只有瑟瑟的风声，偶尔也夹杂着数声犬吠。

徐少龙望着外面黑暗的天空，没有月光，只有繁星万点，在遥远的空际闪耀。

在这间小屋内，徐少龙不管与沈如青干什么事，都不会有人知道。徐少龙深知这一点，是以满腔充塞着欲火情焰。

他觉得最使人心猿意马的是，她那坚挺的胸脯，紧贴着他的后背。这种触觉，男人实在很难抗拒。

沈如青柔声道：“你还等什么呢？反正我以后不会缠住你，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徐少龙软弱地道：“古圣贤说，为人应当不欺暗室，即使没有人得知，但天地鬼神，无不知道。”

沈如青道：“天地鬼神皆属虚无缥缈之事，就算真有灵应，那也是以后的事……”

她转到他面前，整个人挨到他身上。

徐少龙本能地抱着她，可是双臂没有使劲用力。显然他虽是欲火中烧，但目下还有一点克制力量。

他之所以迟疑不决，便是因为心中浮动着沈恒的影子。

由于他与沈恒相识，所以沈如青与他的关系，便变成“不可欺”的朋友妻子。此一世俗公认的伦理观念，是如此有力的影响着他，所以他还能克制着自己。

不过，他这一道防线仍然十分脆弱，这是徐少龙自己也知道的。原因是他乃是属于闯荡江湖，时时受到“死亡”威胁的人，这一类人，对于“生死”尚且不大放在心上，像这等浅薄的朋友关系，自然不能发生很大的作用。

要知他时时遭受“死亡”威胁，性格上必然地趋向于喜欢寻找刺激。以沈如青今晚的情形，实在是一种顺理成章

的刺激。

他叹口气，双臂的力量渐渐增加。接着低头吻在她的朱唇上，一面把她抱起，向屋角的柴草堆走去。

他把这个动人的美女，放在软软的草堆上。

沈如青马上把那仅有的外衣剥掉，在黑暗中，虽然只有一个白色的形体，然而徐少龙乃是夜眼，是以把她的胴体曲线，完全收在眼中。

他的脑中已没有其他的念头，因为他的体内燃烧起青春的火焰，本能的强烈欲望，使他完全变成野兽一般。

徐少龙还未有所动作，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声响。

他吃一惊，迅如闪电般跃到门口，向外窥看。但见数丈外人影晃闪，接着还出现一盏灯笼。

持着灯笼的是个公人打扮的大汉，在前面尚有两人。

徐少龙一眼望去，已看出一个是本寺的枯木大师，另一个则是早先与他说话的捕头。

这三人无疑是向这边巡视，虽然只是例行公事，但如果他已经沉醉在欲海中，可能就听不见他们的步声了。

徐少龙心中叫声侥幸，迅即回身，就在对方还未走出五步时，他已把全身赤裸的沈如青抱起，跃出门外。

沈如青自然马上晓得是怎么回事，是以没有做声。尤其是当徐少龙抱着她绕到屋后，晚风吹袭在她光滑的身体上，使她不住发抖，但她仍然没有作声。

她全身颤抖着，徐少龙只好尽可能的把她抱紧。

当下心念一转，忖道：“我何不趁这时机，把她送回沈恒那儿呢？”

他立即付诸行动，仗着夜色掩护，以及绝世的轻功，一点不困难的回到寺内，跃落一道窗下。

沈如青死命的搂着他，徐少龙发觉若要把她放下，首先要得她同意，否则她不放手，便只有用武力才行。

当然徐少龙不会向这个投怀送抱的美女，动用武功，是以心中大为窘困。

这刻逼近沈家母子藏身的窗外，说话不便。

当下用传声之法道：“你可以进去啦！”

沈如青连连摇头，同时向外推摇，表示要他离开。

徐少龙并没有不离开的意思，只是她死命抱住自己，若然走开，岂不是等如白走了这一趟？

因此他又传声道：“别怕，公人们不在这附近。”

沈如青仍然推他，身子不断扭动。

徐少龙无可奈何，只好依她所推断的方向行去。走出了两丈许，已到了院子的角落。

沈如青这时才在他耳边道：“唉！我身无寸缕，怎生入屋呢？”

徐少龙道：“现下一片漆黑，谁也瞧不见，怕什么呢？”

沈如青道：“如果单是我婆婆，自然不怕。因为我入屋时，她一定不会作声。”

徐少龙道：“沈恒兄亦决计不敢作声的。”

沈如青道：“是的，他也不敢作声，可是他一定伸手来拉我，他一摸之下，发觉我全身没有衣裳，还不大惊小怪的叫嚷么？”

徐少龙道：“这话甚是，我本以为你悄悄入屋，立即找件衣服披上，就没事了。”

沈如青用手指轻轻戳他鼻子一下，薄嗔道：“你呀！真是把人急死了。”

徐少龙道：“这样说来，我们仍须回去把衣服弄回来才行啦！”

沈如青道：“可不是么？如果我穿上别人的衣服回去，里面又没有小衣，沈恒不晓得才怪哩！”

徐少龙道：“好，咱们回去瞧瞧。”

他抱着这具随时可以使他沉没在欲海中的光滑洞体，复又循着原路，出了此寺，来到后面的小屋附近。

但见灯笼还在小屋前面摇闪，还可以见到人影。若要进入小屋，势必得等候这些人走开才行。

徐少龙不敢过于迫近，站在五六尺外的墙角，遥遥窥视。

沈如青全身尽量地蜷缩为一团，假如她不是心中感到无限刺激，这午夜中的寒意，一定受不了。

她既从未梦想到过，她会一丝不挂的让一个男子抱着，在黑夜中走来走去。当然除了这一回之外，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这种情形了。

徐少龙突然在她耳边道：“如青，你会不会恨我？”

沈如青轻轻道：“现在很难知道，也许我会恨你居然不把我放在心上。”

徐少龙道：“我正是这么想。”

沈如青道：“你竟关心到我的感情么？”

徐少龙道：“当然啦，我非木石，岂能不知？”

沈如青道：“在我的感觉中，你似乎已经要动手占有我了，是不？”

徐少龙禁不住腾出一只手，在她面颊上抚摸接着移到她胸前。

他道：“是的，假如没有人来的话，我已经占有你了。”

沈如青欣然道：“这样说来，你虽然在行动上没有真的怎样，可是我已经满足啦！”

徐少龙脑中“轰”的一声，愣了一下，才道：“你已经满足了？”

沈如青道：“为什么不满足呢？行动并不是最重要，只要你甘我愿，心中已作此想，也就是了，对不对？”

徐少龙迟疑一下，才道：“对，对……”

心中却忖道：“原来她当真是真心相爱于我，并非由于‘欲念’，因此之故，她根本不重视男欢女爱的这一套。”

念头转到此处，他的手便从她滑腻丰满的裸体上，缩了回来。

他自谴地继续想道：“在她面前，我是何等庸俗淫褻，而她则是何等高雅纯洁啊！她的想法，才真正超脱和真情……”

幸而那边厢房的灯笼已开始移动，向禅院走去。

徐少龙一直等到灯光已隐，才赶快奔入小屋去。

他把手中的裸女，放在草上，沈如青一摸，低低惊叫一声，道：“糟糕，衣服不见了。”

徐少龙道：“怪不得他们站了好久才走开，一定是看到这件文士外衣，显然不属僧寺之人所有，所以那两个公人，查究了许久。”

沈如青道：“这便如何是好？我回不去啦！”

徐少龙道：“别慌，待我想个办法……”

他坐在她身旁，想了一阵，似乎没有一点法子可想。

沈如青爬到他身上，轻轻道：“对不起，我给你添了这许多麻烦。”

徐少龙苦笑一下，想道：“现在麻烦的只是你，我有什么关系？”

沈如青又道：“你别烦恼，总想得出法子的。”

她反而柔声劝慰徐少龙，还伸手搂他的脖子。

两人在不知不觉中，已躺下去。

沈如青娇躯一震，在他耳边道：“少龙，占有我吧，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徐少龙以男性的本能，双手开始向她侵袭。

但他忽然停止一切动作，烦恼地道：“我们再闹下去，马上就天亮了，那时候更不好办。”

沈如青道：“管他呢！”

徐少龙道：“不行，至少枯木大师看了那件外衣，已经晓得咱们的情形啦！”

沈如青没有做声，只意味深长地吐了一口气。

徐少龙坐起来，道：“你且等一下，无论如何，我先解决了这个难题，再说别的。”

沈如青没有挽留他，徐少龙出了小屋，用力吸一口气，清冷的空气，使他头脑为之一清。

他悄悄走去，越过院墙，恰好见到枯木大师，正把公人们送去。

枯木大师回到佛堂中，看见徐少龙独个儿在屋中，不禁一怔，道：“沈少奶奶呢？”

徐少龙道：“在后面小屋中。”

枯木大师沉吟一下，才道：“贫僧是出家之人，本来不该谈到男女之事，可是目前的情况，与平时不同……”

徐少龙道：“大师请说。”

枯木禅师道：“如若我老眼不花，那沈少奶奶分明对你很有意思……”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可以说她已被你的绝世武功，以及焕发的英姿所迷惑徐少龙道：“是的，不过……”

枯木禅师叹口气，道：“你正当青春盛年，以沈少奶奶的才貌，实在也难不被她吸引。”

徐少龙道：“在下实是感到十分惭愧。”

枯木禅师道：“这些话不必说了，老袖只想知道，你将如何善后？”

徐少龙道：“在下打算设法让她回到屋里，趁天色未明，尚有希望。

因为……因为她身上没有衣服。”

枯木禅师道：“这一点老袖早就知道了，她当时只穿一件外衣，老衲倒没多想。早知如此，不让她与你见面，就可以省去许多事了。”

徐少龙道：“此事实在不能怪她，晚辈如果道心坚定，她也起不了作用。”

枯木禅师反而泛起笑容，使人感到达观的，没有拘束的味道。

他道：“好吧，我们转个方向，且说那位沈少奶奶，既然爱上了你这等人才，而你却把她送回去，她将会变成怎样？这后果你想到了没有？”

徐少龙一怔，道：“她不会变成怎样的。”

枯木禅师道：“不变才怪，她将永远找寻一个失去的偶像，沈恒纵然不知，但在现实上，仍然有种种困扰。”

徐少龙道：“晚辈认为不会，因为沈如青实在是个高雅纯洁的女孩子。”

枯木禅师道：“这话怎说？至少她并不纯洁，对也不对？”

徐少龙道：“不，她根本不在乎我有没有占有她，只要我有过此一意念，在她来说，已经能够满足了。”

枯木禅师道：“但事实上你已占有她，这些都不过是空话而已，依老衲的看法，你唯有把她带走，才是办法。”

徐少龙道：“那不行，晚辈怎能夺人妻子？而且我根本没有占有她。”

枯木禅师既讶且喜，道：“这话可是当真？”

徐少龙道：“晚辈岂敢有欺大师？”

枯木大师道：“但她的衣服？”

徐少龙坚决地道：“不，如青还没失身于我。”

枯木大师透一口气，道：“既然如此，你可把她送回去，她的衣服，就在右面墙下的草堆中，是老袖入屋时看见，赶紧藏起，免得捕头问起。”

徐少龙心中顿时丢下一块大石，甚感轻松。

他并不是对沈如青没有感情，而是他身上的任务，太以重大，断断不能为了个人的情爱肉欲，使任务失败。

要知沈如青不但长得美丽，而且还具有许多美女无法比拟的特质，如高贵、娴雅、才学等等。

因此徐少龙要割断这一段情缘，委实不是容易的事。

尤其是他身在局中，最易迷糊。

而细论起来，他纵然带走沈如青，也不算十分不便之事，因为他尽可以找到妥善安置她的方法，不会误了大事。

但从理论上说，他若是带走沈如青，占为己有。则他已违背了侠义、公道和礼教等做人原则了。

在这情况之下，则他努力从事的艰险任务，就算成功了，可是他自己为人方面，却是失败了。

徐少龙暂时不讨论以后之事，先返回小屋，见到瑟缩在一角的沈如青。

她用双手遮掩着身体上重要的部位，虽然这一动作，起不了多大的遮掩作用。

徐少龙走到她身边，低头看着她。

在黑暗中，她茫然地睁大双眼。

徐少龙心中叹口气，才道：“你的衣服找到啦！”

沈如青并没有泛起笑容，反而长眉微蹙。不过，她双手却松放下来，把整个躯体呈露在这个男人的眼前。

事实上，她不知道对方能把她看得那么清楚的，是以她的姿势，非常的随便，更没丝毫做作。

徐少龙暗中吞一口唾沫，又道：“你听见没有？”

沈如青道：“听见了。”

徐少龙道：“衣服就在你旁边的草堆内。”

她动也不动，道：“我得走啦，对不对？”

徐少龙道：“是的。”

沈如青道：“我们还有见面的一天么？”

徐少龙点点头，但随即晓得对方看不见，于是开口道：“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不过那时候……”

沈如青幽幽叹口气，道：“我知道，我知道，那时候我们只能泛泛地寒暄数语，不可能再谈到什么，唉！若然如此，真是相见不如不见。”

她说得一往情深，措词甚雅，特别能打动人心。

徐少龙突然退出屋外，在门口说道：“你把衣服穿上沈如青惊讶于他的动作，当下一面摸取衣服，一面问道：“你为什么走开呢？”

徐少龙道：“因为我的眼睛与平常之人不同，虽然屋内很黑暗，但我仍然看得见你。”

她惊讶地低叫了一声，心想原来自己的身体，一直在他注视之下，一览无遗。

徐少龙又道：“你的身体，加上你多情的说话，很容易使我情不自禁，做出侵犯你之事。所以我不得不退出门外。”

沈如青心中大感温馨，迅即把衣服披上，走了出去。

她从后面抱住这个男人，道：“徐郎，妾身得听你这番话，已无遗憾了。”

她终究是“尚情”的人，由于她的才学见识，使她的品味不俗，醉心于高雅的爱情，而不是“肉欲”。

因此她才会说出“已无遗憾”的话，而徐少龙也领略得出其中回肠荡气的真情，已不须再有言语。

两人厮贴着站了一会，沈如青才放手走去。

徐少龙仍然没有动弹，此时天边已微露曙色，因此沈如青非回去不可了，好在她已得回原来的衣服，纵然天色已明，亦无大碍。

他目送着这个窈窕纤美的身影，姗姗走去，晚风之中，她的长发和衣襟，都轻轻地飘动，景象之美，难以形容。

徐少龙满怀怅然，凝目注视。

不断送来的清新晚风，岂能吹得散他心中的怅惘之情？

片刻之后，徐少龙已回到禅堂，与枯木禅师会面。

现在他们谈的都是如何把沈家三口，送到安全稳妥之地，永远不让那个暗杀集团查出行踪。

徐少龙根据他的江湖经验，以及对五旗帮的了解，贡献了不少意见。

最后的结论是：沈家暂时分作两起，一拨是沈母和如青，觅地居住，由于她们都是女流，所以不难找到适合的大户人家寄居，而且她们根本不必出门露面，永远安居在内宅之中，极是妥当。

沈恒一个人到南方去，利用徐少龙在各方面的关系，替他报籍应考，图个出身。等到他仕途得意时，再接回母亲妻子。

徐少龙离开之时，尚是拂晓时分，街上并无行人。

他回到妓院，这时四下都寂静无人。因为这一带全是勾栏行业，除了一些下人之外，决计没有早起的。

徐少龙翻墙而入，回到房中，但见那个姑娘仍然酣睡，当下脱去衣服，一迳上床，搂着那个女子，放心大睡。

直到中午时分，徐少龙才醒过来，但见身边的女人，仍然酣睡如故。当下伸手拍开她的穴道，同时翻身而起。

他盥洗已毕，穿衣出门，那名青楼女子方始醒来，徐少龙也不与她多说，放下一锭银子，便飘然离开。

出得妓院，由于已是中午时分，更不迟疑，直奔繁华热闹的大街。他看中了一家饭馆，正要入去。

突然后面不远处，传来了阵吵骂之声，所有的人，无不向闹声处望去。徐少龙虽然无心管这等闲事，但还是转口头去，瞧瞧是什么人当街吵骂。

原来这一阵吵骂声中，一个粗大凶暴的口音和一个尖细声音之人，显然都是同一路的，正在骂对方不识高低，自寻其辱。

吵架本是常事，可是这两人的嗓子，显示他们俱是身怀武功之上，中气充沛，内劲坚凝，不是平常人物。

对方只是嘿嘿冷笑，声音亦是含气敛劲，可见的这场吵架，必走不甚简单。

表面上双方似是互碰了一下，那粗暴口音之人首先开骂，尖细声音之人也帮腔侮辱起对方来。

徐少龙目光到处，但见两丈左右，有两名汉子，长得一高一矮，正向一个青衣少年齐声叫骂。

那青衣少年不住冷笑，手中的招扇还在摇扇。

身上并没有其他兵刃。

但对方的两人，高个子则背着长刀，矮个子拿着一件长条形包袱，一望而知，必是兵器。

徐少龙大感惊讶，因为这高矮两汉子，分明是五旗帮帮众。

他们一向盛气凌人，态度横蛮，似这等当街吵骂甚至殴杀行为，并不

希奇。然而五旗帮刚刚出事，这镇江与南京相距不远，帮中已传下密令，不许帮众生事，悉数须得避避风头。

因此，这两名帮众无疑是十分气愤不过，才迫不得已吵骂起来，甚至可能要出手对付这个青衣少年。

他的目光一掠之下，已看清楚这个青衣少年，年约二十左右，面如冠玉，唇红齿白，长得好生俊美。

不过他那对入鬓的长眉下，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中，却泛射着锐利寒冷的光芒。眸子转动之际，不时闪烁出阴毒冷酷的意味。

徐少龙自然也看出这个青衣少年乃是内家高手，那把摇扇中的招扇，便是他的随向兵刃，随时可以攻敌。

话说时回噫，事实上只不过三两句话的时间，徐少龙已经获得了许多印象。

只听那粗暴的口音的汉子骂了一连串凡句脏话之后，又道：“老子忍了一天的气，你就以为好欺负么？”

矮个子接口道：“把这小子废了就行啦！”

青衣少年停止冷笑之声，道：“那你们就试试看。”

徐少龙一瞧苗头不对，这两名帮众如若出手，不但立招奇祸，而且亦将引起官家注意生出麻烦。

这是因为他将有所行动，目前五旗帮必须销声匿迹，以免妨碍他的计划。此处，他的身份是“神机营副统领”，岂能眼睁睁看着帮众受害而不设法子搭救？若被帮中得知，当然十分不妥。

只是他其势不便现身劝阻，亦不能向两名帮众布达命令。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当下发一声喊，道：“公人来啦！公人来啦！”

这刻四周之人甚多，他的喊叫声，马上惊动正在吵架之人，而又不致被他们瞧出。

那两名五旗帮众立即转身挤入人群，霎时无影无踪。

围观热闹之人，也纷纷作鸟兽散，只剩下青衣少年，转目顾盼，却不见有公人踪影。

他皱皱眉，举步行去。

经过那家饭馆，突然蜚了进去，目光四下一扫，随即在靠右壁的一副座位落坐。

徐少龙也在座中，距他只有两张桌子，他心中颇想得知这个青衣少年的来历，尤其感到兴趣的，便是他何以使得那两名帮众，受了一天的气？

但他没有过去招呼，甚至连看也不看他。

伙计过来，他正要吩咐之时，忽然听到那青衣少年“喂”了一声。

旁边一些食客都向他望去，只有徐少龙没有理会。

青衣少年又“喂”了一声，伙计转眼望去，但见另一个堂倌，已匆匆走到他身边。可是那青衣少年两道森冷如电的目光，没有看那堂倌，却罩在自己面上，这两道目光，使得他骨子里冒起一股寒意，不禁打个哆嗦。

他又喂了一声，这名伙计根本忘了徐少龙，茫然移步过去。

这么一来，徐少龙就不能不向他望过去了。

青衣少年恰好把目光从伙计面上移开，迎向徐少龙的眼睛，两人打一

个照面，瞧得十分真切。

徐少龙何等机警，故意一眯眼，表示他强烈森寒的目光迫得如此，同时也泛起迷茫的神色。

青衣少年微微一怔，随即向他招手道：“请过来这边坐。”

徐少龙愕然地指指自己，问道：“我么？”

青衣少年道：“是的，你过来。”

他的两道目光和含有命令意味的说话，形成一种奇异的力量，使人感到不能不服从。

徐少龙迟疑一下，起身走过去。

青衣少年一直用眼睛盯住他，举手指指对面的空位。

道：“坐下来。”

徐少龙依言坐下，青衣少年这才转眼向两个微微发愣的伙计望去，道：“给我们随便配几个小菜，一壶好酒，快快送来。”

两个伙计一齐应了，急忙转身走开。

徐少龙发觉这两个伙计在走开时，好像都有一种如获大赦的味道，心下直觉诧异纳闷，决意弄个明白。

那青衣少年目光回到他面上，可是这一回他的目光，与常人差不多，只不过比较锐利明亮而已。

徐少龙心中冷哼一声，已经有了初步的判断。

当下收起了茫然的神色，拱手道：“兄台贵姓大名？我们以前会过面么？”

青衣少年道：“我姓秦，名三错，咱们从未见过面。”

徐少龙以为自己听错了，但秦三错似是看出他的疑惑，马上道：“我名字是错误的错。”

徐少龙这才信了，又皱眉地道：“久仰，久仰，在下杨楠，今日得会秦兄，幸何如之。”

要知自古以来，以“错”字为名的人，着实不少，如战国时纵横家司马错，汉时的晁错，均以此字为名。

可是这秦三错的名字，当中多了一个“三”字，那就表示另有意义，普通人都会觉得不大好，亦不吉祥。

是以这人起了这么一个名字，不免令人惊异。

秦三错道：“好啦，你别与我来这一套。”

徐少龙一时之间，实是不明他的意思，不禁瞠目问道：“秦兄的高论，恕小弟听不懂。”秦三错微微一晒，道：“别人定然受你之愚，但我秦三错却看得穿你的假面目。”徐少龙这一惊非同小可，但当然他表面上只是恰当地表示奇怪和迷惑而已。他故意寻思一下，才耸耸肩头，代替了回答。

秦三错马上泛起得意的笑容，道：“若论温文尔雅，杨兄自可当得，可是你耸肩的动作，却又透露出你的真正为人，必甚潇洒，不拘俗礼……”徐少龙心中暗惊，忖道：“他还看出了多少？”

秦三错接看道：“假如你爽爽快快，以真面目与我相见，我秦某人就拿你做朋友看待。

如若不然，那就是仇敌之势，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他虽是含笑道来，声调未变。可是他的眼光和神情，却足以令人深信他有这等决心，断不更改。

一时之间，形势似是十分紧张。

徐少龙忖道：“这厮咄咄逼人，不知是什么来路？”

要知徐少龙目下不只是双重身份，而且有两重假面目，最后方是真正的他。因此他直是有苦难言，断断无法与此人“以诚相见”。

他经过一番观察之后，已瞧出这秦三错虽然仪容俊美，人才出众，从言谈上，亦可窥知此人读过不少的书。

然而他的目光，隐隐闪烁着冷酷狠毒的光芒。

这一点不是正派之人所应有的。

纵然他出身名门正派，但这等人仍然不可寄以腹心。

幸而这时伙计端了酒菜上来，徐少龙得以和缓一下，不必马上答复。

他趁此空隙，把自己自从看见这秦三错时开始，直到现在的一切经过，迅即寻思一遍，看看，有什么破绽？

他第一眼看见秦三错之时，秦三错正与两个五旗帮之人吵架，两人相距丈余，秦三错决计看不见自己无疑。

他吆喝出“有公人来了”之言后，马上就闪入饭馆，秦三错也没有理由看得见他，除非是有别人告诉他。

可是秦三错显然是孤身一人，以他这等性情为人，孤身行走江湖，最是适宜，也决计不会猜错的。

那么到底什么地方露了破绽，被这秦三错抓住呢？

那伙计迅快地放好酒菜，随即离开，赶着招呼源源而到的客人。

徐少龙向秦三错笑一下，道：“秦兄的话，真是使小弟大大的震惊。不瞒你说，我身上倒是有一些秘密。只不知秦兄因何得知？”

秦三错自个儿抬起酒杯，淡淡道：“我有我的办法。”

徐少龙为难地噤嚅了一下，才道：“小弟可不知从何说起才好呀？”

秦三错一翻眼，道：“你有很多秘密么？”

徐少龙道：“是的，是小弟不明白的是，这些事情，均是小弟个人私事，与别人全无相干，只不知秦兄为何如此感到兴趣？”

秦三错斜睨着他，道：“也许是因为你仪表不凡，又或者是我感觉得出你这人不简单，所以发生了兴趣。”

徐少龙茫然道：“小弟有什么地方显得不简单了？”

秦三错做然道：“我入得此店，首先注意到你的潇洒风度，俊朗人品。

这本是很平常之事，但当我故意重重的“喂”一声时，全店之人，莫不诧异看我。只有你一个人，头也不回……”

徐少龙苦笑一下，道：“原来如此，下次小弟记得回头就是了。？”

秦三错冷笑一声，道：“如若单单是这一宗，我也不会放在心上。可是你其时正在向堂倌点酒菜，可见得你只比我早一步入店，换言之，你应该看见我和那个流氓吵架之事。”

徐少龙听到此处，心中大是佩服。

敢情此人的观察力之强，罕有伦比。

他又装出苦笑之状，道：“是的，小弟都看见了。”

秦三错目光如剑，紧紧盯牢他，道：“既然你已看见，衡诸常情，你应当趁机多看我几眼才对。而你却不然，此举大是不合人情，所以我认定你这个人，必定有问题，说不定正是帮助那两个流氓之人。”

徐少龙一怔，道：“小弟可没有帮助他们啊！”

秦三错道：“我只是说‘说不定’而已。”

徐少龙道：“这样才好，但秦兄有所不知，小弟的身世，实有难言之隐，因此之故，凡是路上碰见有人发生争端，小弟不得不赶快躲开。”

他眼光移到对方面上，恳切地道：“小弟早先见秦兄一点也不在乎那两个流氓的样子，心中便知秦兄必是非常人物。正因如此，小弟虽然明明听见你的声音，也不敢抬头瞧看。”

他的口气神色，都十分诚恳真切，使人不能不信。

秦三错道：“你的身世有难言之隐？”

他这么一问，无意之中已透露出他已相信了七八成。

徐少龙道：“小弟本是官宦世家，自小也练了一点武艺，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两年前……”

他忽然惊觉地住口，皱眉打量对方，道：“秦兄好像有一种力量，使小弟情不自禁地泄漏了身世。”

秦三错心中大感受用，道：“你泄漏与我得知，定然有益无害。”

徐少龙叹一口气，举起酒杯，道：“秦兄，恕我放肆，干这一杯。”

他一饮而尽，但见秦三错也干了手中的一杯酒，当下道：“这饮酒之举，也有悲欢之殊。例如秦兄举杯即干，何等痛快舒畅。可是小弟则不然，古人说借酒浇愁愁更愁，真是对极了。”

秦三错沉吟道：“听你言来，似乎真是有一段惨澹难言的往事，不然的话，断无如此深刻的感触。”

徐少龙道：“是的，小弟的遭遇，真是一言难尽。”

秦三错道：“你的身世隐秘中，必定与武林中人有点关系，是也不是？”

徐少龙道：“正是如此。”

秦三错道：“既是与武林人物有关，说不定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至少对你没有害处。”

徐少龙突然问道：“秦兄既是不讳言是武林中人，只不知秦兄出身于哪一个家派？”

秦三错道：“我就算告诉了你，你也不知道。”

徐少龙道：“不，小弟虽然武艺疏浅，可是由于身世的遭遇，倒是知道了不少武林之事。”

秦三错微微一笑，道：“你既然不信，我就说与你得知，也没有关系，我是阴阳谷的传人。”

徐少龙心头一震，表面上全然不动声色，先寻思一下。

才道：“小弟听说武林中有四门五派，最为鼎盛，人才辈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家派，皆不外是上述那些门派的分支，各得一艺之长而已。”

秦三错道：“你说得不错，天下武林中，门派虽多，但追溯源流，就没有几个了。但我出身的阴阳谷，武功心法，与目下最盛的四门五派，全无一点渊源牵连。正如一般的兵刃，都列入十八般兵器之列。但有些独家兵器，不入谱中，人家便通称为奇门兵刃。”

徐少龙道：“这样说来，秦兄的出身，可以说是奇门家派了？”

秦三错道：“不错，但武林中一般称为奇门异派。虽然知道的人不少，但我们这些奇门异派之人，罕得踏入江湖，是以当真识得我们底细之人，仍然不多。假如动手之际，认得出我的武功来历，必定已是一流高手了。”

徐少龙心下生疑，忖道：“他何以把这些事详细告我？”

正转念间，只听秦三错又道：“总而言之，你的身世遭遇，纵然与千百武林之人有关，也不会与我阴阳谷搭上任何关连。”徐少龙仍然不解，口中应道：“原来如此，小弟可就放心啦！”

秦三错道：“现在你可以把身世之秘告诉我了吧？”

徐少龙早已有了腹稿，当下道：“假如秦兄所言皆实，小弟自是乐于奉告。”

他不必说出怀疑之言，只须如此暗示一下，秦三错除非不要他相信，否则的话，就须设法证明。

秦三错想了一下，突然皱起眉头，泛起忿恼之色。

原来，他一则想不出如何证明自己向份的方法。

二则他忽然觉得证明之举，很是无聊。

徐少龙如果不肯相信，那就拉倒，何必多费工夫。

他连干了两杯，这才取筷挟菜。

徐少龙也默默地陪他吃着，心想最好能暂时摆脱这个家伙，等到自己大功告成之后，那时才显示真面目就可以教这个奇门异派之人，吃上一惊。

这一顿饭，竟是在沉默中吃完。那秦三错虽然看起来甚是潇洒文雅，但饭量甚佳，连吃了四大碗。

徐少龙身为武林高手，当然十分重视饮食，此是“精力”

的来源，不容忽视。不过他自知如果也吃下四五碗，不但旁人侧目，而这秦三错也会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他尽量的多吃肉类，饭则仅吃三碗。

秦三错会了钞，一点也不答理徐少龙的道谢，出得门外，便问道：“徐兄打算到何处去？”

徐少龙道：“小弟刚到此地，尚无去处。”

秦三错道：“那么跟我走。”

徐少龙陪笑道：“秦兄打算到哪儿去？”

秦三错道：“你别管，反正你与我在一起，别人不敢欺负你就是。”

徐少龙道：“但小弟还有一点事要办。”

秦三错道：“什么事？”

徐少龙陪笑，道：“只是一点私事而已。”

秦三错道：“你可知道，我已下了决心，不是你跟我，就是我跟你，你休想把我摆脱。”

徐少龙还未说话，秦三错又道：“你爱站在大街上说话，亦无不可，但我却建议你边行边谈，假如你有本事逃出我的跟踪，我也服气，以后碰上，也不再钉住你。”

徐少龙心中冷哼一声，想道：“你们阴阳谷的追踪之术，甲冠天下，你以为我不晓得么？此举分明是以退为进，先让我逃跑了，其实仍然被你暗中跟着，直到我回到住处，被你查悉一切，这才现象，讥笑我的愚妄。”

其实这些都无关重要，最使他关心的是：这个“阴阳谷”

的秦三错，为何对自己这么有兴趣？据他所知，“阴阳谷”是奇门异派中两个最厉害的门派，另一个是深藏地底的“幽冥洞府”。

早先秦三错的话，并没有胡诌，以“阴阳谷”和“幽冥洞府”而言，武林中知道名称的人，着实不少。

可是这些门派的人，行踪诡秘，人数大概不多。

是以很罕得有见过他们之人。

说到武功方面，一般的武林人更加无从臆测。

秦三错只有一点说错了，那就是纵是当世的一流名家高手，也不一定从武功上，看得出他们的来历。

换言之，他们这些门派，十分神秘，武功源流，亦另有所本，大抵是从天竺、西域、东流或其他海外异国传来。

经过多少年的传衍，另有发明，遂得以自成一派。

徐少龙一望而知这秦三错年纪虽轻，但武功造诣，却极为深厚奇奥，再加上他的过人聪明，以及罕有的观测之术，实在是一个危险可怕的人物。起码在他这一方面，业已构成莫大的威胁了。

分析起来，这秦三错的“追踪”和“观测”之术，对他有两大危险，一是足以揭破他是五旗帮中坚份子的身份。二是进一步窥破他实在是“反间”。

这两重身份，目下万万不可被揭穿。

第十三章

徐少龙实是“反间”身份这一点，如若揭穿，害处十分明白，不必细表。至于他是五旗帮中坚份子的身份，一旦被揭穿，则五旗帮将必收回成命，不让他担任眼下的任务，这么一来，他如何能搜集到证据？

他晓得必须以全力应付，摆脱这个阴阳谷高手才行。

不然的话，就须得取他性命，使他永远缄默。

他心中的念头转来转去，颇感为难。一时之间，涌起了无限的恨意，但觉这个家伙，简直是存心跟他捣蛋来的。

街上许多人从他们身边走过，总不免对这两个俊美的年轻人投以讶异的一瞥。

徐少龙晓得不可久留，当下道：“秦兄要小弟到什么地方去？”

秦三错欣然一笑，道：“咱们先找个地方，好好的谈一谈，如何？”

徐少龙道：“谨如尊命。”

秦三错道：“徐兄好说了，请！”他当先行去，徐少龙在后面跟着。

他们走了不久，转入一条比较没有那么繁盛的街道。

正走之时，突然两名大汉从一道大门内奔出来。

这两名大汉发出喧笑之声，根本没瞧瞧门外有没有人，就莽撞冲出。因此之故，险险碰着了秦三错。

徐少龙看得真切，但见这时秦三错及时刹住脚步，是以两名大汉，都擦着他身子冲过去。

如果换了普通人，必被这两条大汉撞翻不可。

秦三错含怒向那两名大汉望去，但见他们嘻嘻哈哈的急行而去，竟不曾回顾他们一眼。

徐少龙转眼一看，这道门口，敢是一座镖局。无怪这些人如此鲁莽强横，敢情都是练武的粗人。

他扯扯秦三错，道：“秦兄走吧！”

秦三错收回目光，举步行去。

一面说道：“依我的脾气，这两个家伙一定活不成了。”

徐少龙情知他的话不假，却装出惊色，道：“你说什么？”

秦三错道：“假如我不是为你着想，怕你受人注意，刚才一定教那两人躺下。”

徐少龙道：“原来是躺下而已，那倒不要紧，但小弟还是十分感激你的好意。”

秦三错冷冷道：“躺下的意思，就是死亡。”

徐少龙忙道：“小弟懂啦！但是……唉！秦兄何必这么大的火气呢？”

秦三错道：“谁教他们如此放肆冒失，冲撞了我？”

他摆手阻止徐少龙开口，又道：“你不必劝我，也无须与我讲道理，反正各人有各人的规矩，至于这规矩行得通行不通，那就是看这个人的本事了。”

徐少龙嗯了一声，果然不再做声。

秦三错忽然转入一间庙宇，徐少龙转眼看时，前面敢情是座大杂院，除了好些人家居住之外，尚有不少属于跑江湖混饭吃的行业，有看相的，有占卜的，有卖药的，有玩杂耍的，也有卖零食的，形形色色，是以进来游逛之人，可真不少。

他们沿着长廊，往里面走。

忽见柱边有个乞丐，坐在地上，背靠着石柱。

这刻那乞丐恰好转头向里面瞧看，是以秦徐二人，只能看见他的侧面和后脑。

徐少龙突然感到必有事故发生，但一时又测不透将有什么事情出现。

秦三错徐徐走去，一面道：“这地方你到过没有？”

徐少龙道：“没有来过。”

秦三错淡淡道：“那太可惜了，后面好玩得很。”

，说时，已走到那乞丐面前。

秦三错面色忽然一沉，冷若冰霜，眼中射出森厉的光芒，提起一只脚，向那乞丐摊在地上的手掌踏下。

他的动作不急不缓，极为自然，看起来很顺眼。

他踏落之处，向侧歪了尺许，并非平时走路。但姿势却与走路无殊。

徐少龙眼力何等高明，马上晓得那乞丐已躲不过这一踏之危了。

这是因为秦三错这一脚，已充分显示出他深厚的内功，以及奇奥的脚法。

按理说，手掌是最灵活敏感的部位，莫说略有微风，便能觉察，就算未觉，直到鞋底沾上，亦不一定不能及时抽缩避过。

但秦三错的脚法，大有学问。

一则他落势不急不缓，可使对方既不能感到风力，亦听不到声音。二则他的踏式十分自然顺遂，正如星辰运行，万物生灭一般，都属于天生如此。

换句话说，他的脚式合乎自然的道理，因此含蕴得有宇宙的力量。这等力量，岂能轻易化解。

果然他一脚踏落，便踩住那乞丐的手掌。

旁人看见这一段经过的话，必定不觉有异。只有徐少龙这等大行家，方始瞧得出其中许多深奥道理。

还有就是那名乞丐的手掌掌部宽厚，但五指却甚是纤长，徐少龙一看就知此丐必定练过一种特别的手上功夫。

现下秦三错一脚就踏住那乞丐的手掌，表面上看起来，似是十分容易，其实这里面的讲究可多着呢？

那乞丐震惊地回头瞧看，但见他虽是蓬首垢面，可是年纪甚轻，最多是甘余岁，眉目疏朗，颇为清秀。

秦三错面上泛着冷笑，道：“咱们又见面了，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对不对？”

但见那年轻乞丐双眉紧皱，眼中露出痛苦之色，可见得他的手掌，必定受到极沉重的压力，甚是疼痛。

他急促地道：“少爷，你说什么？小丐不懂。”

秦三错道：“懂不懂都无关重要，你叫什么名字？”

那乞丐道：“少爷你先把脚拿开，小丐痛死了。”

秦三错冷冷道：“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年轻乞丐忙道：“小丐姓范名同，哎！哎！痛死我啦！”

秦三错发出一声嘲笑，道：“原来你是饭桶，这倒是真象。”

范同的目光转到徐少龙脸上，发现他有不忍之色，登时求助地望着他，道：“少爷你们做做好事，小丐的手快要踏烂啦！”

徐少龙推推秦三错道：“秦兄，你这是干什么呀？”

秦三错不悦地道：“你没瞧见吗？”

徐少龙一怔，道：“小弟当然瞧见了。”

秦三错道：“瞧见就行啦！我不是正在踩他的手掌么？”

徐少龙道：“是呀！但这正是小弟不解之处啊！你瞧，人家痛得冷都冒出来啦！”

秦三错道：“别慌，人家是丐帮高手，莫说出一点汗，就算是鲜血，能用内功压出来……”

徐少龙忖道：“我还用得着你教么？”

秦三错又道：“丐帮之人，个个皆受过严格训练，最能熬受毒刑，他只在装模作样罢了。”

徐少龙惊讶地啊了一声，道：“这话可是当真？”

心中却想道：“我已可以算是用刑专家了，丐帮中的一些小技，如何碍过我的眼睛？”

原来他一开始，就晓得范同乃是诈作痛苦。不过以他前的身份，非得装作不知才行。

秦三错道：“当然是真的，但等一会他就装不出来了，你可知道是什么缘故？”

徐少龙道：“小弟焉能得知？”

秦三错道：“这是因为他们斗不过我的缘故。”

徐少龙恍然道：“原来如此，小弟怎的想不到。”

秦三错道：“你只要听到一阵劈啪之声，就是他真正求饶之时了。”

徐少龙忖道：“敢情他借着与我问话的机会，对范同施以攻心之术。”

口中应道：“那是什么物事发出声音？”

秦三错道：“他的手指骨碎裂，自然会发出声响。”

徐少龙道：“太可怕了，秦兄一定要这样做么？”

秦三错道：“是的，我也是被迫无奈，不得不尔。”

范同哼哼唧唧地道：“哎哟，痛死人啦！”

徐少龙现出不忍之色，道：“秦兄，秦兄，你别用大力行不行？”

秦三错道：“当然可以。”

说时，大概脚下力量撤回不少，是以范同的面色马上好转了很多。

徐少龙问道：“秦兄，谁迫你这样做呢？”

秦三错道：“便是这个饭桶啊！”

徐少龙诧道：“他么？他没得罪你呀！”

秦三错道：“有些江湖上之事，你不懂的。”

徐少龙道：“秦兄若肯解说，小弟岂不是就懂了。”

秦三错道：“好吧，我告诉你，这家伙一定不肯投降认输，所以等得我非踏碎他的指骨不可，至于为何惹得我收拾他，却是两天前的事。”

徐少龙忙道：“别的事小弟不想知道，但假如秦兄肯放过了他，小弟就感激不尽。”

秦三错突然冷冷的注视着他，过了一会，才道：“你认识他么？”

徐少龙道：“小弟如何会认识他？”

秦三错道：“那么你为何给他讲情？”

徐少龙道：“一来小弟听说丐帮是很好的帮会，并不为非作歹，也不恃势欺人。二来小弟与秦兄萍水相逢，辱蒙见爱，结为友涛，是以总得尽力为了友情，向秦兄进点忠言，也不在一场相识……”

秦三错道：“这话听起来蛮有道理的。”

徐少龙道：“既然秦兄认为有理，何不就放过了他？”

秦三错冷晒一声，道：“哪有这等便宜之事？况且我平生就是不爱讲理，越是有理，越是不做。”

徐少龙一怔，忖道：“他如果真是这样之人，倒是十分叫人头痛的人物了。”

秦三错又道：“再说，你我之间，还没有友情可言，我对你有何存心，你还一无所知，居然向我劝阻起来，岂不可笑之至。”

徐少龙耸耸肩，道：“小弟不是不知自己冒昧。但好在小弟只是一个寒士，没有什么身份面子可言，是以秦兄不肯听从，小弟也没有什么损失。”

秦三错道：“你的嘴倒也锋快得很。”

徐少龙道：“可惜却是胸无成见，喜欢讲理。”

他针锋相对地反击对方，连嘲带骂，自忖可能引起对方凶心，因此，他已迅即考虑自己如何应付之法。

他盯衡大局，一来自己的假面具不可被揭穿。二来这个来自阴阳谷的秦三错，对自己必有利用之处。

所以他马上决定，秦三错如若出手，只好逆来顺受。料他必定不会施展毒手，取自己的性命。

秦三错果然眼露杀机，忿然道：“你好大的胆子。”

徐少龙马上顶回去道：“你好小的气量。”

秦三错一愣，但觉此人的大胆，出乎意料之外。

然而他反而怒气全消，哈哈一笑，道：“好极了，你已抓住我不讲理的弱点了。”

徐少龙忖道：“你此计只好骗骗别人，我决不相信你真心喜爱不讲理之

事。”

但表面上却装出错愕之色，道：“你反而不生气么？”

秦三错道：“当然啦！我就是不照情理行事之人，现在你听听此人的指骨碎裂声，当真悦耳得很。”

他话未说完，范同已哎哟哼唧地呻吟起来。

徐少龙心知范同练的是指上功夫，他的指骨自然不易碎裂，可是如果他敌不过秦三错的脚底功夫，指骨碎了，那就等如功夫全毁。

“正因如此，才显得秦三错为人的恶毒。周为他也是行家，深知此理，才使用这一招，收拾范同。

但目下徐少龙除非出手把秦三错打跑，不然的话，简直无法可施。

他难过地低下头，长长叹一口气，想道：“我虽然是侠义中人，理应援救范同。但形格势禁，为了更大的目的，只好任得秦三错毁去范同了。”

他一向都深知“环境”力量之巨大可怕，也知道人力往往无法与之抗争。但这一瞬间，此一感觉特另（鲜明深刻，眼前好像幻现出一头狰狞巨兽，那便是“环境”的化身，无人能够击败它。

秦三错纵声笑道：“喂！你怎么啦？刚才的锋利辩才到哪儿去了，为何不挖苦我呢？”

徐少龙吃一惊，抬头望去。但见秦三错俊美的脸上，露出自傲自满的笑容，可知他心中极感得意。

吃惊之故，乃是因为忽然发觉自己的弱点。

敢情徐少龙他本人可以什么都不怕，然而对头们如若利用别人的生死安危，对他加以威胁的话。他纵然能不就范，也感到极大的痛苦。

此是他天性“仁侠”的部份，乃是与生俱来，没有法子可以改变。

秦三错又发出得意的笑声，道：“真开心啊！我这一脚，竟可以使两个人感到痛苦，这真是伟大的发现。杨老兄，你还有什么道理反驳我没有？”

秦三错如果已经一脚踏碎了范同的指骨、情况就不相同。但他没有那样做，使人被一丝希望所诱惑，便无法作出决绝的决定，也不能放手去做。

徐少龙心中十分痛苦，生像陷身于可怕的噩梦中，生出无力振拔的绝望之感。

但他终是天资绝异之上，是以方会被“五老会议”看中，寄以大任。

他只绝望了那么一下，马上醒悟一件事，那就是目下他的真正敌人，不是五旗帮，而是这个来自阴阳谷的高手秦三错。

在太原则之下，他必须妥善处理，只要能保持身份的机密，任何牺牲，也在所不顾。

此外，他务须反客为主，以至高无上的心机妙算、使对方处在被动之势而不自知，方能在这一场暗斗中，获得胜利。

他迅如电光石火般忖道。

“秦三错对我有某种目的，自不待言。现在且不去推二他的目的，先说他对付范同的手法，分明是拿他作试金石，以窥测我的真正身份，他必须直到确信我完全不懂武功，才肯开始利用我。”

结论很显然的是：徐少龙他目前只要不让对方试出真正身份，就先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他坚决保持不懂得武功的秘密，秦三错就算败了一仗。

这些念头，说来罗嗦，其实只是一刹那而已。

徐少龙一经决定，心中痛苦全失，马上蹲下去，伸个抱秦三错脚，用力摇撼。

自然他此举没有用处，宛如蜻蜓撼石柱一般，秦三错站在那儿，纹风不动。

但这景象可真够好看的了，一个乞丐瘫在地上，一个抱住秦三错的脚，没命的扳。

徐少龙使的气力，略比常人大些。

因此秦三错觉得很合理。

他转眼一看，四下已有不少人惊讶地向他们瞧看，当下心念一转，伸手把徐少龙抓起来。

他若是知道这个被他玩弄着的书生，竟是当今的一流高手，在这一瞬间，随时可以取他性命的话，他一定会骇出一身冷汗。

徐少龙虽然被他抓起来，但仍然忿忿的挣扎，秦三错道：“杨兄别急，兄弟脚下已减少力道，你瞧。”

他指指范同，徐少龙随他的手望去，但见范同的神色间果然已没有那么痛苦，当下停止挣扎，但仍然忿忿地望着他。

秦三错道：“兄弟看在杨兄的面子上，就饶他一趟如何？”

徐少龙愕然道：“饶了他么？那自然最好不过了。”

秦三错道：“可是杨兄领了我的情，如何报答。”

徐少龙道：“报答？这……这从何说起？”

秦三错面色一沉，道：“你不领我这个情么？”

徐少龙忙道：“领，领，你把脚拿开再说。”

秦三错道：“你领情就行啦！”

他转向范同道：“你身为丐帮高手，当必有点眼力，我刚才这一脚，是哪一家派的绝艺，你可知道？”

范同突然不再哼哼唧唧，目光也变得锐利如刀，笔直望着秦三错，却不言语。

秦三错冷笑一声，道：“我无须凭借言语，窥测你的武功深浅，这一点谅你也可以放心。”

他停顿一下，又道：“但我却怕你认不出来，日后没有地方报仇，你懂了没有？”

范同心想这话也是实情，当下也冷冷的道：“尊驾是阴阳谷高手，本人岂能不知。”

秦三错道：“原来你是早已知道我的来历。”

范同道：“那倒不是，你这一脚，蕴含阴阳至理，威力无穷，是以才得知的。”

秦三错道：“咱们约法一章，那就是你即管向我报今日之仇，但却不得向别人提到今日之事，自然包括不许提到我的姓名来历，这一点你办得到办不到？”

徐少龙心中一乐，忖道：“他心计甚佳，又攻口才，这样说法，范同除非自认没有复仇的本事，否则非得答应不可。”

果然听得范同说道：“可以。”

秦三错道：“君子一言。”

范同道：“快马一鞭。”

秦三错收回那只脚，揪住徐少龙的手，转身循原路出去。

徐少龙边走边道：“你不是说里面还有很多东西看么？”

秦三错道：“现在不看啦！你跟我来。”

徐少龙简直脚不沾地的往外走，片刻之间，已离开了这一处无数江湖人混迹的地方。

到了街上，秦三错才让他恢复自己步行的常态。

他现在似乎一点也不急躁，这一下连徐少龙也测他不透，当下问道：“秦兄刚才急于离开那儿，是不是忙着躲避什么可怕的人？”

秦三错道：“笑话，我几时把天下之士，放在心上？”

但这样说来，终究失于大言不惭，而不能使人心悦诚服。

因此秦三错又道：“我只不过避免你与那乞丐说话，才赶紧把你拉出来而已。”

徐少龙道：“如若小弟与那乞丐说话，便会使秦兄感到不便么？”

秦三错道：“那也不是，主要是为你着想，要知他目下只知道我的姓名来历，还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这样，将来他就不容易找到你，你一个读书人，自然不可与这等江湖道人物接近。”

徐少龙道：“依小弟愚见，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秦三错哼一声，道：“你对江湖中的情形，全无所悉，难怪说得轻松。嘿！

嘿！这些人说得好，便可算是侠义之辈，说得不好听，那都是附骨之疽，一旦认识相交，这辈子就休想不与他们来往。”

他停歇一下，又道：“尤其是当你金榜之后，处于为官，往往会管辖到他们的地盘，如果你与他们相识，麻烦就大了，说不定你的乌纱帽也断送在他们手中。”

徐少龙只淡淡一笑，没有作声。

他们边谈边行，不觉已到了一个码头，但见江边船舶无数，岸上也热闹非常，很多脚夫正在起卸货物，此处还有上落的商旅客人，又有多式多样的生意人，活动繁忙，一片嘈吵。

徐少龙一眼望去，已从槁桅如林的船舶中，看出有多少艘是属于“五旗帮”的，有些则属于其他小帮派的。

码头上拥挤活动的人群中，也有各式各样的江湖人物，亦有公门中人混迹其间。

秦三错停步瞧了一阵，道：“奇怪，我两年没有在江湖走动，如今复出，已感到情形与往昔不同了。”

徐少龙大感兴趣，因为他的确不知道两年以前的情况，与现在有什么不同？

因此他不着痕迹的道：“这叫做山河依旧，人面已非啊！古今多少人都曾经为此感触慨叹了，有何奇怪？”

秦三错道：“你说的是诗人墨客的感慨，但我说的是江湖情况的变化。”

他停顿一下，又道：“你看，在左边靠那家杂货店的门口，站着一堆人，其中有两个人就是公门捕快乔装的。”

徐少龙转眼望去，果然不错，那两人正是公门捕快。不过乔装得相当高明，不易看得出来。

正因如此，这秦三错已显示出他过人的眼力。

要知徐少龙与秦三错的身份情况，都大不同。

徐少龙是受“五老会议”之重托，专门对付“五旗帮”，因此，他在鉴识各种阶级之人方面，曾经下过功夫，是以眼力特别高明。

但秦三错是著名的“阴阳谷”的高手，虽属武林人物，但却又与一般混迹江湖的武林人不同，根本无须关心这等末节小事。

所以秦三错奇高的眼力，真使徐少龙暗暗吃惊，当下已明白这是秦三错天生过人之处，而从这一点再理一步推测，但可知他是个才智过人之士。

于是，徐少龙对这个人，登时列为提高警惕，拿他作最难斗的敌手看待。一只听秦三错又道：“这等繁盛的码头，可说是龙蛇聚集，不知多少江湖人在这儿讨生活。因此，有公门之人在此出现，也不算得是希奇之事。”

徐少龙一怔，道：“既然如此，秦兄又何须大惊小怪？”

秦三错道：“我几时大惊小怪了？虽然公门之人在这儿出现乃属常事，但你须得知道，这些公人，全都是高手，这便显示出事态的不寻常了。”

徐少龙道：“原来如此，但秦兄如何看得出这些公人，均是高手？”

秦三错道：“视人之术，须从隐敝之处窥测，你只须瞧瞧，这些公人混杂在人群中，全然使人不会感到有丝毫的不同，这便是他们高明的地方。”

徐少龙笑道：“可是秦兄仍然看了出来了。”

秦三错道：“我又不同了，其实看得出他们，并不算得是什么大学问。”

徐少龙道：“那么你敢是连人家想查什么人或事，也看出来么？”

秦三错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但公门好手云集此地，其中必定有不少是别处调来的，因此，我们最少也知道这个案子，决计不是仅属于地方性的。”

徐少龙道：“秦兄之论，真是使人不得不服，我想，假如官家能够延纳得你这等人才，负责治安，必定能做到盗贼绝迹，夜不闭户的地步。”

秦三错仰天一晒，道：“哪一个官家能够用我？事实上在我们阴阳谷附近百里方圆之内，当真已做到夜不闭户的程度了。”

徐少龙道：“啊呀！那真是了不起。”

秦三错道：“这算得什么？”

徐少龙道：“虽然那百里方圆内的居民，都托庇在贵谷之下，得以安居乐业，这等功德，胜却千千万万空言抱负之人。”

他这种推崇敬佩之意，出自衷心，是以真诚感人之极。

秦三错也不禁被感动了，道：“在你心中，这件事如此有意义么？”

徐少龙道：“唉！我们读书人，如若没有机会出将入相，外御强敌，内抚黎民的话，便希望有一日能当个百里据，治理州县。而只要能使治内的百姓良民，安居乐业，便是平生之志得酬了。”

他吁一口气，又道：“但秦兄身在林野，却已能使四邻百姓，得沐仁恩，岂能不教小弟敬佩？”

秦三错心中十分受用，道：“假如你将来做了地方官，碰上有事，不妨找我商量。”

徐少龙忖道：“他善念一萌，从今以后，福报无穷。但他自己还不知道呢！”

当下说道：“小弟如有相恳之处，必定要秦兄，共襄义举。”

秦三错道：“听起来有趣得紧，也许有一天我会替官家出力，哈！哈哈！”

徐少龙道：“秦兄是风尘中的奇人异士，自然从来不会想到替官家出力，这等心情，小弟倒是理会得。”

秦三错忽然凝目望着他，眼光变幻不定，一时锐利似刀，一时又很温和，甚且含有相惜之意。

徐少龙真以为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妥，被他看出了破绽。

秦三错瞧了一阵，才道：“你一表人才，福泽深厚，相信不致于遭遇不幸。”

徐少龙一愣，道：“秦兄这话怎说？”

秦三错道：“没有什么，但我不瞒你说，你如是与我在一起，总免不了有些奇奇怪怪的危险。”

徐少龙笑道：“古人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一点秦兄毋须过虑。”

他移动一下双足，又道：“秦兄打算在这个码头上，等候多久？”

秦三错道：“快啦！快啦！”

徐少龙实在想不通这两声“快啦”，究竟是什么意思？

当下只好不作声，静观其变。

过了一阵，忽见四艘巨舶，沿流而至，都驶到码头停泊。

这四艘巨舶，形式与长江下游常见的略略有别，船身似乎较为狭长，利于远航，但比较颠簸，乘坐起来，便不甚舒适了。

徐少龙凭着加入五旗帮后所学得的丰富水道知识，一眼望去，已知道这四艘巨舶，都装满了沉重的货物，是以吃水甚深。同时又晓得这些巨舶，一定是从四川那边一直驶到此处的。

他感到十分奇怪，迷惑地忖道：“四川虽然盛产药材，可是药材的重量，与一般货物无殊，就算装载过多，船身吃水的程度，亦不应如此之深。是以看来倒像是载运私盐，然而川盐如何能运销到此地来呢？”

要知五旗帮本是专运私盐图利的水道帮会，是以徐少龙深知全国哪些地方需要，哪些地方不要。”

而这江浙地面，产盐最丰，自然不必远从川省运来。

他偷看秦三错一眼，但见他对这四艘船舶，似乎亦有兴趣。不过他旋即发现秦三错之所以感到兴趣，大概是因为码头上许多乔装改扮过的公人，都分别挤近江边，目标均是这四艘巨舶而起的。

码头上一共有十多名化过装的捕快，虽然已挤近巨舶靠泊处，但显然都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

这一点又使徐少龙十分迷惑，忖道：“今日所见种种情形，都相当的不合情理。官家方面既然出动大批人手，必定是扫”算搜查这些船舶，或是搜捕某些人。何以他们不但没有动手的迹象，反而极力掩藏踪迹，生似深怕船上之人看出来？官家行事，几时变得如此隐秘小心的……”

忽听秦三错道：“杨楠，你瞧那四艘刚刚靠岸的巨舶，是干什么的？”

徐少龙瞧了一阵，道：“小弟瞧不出来。不过秦兄这么一提，小弟可就看见那三个乔装的公人，对这些巨舶十分注意，恐怕就是冲着这些巨舶而来的。”

秦三错道：“看来果是如此，若然他们是冲着这四舶而来，便算他们走运。”

徐少龙道：“为什么走运？”

秦三错道：“假如他们的目标不是这四舶，自然另有对象，对不对？”

徐少龙道：“对呀！”

秦三错道：“照此推论，则他们的目标，便有可能与我有关了。”

徐少龙恍然大悟，道：“原来秦兄的意思，是说他们幸亏没有惹上你，故称之为走运。”

秦三错道：“正是如此，我可不管什么王法国法，若是惹上了我，照杀不误。”

徐少龙寻思一下，道：“但秦兄还是不要杀死公门中人的好，因为你虽然技艺高超，力敌万人。可是公门捕快一则是维持治安的人，没有他们，这个世界就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只怕你见到了也觉得讨厌不安。他们既有这等贡献，我们虽然表面上不是直接得到他们的益处，其实我们今日所处的环境，都得算是他们的功劳。是以这是不应该恃强加害他们的原因之一。”

秦三错皱皱眉头，但没有开口，大概是一时之间，想不出可以反驳的理由。

徐少龙又道：“二则公门捕快，乃是专业从事追捕犯罪之人，如果秦兄杀死捕快，变成他们的公敌，则以后的麻烦，定然是罄竹难书……”

秦三错道：“我不怕他们。”

徐少龙道：“当然，当然，如果你怕的话，根本就不会发生这等问题了。”

他停歇一下，又道：“关于第三点，小弟还有一些意见要补充的，那就是由于公门捕快皆是专业之人，所以他们可以进时刻刻的想法子对付你，而且不拘地方，只要是朝廷政令行得通的地方，他们的势力即可到达。而秦兄你呢？你可不能老是与他们惹是生非啊！这是小弟所谓‘麻烦’的由来了。”

秦三错冷冷道：“我杀他一百几十个，别的还敢惹我么？”

哼！笑话。”

徐少龙不再驳他，因为以他这种性子之人，如果驳得他哑口无语，那就适足激得他蛮干起来。

若以道理而论，秦三错之言乍听虽有一点歪理。可是反过来说，他如果曾经杀害了百数十名公人，其时自然恶名四播，天下皆知，更被公门视为第一号仇人，千方百计的想法子整他，岂不更为危险可怕？

这正是古今以来，所有的巨恶大盗最后无不伏法授首的道理。大凡是敢于与天下公门捕快作对的，必是身负绝艺，聪明过人之士，是以不把捕快放在眼中。可是当他成为天下公门皆欲得的人之时，他终久会陷在想不到的陷阱中，招致毁灭的命运。

这时岸边的四艘巨舶，已经有人下船上岸。

秦三错瞧了一阵，道：“果然是冲着这四艘巨舶而来的。”

徐少龙道：“你说那些捕快么？”

秦三错道：“当然啦！可惜我另有任务在身，不然的话，定要上船去探个究竟，看看那些巨舶上，到底是些什么人？”

徐少龙讶道：“什么？你有任务在身？”

秦三错白他一眼，道：“怎么啦？你这人就爱大惊小怪。”

徐少龙道：“秦兄有所不知，故此见怪。小弟因为感到秦兄乃是独来独往，不受羁绊之人，所以闻知秦兄居然还有任务在就觉得十分惊异了。”

这话似解释而实在是奉承，秦三错心中甚感受用，微微一笑。

徐少龙想道：“他的任务，一定与我有关了，否则他不会把我拉到此处来，只不知那是怎么回事……”

只听秦三错道：“瞧！每逢巨舶上有人上岸，便有一名捕快尾随跟踪。”

徐少龙道：“若是如此，不问可知这些巨舶中人，皆是盗贼之流了。”

秦三错道：“胡说，若是盗贼者流，怎会联群结队的到这镇江大码头来？”

徐少龙愣了一下，道：“是呀！小弟倒是虑不及此……”

秦三错又道：“如果是能令官家侧目，并且调遣了各地干员来此的盗贼，那一定是罪恶滔天，几乎与造反作乱同样严重的罪行了，既然罪重至此，他们岂敢联群结队的到这儿来？”

徐少龙连连点头，道：“对，对，但可不可以反过来说，也许这些人身份特殊，所以官府方面，调派大批干员，暗负保护之责？”

秦三错道：“这话听起来还通，可是船上的水手，身份再高，也无须保护吧？”

徐少龙道：“是的。”

秦三错道：“还有就是如果你是身份特殊之人，则官府方面的捕快，何须尽力不露痕迹呢？就算被对方晓得，也是有功无过之事呀！”

徐少龙无话可说，只能连连称是。

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其中一艘巨舶上，原来船上这时出现三个人，两个是中年人，一个是什许的青年。

这三人所以引起他们的注意之故，便是因为他们的身份都能明显地瞧出来。

那个年轻人，华衣锦服，长相英俊，在三个人当中，似乎地位最高，但举止略见轻浮，神态甚是高傲。

一个中年人长得甚是健壮结实，面阔口大，皮肤黝黑，步履沉稳有力，一望而知是个精通武功之士。

另一个中年人则是儒士装束，面瘦而白，两眼闪烁不定，手拿招扇，完全是一派擅长计谋的师爷模样。

这三个人的主从关系，十分明显，那个年轻的是主脑，另两人则是他身边的文武心腹。

但可怪的是以那青年的气度神情来看，绝对无法收罗驱遣这文武两名人才。因为单单是从外表上看，那个精通武功之人，必是时下高手，纵是当今武林的大门大派，这等人才，亦不多见。

另一个中年人显然极工心计，才智过人。以这文武两种人才，锺非是雄略之士，如何用得起？

所以徐秦二人，都感到惊异地注视着。

但见他们在船上站了一阵，各自向码头上巡视。

不一会，这三个人的目光，都停集在秦三错和徐少龙这边。

但见他们交谈起来，显然是在谈论这两个长得一表人才的青年。

秦三错道：“好极了，他们也在注意咱们啦！我瞧瞧能不能抽身到船上去。”

徐少龙道：“秦兄敢是忘了你的任务么？”

秦三错道：“我怎会忘记，若然不是有任务在身，我早就上船去啦！”

徐少龙道：“我们还是别招惹他们的好，免得公门之人，也把我们给钉上了。”

秦三错道：“咱们怕什么？”

徐少龙忖道：“你不怕我怕呀……”

秦三错又道：“这样吧，咱们分头行事可好？”

徐少龙道：“如何分法？”

秦三错道：“我本是等候另一艘船，现下既然到那边去了，只怕到时来不及，你可代我到船上传个口讯。”

徐少龙道：“这事容易，只不知秦兄的船，何时才到？”

秦三错道：“马上就到啦！”

徐少龙欣然道：“好，这事交给小弟，我可不愿招惹这四艘巨舶之人。”

秦三错含有深意地笑一下，道：“那么你记着，若是看到一艘大船，后桅上有一支三角形的小旗，是红底白字的，那就是了。”

徐少龙道：“使得，我记住啦！”

秦三错道：“此船也许停在外面，派小船靠岸，购买应用之物，所以你须得多费点精神，那只小船，亦有这么一支小旗为标帜。”

徐少龙说道：“此处船只如梭，我也许会有漏失。”

秦三错道：“别担心，你如看不见他们，他们也会找上你的。”

徐少龙道：“为什么？”

秦三错笑一下，道：“这是本谷的秘密，你无须得和。若然有人过来向你行礼，你不必多礼，因为这些人只是奴仆阶级，你可命他们先送你上大船。”

徐少龙道：“上了大船之后，便又如何？”

秦三错道：“你要见的是我的师姑，也就是家师的妹子，姓左，名雾仙。你见到了她，可告诉她说，我已经达到任务，她便省得。”

徐少龙道：“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么？”

秦三错道：“是的，我去啦！”

他举步行去，但走了三四步，忽然停脚回头道：“有一点我还是提醒你的好，那就是我这位雾仙师姑，性情有如迷雾，无法猜测得出。而且，你最好听话点，别得罪她，否则，一切后果，我概不负责。”

徐少龙道：“你的长辈，等如是我的长辈，反正她吩咐什么。我都会尊重听从就是了。”

秦三错道：“你只说对一半，听话的部份，那是绝对的正确，但辈份部份，却无须认真，事实上连我但直接叫她的名字，并不须尊称她为师姑。”

徐少龙讶道：“这怎么可以？”

秦三错道：“也许我们这些人，不大欢喜受俗礼拘束吧，总之你不必拘泥就是了。”

他大步走去，不再回顾。转眼间他已走到巨舶边，跨上跳板。船上的三人，都望住他。

接着双方似乎在说话，徐少龙相隔得远，加上码头嘈杂异常，所以无法听见。

秦三错只停顿一下，就走上巨舶。

徐少龙正在看时，忽然有人走到他跟前。他转眼一看，却是个水手装束的人，长得十分壮健。

他道：“公子可有什么吩咐？”

徐少龙恍然而悟，忖道：“原来秦三错根本不打算与我一道去见他的师姑……”

徐少龙此一想法，乃是根据秦三错离去之时，以及这名水手现身说话，两下的时间上推测出来的。

他又想道：“秦三错必定曾以暗号通知这名手下，阻他过来，等他走后，

这个水手方始前来见我，不然的话，这名手下怎能认得出我呢？”

他本是机智多谋，手段灵活变化之人，当下脸色一沉，冷冷道：“知道了。”

那个水手默然退开，站在一旁。

徐少龙等了片刻，才道：“大船已经来了多久？”

那水手道：“刚刚才到，小人马上就赶来。”

徐少龙听了这话，心中盘算道：“如果他没撒谎，则我原本以为他是接到秦三错暗号的推测，便不对了，假如他不是得到秦三错的秘密命令，他又怎能一上岸之后，就找到我？”

因此，他仍然相信先前的推测，那便是说，这个水手早已看见秦三错与他站在一起。

当时，秦三错以一种独特的秘密通讯方式，命令他暂时不要过来，等他走开，这才前来。

那么秦三错这样做，有何用心？他是不是与那四艘巨舶，有着某种关系？根据各种迹象看来，秦三错可能与那四艘巨舶，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至于其中的内情，便无从推测了。

他眼睛一转，忽见那名水手，面上露出焦急的神情。

这又是极耐人寻味的迹象，这名水手，因何焦急？是不是秦三错马上就会回转来，因此他怕碰上了头，以致秦三错找不到推托不去的理由？抑是另有其他原因，例如尚有别的仇敌会来破坏这个行动等等、徐少龙心中冷笑一声，忖道：“你如是焦急，可见得事情马上就会爆发，我但须故意拖延一下，定可窥见一点端倪。”

因此，他更加不肯走了。

过了片刻工夫，四下虽然没有什么事故，可是那名水手已沉不住气了，略略挪近徐少龙身边，低声道：“公子没有什么吩咐么？”

徐少龙道：“你急什么？”

那水手道：“只因小人上岸的时限，曾有严格规定，如果公子没有别的吩咐，小人就须得返去复命了。”

徐少龙念头电转，在这刹那间，已经动员了所有的智慧，推究这件迷雾似的事件。以及如何方能巧妙的从这名水手口中，探出一点线索，以便多多少少地了解这一整个事件的内情。

他迅即说道：“你还可以等多久？”

那水手道：“小人实在不能再等啦！”

徐少龙道：“胡说，假如我吩咐你去买些东西，你所费的时间，岂不更多？”

那水手一怔，道：“这个小人就不知道啦，也许有公子担当，小人便可以免去违规之罪，不过……假如公子要这样做，小人亦须告诉快艇上的人，叫他们先返大船复命。不然的话，快艇开走了，大船上不知道小人的下落，迳自驶去，小人往后怎生回返大船上？”

徐少龙已听出不少眉目，而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这个水手根本不知自己要上船之事，假如自己说一声“没事”，这水手就回去复命。

这一点显然是他把自己当做秦三错，此来是瞧他可有消息报回去没有。因为秦三错曾经叫自己到了大船上，代为转告左雾仙说，任务已经达成。由此可知如若这水手回得去报告“没事”，那就等如说“任务尚未达成”。

第二点是这艘大船行踪神秘，派上岸之人，限以时间，如果超过时间，便不等候，巡行驶去。

关于这一点，用意亦至为明显。那就是说从这水手所说，他往后也不知道如何能回到船上一语，可知此举完全是为了防止敌人从这水手身上，追查大船的去向。换言之，这正是“保持秘密”的手法，并且相当高明。

那么现在他可以相信这个水手，居然不是收到秦三错的密令了，既然如此，则一方面秦三错与那四艘巨舶，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同时，为了要替秦三错传达“任务达成”之言，以及瞧瞧那些神秘的大船，究竟有些什么物事？

当下更不迟疑，道：“好，我们走吧！”

那名水手匆促地转身领路，看他如此仓惶着急，使徐少龙也担心起来，生怕一步之差，以致赶不上。

偏生目下正是要紧时刻，假如他沉不住气，放步疾行，脚下只要露出丝毫懂得武功的痕迹，定将被不少人看破。

第一个人是秦三错，第二是分布四下的公门高手。第三是左雾仙这艘神秘大船的人。

当然这只是可能而已，因为这刻究竟有没有人在注意他，他并不知道。但在理论上，他必须加以防范。

他走得虽急，但速度有限。他们还得挤过人丛，这才抵达码头旁边。

那个水手低叫了一声，恰好把一艘已经离岸的快艇叫住。

徐少龙松一口气，转眼望去，但见艇上果然有一支三角小旗，红底白字，一时之间，瞧不清楚那是什么字。

快艇迅快的靠回岸边，让他们下船，然后驶出去。

穿过了船棧相接，船舶如织的水面，嘈杂的声音，渐渐被他们抛在后面。

快艇走了一程，但见江心处停着一艘巨大的船舶。在后桅上，亦悬有一支三角旗，迎风飘拂。

徐少龙相度形势，发现此船所停泊之处，距码头说远不远，说近不近，总之恰好是使人头痛的距离。

换言之，任何人打算从船上潜逃上岸，或是想从岸上潜泅到此船，都无法一直潜隐在水底，必须冒出水面换气。

这样，若是船上有人不停地监视水面的话，定可看得清楚。

他心下微感踌躇，忖道：“此船的势派，大有龙潭虎穴之概，我这一上去，怕只怕三五天下不得来，岂不误了大事？”

此刻欲待回头，却又来不及了。徐少龙心中不禁叹口气，暗想碰上了这个秦三错，真是倒霉不过。

不久，快艇已抵达大船。

徐少龙非常注意地观察，但见船上只有舵工和几名水手，看来毫无异状，竟没有别的人出来瞧看。

此船看来越是“不动声色”，就越教人感到不安。由此联想到船主人左雾仙，行事教人莫测高深。

直到他登上大船，才有一个穿得很体面的管家模样的人，打舱中出来，很恭敬地哈腰行礼，道：“公子辛苦啦！请到里面坐坐。”

徐少龙举步入舱，目光所及，竟没有任何物事，使人感觉得到这是属

于“阴阳谷”的船舶。

那个管家又道：“公子贵姓大名呀？”

徐少龙道：“在下姓杨，名楠。”

管家道：“原来是杨公子，只不知大驾光临敝舫，还有什么话要小人代传的没有？”

徐少龙道：“有是有，但……”

管家马上道：“有就好，小的这就向里面报。杨公子请宽坐片刻。”

他向里面的门户走进，那是一条窄窄的甬道，相信在这条甬道上，便有两三道内舱的房间门户。

那管家进去了一阵，便回转来，道：“杨公子，瞥上有请，就在用道最末的一段房间内，请公子在驾前去一叙。”

徐少龙道：“谢谢你啦！”

他举步行去，目不斜视，一直走到最末的一道门户，但见门帘深垂，里面静悄悄的，阅无人声。

可是在门前却嗅到阵阵香气，显然是从门帘后透出来的。

徐少龙目光一转，便已看出这道门帘，甚是严密，纵有任何气味，也透不出来。由此可见那名管家，的确已进去报告过。

这一点乍看没有什么道理，但在心思细密，经验丰富的徐少龙看来，却也有少许文章，那就是由于这个管家曾经入房报告，可见得房内之人，多半不知道自己抵达船上之事。

因为以常情面论，若然左雾仙早已得知，她不是命管家把自己直接带入此房，就是早已吩咐好，无须再经过通报一道手续。

除非左雾仙是喜欢摆摆排场架子之人。只是据秦三错听说，则她决不是爱自矜身份之人。

他敲敲舱壁，道：“在下杨楠求见主人。”

舱内传出一阵娇滴滴的声音，道：“请进来。”

徐少龙拨门而入，但觉眼前一亮，原来这个房间既宽大得出乎意料之外，同时又十分光亮。

使他眼睛一亮的还不是房间的影响，而是他面前三四尺远，站着一个妙龄女郎，玉面朱唇，娇艳之极。

他可没想到秦三错的师姑，居然如此年轻，又这么美貌，登时一愣。

那美女淡淡的看他一眼，随即双眉微蹙，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一丝厌恶的神情。

她一扭腰，翩若惊鸿地走开。

徐少龙又是一愣，呆在当地，进退不得。他平生不知经历过多少场面，可是像现下这种情况，可还是第一次碰上。

只见那个美女袅娜地走到墙边，忽然推开一道木门，无声无息地进去，完全消失不见。

在徐少龙的印象中，这个美丽异常的女郎，真像是在梦中看见一般，欲忽隐现，叫人连瞧也没瞧清楚。

他呆了一阵，猛可发觉自己完全落在被动之势，心神摇乱，根本无法应付。

当下赶快收摄心神，澄心定虑，考虑自己目前的处境。

自然他不会忘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这时他心神一定，登时记起了秦

三错说过，这一次找上他的缘故，便是由于他不懂武功，又是读书饱学之士。由此可见得这一点必定大有作用。

他面上装出迷茫的神情，其实心念电转，忖道：“假如我只是武林人物，则在目下的情况中，只有‘行动’一途，那就是跟过去瞧瞧。但我既是个读书之人，不便乱闯，同时更须化俗为雅，表现得与武林人物截然不同才行。”

念头转到这里，已经有了计较。

他举步走到窗边，轻轻叹口气，眼望外面浩荡烟波，低低吟道：“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暮，接天流……”

他故意不高声吟诵，一来因为这是自家心中的感慨，不可高声。二来对方不比常人，声音虽小，也不愁她听不见。

至于他吟的几句，是南唐李后主极著名的一首词，这是下半阙。第一句所谓“青鸟”，是；‘使者’的意思。

他乃是取譬说：没有使者可以传讯息，只好发为喟叹了。这等取譬，幽深曲折，如果不是解人，听了也不明所以。

之后，他就倚窗不动，默默看着白茫茫的流水。

过了片刻，后面不远处，传来女子口音，道：“杨公子何事郁郁寡欢？”

徐少龙一听，甚感奇怪，因为这个女子的口音；虽也娇软动听，但却不是早先叫他进房的声音。

他好不容易才抑制住自己，没迅速的回头瞧看。因为如果他反应太快，对方一看他居然听得出声音不同，便知道他感觉敏锐，以后定必处处小心。

他缓缓回头，但见一个长身玉立的绛衣女郎，站在六七尺外。

她的身段体态，都很悦目，可惜的是她面上有一层轻纱面罩，像一片白雾，把她的面貌隐藏起来。

徐少龙作了一揖，道：“姑娘忽隐忽现，宛如天上仙人，迷离恍惚，教在下直是不知所措……”

绛衣女郎吃吃的笑声，从面纱后透出来，接着道：“杨公子可知妾身的姓名么？”

徐少龙道：“秦三错兄曾经提过，如果姑娘是本舫主人，在下就知道了。”

绛衣女郎道：“是的，妾身就是左雾仙，公子从贱名中，便可知道妾身的为人了。”

徐少龙道：“左姑娘当真是雾中之仙，只不知姑娘为何要把绝世芳容遮掩起来？”

绛衣女郎笑道：“我长得好看是不是？公子可要妾身把面纱取下，方始交谈么？”

徐少龙一愣，道：“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

左雾仙道：“我正在想，一个人对事物的态度，究竟有多少是不受外观所影响的？”

徐少龙的确不懂，迷惑地道：“在下实在太愚鲁了，是以姑娘之言，竟莫测旨意所在。”

左雾仙道：“比方说，我现在遮掩起面目，你对我的感觉就是如此，一旦我取下面纱，你会不会为之影响了内心的态度？”

徐少龙寻思一下，且笑了笑，没有作声。

左雾仙追问道：“会不会呢？”

徐少龙道：“在下认为多少会受影响。”

左雾仙轻叹一声，道：“天下芸芸众生之中，实在不易发现特立独行之士。”

徐少龙灵机一触，忖道：“她口气中似乎十分遗憾我的凡俗，假如我能使她深信我只是个十分庸俗之人，那么她可能会遣我离开……”

他不是不想探知这左雾仙的秘密，但是他的任务，使他不得不放弃了好奇心，以免误了大事。

因此，装傻下去，道：“姑娘这话错了。”

左雾仙道：“错了？难道你也算是特立独行之士？”

徐少龙道：“在下自从束发读书以来，至今已堪称读破万卷书，博得业师友济的赞誉。

许为才子，自问必非池中之物。若以姑娘的说法，在下竟是要改为不屑功名的态度，方足称为特立独行了，是也不是？”

他言之成理，立论甚是坚牢。可是最大的毛病，还是在于一个“俗”字。

固此左雾仙果然并不肃然起敬，只淡淡的道：“士各有志，这原是勉强不得的。”

她沉默了一会，才又道：“今日蒙杨先生在驾报讯，十分感激……”

她一鼓掌，马上有一个婢子进来，手中托着一个银盘，盘中放着两锭金元宝。

徐少龙错愕地望着她，又看看那黄澄澄的金子。

左雾仙道：“这一点薄礼，还望收下。也是我预祝你考场报捷，早登金榜的意思。”

徐少龙摇头道：“这个……这个……”

左雾仙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冰冷，道：“我向例是言出必行，如果杨先生不收下，那就命小婢丢弃在水中，恕我失陪了。”

她转身行去，霎时已隐没在那道木门之后。

徐少龙失措地瞅住那婢子，但见她面色冷淡，毫无表情地把盘子端到他面前。

他摇摇头，道：“这个我不能收下。”

那婢子道：“我家姑娘的话，先生没有听见么？”

徐少龙道：“听见是听见的了，可是……”

婢子道：“你心中真不想收下么？”

徐少龙道：“自然是真的啦！”

婢子眼睛一眨，透出了一点笑意。但她可不是欣赏徐少龙不贪财的意思，而是含着捉弄或讥讽的意味。

她双手一扬，那面银盘便向窗外飞去，叶通一声，落在水中。自然那两锭金子也同时沉没在茫茫大江之中。

徐少龙吃一惊，道：“你……你……”

婢子道：“这是我家姑娘吩咐的，先生谅必听到。”

徐少龙拱手道：“但这样做法，岂不是暴殄天物么？”

婢子道：“二十两黄金，能值几何，先生不须痛惜。”

徐少龙道：“唉！二十两黄金，已经很可观啦！”

她作个“请行”的手势，徐少龙向那面窗户，投以惋惜的一瞥，这才

举步走去。

他到了前头，已见到早先上导他进来的管家。

徐少龙看他的嘴脸，与初时完全不相同，当下露出十分没趣的样子，快然跟一个水手，缒落快艇。

第十四章

不久，徐少龙已回到镇江，他虽然很想知道那四艘长程巨舶的隐情，但现在他已没有工夫多惹闲事了。

可是他业已惹来不少问题，这是他和秦三错碰上之后，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所发生的问题。

原来眼下已有两路人马在注意他，一是丐帮之人，一是公门中人。

要知他和秦三错在码头上那么一站，两人都长得潇洒俊拔，与码头上讨生活之人，全不相同。

这已经够引人注目的了，何况其后他突然登上一艘快艇去了，而秦三错则到那四艘巨舶之上，这等行径，公门中人，当然不会放过不管。

另外关于丐帮方面，那是更不用说了。

尤其这大江以南，沿江一带，正是丐帮的势力范围。是以他一踏上岸，马上就发现被丐帮之人监视了。

这么一来，他的行动不免大受妨碍。

他要摆脱这些人的监视，并非难事。

但问题是他必须以“书生”面目出现，以后尚有一段时间，须得逼真扮演，因而他无法施展真本事对付这些人。

他很伤脑筋地在街上茫然而行，但这样走个不停，亦将引起人家的怀疑，是以他必须赶紧想个法子，能够顺理成章

地呆下来。

繁闹的街上，人声喧嚷，两边的店铺，人进入出，热闹非常。

他在一家绸缎庄的门前，停下脚步。一面打量里面各式各样的绫罗绸缎，一面迅速的忖想道：“我可以在此店逗留一会，选购一点料子，回头送给玉罗刹连晓君，可说是一举两得之事。”

想到就做，当即举步入店。

店中的掌柜伙计等，见他一表人才，衣着不俗，都殷勤上来招呼。

徐少龙为了消磨时间，故意慢慢的挑选。

最后买了两幅，正在付钱。

忽见本来在招呼他的人，都突然走开了。

转眼一看，原来另有一个顾客进来，而全店之人，俱都去招呼他，甚是殷勤热烈。

这个客人年约四旬，神态粗豪，衣着普通。面上和双手的皮肤都黝黑粗糙，显然是常年受到风吹日晒之故。

徐少龙一望而知此人乃是常年奔走江湖之人，他甚至晓得此人正是那四艘巨舶的人，这是因为他早先曾经看见他登岸。

店中的掌柜，一口一声“王大爷”，又奉上茶点，那个姓王的大汉，大刺刺的在里面的椅子一坐，等候众人送上货色供他挑选，可见得他不但是熟客，而且必定是罕有见的阔客。

徐少龙马上改变心意，诈作看中另一正湖绉，叫伙计取出来看看。不过一时无人招呼他，所以他只好等候。

他侧耳听去，恰好听到那掌柜道：“王大爷，这回还是照老规矩，后天给您送到船上，是也不是？”

王大爷哼了一声，目光端详几个店伙送过来的绸缎，没有回答，那个掌柜满面陪笑，不敢催问。

店中一共五六个伙计，都川流不息地送上各种料子。

全店的业务，暂时陷于停顿。

过了一阵，那个姓王的大汉已挑选了四五种，掌柜在——旁记下他念出的数目，少者三正，多者七八正。

徐少龙不觉惊异起来，照这人的买法，简直是办货来了。可是看他的样子，又决计不是做生意之人。

再说若是办货，便无须在这等专做门面生意的绸缎庄购买了。何况他根本不谈价钱，天下哪有这等生意人？

姓王的大汉再度大肆挑选，店中许多顾客，都在等候店伙。有些人很和平地等着，有些人则露出温色。

突然有一个人恼声道：“喂！你们店里做不做买卖的？”

徐少龙连头也不必转，就晓得必定是刚进来不久的一个年轻人。他的印象中，这个年轻人身体强壮，动作矫健，必是曾经练武之人。而他的冷静坚定的目光，又显得他是个十分机智的人。

这种人对于时常会遇上的小闲气，决计不会放在心上。

正因此故，徐少龙推测此人必是存心这样做的。

他心中一笑，忖道：“不知是谁出了这么一招，想从吵闹甚至殴斗中，查探姓王的人的来历，我大可坐山观虎斗，从中摸出一点线索。”

因此，他马上用极自然的动作，开始移动。一直移动在内角，这样 he 可以把整间店铺的情形，收在眼中。

掌柜的连忙派一个伙计过去，那年轻人直瞪眼睛，骂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瞧不起我么？哼！哼！有几人臭钱的就如此奉承巴结是不是？”

他若然只骂此店之人，自然不致惹起风波。但他口涉及那大汉，说他有几个“臭钱”，对方不免要瞪眼睛了。

那店伙连忙低声下气的解释，掌柜的一瞧那年轻人还不肯干休，心中发急，便要亲自过去处理。

姓王的大汉冷冷道：“站住，别理那个小子。”

他原是江湖上争强斗狠之人，如何肯任人辱骂？而他喝令掌柜停步，也不过是反击的开始而已。

掌柜的不敢有违，尴尬地站住了。

那年轻人厉声道：“混蛋！你说谁是小子？”

这回他已直接向着那个大汉，汹汹斥喝。

姓王的大汉也勃然大怒、跳起来，指住对方，道：“格老子，骂你又怎么样？”

掌柜和店伙都急得团团转，从中劝阻。可是这两人嗓门特大，声音响

亮，只一开口，就压倒所有的声音。

因此，劝阻的说话，全不管用，谁也听不见。

徐少龙装出吃惊之态，因为敢情在店门处看热闹的人之中，还有两对眼睛，向他窥视不懈。

这些人盯得如此之紧，徐少龙不禁泛起“难斗”之感，若是被他们再黏缠下去，早晚会露出破绽。

现在他已没有留在此地的必要了，因为这个姓王的大汉，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告诉了他许多想知道的事。

举例来说，姓王的大汉，乃是来自四川，这不但是他的口音，显示出他是四川人，而且从那四艘长程巨舶，互相参证，可知这些船只是从四川一直顺大江驶到此地来的。

其次，他知道这四艘巨舶容或某种神秘的任务，但最低限度，在表面上他们并不犯法，此所以这名大汉能够时时到此地购物，并且还在同一间字号选购，变成了熟客。如若是罪犯之身，岂肯留下痕迹？

三是这个大汉乃是奉命购物，而不是他本人所需。

一来就算他有三五个妻妾，亦用不着这么多贵重的丝绸，二来他没有豪富的派头风度。

那年轻人与这名大汉已吵开了，眼看马上就得打架。

忽听一个人高声道：“唉！唉！两位何必生气？你们这一么一闹，人家的店铺还要做生意么？”

此人声音蕴含内劲，是以盖过了嘈杂的喝骂声。

徐少龙一瞧，劝架的是个中年人，身穿长衫，颇见斯文。

但相貌却显出精明强悍，可知也是跑码头的人。

他的声音劲力充沛，一听而知乃是内家好手，因是之故，吵骂中的两名主角，都向他投以诧异的目光。

徐少龙转眼一望，门外之人，全都注意地盯看这个劝架的人，心中不禁念一声“多谢佛祖帮忙”，当即迅往后进挪去，闪入里面，打后门溜出去。

外面果然没有人影，他更不迟疑，一抄长衫下摆，跃过巷墙，落在对面人家的后院。要知这是瞬息即逝的时机，由于盯梢之人皆是高手，是以这刻可能已另派别人，绕到后面监视。

如果他慢一步，说不定又得给另一批人盯上。那时再找机会脱身的话，就难之又难了。

如今他瞬然逝去，对方纵然发现他不见了，可是店中人头杂乱，吵闹未歇，前面盯梢的以为他在后面，后面之人以为他在前面。

等到两下凑上，得知他已失踪时，已无法查出他是怎生溜掉的。

这个人家的后院，与邻家相接，因此他又翻过去，仗着丰富的江湖经验，找到一间空屋，暂时躲在里面。

等到黄昏时分，他才出来，越墙而出，到了街上一瞧，华灯已上，暮色已深，当下放心大胆，急步行去。

在昏暮之际，最难盯梢，所以他只须保持警觉，不难避过对方的耳目。

不一会，他已抵达目的地，那是一座普通的住宅。他瞧瞧门口，发现了暗号，当即上前叩门。一一个俏丽”厂环打开大门，看见是他，登时一怔，眼光中流露出无限惊诧。

徐少龙对于这个俏婢的惊愕表情，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敢情这个俏婢，

正是跟随玉罗刹连晓君的人，也是那两名白衣童子之一。

他以前已判断这两名白衣童子，必是侍女改扮，故此这刻看见她们以女子面目出现，根本不觉得奇怪。

那俏婢还未开口问他，或者作出任何表示之前，他已跨入门内，并且顺手把门掩上。

看他的神情样子，好像回到自己家中似的。

他正要往屋内走去，俏婢一伸手，拦住了他。

徐少龙瞧她一眼，笑道：“对了，我还没有问过你的名字，你叫什么？”

俏婢道：“我叫迎春。”

徐少龙道：“这名字很好，你看起来，真像迎春花那么美丽。”

迎春玉靥上微泛嫣红，道：“你往哪儿走啊？”

徐少龙道：“自然是往屋子里走啦！”

他指指台阶上的门户，又道：“那儿决计不会穿出街上的，对不对？”

迎春道：“我知道，可是……”

徐少龙打断了她的话，接着道：“你用不着通报了，难道我的妹子还不让我见面么？你大概还不知道，连晓君是我的妹子呢？”

迎春忖了一下，才道：“是你的妹子？”

徐少龙道：“想不到吧？等一会你就晓得我没有骗你的。”

迎春一手揪住他的衣袖，道：“不对，我家小姐没有哥哥。”

徐少龙注视她一下，发现她眼中闪动着狡黠顽皮的光芒，倒不是真有恶意，大概也不是真不让他进去。

他何等机警聪明，念头一转，已晓得对方的脑子里，装着什么狡黠的念头。

当下不在乎地伸手捏捏她的玉颊，道：“胡说，我就是她的哥哥。”

迎春脸色都红了，道：“你，你……”

说时，不由得放松了手。

徐少龙可没有趁隙赶快进去，还望着她直笑，道：“我怎么啦？”

迎春道：“你如是我家小姐的哥哥，怎可向我动手动脚？”

徐少龙道：“我家的规矩就是这样的，不信你问小姐去。”

迎春被他驳得无言可对，忍不住道：“那么大爷你贵姓呀？”

徐少龙好笑，忖道：“我早知道你必会否认小姐是姓连的。”

当下道：“我自然与你家小姐同姓啦！你连小姐姓什么也不知道么？”

迎春道：“不是不知，但大爷自家说出来，也没有什么关系呀！”

徐少龙道：“我刚才不是提过么？”

迎春道：“小婢没听清楚啊！”

徐少龙道：“她的名字叫做晓君。”

迎春道：“不对，我家小姐不叫晓君。”

徐少龙诈作一怔道：“那么她叫什么？”

迎春得意起来，道：“大爷你是她的哥哥，怎会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呢？”

徐少龙道：“若然我答不上来，你就不让我见小姐了，是也不是？”

迎春道：“这个自然啦！”

徐少龙道：“那么我们换个法子，我专程来找你，行不行？”

迎春白皙的面庞上，又泛起可爱的红晕。

她摇摇头，道：“你别岔开话题。”

徐少龙忽然心头一顿，竟不忍得再逗弄她，便道：“好吧，我们还是回到老话题上。我告诉你，我妹子一向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晓君，另一个是慧珠。”

迎春愣住了，显然他已说中。

徐少龙又道：“而我的姓氏，是木易杨，乃是杭州人氏，你家小姐总不会是别处地方的人吧？”

迎春低下头，道：“那么您真是我家大少爷啦！”

徐少龙道：“正是，慧珠在不在？”

迎春道：“她在房间里。”

徐少龙步入厅，忽见一个肥胖的中年妇人，从后面走入厅来。

这个妇人面庞圆润，堆满笑容，看来很是和蔼可亲，但那对眯起来的眼睛，却光芒闪射，眸子灵活。

徐少龙心中惕然，忖道：“如果此妇就是余麽麽，那么我必须多加小心，以前她就曾经躲在幕后，暗算过我，虽然当时由于神机营副统领的职位，尚在争夺中，所以她帮助别人，想把我打倒。而如今则大事已定，她要加害我的原因，业已消灭。可是，她终究是别一派系之人，等如暗中监视着玉罗刹，从她身上获取情报。因此，我须得小心对付她，必要的时候，不借下手杀死她，以除后患。”

要知玉罗刹连晓君虽然在五旗帮中，不属于任何一派。

同时以她的家世渊源，大家也能对她放心。

可是她终究是个女子，俗语有道是“女心向外”，这还是指对父母而言。

由于推论、女孩子对亲生父母，尚有外向的倾向，则对一个团体来说，她的脱离，便算不得奇事了。

在五旗帮来说，并没有对她怀过这等戒心，以防她脱离帮会。

但在徐少龙来说，他已隐约感到，如果自己处理得妥当，则这个红粉高手，将是自己的一大臂助。

要她叛出五旗帮，不是难事。

他迅即收回思潮，向那妇人点点头，道：“我是杨捕，小姐在哪几？”

那中年妇人向他迅速的上下打量，虽然她极力掩饰，她眼中锐利精明的光芒，仍然在徐少龙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欢然笑道：“大少爷到底来啦！小姐惦念得很。她在房中看书。”

她转身行去，为他领路，一面道：“我姓余，小姐向来叫我余麽麽。”

徐少龙想道：“果然是她。”

他随着余麽麽走入后进，但见东西相向的两个上房，都是门帘深垂，看不见房内有人没有。

余麽麽脚步一停，回头笑嘻嘻的向他瞧看。

她没有任何表示，是以别人将不知她此举是何用意？

换言之，她此举可以有几种意思，例如她有话跟徐少龙说，或者是看他有没有跟来等等。

可是徐少龙却晓得她的真正意图，因为在通常的情形下，任何人处身在他这等情况中，第一个反应是：“她有什么事？”

第二个反应是问她：“我妹子在哪一间房中？”徐少龙亦如常人一般，掠过这等反应。但他能与常人不同之处，正是在于他并不遵从这等肤浅的直觉

式的反应。

他马上深入地想到，如果自己这样问她。则这个外貌慈祥而其实狡猾毒辣的妇人，必定会看轻了自己。

那么她的真正用意何在呢？徐少龙并不须很伤脑筋，已知道余麽麽是考验他的智慧，江湖经验和眼力等等：她正是特地不作任何表示，同时她所站的地方，也没有指点方向的丝毫迹象。也就是说，徐少龙不能从她所站的位置，推断连晓君的房间何在。

因此，他必须运用他的智慧及经验眼力等，找寻出连晓君的房间何在，方不致于被这个妇人小看了。

好在这等情况，徐少龙时常会遭遇到。他往往须得在艰险的情形下，查出对头的隐蔽之所。

是以对于这等门道，都极有研究。

话虽如此，但每种情况不同，则所资观察的线索，亦不相同。有时可能相去一万八千里，是以这“观测”之道，难深奥妙，便在于此。

徐少龙目光一掠，所有形势，已完全收摄在脑海中。

他这一回完全放弃了地上的痕迹，或门帘上有没有留下任何微细物事等方法。因为余麽麽既然有意让他自己查看，则可见得这两道房门，必定不留一点痕迹。加以此处并非荒弃已久之地，当然也没有灰尘蝗网等物，供他观测人类出入的踪迹。

他乃是队另一个角度去观察的，好在他已得知房中之人，乃是女性，身份又是一对兄妹中的妹子，可知这两间上房，一是哥哥所用，一是妹子所用。

因为他们外表上有血缘关系，不须避嫌之故。

这两个房间既然一属其兄，一属其妹，便有了推论的根据了。

徐少龙见多识广，事事留心，因此，对于房屋建筑方面，亦颇有心得。

这间住宅，属于普通常见的形式，分为两进，在后面尚有一进是小型的花园，或者充作院落之用，厨房则在另一边。

西首的上房内间恰与花园毗连，同时距这道厅门稍远。

换言之，从厅子进入后进，须得经过东首的上房门口，才可到达西房。

徐少龙根据女性的心理和惯例，更不迟疑，向西首的上房行去。

因为凡是女性，当然喜欢窗子向着没有别人的花园，而不愿靠近厨房那边的天井。其次，假如哥哥有朋友来访，来到内进的话，亦无须经过她的房门。至于她出入虽然要经过另一间房门，可是那是她哥哥所居住，平日无须避嫌。

余麽麽眼中射出诧异的神色，虽是一闪即逝，却被徐少龙看见了。

他走到上房门口，掀开帘子，但见房门没有关闭，在布置得雅淡舒适的外间，躺椅上有个少女，正在看书。

由于她是背向着门口，所以没见到徐少龙掀帘。

徐少龙目光一掠，但见窗下的桌上，摆着文房四宝，有几张素笺，错落落地摊在桌上。

素笺上皆有字迹，同时笔砚尚未收起，可知她乃是刚刚写过的。

徐少龙悄悄走入去，先到桌边，看看笺上写的是什么？

他怀疑可能是私函，只不知写给谁的。

当然此举属于不道德的行为，但像徐少龙这等处境的人，每一件小事

都不可放过，至于道德问题，除非是关系重大的，否则他就不能过于多虑了。

他目光到处，但见其一写的是：“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日。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这是一首亦颇有名的蝶恋花词，为南唐冯延巳所作。

徐少龙曾经读过，是以不致误为玉罗刹所作。

不过此词的意境，必是道出玉罗刹自己的心情，可见得她一定曾经自问“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

世上尽多的是营营役役，追求名利之人。在虚荣中，这些人虽然不会泛起惆怅，也不会有“新愁”。

可是梦醒梦回，或是偶然空闲下来之时，他们总不免会有“失落”之感，自然他们不知道自己“失落”什么？亦不暇追究，他们唯有尽力把自己投入无谓的忙碌中和庸俗的欢乐里，把怅惘之情，以及青春时代的憧憬，都使之在麻醉中遗忘。

著问“惆怅”“憧憬”甚至于对年华日复一日逝去的“恐惧”，有何用处？则这个答案，却是不肯定的。

也许这是哲学中某些部份的起源，而至少一个人如果不须要利用种种刺激的欢乐以麻醉自己，则他一定可以变得高雅些，也可以减少许多“患得患失”的痛苦。此外，他将会找寻有意义的人生，这样，天地就会廓阔，不再把自己禁锢在“个人”的圈子中了。

徐少龙的目光落在另一张笺上，但见字迹潦草凌乱，写的是：“可以复仇而不复，非孝也。复仇而珍把，亦非孝也。

以仇未复之耻，居终身焉，盖可也。仇之不复者，天也。不忘复仇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亲，不亦可矣。”

这一段文字，大意是说若然一个人身负莫大的仇恨，可以报复而不去报复，便是不孝。

但若是复仇后会遭遇到身亡把绝的恶果，则报复之举，也是不孝。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因不报仇而忍耻偷生，仍是对的。

因为这一仇恨不能报复，是天意。

不忘报仇，则是自己的事。

这样克制自己报仇的欲望，也是敬重天意的意思。同时紧记着忍恨活下去，乃是行孝的话，岂不是可以得到慰解么？

徐少龙看了这一段文字，不禁一愣，忖道：“这一段好像是从王安石一篇文章中抄下来的，她当然不会无缘无故抄下这么一节。”

显而易见，玉罗刹连晓君一定是心怀某种仇恨，可是一直不能报复，所以深心中感到耻辱。

因此，她用王荆公这番议论来慰解自己。

其实王荆公这一篇“复仇解”，主旨是要人守法，不可私下做出报仇行为。而万一在君王无道，官吏贪腐之时，因而不能凭借法律解决，也不可以私下报仇，破坏了法律的尊严。

当然玉罗刹连晓君不会是“守法”之人，所以她略去其他有关分析“报仇”的议论，单单选出这么一节。

徐少龙随即恍然大悟，忖道：“怪不得她在帮中，如此的冰冷孤独，不

与任何人来往，敢情她心底郁结着仇恨。以她倔强的个性，自然会变成孤僻的人了。”

徐少龙的目光移到另一张笺上，但见开始的几行，已经涂抹，不可辨认。但后面却清清楚楚的写着一首似偈非偈的四言绝句：“生是何物？死是何物？生生死，得得失。”

从这一张笺上，可能窥见连晓君的思路，是怎生变化。

亦可窥测到她的苦恼，不仅是“爱情”“仇恨”而已，而是还有探索人生意义的困惑。

徐少龙现在已比较了解这个女孩子了，她不仅是长得貌美和精通武功，同时她也有思想。

他苦笑了一下，忖道：“自古以来，谁能解答这些问题呢？孔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他老人家轻轻的把其中一个问题抛开，先教人如何才生活得好些。释家根本不在乎生死的问题。但可怜茫茫众生，才智既不足以解答这等大问题，便只好浑浑噩噩一过日子了。”

他不知不觉叹了一口气，睡椅上的女子，迅快回过头来，看见是他，便道：“哎呀！是你么？”

徐少龙向她望去，但见她云鬓微乱，娇靥微红，似是曾经小睡，更显一种娇慵的动人风韵。

他笑一笑，道：“如果不是我，谁敢这么大胆，闯入你的香闺？”

玉罗刹连晓君站起身，道：“你虽然是我的哥哥，可是乱闯妹子的闺房，也是失礼之事。”

徐少龙晒道：“少罗嗦，你用这等态度欢迎我么？”

他举步行去，直到她跟前，微微俯头，锐利的目光，迫视着这个美女。

连晓君初时不甘示弱地对看，可是片刻间就软化了，娇躯向前一靠，倒在他的怀中。

徐少龙有力地拥抱她，迅即吻在她那两片娇艳的香唇上，两人拥吻良久，才分开来。

连晓君幽幽道：“你早就知道帮主指定我担任这个任务，是也不是？”

徐少龙点点头，道：“是的。”

连晓君道：“但我却直到现在，才知你是我哥哥，你为何不早点告诉我，免得我白白疑虑了许久。”

徐少龙道：“我怎能早点告诉你？帮中规矩，向来如何，你又不是不知道的。”

连晓君道：“算啦！你真是这么忠心五旗帮么？我瞧却不然。”

徐少龙忙道：“别胡说，这等话何必说它。”

连晓君道：“怕什么？你现下权势倾帮，谁也不能中伤你了。”

徐少龙道：“人心最是难测，你与我之间，当然没有问题，说什么话都可以，但万一一被旁人听去，总是不妥，你说是也不是？”

玉罗刹连晓君道：“好吧，我以后不提就是，但这一趟的任务，你总可以告诉我吧？”

徐少龙道：“当然可以。”

他们各自落座，面面对，膝头都碰到了，唯有这等距离的耳语，才可不虞被人窃听了去。

徐少龙道：“咱们是奉命到金陵去，调查总督黄翰恬的麾下，有些什么

高人。”

连晓君一怔，道：“这等事也须得我们出马么？”

徐少龙道：“你语气之中，似乎不把这位总督大人放在心上？”

连晓君道：“当然不是，本帮现已查出来的高人，就已经有少林寺的‘假罗汉’段玉峰，武当派的‘冰翁’江苍松和南海‘玉尺金剪’林秋波。”

连晓君微微动容，道：“这三个人，都是当今武林的一流高手啊！”

徐少龙道：“谁说不是，正因如此，才须得我们伪扮兄妹，前往金陵调查。”

他停歇一下，又道：“你本来就对武林中的一切，知道得很多，而我则蒙帮主赐阅一些资料，俱是天下各门派的著名高手，其中有些非常隐晦，外间根本很少人得知，我真奇怪帮主到何处找到这些资料。”

连晓君道：“你意思说，我们凭见识眼力，辨认总督府中的高手么？”

徐少龙道：“不错，换了其他的帮众，岂能认得出谁是身怀绝技的高人？”

他停歇一下，又道：“此外、我们还须想法子与总督府中之人接近交往，才有机会看到府中之人。对于这一点，你有什么妙计没有？”

连晓君道：“你无官无职，怎能与总督府中之人来往？”

徐少龙沉吟道：“我想利用黄翰恬的儿子黄云文，听说他人品隽逸，文才清妙，诗名甚著，喜爱交友，所至之处，时时有文酒之会。”

连晓君缓缓道：“这样说来，你的文才也不俗了，是也不是？”

徐少龙道：“我想到时随机应变，总可以混得过去。”

连晓君道：“文学方面，诚然有不少盗名欺世之士，可是你现下是设法与才子交结，免不了要对景分题，即席吟咏。假如你不通此道，如何混得过去？”

徐少龙道：“别担心，我不会请枪手么？”

连晓君道：“怎生请法？”

徐少龙道：“请枪手有两个办法，一是在事前料想这一场文会的情况，预先拟定几个题目，请人作好几首诗，熟记心中，到时便可以应付了。”

他发出一阵自嘲的笑声，又道：“我虽然没有作诗之才，但把几首诗读熟记住的能力，还是有的。”

连晓君问道：“第二个办法呢？”

徐少龙道：“第二个办法，就是找一个有才气之人，随行护驾。到了紧要关头，他就可以代我应付了。”

连晓君道：“若然两法齐施，倒是不怕会露出马脚了。”

徐少龙道：“当然啦！不过这个能够陪我一同出面的枪手，却不易觅。”

连晓君哑然失笑，道：“原来你的构想，只是空中楼阁，以我想来，你找的这个人选，一定不能成功的。”

徐少龙道：“笑话，那些落魄的文人，到处皆有。只要我肯出重酬，何愁无人？但如果要很合心意，便不很容易罢了。”

连晓君道：“试想你设法参加那些文酒雅会，凭什么能引起人家重视呢？当然是你的人品才貌，能够出众才行。以你来说，仪表风度，都没有问题，但你带一个形容猥琐的枪手，问题就复杂了。可能人家连你都不肯邀请呢，对不对？”

徐少龙心中一笑，忖道：“我不请枪手，也可以应付得过去；只是我在

五旗帮中的记录，读书有限，是以不该具有文才，所以不敢表演而 P”

此外，他已因为发现了玉罗刹连晓君居然精通文墨，暗中已动了她的念头，打算到时命她假扮男装，一则充作自己的护驾枪手，二则她改扮后的面目风采，必能吸引所有的文人注目。

他道：“这些问题，你让我去伤脑筋就是了。现在我要拟一个报告……”

他展笺取笔疾书起来，连晓君坐了一会，终于忍不住寂寞，走到他背后，俯低身子，靠在他身上。

她看见徐少龙的字，写得甚是苍劲有力，虽然不算很好，但已远远出乎她意料之意，当下说道：“我本来还怕你的字不能上场，现在看看可就放心啦！”

徐少龙道：“别打岔，我正在报告一件事，相当奇怪呢！”

连晓君连忙阅看内容）原来徐少龙报告的是关于阴阳谷秦三错的事情。他把遇见秦三错的经过，包括那位“左雾仙”在内，全部写上。

最后，他请帮主下令调查两件事，一是本帮之人，如何与秦三错结怨的？二是那四艘巨舶的来历。

连晓君看完之后，问道：“以你的看法，那是怎么回事呢？”

徐少龙道：“我认为秦三错的出现，除了与左雾仙交托的任务有关外，恐怕尚有他故。”

假如黄翰抬居然请得到这一门派支持，对本帮就更不利了，所以必须赶快调查个明白才行。”

连晓君笑一笑，道：“左雾仙居然对你没有什么意思，而轻轻的放过了你，倒是令人十分费解之事。”

徐少龙道：“她不是最初我见到的年轻女子，已无疑问，只不知她本身长得如何……”

连晓君一直等他把信笺封好，才道：“秦三错可恶得紧，他若是碰到我手中，定要给他吃点苦头。”

徐少龙道：“阴阳谷的武功，据说别有心法，奥妙精深之极，你最好别惹他。反正像他这么嚣张自大之人，迟早会碰个大钉子。”

他把密函交给她，又道：“派余麽麽送到通讯站去，相信咱们到金陵不久，就可以接到帮主覆示了。”

连晓君把密函拿出去，一会就回来，马上投身在这个充满了魅力的男子的怀中，享受他的热吻和拥抱。

他们之间虽然有情已久，但今日还是第一次拥抱接吻。

在玉罗刹连晓君来说，更是平生破题几第一遭，是以大有乐此不疲之感。

翌日，他们便乘船前赴金陵，搬入一家租下的两进屋子。两日之后，这座新居才算是安顿好。

徐少龙虽然有许多机会，可是对连晓君，他只限于拥吻而已，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此外，在闲谈中，他也没有与连晓君谈到婚嫁的问题。好在连晓君正当青春年华，并不急于嫁人。甚至连这等念头、还很淡薄，所以没有感到愁虑。

这一天半夜时分，徐少龙出去转了一圈。先是到城中本帮的通讯站的负责人家中，从被窝中把他弄醒。

这个负责人姓曹名强，是个大胡子。他被弄醒的时候，被窝中还有一个

个赤裸的女人，可是这个女人，已被徐少龙点了穴道，全无知觉。

曹强看到那支“五旗令”，便知道这个蒙住半截面孔之人，乃是“神机营”出来的，登时跳下床行礼不迭。

徐少龙哑着嗓音，道：“总坛有没有密函送来？”

曹强忙道：“有，有……”

他从床下摸索一阵，才拿出一封密函，一面道：“属下正在奇怪，这份密函，不但是专差送到，而且又没有说明交给哪一位……”

徐少龙取过密函，先验看一下，直到断定没有人偷拆过，这才当场拆开取阅。看完之后，马上在灯上引火，将全函烧成灰烬。

曹强但感这个人气派威严，难以猜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当下啐若寒蝉，侍立在一旁。

徐少龙临走时，向曹强道：“咱们的通讯网，已经发现问题。但此件没有人动过，你个人方面，已没有问题，往后对底下之人，多加小心视察。”

曹强蓦地出了一身冷汗，敢情这件密函，竟是为了测探他而来的。所以才用专人送到，这样，假如他曾拆阅，别人皆不受连。如果有一点问题，那么他现下就是身首异处的时刻了。

徐少龙伸手拍活了那个女人的穴道，这才纵出窗外。

霎时间，他已到了另一处的屋顶上。

他对曹强之所以不敢以真面目相见，便因为曹强在不城多年，他的身份，已非秘密。因此，他可能会在街上被曹强看见，这时，如果有人监视曹强，则曹强对自己的神情态度，定然引起别人注意。

现在，他脚下的房屋，是一座深院大宅内的后宅，放目下望，除了走廊间有微弱的灯光之处，所有的屋子里，都甚是黑暗。

他小心地辨认一下方位，确定无讹之后，才飘身落地，轻轻走到一扇窗下。

屋内传出均匀的呼吸声，其一均匀低微，一听而知乃是精通武功之人的鼻息。另一个虽然较为响些，但也不沉重，可知必定是个娇弱的女人，年纪也不会大。徐少龙听了一下，不禁皱一下眉头，徐少龙在黑暗中站了一下，露出寻思的表情。然后才凑近窗户，找到一条极细小的缝隙，向内窥看。

房内尚有灯光，但已拨得很小，甚是黯淡。

可是这一点光线，对于徐少龙来说，已不啻是灯烛通明了。

只见床上的帐子，有一边没有垂下，是以恰好看得见床上睡觉的人。

床上果然一共有两个人，一只雪白丰腴的手臂，恰好放在一颗光秃秃的头颅旁边，形成一幅奇异的画面。

徐少龙也刺激得眯一下眼睛，忖道：“大和尚有女人陪宿，这算是怎么回事？”

他摇摇头，退后两步，然后弹指，发出微弱的声响。

这个暗号，他连发三次，才有了反应，也是弹指的声音。

徐少龙等了一会，房门无声无息地开阖了一下，已有一道人影落在他面前。

这个人已戴着帽子，穿着俗家人的衣服。因此，如果徐少龙不是事先看见那一幕景象，一定不会想到对方是个具足三戒的和尚。

徐少龙已藏住半截面孔，这时低声道：“老君赐福。”

那个和尚轻答一声：“佛祖慈悲。”

通过见面暗号，双方点头为礼，互相打量。

徐少龙低声道：“这儿可以谈话么？”

那和尚道：“声音小一点就行啦！”

徐少龙估计一下距离，也认为只要声音放低，则床上那个女人决计听不见。

他道：“我是屠龙计划的大尊者。”

对方怔了一下，才道：“原来大尊者驾到，贫僧是峨嵋山无欲。”

徐少龙道：“无欲禅师的大名，在下久已听闻，今日真是幸会得很。”

无欲禅师道：“贫僧万万想不到大尊者竟是年少英雄，真是既讶且慰。武林后起有人，实是苍生之福。”

徐少龙忖道：“他口气诚挚，目光湛明，可见得并无作伪。但他却破了大戒，与女人同宿，这真不知如何说起的好。”

口中应道：“禅师过奖了、在下浅薄无知，还望不吝指点。”

无欲禅师道：“大尊者好说了，五老会议选中的人才，定必是旷世无双之士，只不知大尊者此来，有何指示？”

徐少龙道：“禅师万万不可用指示这等字眼……”

无欲禅师笑一下，道：“贫僧担任联络之职，可是有指令要转达么？”

徐少龙道：“在下希望明天中午，能与一号见面。”

无俗道：“使得，明天中午，恰是我与他相约在聚宝门前长干桥上见面的时刻。如若你方便，就在这刻会晤。不然的话，另约时地也行。”

徐少龙心中闪过一道灵光，立即道：“行，就这样办，禅师不必赴约好了。”

无欲道：“贫僧不去就是。”

徐少龙躬身行礼，无欲则合什还了一礼，眼看徐少龙身形如一缕轻烟般，上了屋顶，这才转身入房。

他钻入被窝，双手摸着那个女人光滑的肌肤，心中叫声“惭愧”，忖道：“假如这位大尊者闯入来，见到此女，如何是好？”

那个女人身躯扭动起来，直向他厮贴过去。无欲禅师眉头紧紧皱起，可是体内强逾常人不知多少倍的欲火，熊熊升起，使他马上失去了自制力，陷溺在欲海之中。

徐少龙返回寓所，迅即就寝。

翌日上午，他先到书坊流连好一阵，购买了不少书籍，此外，又到一家店铺，购买齐备文房用具。

他付了银子，吩咐掌柜派人送去，这才摇摇摆摆，返寓吃饭。

玉罗刹连晓君很沉得住气，一味听他说出今日购书籍文具的经过，却不问他何时才开始行动。

吃过午饭，徐少龙又出去了。

正午时分，长干桥上行人大见稀落。只见一个眉毛霜白，鼻子特大的老和尚，在桥上慢慢行着。

这时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人，迎面行来，到了切近，这个青年人向老和尚打个招呼，道：“老君赐福。”

老和尚凝视他一眼，面上流露出一错愕的表情。但这种表情，瞬息即逝。

他合什道：“佛祖慈悲。”

那华服青年马上交给他一封信，便匆匆行去。

老和尚停步靠着桥栏，拆阅书信。

华服青年过了桥，绕落一个码头，登上一艘船，船子马上解缆，顺流而去。

在数丈外有一艘快艇，也迅即滑出河中，远远追跟着这一艘船只。

这艘快艇上有一个精悍的汉子，双眼瞬也不瞬，凝视着前面的船只。可是那个华服青年，入舱之后，就未曾出现过。

反而那名船夫，曾经入舱一次，不过也是马上就出来，继续操舟疾行。

这两艘船相距数丈，驶过对岸后，前面的那一艘，曾经过好些船群中转折进退，一如常人在陆地上，想混淆视线，摆脱跟踪一般。

当然这并不是意味此船已知道有人跟踪，而是凡是负有秘密任务的人，都会有这等“安全行动”的习惯。

“最后，这艘船停泊在岸边，一个少女从舱中出来，矫健地走上岸去。

后面快艇的汉子，马上命令一名水手，予以跟踪。他自己则仍然监视着那艘船。过了半个时辰，早先上岸的少女，已经回来，手中挽着蔬菜等杂物。

那个水手来向他报告道：“这个女孩到市场买东西，她与那几的人都很熟，谈了很久，才挽了东西回来，属下已查过那些与她谈话的小店。

都没有可疑之处。”

那汉子顿时感到不妙，当下亲自走到那艘船去，诈作要雇船，入舱看过，这艘船上，除了那名船夫和少女之外，别无他人。

这个船夫和那少女，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在水上讨生活之人，都有特征，内行人一望而知。

这汉子实在忍不住了，问道：“刚才你们载的客人呢？”

那船夫和少女都一怔，终于由少女道：“这个客人很奇怪，是他先讲好路线，还要我们把时间弄得一点不差。然后也不知怎么样，他就忽然不见了。”

她望望那船夫，又道：“他一定是跳到另一艘船上去了，对不对，阿哥？”

船夫迷惑地道：“是吧？但我们都没有看见呀！”

看汉子再不多说，因为他深知武功精好之人，行动之快，迅如闪电，岂是这等水上人家看得见的？

他耸耸肩，就走开了。

船夫与那少女相对一笑，船夫道：“真奇怪，正如那客人说的一样，果然有人来问，他教我们说的这几句话，也像符咒那么灵验，马上把那人骗走啦！”

那少女一笑，道：“阿哥，刚才你的打扮，真是好看得很这一对亲兄妹，嘻嘻哈哈他说笑起来。

徐少龙不但已看见快艇跟踪船家之事，同时也发觉有人跟踪那个白眉毛大鼻子的老和尚。不过他最后又看见老和尚使个身法，便在街巷中失去了身影，不但摆脱了跟踪之人，连徐少龙也不知他的去向。

这一件公案，并不是到此结束，相反的这刻才是开始而已。

他回到寓所中，练了一会功夫，便开始提笔练字，同时也得温习温习一些经史。因为他马上就得去与一些文人周旋，如果不准备一下，到时非出丑不可。

临了一阵贴，他搁下笔，忖道：“我与‘一号’见面之事，除了无欲禅

师之外，再也没有一人得知。因此，今日居然有人跟踪，真是大出乎意料之外。”

他脑海中泛起了一幅难忘的景象，那是一只雪白的女性手臂，搁在一颗秃头旁边。他所以会记起这幅画面，原因是无欲禅师此举，犯清规，破大戒，因此使他生出警惕之心，今天之约，才会另作布置。

现下已证明消息外露，而唯一知道的人，只有不守清规的无欲禅师，因此事情已摆得很明显，无欲禅师已因堕于欲海之中，故此出卖情报与对方。

那些跟踪他们之人，乃是五旗帮中的好手，徐少龙一看便知，是以才格外觉得严重。假如担任“联络”工作的无欲禅师，竟然出卖情报，则这个“屠龙计划”，马上就须得全部更改。

他想着想着，突然记起了“枯木大师”，这位出身少林的高手，从未在江湖上出现过，可是五旗帮的暗杀组织，居然能找到他头上。虽说这线索可能是由沈家的行踪追查而得，但亦可能是由于无欲出卖情报，把驻镇江的“联络人”卖给对方。

天色渐渐昏暮，徐少龙看看时间，又觉得奇怪起来，心想：“那笔店为何还不把文具送来？”

本来他可以立即对无欲禅师采取行动，但他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这一次被人跟踪，可能是无欲与“一号”约会，是固定的，所以对方一直在暗中窥伺查探，若是因此阴差阳错的碰上了，却把通敌罪名加诸无欲头上，岂不是大大的冤枉？

因此，他必须再作一次试验才行。

他的恩绪，被一个仆人打断了，原来店里派人送东西来，请他查收。

徐少龙走到厅中，下人已点燃灯烛，甚是明亮。

他看了送物之人一眼，但见他个子矮小，相貌普通，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他向这店伙道：“你们店里没有什么好笔和好墨……”

那店伙道：“大爷您没提起，小店也就忘了拿出来，给大爷挑选，小的这就回去拿些好笔好墨来……”

徐少龙摆摆手，道：“改天吧……”

他一面检视各物，眼见仆人已退出厅外，当下低声道：“你是阎炎么？”那店伙眼中顿时射出精明锐利的目光，躬身道：“小人正是。”徐少龙道：“为何这么久才来。”阎炎道：“小人接获一个命令，要小人等一等，直到刚才方收到第二个命令，连忙赶来禀见。”

他停歇一下，又道。

“帮主有秘密指令给您，请您顺便查一查屠龙计划的内容，密令中解释说，屠龙计划是‘五老会议’推动的，而主持此一计划之人，年纪相当轻，称为‘大尊者’。他们见面时的口令，是‘老君赐福’和‘佛祖慈悲’。”

徐少龙沉吟一下，问道：“你私人方面，可曾得到什么消息？”

阎炎道：“关于屠龙计划，小人还是第一次听到，大概是别的组织在追查，小人发现今天本帮之人，甚是忙乱，想是与此事有关。”

徐少龙表现出深思熟虑之状，缓缓道：“假如此一计划，乃是对付咱们，则问题就大了。因为这一现象，不啻证明咱们方面，已经泄露了秘密，才会被人注意，以及设法来对付咱们。”

阎炎服气地道：“副座说的是。”

他本来对这个青年，还存有疑念，怀疑他的能力，达到什么地步，由于阎炎本身乃是属于帮主直接指挥的最秘密的部门，所以他势大权重，五旗帮中好些香主阶级之人，他都不放在心上。

目下这个青年，由帮主派出，权力比他大，身份比他高，阎炎内心中已存有敌意，先来看看苗头，如果徐少龙不行，则他随时可以使坏，把他绊倒。

但徐少龙分析的话，显然是才智极高之人，加上他过人的武功，阎炎马上发现此人作对不得，于是暗中改变了心意。

徐少龙又道：“你给我报上去，我请求同时进行两件事，一是调查屠龙计划内容，及‘大尊者’的真正身份。一是着手清查各部门的安全问题，首先要查的，就是阎炎你这一个，你可别多心，咱们为求万全起见，须得先把自身搅妥，方可免杀身之祸。”

那个矮小精干，外号称为“黑蝎”的阎炎，点头说道：“副座打算如何着手？”

徐少龙道：“我另负重任，恐怕不能分身亲自调查，而你本人由于身份和关系上的牵制，亦不便正面出马。”

阎炎面色微变，道：“莫非你打算另委别人，负责调查工作？”

徐少龙笑一笑，道：“咱们一点也不用伤脑筋。因为帮主一定会替咱们考虑到这一点，是以马上就会有这方面的专家抵达，展开调查的。”

他内心中万分渴望马上获得阎炎此一组织的全部资料，只因帮主方面，已传下秘密指令，提到有关“屠龙计划”

之事。目前使他最伤脑筋的，就是他不知道对方已得悉了多少？

换言之，假如秘密是峨嵋无欲禅师泄漏的，问题是无欲禅师已知道多少秘密？而他又泄漏了多少？

这是全无把握查老之事，因此，当徐少龙一听阎炎说出帮主的秘密命令时，心中的震动，实是笔墨难以形容。

由于他只去见过无欲禅师，别人尚未联络上，因此，帮主得知“大尊者”出现之事，当然是从无欲禅师方面获得的。

这就是徐少龙急于获悉阎炎此一组织全部资料的原因了。假如屠龙计划已经完蛋，则他此刻能多收获一分，就是一分。

何况阎炎是钟抚仙手下极得力之人，在南京这等大地面，主持贩卖部门。如若将此一组织消灭，则钟抚仙、袁琦想重建同一性质的部门，定必头痛万分，也不是三五个月内就办得妥的。

此外，徐少龙这方面，倘可从此一贩卖部门，追究出一些其他部门的人，至少可以获得一些线索。

然而他还是抑制住这个强烈的欲望，因为他精通人类心理。许多事情在处理的时候，你越不当作是一回事，则对方更减少戒心。反之，对方会生出了疑心，从而有所保留，甚至被他侦察出破绽。

徐少龙把责任一下子都推开，似乎他并不愿意多为此事烦心。当然，事实上他也没有时间抽得出来。阎炎寻思一下，才道：“是的，帮主一定会另行派人来协助您……”

徐少龙鼻孔中发出嗤的一声，道：“协助我？那也不一定，你谅必也明白‘安全调查’是最艰难复杂的工作，而总坛内那一帮人，居然没有一个比我高明。因此，假如他们查不出真相，或者是弄错了，则吃苦头的是你和我。”

他耸耸肩，改变话题，道：“黄翰怡的儿子的习惯行踪等，你已查明没有？”

阎炎忙道：“查明白了，现下正作最后复查，明儿就可以将报告呈阅，这也是属下要特别报告的事。”

徐少龙道：“明天我们再碰头。”

他们提高声音，说些有关文房用具的活，然后阎炎才告退。

徐少龙正想独自想想一些问题，但下人已来请他前去用晚膳。

在饭厅中，但见玉罗刹连晓君打扮的整齐漂亮，坐在桌边等候。

她一见徐少龙进来，顿时泛起了欢愉的笑容，道：“大哥，我们真是难得见面啊！”

徐少龙道：“你可是觉得气闷么？”

连晓君道：“有一点。”

徐少龙道：“那么我带你出去逛逛，金陵是六朝金粉之地，古迹名胜，指不胜数。”

连晓君大喜，道：“那敢情太好了。”

徐少龙又道：“坊间的书肆，你也可以去瞧瞧，买些你喜欢的书籍回家，也是消遣日子的好办法。”

连晓君道：“唉！我真恨不得马上去。”

徐少龙一笑，道：“不要急，我说的都是享受，而不是刺激。大凡是懂得享受之人，总是喜欢从容这迫，慢慢的欣赏其中趣味。刺激则不然，必须像海上的波涛一般，连接不断而来才行。此中分别，不可不知。”

连晓君点头道：“大哥说的是……”

心中忖道：“他偶然说出一些见解，极是超妙脱俗，若然我不是亲自阅看过他的身世档案，打死我也不能相信他是这等出身之人。”

正因此一矛盾现象，使连晓君老早就对他发生了疑念。

例如在最初见面，徐少龙对付她的手法，也是别辟溪径，非常奇妙。

而其后她重察了他的为人，发觉他并非是那种硬绷绷宁折不弯的性格，由是可知他最初的态度，乃是“手段”，不是真正的性情。

当然，其间还加上徐少龙用计，使石芳华在台上昏倒，以陷害黄老歧之举，充分显示他才智过人，计谋百出。

连晓君起初还以为他在数大派系的夹缝中，不得不用种种手段，以求生存。可是后来越看越不像，敢情他的心计手段，早就超过了派系倾轧的范围了。

她原本也瞧不起这种内证倾轧，争权夺利的行径。因此，她对于一个能超出于这些纷争的男子，大为爱慕。

这一趟帮主命她出门，她当时虽不知是与徐少龙拍档，可是她却欣然答应。原因就是徐少龙已不在总坛，她已感到寂寞和乏味。其次，她踏入江湖后，尚可从各方面，对徐少龙加以调查。

如今她居然能与徐少龙一块儿办事，内心的喜悦，真是难以形容。她知道最后一定能够查出徐少龙的真正的人和底细的，问题不过是时间的迟早而已。

这一对假兄妹边谈边吃，气氛甚是融洽。

他们自然是真正的融洽愉快，但即使他们不是如此，也得装出很友爱的样子。因为他们尚有数名婢仆，不是从五旗帮带来的，这些外人，便是

伏线之一，准备用来让人家收买调查他们时，供述出所见的情景。

徐少龙时时刻刻提防着那个余麽麽，因为他深知历史上有许多大事，往往俱是失败在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的手中。

眼下这余麽麽一直在场，这顿晚饭还是吃得很愉快。

饭后，徐少龙立即上床休息，因为他晚上还有行动。

到了半夜时分，徐少龙结束停当，把蒙面黑巾拉起来，从镜子中一照，只见飘滞白发，在黑色的蒙面中衬映之下，份外惹眼。

此外，他身上的夜行衣，也比平时常穿用的较为宽阔些。这样，人家就没有办法从身材上，判断出他的真正年龄了。

这个化装他觉得很满意，当下步出房外、振臂跃上屋顶。

但见北面不远处人影一闪，一个夜行人迅快疾跃而来。

到了切近，已看得见是个老太婆，面上也蒙着黑布。

“徐少龙打个手势，当先向西南角奔去，那名老太婆，不发一言，紧紧在后面跟随着。

她的轻功十分佳妙，对时一跃就掠滑两三丈，越过了徐少龙。

“但徐少龙老是不快本慢的向前奔行，并没有一丝一毫与她比快之意。

不久工夫，他们来到一处地方，徐少龙停下脚步，向前面的屋宇指一下，哑声道：“右面院落内第一间房，去吧！”

老太婆刷地跃起，越过一重屋脊，身形蓦然隐没。

徐少龙也纵上一座屋顶，纵目四瞧。

过了片刻，那个老太婆身影升现在屋顶，眨眼已到了他身边，摊摊双手，低声的道：“没有，我们回去吧！”

她的声音虽然深沉，却听得出是女性的嗓子。

徐少龙道：“那就奇怪了，但不管怎样，咱们回去再说他们迅即回身奔去，走了十余丈，显然已改变了方向，不是回到家里。

徐少龙领先疾行，不久，已抵达一间屋子，翻墙而入。

这间屋子比起他所租赁的住宅，可就显得既矮且陋，只有那么一进，但前面还是有一座小小的院落。

徐少龙点上油灯，在双手上连连呵气，道：“外面可真有点冷呢！”

老太婆点点头，道：“我们都老啦！”

他正要解下蒙面黑中，忽然一怔，侧耳而听。

徐少龙一掌扇去，油灯应手而灭，房中顿时一片漆黑。

过了老大一会工夫，徐少龙把老太婆拉过来，强健的手臂，绕抱着她那纤细的息头，她也柔顺地偎贴在他怀中，正如女孩子依偎情郎一般。

他在她耳边低声道：“人家如果不哼气，我们就只好解衣上床了……”

她只轻轻的挣动一下，没有回答。

徐少龙又道：“晓君，假如帮主命令我们假扮夫妻，那一定比假扮兄妹有趣得多了。”

连晓君叹口气，似乎大有感触似的。

她接着转过头，在他耳边道：“你不设法查看一下，还在这儿与我乱扯……”

徐少龙道：“这一次跟踪我们的人马，十分高明，我们在室内一定查看不到任何踪迹的。”

连晓君道：“那么我们除了上床睡觉之外，就没有别的事可干了么？”

徐少龙在她颊上亲了一下，道：“上床之后，只能睡觉么？”

连晓君马上双颊潮红，身子扭动一下，道：“你胡说什么？”

徐少龙一本正经的道：“譬如我们还可以谈天呀，是也不是？”

连晓君没奈何，只好不去理他。

幸而这时外面有了响动，先是一声干咳，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道：“两位不必妄作猜测，请出来谈谈吧！”

徐少龙反而感到不解，疑惑地向连晓君低声道：“奇怪，他们何以忍耐不住了？”

连晓君道：“人家不把我们放在心上的话，何须忍耐下去？”

徐少龙道：“照道理说，他们若是官方之人，应该佯作不知，仍然派人日夜窥伺我们，以便从日常与我们接触之人身上，作更广泛的侦查才对。”

连晓君道：“也许他们认为无此必要。”

徐少龙摇头道：“这怎么可能？”

院中又传入那个男人的声音，道：“两位老人家想必已经过无数风浪，何以如此畏惧，不敢出来答话？”

连晓君道：“我们出去教训他们。”

她的武功造诣，实在极高，故此她这么说，倒没有一点自大之意。

徐少龙摇头道：“假如我们不能早一步测透对方的用心，则一踏出房门，便完全成为被动之势了。”

连晓君道：“被动就被动吧！只要武功强过他们，有什么打紧？”

徐少龙道：“在一般情形下，我们大可以放心出手，可是你别忘了，咱们有任务在身。

而这任务，正是与外面这些人有关。因此，我们即使把他们打跑了，事件也不能结束，反而留下一大堆疑问。”

连晓君道：“若然如此，我们这一场架打不成啦！对不对？”

徐少龙道：“你又不是好勇斗狠之人，打不打有何损失？”

连晓君笑道：“问题是我们虽不想动手，无奈人家破门而入，逼得我们非打不可呀！”

果然院内之人厉声道：“你们再不出来，本人就不客气啦！”

徐少龙沉吟一下，低声道：“他们似乎很有自信呢，其实我们在出行时，表现的轻功也不错呀！他怎敢如此轻视我？”

他说到此处，已得到答案了。

原来他突然会悟，敢情人家正是有十分把握，才决定公开挑战。

换言之，对方已布下天罗地网，自信是可以把他们一齐生擒或杀死，才始出言挑战。

这么一来，争取主动之法，就不难想出了，问题只在有没有力量实行而行。徐少龙马上向连晓君道：“你一出去，就以全力逃走，只求成功，不择手段。”

第十五章

连晓君讶道：“逃走？那么你呢？”

徐少龙道：“只要你能逃出此地，我没有后顾之忧，就好办了。”

他这话虽是说得夸口，好像很自负似的，但连晓君却感到他真有这等本事，衷心深信不疑。

因此她马上点头道：“好的，但你也别小看了我，我只要不被他们缠住，就有法子摆脱任何跟踪的人。”

徐少龙道：“在通常情形之下，如果你想先逃走，则必定由我出去打头阵。我们来一个‘反其道其行之’之计，由你先出去，佯作应战。我出去时，佯作逃走。这么一来，必可搅乱了对方阵脚，而你就有隙可乘了。”

他说完之后，不等她表示意见，马上推她动身。

连晓君不由自主地顺着他的手势，提气跃去，刷一声穿出门外。

但见院中站着一个中年人，身披长衫，黑暗中乍看虽不真切，但仍可以感觉得出此人滞洒斯文，必定是个俊逸超俗之士。

他手提长剑，凝视连晓君。

在墙顶上，还有一条人影。连晓君一瞥之下，但见那人顶上光秃秃的，分明是个僧人，手中提着戒刀。

“院中这个固然是个劲敌，但墙上之人，相信一定擅长截击之术。因此我想躲过他的戒刀，实是不易，必须想个出奇制胜之计才行……”

她已掣出惯用的一对短剑在手，这时竟不打话，疾扑院中那个长衫客。

那个中年人被她凌厉的气势，以及她一言不发，出手抢攻的动作，迫得急急挥剑封架。

心中又不禁大为惊讶，口中低噫了一声。

连晓君欺身攻敌，手中那对短剑，上划下扎，割腕刺心，凶毒无比，完全是一派拼命的进手招式。

对方虽是剑光四射，奇招迭出。可是仍然有措手不及之感，是以又被她迫退了两步。

连晓君连攻数剑之后，已知对方竟是峨眉派的高手。

当下手法疾变，使出一招“吞云吐雾”。

但见她两柄短剑互相掩护，着着从中盘攻去，而且专门勾挑敌人腕脉，她单单是使这一招，已连环刺出六七剑，登时杀得那中年人腾挪窜闪，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原来玉罗刹连晓君这一招“吞云吐雾”，乃是她这一对短剑所有招式中，最能克制峨眉“快剑”的手法。

对方显然没想到她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还有这么一招，能充分发挥她兵刃的威力，克住他的剑路。

因此这六七剑下来，业已显得狼狈不堪了。

徐少龙闪出门外，一瞧对面墙上有人，马上向后面拔起，跃登屋顶。

可是后面两道人影马上抄截他的退路，徐少龙目光一闪，但见一个是白发萧萧的老者，另一个则是梳髻的女人，虽是在匆匆一瞥之下，也看得出这个女人，体态娉婷，极有风韵。

他抹头向左方跃去，对面墙上的持刀僧人，马上迅如闪电般抄截去路。

这名僧人刚一离开方位，玉罗刹连晓君立即舍下对手，颀一声窜过墙头，迅快奔逃。

长衫客方自一怔，耳边风声飒然，他可就不得不警戒地持剑待敌，已

无暇抽身去追赶连晓君了。

其他的三人，也快逾闪电般迫拢，分别在屋顶及墙上，包围着在院中的徐少龙。

徐少龙提刀四顾，毫无惧色。

屋上的白发老人讶道：“原来他逃走是假，那个女的逃走方是真的。”

拿戒刀的僧人也道：“他们的花样不错，咱们心中可不能不服气。”

徐少龙心中一笑，忖道：“这几位当代高手，哪一个不是身经百战，机警过人的老江湖道，但今日被我这一搅，大有眼花撩乱之概，传将出去，也足以自豪了。”

忽然嗅到一阵香风，回头看时，只见那个风韵楚楚的女人，已经飘落在他身后六七尺远的地方。

她手中拿着一支金光灿然的兵刃，长约五尺。尖端似乎是两片利刀合起来，可以开阖，作用宛如剪刀，但形状却一点不像。

她道：“阁下请报上名来。”

徐少龙锐利的打量她，但见她双眉修长入鬓，眼如秋水，竟是个十分艳丽动人的花信年华少妇。

他哑声道：“你明知老夫不会说出姓名，这一问显得是多余之举。”

那美貌少妇摇头道：“我若是早知你不肯报名，自然不会询问，但其实以你这等功力身手，以及过人的机智胆力，我真不懂你为何要藏头缩尾？”

徐少龙向她逼近两步，冷冷地凝视着她，道：“世上有许多事，无法解释，只不知姑娘信不信老夫这话？”

少妇笑一下，对于他的迫近，毫不紧张、轻轻道：“我叫林秋波。”

徐少龙道：“”

“你不用自我介绍了，我早知道你是南海门出类拔萃的高手，但凭良心说，老夫万万想不到你长得这么漂亮年轻。”

林秋波道：“你这话不似是年长之人应说的。”

徐少龙心头一震，忖道：“幸亏她提醒我，不然的话，我早晚会在说话中露出马脚来。”

他仰天一笑，道：“姑娘说错了，我是倚老卖老，才敢说出心中观感，换了年轻的人，面对着姑娘的容光一定不敢这般大胆褻读。”

在他后面的中年人道：“这位仁兄口才甚佳，措辞颇雅，可见得不是一般粗浅的武林人。”

徐少龙头也不回，道：“你是谁？”

中年人道：“你虽是不敢报上姓名，但我们却没有隐瞒的必要，本人峨嵋派上官云是也。”

徐少龙道：“哦！原来是千层剑影上官云，老朽久仰得很。”

众人但觉他的态度，忽而粗鲁，忽而斯文，不禁都泛起了一种不可捉摸之感。

徐少龙接着又道：“还有那两位，一个是武当名宿冰翁江苍松，以及少林假罗汉段玉峰，是也不是？”

那两人都先后应了，那冰翁江苍松的声音中，果然含有冰冷的味道。

徐少龙向林秋波道：“老朽今日面对当世的四大名家，真是荣幸惶恐，兼而有之。只不知诸位有何打算？”

林秋波道：“我们准备把你带回去。”

徐少龙道：“以你们四位的声名和实力，这话不算夸大。”

林秋波道：“但你不肯让我们带走，这就表示你的身份名望，一定更在我们之上了。”

徐少龙道：“这也不见得，如果诸位没有恶意，老夫马上就拔脚跟你们走，到哪儿都行。”

上官云插口道：“你敢是认为我们怀着恶意的么？”

徐少龙道：“那就难说了，若然没有恶意，何以找到我头上来？”

上官云道：“我们对你的姓名身份，甚感兴趣，此外，我们也有特别的理由，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这个解释，阁下可满意么？”

徐少龙道：“我满意与否，完全对事实没有影响。我现在只在等候证明一件事而已。”

林秋波道：“证明什么事？”

徐少龙道：“刚才老朽查听之下，附近除了你们四位之外，尚有别的人。因此者朽很担心我那老伴，仍然被你们拦截住。”

林秋波道：“你这番话如果属实，则我们可禁不住要大感惭愧了。

因为我们还没有发觉尚有别的高手，窥视在侧呢！”

她向假罗汉段玉峰道：“段兄，你也没听到么？”

段玉峰道：“没有，如果真有旁人的话，相信一定是我们太集中注意力在他们身上，是以忽略了其他地方的声响。”

冰翁江苍松冷冷道：“待老朽去瞧瞧就见分晓了。”

他马上施展身法，绕圈奔行。

绕第十圈之时，已经把范围扩大一倍。

徐少龙仰天微晒，向林秋波道：“他一定查不出人迹，你信不信？”

林秋波心中不信，可是口中却道：“这却是什么缘故？”

徐少龙道：“因为早先老朽我听到声响之际，时机凑巧，所以查听得到。要知当时我摄心定虑，全神查听你们的人数，是以任何声响，都瞒不了我。恰又碰着这两个潜踪隐迹之人，是当你们散开布防之时，迫到近处。他们在行动中，自然有迹可寻。”

林秋波道。

“但你别忘了，苍公这回搜寻，心目中已假想有敌人潜进，是以仍然不难查出。”

徐少龙道：“咱们意见分歧之处，就在这一点上。你认为江苍松已是受我点醒而行动，故无疏漏之理。可是我却认为他心中根本不信，所以反而会走眼。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两个神秘盼武林高手）必是擅长潜踪之士，故此他们才敢迫到近处。”

林秋波一时答不上话，敢情徐少龙的话很有道理。那两个神秘高手，假如不是擅长潜踪之术，岂敢闯入他们的包围圈中？

她又深知武林中的确有一些高手，特别擅长此道，往往近在咫尺，仍然无法发现。

她登时感到优疑不安起来，尤其是这个敌手，分明才智极高，虽然在强敌环伺之下，他仍然能掌握着大局，处处都占去主动之势。

因此，假如今晚没有法子拿下他，以查出他的姓名来历的话，则这个敌手，仍是使他们日后永远感到不安的人。

她不必与别人交谈，也知道上官云、段玉峰他们，都有同感。

当下忖道：“目下不管附近是不是有一两个神秘人物，我们第一要务，就是对付这个敌手……”

这念头刚掠过心头，已听徐少龙道：“老朽的姓名来历，根本不算得是秘密，林姑娘可猜得出为何不算是秘密么？”

林秋波已功行手中“金剪”，马上就要发出，但他这么一说，恰是击中了她的要害一般，使她不得不中止了攻势。

她迅快将今晚的经过，前前后后的想了一遍。

那经过很简单，那是他们已查出五旗帮的通讯站，是以一直留心窥伺。今晚徐少龙、连晓君出现，由于他们身手高明，所以林秋波等人，决定把他们拿下。

他们从那边一直跟过来，并没有特别的事，足以作为猜测的资料。

林秋波一下子就想通了，当下应道：“你如果愿意说出来，我不妨听……”

徐少龙把声音放得极低，道：“因为咱们只须正式动手印证，你们就可以从我的武功上，看出我是谁了。”

林秋波承认道：“这话倒是不错。”

徐少龙马上道：“因此你们只须用一个人盯住我，其他的人手。都用在搜查神秘人物上面，岂不是一举两得之事？”

林秋波嗯了一声道：“恕我说句轻狂之言，我认为你真是花言巧语的能手。”

徐少龙笑道：“莫非你大为意动了么？”

林秋波道：“不瞒你说，我正要照你的话去做。”

她提高声音，道：“段兄，你来盯住他如何？”

段玉峰道：“这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我宁可参加搜查行动。”

林秋波道：“你博识天下各派的武功家数，假如他想逃走，你只须与他斗个三招五式，就可以得知他的出身派别，我可不一定行。”

段玉峰道：“不，你也一样。”

他马上转身走去，开始搜查。

上官云也唯恐这个“盯人”的任务，落在自己身上，连忙道：“我也去啦！林姑娘小心点。”

林秋波这时连眼珠也不敢转，死盯住这个狡猾多计的对手。

事实上徐少龙已没有逃走的打算，因为他这一番做作，皆因另有神秘高手隐伺在侧，是以设法使他们看在眼中之后，反而推测不出自己是谁。

等到假罗汉段玉峰、冰翁江苍松、千层剑影上官云等三大名家，将这两名神秘高手搜出赶走之后，他将表露身份，并与他们商计更改屠龙计划之事。

因此，林秋波空自紧张地全神贯注着他，防他逃走。但徐少龙却好整以暇地四处张望，最后，目光落在她面上。

但见这林秋波修长入鬓的双眉，浮动另一种动人的风韵，比之石芳华、郑艳芳以及连晓君等，全不相同。

徐少龙暗自忖道：“这大概是因为她的年纪较大，是以有一种成熟的风韵之故吧？石芳华她们，终究还是少女风姿，所以味道全不一样。”

他想到这里，忽然一惊，又忖道：“我这是怎么搅的？难道加入五旗帮之后，便当真近墨者黑，变得贪淫好色，毫无礼教之念了么？”

此念一生，顿时大为凜然，不敢再涉遐想。

其实他打从修习武功开始，便一直是全无拘束的不羁性格。这也是训练中主要的部份，为的是使他不会变成拘谨人物，日后混入五旗帮时，能够真像一个江湖浪子，而不是规行矩步之士。

因此，他内心中对于一个美如林秋波的女子，加以品评，实在是合乎自然之事。一点也不涉及“人格”的问题。

这刻虽然是在黑暗中，可是林秋波显然练过特别的“夜眼”功夫，因此，她那对秋波，看来更晶莹有神。

她已看见对方眼色和脸上的变化，而她女性特有的直觉也告诉她，这个老人，竟是在品证她的姿色。

这等事在她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奇。

若是一个正常的男人，见到像她这般成熟美的少妇，而不加以注视品评的话，那才是奇怪之事。

但她却留心地观察起对方来，因为在外型上，徐少龙化妆得非常老迈，起码也有八十高龄。

因此林秋波禁不住想到一点，那就是这么老的男人，难道还会对她发生兴趣么？

两个人在黑夜中，互相锐利地观察。这等情形，落在常人眼中，决计想不到他们正在观察对方每一个细微的表情。

远处忽然传来断续的口哨声，徐少龙眉头一皱，问道：“什么人来了？”林秋波道：“也是一位著名人物，告诉你也不妨，他就是峨嵋派的无欲禅师。”徐少龙心头一震，忖道：“如果是这个内好，我今晚万万不可露出真面目了。”接下来他就赶紧动脑筋，寻找脱身之法。

在这几个著名高手包围之下，徐少龙想脱身，说难不难，说易不易。

只因以徐少龙精通各派绝艺的身手，无论哪一个高手，以最奇奥的手法截击他，他都可以抵挡过去。

换言之，他但须硬拼个三五七招，就一定可以逃出重围。

而这时候，包管这些高手们，个个都会惊得呆住。

但他今晚绝对不能露出别家派的绝艺，以免被无欲禅师看见，密报与钟抚仙。而钟抚仙根据徐少龙接触过的通讯站的报告，就可得知是他。

钟抚仙一旦得知他精通各门的不传心法，自然会动疑。

纵然他不是马上就能揭穿他的秘密，可是只要他一动疑，往后的工作，就增加无限困难，甚至会落入对方圈套中，被他们所暗算。

他眼珠一动，林秋波何等聪慧伶俐，马上发觉他在动脑筋。

她一时之间，还不知道徐少龙脑子里转动着什么念头，但有一点她确知的，就是对方这等变化，与峨嵋派的无欲禅师有关。

林秋波经验丰富，处事老练，是以神色间一点也不露出来。

此外，她还当机立断，决定应该怎么做法。

她纵声而笑，银铃般悦耳的声音，远远传出去。

徐少龙讶然向她注目，心想她不知何事发笑？

只听林秋波道：“喂！老人家，我已知道你是谁了，而且一定错不了，你信不信？”

徐少龙当然不信，即使以一百博一打赌，他也敢接受。

因此他应道：“老朽不信。”

林秋波道：“你真是太笨了。”

徐少龙想道：“我一声不响，何以忽然在她眼中，变为愚笨？”

他不服气地道：“怎样笨法？”

林秋波道：“你看看四周。”

徐少龙转眼望去，但见段玉峰、江苍松、上官云，以及最后赶到的无欲禅师，都在四下的高处，俯视着他们。

他道：“我看过啦！”林秋波道：“他们代表什么意义？”

徐少龙越听越迷糊，道：“我怎会知道？”

林秋波道：“他们可不是表示要捉拿于你么？”

徐少龙道：“这与最初的话题，有何关连？”

最初的话题，便是指的知道“他是谁”这件事。

林秋波道：“我的笑声，乃是召集他们的暗号，你可知道？”

徐少龙道：“不知道。”

林秋波道：“我召集他们之故，便是因为窥破你的心事。”

徐少龙道：“快说下去。”

林秋波道：“你的心事与无欲禅师有关，由于他一抵达，你的脑子马上大为忙碌起来。

因此，我相信无欲禅师认得出你。”

徐少龙道：“原来如此。”

他一点也不震惊，而无欲禅师亦没有任何认得出他的表示。

因此林秋波不禁困惑起来，道：“奇怪，这决计不会是巧合啊！”

徐少龙心中想道：“你的确十分厉害，可是你万万想不到其中还有许多曲折，所以无法测破我的秘密。”

但不论怎样，他目下的形势，比早先更为不利。

因为段玉峰等三人，已搜索了不少地方，仍然没有所获。

这么一来，他们势必放弃了搜索之举，专心致力来对付他。

上面说过，徐少龙这一方由于具有精通各家心法的优势，是以不难突围逃走。问题却出在他一旦出手，人人皆看得见他的惊人秘密，将使他原形毕露，被五旗帮帮主钟抚仙察觉。

因此，他不管怎样，今晚都不能出手。

他道：“诸位可是放弃搜寻神秘敌人之举了？”

段玉峰道：“这恐怕是你虚构的吧？”

冰翁江苍松冷冷道：“这厮往后不管说什么，咱们也别理会。”

林秋波道：“诸位如不反对，这就合力出手，将他生擒或者打杀如何？”

上官云道：“这话甚是。”

徐少龙道：“诸位只要回答老朽一个问题，老朽就死而无怨。”

冰翁江苍松以一贯冰冷的口吻道：“咱们别听他的，谁管他怨不怨……”

别人听他这么一说，都不好回答。

幸而场中唯一的女性林秋波道：“你不妨说来听听，但我们未必回答。”

徐少龙道：“这个当然，你们不高兴作答，老朽也没法子可想。”

他略略一停，徐徐扫瞥四下的人影，才又道：“刚才诸位搜寻神秘高手之时，此处只剩下林姑娘一个人，老实说，若是老朽舍命出手，虽以林姑娘的造诣，老朽自信尚有一拼之力，因此可证明老朽若想逃走，当以其时为最

佳机会了。老朽请问一声，为何其时老朽不走？”

众人皆不言语，歇了一下，林秋波才道：“那么你为何不走？”

徐少龙道：“因为老朽确知真的有人窥伺在侧，这两个神秘人物，老朽也想瞧瞧是何方神圣之故。”

他的话依情据理，层层翻出，叫人无法驳斥。

林秋波道：“但我们却搜不出来，有什么办法？”

徐少龙道：“办法多的是，一是你们再行搜查，但专以近处和未搜过之处为限，如此费时不多，立见分晓。”

当他提到叫他们搜查之时，冰翁江苍松已经连连冷笑，任何人一听而知，此法必定不被众人采纳。

这是因为江苍松将会反对之故。

林秋波道：“还有什么办法？”

徐少龙道：“第二个办法，让老朽自己来，如果找不出他们，甘愿受罚。”

林秋波扑哧一笑，甚是妩媚动人。

她道：“算啦！这法子行不通。”

无欲禅师一直瞪视着林秋波，那成熟丰满的曲线，以及美丽的侧面，都使他在第一眼看见之时，心神摇荡。

在夜色掩护之下，他可肆无忌惮地熟视这位美丽的女性。因此，他但觉欲火熊熊，浑身都不自在起来。

他在日间不是没有见过林秋波，也深知她美丽动人。

可是在日间，他决计不能这样看法，因而使他不致于触发了欲念。

无欲禅师心中叹息一声，费了许多气力，才把目光移开，向别处望去。

他这无意的一瞥之间，忽见屋顶人影闪动，登时大喝一声，振臂凌空，向那边迅疾扑去。

屋顶上的人影，本是扒伏蠕行。

无欲禅师喝声一起，人影马上跃了起来。

众人转眼望去，不但看见了，还发现共是两人。

当众人分心转眼之际，徐少龙抓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呼一声跃过墙头，放步疾逃。

但后面却被一个人盯住，他不暇回头瞧看，使出轻功，猛烈冲刺。

他施展的是“八步赶蝉”身法，这几个起落，快得宛如奔雷掣电一般。

但他奔出一段路之后，仍然感到有人追来，不但如此，而且似乎被人越追越近，竟无法甩得脱。

徐少龙这一惊非同小可，当下知道非使出压箱底的功夫不可了。

他深深吸一口真气，两臂连振，生似大鸟展翅一般，登时速度激增，霎时间冲出数十丈之远。

当他施展这宗绝艺之时，耳中听到一声惊噫，似乎是女性口音。

因此，他冲出数十丈后，马上横掠到一处屋角后，隐起身形，同时向来路查看。

原来他施展的正是南海派不传之秘“飞鸟绝迹”的绝顶轻功，这种功夫，世间只有南海一脉，还得传授。

但在南海门中，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传授，是以世间之人，莫说偷学，就算是看也没有几个人看见过。

假如那一声惊噫是出自林秋波之口，则她认出这宗本门心法绝艺，已

无可置疑。因此，徐少龙可就不能一逃逃走，必须与她碰个头，表露身份，请她保守秘密。假如不是她，那就不要紧了。

因为他特地振动双臂，正是想掩饰这一门绝艺，在南海门中的高手，施展此术之时，并没有振臂的动作。

换言之，在众人之中，大概只有林秋波能看得破他的掩饰，也唯有她才能一直追蹊在后面。

他等了一阵，才看见一道人影，在二十余丈外的巷口出现。

这道人影远远一望便知是个女性，徐少龙耸耸肩，忖道：“果然是她……”

念头还未转完，忽见另一侧的屋顶，出现一道人影。

由徐少龙的角度望去，可以看出此人乃是打屋内院中跃出来的。因此，这道人影既看不见街上的林秋波，林秋波也没见他出现。

屋上的人影跃到另一座屋顶，身法甚是轻灵超逸。这时林秋波方始发现，娇叱一声，飞云掣电般追去。

徐少龙心中大为惊诧，暗念林秋波现下追赶之人，不知是谁？但仅仅从他那一身佳妙轻功推测；此人武功造诣之高，无疑已列入一流高手之林。

他赶紧追过去查看，幸而那夜行人和林秋波，就在前面不远的一座院落中。

原来那个夜行人听到她的娇叱声，并没有急急逃跑。

是以林秋波毫不困难便赶上他。

这时她已看出此人，并非假扮作龙钟老者的徐少龙，而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登时又惊讶，又不好意思。

那个年轻人闪了闪目光，在黑夜中，似乎仍能够把她看个清楚。

他洒脱地笑一下，道：“姑娘何事追赶在下？”

林秋波道：“抱歉得很，我认错人啦！”

年轻人道：“原来如此，只不知姑娘追赶的是当世哪一位高人？”

林秋波口中虽说追错，但她心中根本不打算就此走开。

这是因为对方的轻功出众，又恰好是在这刻出现，使她不能不想到，这人会不会与徐少龙是一党的！

她道：“我回答这问题前，希望能先知道尊驾的高姓大名。”

那年轻人毫不迟疑，应道：“在下秦三错，不敢请问姑娘的芳名？”

林秋波也不隐瞒，报上自己姓名。

秦三错眼中射出惊异的光芒，道：“原来是南海门林秋波姑娘，真是久仰得很。在下尝闻林姑娘手中的金剪，多少年来，未逢敌手，想不到竟在这儿幸会。”

林秋波道：“秦君过奖啦！我一介女流，向来罕得与人争胜，偶然碰上一些事情，总是承蒙别人相让，是以浪得虚名。”

她也随口客气了几句，接着就转回正题，道：“只不知秦君来自何处？为何赶巧在这儿现身？”

秦三错道：“在下可不知道林姑娘追赶什么人，但在下却敢保证，我之所以在此处出现，与姑娘追赶之人，全无关系。只不知姑娘信是不信？”

林秋波道：“秦君以为我信不信呢？”

秦三错耸耸双肩，道：“假如我是你，的确不易相信这番话。”

林秋波觉得好笑，不过她没有笑出来。因为她感到秦三错对自己的凝

视，似乎包含着一点那种意思在内。

不过这等情形，林秋波已是司空见惯。

她自从出道以来，由于风姿淡雅，容貌秀丽，已不知得到多少异性垂青的眼光。

如今她出道已久，名气响亮，而由于她看来还是那么年轻美丽，是以一般人震于她的盛名，更容易对她发出既爱且慕的情绪。

因此秦三错的神情，她并不十分在意。

不过他的出生来历，却不能不弄个清楚。如果秦三错与徐少龙有关系的话，她就不难循此线索，查出徐少龙的底细了。

她道：“秦君既然自己也认为我不会相信，那又何必多此一问？”

秦三错道：“话虽这么说，但世间之事，实难逆料，万一你居然相信，岂不好哉。”

林秋波道：“这话也有道理。”

秦三错道：“这样好不好，假如林姑娘是因为在下无意介入，以致扰乱了视听，失去敌人踪迹。在下为表歉意，愿意将功赎罪，把那人抓来，任凭姑娘发落。”

林秋波道：“秦君这话未免大自信了。”

秦三错傲然道：“姑娘只要把对头的姓名示知，在下马上去把他抓出来。”

林秋波禁不住微笑摇头，心想这个青年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一味口发狂言，实在可晒。

秦三错登时忿然道：“林姑娘敢是认定在下办不到么？”

林秋波道：“我倒想知道，你凭什么认定必能赢得我追赶之人？”

秦三错哼一声，道：“在下若然不是不愿得罪姑娘，便不难证实我的话了。”

林秋波道：“秦君把证实之法，说出来听听，谅无不便吧？”

秦三错道：“在下认为林姑娘出手，考究一下在下的武功，想必可以得到证明。”

林秋波颌首道：“这倒是个好法子……”

秦三错道：“不然，这个方法在别人身上，绝无问题，但用在我身上，便又不同了。”

林秋波讶道：“有什么不同呢？”

秦三错道：“因为在下修习的都是重手法，不发则已，发即伤人。

是以若是姑娘与我动手，只怕结局十分难堪，闹得不可开交。”

林秋波盈盈笑道：“我自问还有自保之力，这一点你大可放心。”

秦三错无可奈何地道：“林姑娘已负盛名，自然不把在下的话，放在心上。在下这刻纵是唇焦舌敝，亦无法说得动姑娘……”

林秋波道：“那倒没有这么严重，假如我十分疑心于你的话，便不会与你多谈啦！”

秦三错本是偏激狂做之人，凡事爱走极端。因此他一听林秋波并不是十分怀疑，他顿时欣喜欲狂。

若然换了别的人，决计不至感到欢欣感激。但秦三错却感激得恨不能马上替她办任何艰险之事。

话说回来，他这等性格之人，不论是喜怒哀乐，虽是强逾常人，但来

得猛烈，去得也快。

换言之，他正是那种喜怒无常，性格不定之人。

林秋波一面揣摩这个年轻男子的性格，一面暗作准备。

她徐徐道：“不要紧，我们比划几招看看，如果你抵挡得住我二十招，我们就重新再谈。”

秦三错笑道：“只限二十招么？”

林秋波道：“我相信二十招一过，就可以测出你武功的深浅了。”

秦三错欣然同意，眼见林秋波挥动手中的金色杆棒，当下不敢怠慢，也掣出随身兵刃，便是腰间的招扇。

林秋波玉手一挥，手中的奇门兵刃，那形如杆棒，尖端却有两片开阖自如的利刃的“金剪”，呼一声扑扫过去。

秦三错的钢骨招扇，虽是短兵器，却使出硬架手法，一招“鬼王拨扇”，向敌棒疾扇出去。

“啪”的一响，林秋波果然师出无功，金剪霍地荡开两三尺。

秦三错宛如轻烟般，已从这一丝空隙欺身迫入，挥扇向她要胁下点去。

但她扇势才出，已发觉林秋波的左手衣袖，挟着一股潜力，封闭他的扇招。同时她手中的金剪，不知如何已向他头顶敲落。

秦三错不得不施展腾挪身法，疾闪开会。

他一窜开大半丈，手中折扇已施展“阴阳谷”独门心法，一招“天旋地转”，扇身飘摇不定，封住身后的空隙。

果然这一招头也不回，就抵住林秋波趁势追击的一招。

可是秦三错却在她的速度上，发现她这一招，使得迟了一线。

换言之，若是以她这等速度，则他即使不施展这反败为胜的独门心法招式，亦可以抵挡得住。

这时，他对林秋波的估计，可就没有那么重视和谨慎了。

他一个大翻身，手中招扇，闪颤不定，宛如在花丛中飞舞扑翅的蝴蝶，霎时出现六七团扇影，向林秋波迅施反击。

这一招既迅快而又变幻无穷，直是教人眼花缭乱。

林秋波一退再退，直到后背险险碰到墙壁，才稳得住阵脚。

他们交手才不过数招，但在秦三错的感觉中，林秋波的速度反应以及功力造诣，都未臻上乘。

因此，他已完全放弃施展“重手法”之想。反过来说，他已决定使用花巧手法，只求略占优势，把二十招之数拖过，便停手罢战。

他的决定，乃是在下意识中完成，并不须经过思考分析。

这时林秋波忽施妙着，那柄金剪从扇影中直戳而出。

秦三错不得不迅速跃退，因此所有的攻势，立时完全消灭。

但他并不惊惧，亦不奇怪。原来大凡高手印证武功，往往会发生这等情形。屈居劣势之人，常常会有一两招妙着，宛如神来之笔，使对方辛辛苦苦做成的攻势，完全瓦解。

不过双方若是已分出高下，则这等“神来之笔”，亦不过多支持一会而已，并非就可以反败为胜。

目下尤其是林秋波，声名甚胜。假如她没有一点真本领，如何能获盛名？

所以秦三错一点也不觉得希奇，何况他根本也不想把她当真击败，以

免她感到羞愤，伤了自尊心。

但这回他才一后退，林秋波已如影随形般攻上，那柄金剪，不但没有因他后退而隔得远些，反而更接近他心窝的要害。

在这电光石火的霎那间，秦三错只有两个方法应付这等局面。

第一个方法是他施展出“阴阳谷”的惊世绝艺，以“少阳真力”贯注在掌上，使出“双阳沓手”的招数，反击敌人。

这一记反击的威力，不在招数上，而是在那独门奇功“少阳真力”上，只要击中敌人，就真是一块巨岩，也能击碎，血肉之躯，更不必谈了。

然而秦三错本身却须得付出“性命”的代价，任得对方的金剪，刺人心口要害。

第二条路是唯一的话路，那就是侧身避过金剪的凶锋。

可是这么一来，他必定会被对方的左手招数所伤。唯一可以安慰的，就是在这等情况之下，对方亦使不出全力，是以决计打不死他。

秦三错本是偏激狂傲之人，他根本不须多想，亦一定会使出同归于尽的绝手法，还击对方。

但目下他的对手，乃是美貌如花的林秋波。

这个女性，早就使秦三错生出爱慕之心，加以他早先那一阵感激之念，使他下意识中，已排斥了激烈反击的观念。

但见他一侧身，让过金剪。

林秋波左手衣袖一拂，登时闭住他的穴道。

她微微一笑，似乎对干活捉此人，乃是很有把握之事，并没有一点惊喜。

要知她出道以来，已见识过世间各式各样的男性，对于他们的心理，她已分析得十分清楚。

因此秦三错一开口，她就知道他属于哪一类型之人。

于是施展攻心之法，使他根本失去凶毒的观念。

现下她果然顺利把秦三错擒下，在秦三错来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心理，已被对方巧妙地加以利用。

林秋波从他手中取过那柄招扇，小心的审视一下。

接着又在他身上拍击数掌，另行禁制他的穴道。

秦三错虽然不能动弹，却可以开口了。

他道：“你打算怎样对付我？”

林秋波道：“我还未想到这一点。”

秦三错道：“你的武功不见得比我高明，你自家可知道？”

林秋波装傻道：“这话怎说？我明明已赢了你。”

秦三错冷冷道：“当你追击我之时，我如果施展毒手反击，马上可以制你死命。”

林秋波道：“如果你成练成某种特殊功夫，我就没有话说，若是没有，你便是吹牛。”

秦三错虽然机警狡猾，但却禁不住美貌女子的激词，禁不住道：“我的少阳真力便是当世奇功之一。”

林秋波美眸一转，忖道：“原来他是阴阳谷门下，这个秘密实在不易查出呢！”

要知普天之下，门派林立，各有绝艺，而武学一道，浩瀚无涯，纵然

是当世高手，见多识广，但也不易从短短的十招八招之中，认出对手家数来历。

何况像秦三错出身于隐秘的阴阳谷，这个门派虽是两大奇门异派之一，武林知名，可是该派的奇功绝艺，当真见过的人，却是不多。

故此，林秋波也须等到秦三错说出“少阳真力”这门奇功名称之时，方知他是“阴阳谷”出来的人。

林秋波这刻禁不住泛起了“骑上虎背”之感，因为她听说过“阴阳谷”之人，行为和想法，与世俗大有乖违。尤其是记仇之心特重。因此，今晚之事，如若处置得不好，就无异与这一派干上了。

换言之，她若是下手击毙此人，则将来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反正是这么回事，必须多加思虑。

但若是释放此人，便有不少麻烦。因为秦三错势必不肯就此罢休。而且纵然撒开了，他失手被擒的屈辱，也即是面子问题，暂时不谈，单单看他的言行态度，她仍然会有麻烦的。

这个麻烦便是，秦三错对她的美丽姿色，大有倾倒之意。是以一旦放了他，他仍然会设法相缠的。

如在平时，她自然不必多虑。

任得秦三错如何纠缠追求，她都有法子应付。但目下她受“五老会议”的指令，负责保护总督黄翰怕的家小。这个任务使她暂时不能与任何人交往，亦不可传扬此事于江湖。

秦三错若是追求不舍，一则使她的保护网生出漏洞，二则有泄漏机密的顾虑。

因此，林秋波不由得感到头痛起来。

这刻别说是她，即使是袖手旁观的徐少龙，也感到不妥。因为他晓得秦三错的脾气，乃是等闲不肯干休之人。

这回被林秋波认错了，又把他擒下。

而他又表现出对林秋波蛮有兴趣，这种种因素加起来，不问可知他一定不肯善罢干休的。

由于徐少龙深知林秋波的身份任务，所以他暗中替她烦恼起来。

只听秦三错又道：“我猜想你一定不服气我的话，也就是说，你心中不相信我能击败你，是也不是？”

林秋波道：“是又如何？”

秦三错道：“若然如此，我必须拿出真本事，使你相信。当然，这其中亦牵涉到面子问题，所以我非要这样做不可。”

林秋波道：“你打算怎生证明法？”

秦三错道：“谅你心中亦明白，我不愿伤了你，更不想弄个两败俱伤的下场。因此，我们只须另找一个对象。谁能收拾了他。

就算他本事大。”

林秋波道：“这个法子弊病大多，首先我们很难获得协议，去对付同一目标。其次，在下手之时，各人手段不同，也不易分出高下。”

秦三错道：“我无所谓，得罪什么人都行。因此，这个目标人物由你来定，也由你立法，规定用什么手段。”

林秋波忖道：“若然他不背信的话，倒是可以利用他的力量，消灭一些棘手人物，如果能因此把阴阳谷也拖下水，变成对方的仇家，自是更妙了。”

她点点头，道：“这话听起来很顺耳。”

秦三错道：“那么咱们一言为定。”

林秋波道：“我如何才信得过你？”

秦三错笑一笑，道：“不必任何保证，你要知道，我们男人，当真是宁可失信于天下，而不愿失信于一个妇人。何况是你，我更不肯失信。”

林秋波也微微而笑，道：“秦兄可看错人啦！我不是普通的女人！你最好拿我做男人看待。”

秦三错道：“那是我个人之事，不劳费心。对了，顺便提一声，你能不能叫我的名字？以你的身份名望，尽有资格直呼我的姓名了。”

林秋波道：“这又有何不可，但我声明在先，你如果把我当作普通的女子看待，将来你如果失望，可别怨我。”

秦三错道：“一定，一定，你放一百二十个心，男女之间，如果不是水到渠成的话，有什么趣味？”

他这刻已赤裸裸的把心事说出，林秋波反而有点佩服他。因为他这个人虽然狂做，但这亦是敢作敢为的表现。

这等勇气，等闲不易在别人身上发现。

林秋波道：“好，现在不谈这个，我且问你。你半夜三更，何故还在外面游荡？”秦三错道：“我不是游荡，而是前往应约。”

林秋波道：“应约？”

秦三错道：“可不是赴女孩子的风流恋约，而是有生死之险的约会。”

林秋波道：“对方是什么人？”

秦三错道：“你最好不知道，否则你就会被牵扯入这个漩涡中了。”

林秋波道：“难道你真不想我介入么？”

秦三错道：“当然是真的啦！”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这可不是开玩笑之事，动辄有生命之险。”

林秋波道：“原来如此，只不知你目下赶去，可还来得及？”

秦三错道：“来不及啦！”

林秋波道：“那么你岂不是失约了？”

秦三错道：“没关系，他们会找到我的，说不定这刻已潜在附近。

这正是我为何不肯把他们的来历告诉你的缘故了。”

林秋波只淡淡一笑，不置评论。

秦三错眉头一皱，道：“你一定在想，以你的功力，大概不致于被人潜迫到切近，尚不知道。假如你真是这么想，你就大错特错了。”

林秋波显然被他猜中了心思，讶道：“为什么大错特错？”

秦三错道：“因为这一路人马，别的本事如何，我不知道，但却擅长潜踪隐迹之术。本领之高，说出来往往教人难以置信。”

林秋波道：“若是如此，倒是有可能潜迫到附近了，你不反对我查看一下吧？”

秦三错道：“我不反对，可是你须得先行解开我的穴道，让我恢复自由，免得在死在他们手中。”

林秋波道：“你放心，我一定会注意到你的安全。”

秦三错吃了一惊，忙道：“喂！喂！你别开玩笑，我绝对不是哄你解开我的穴道……”

林秋波道：“但我却不相信。”

她刷地侧跃而起，落在右边的墙顶。

徐少龙差点就被她看见，赶快缩回屋脊后面。

忽见另一边人影一闪，竟是有个夜行人急忙逃开。

徐少龙机警无比，心中暗叫一声“不好”。

再伸头看那林秋波时，果然看见她向那道人影追去。

不过她只冲跃出数丈，马上就煞住身形。

徐少龙暗想，来不及啦...”

果然另一侧口出现一个夜行人，风驰电掣般掠落院中，扑向秦三错。

此人身法快逾鬼魅，徐少龙一看之下，已晓得不论是自己也好，林秋波也好，都来不及救助秦三错了。

林秋波娇叱一声，转头往回扑去。

可是那道人影一掠即起，已把秦三错兵在胁下，跃过墙头。

林秋波奋力追去，她施展出天下无双的独门轻功“飞鸟绝迹”，但见她双臂连振，白衣飘拂，黑暗之中，宛如一只白鸟扑翅而飞似的，既轻灵美妙，而又迅速无比，一下子滑过空院，飞出六七丈之远。

忽听数声弦响，几支劲箭，破空激射而至。

这数声弦响，在静夜之中，份外分明，一听而知劲道十足，有无坚不摧之威。

因此林秋波不敢以对付平常暗器的手法，抵御这些劲箭，身形一沉，落在屋面，迅即转身拨打。

但见她手中的金剪，化作一道金虹，绕身飞舞。

“啪啪”连声，三支劲箭先后被她击落，另外尚有两支，从她头顶高处飞过。

林秋波击落这三支劲箭之后，一则以惊，一则以怒。惊的是这个在暗处发箭之人，箭术之高，字内罕见。每一支箭上，都含有刚柔两股相反的劲力，若是稍一大意，非伤在箭下不可。

怒的是秦三错已被对方擒去，虽然他们之间，全然谈不上感情。但秦三错是被她擒捉在先，全身武功不得施展，若是因此而丧命在对方手中，当然是她的罪过了。何况他全无一拼的机会，对他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因此她决意追赶，虽然这阵势摆出来，对方不但人数较多，而且都有特别功夫，若是追赶，实在十分危险。

她施展出轻身功夫，踏瓦越屋，迅快追去。

这一回已没有劲箭拦阻，林秋波遥遥盯住前面十多丈处的黑影，追过十余间房屋，突然失去敌踪。

林秋波已晓得必有这等结局，因为若然对方没有把握甩下她的话，则敌人的暗箭，一定再拦阻她。

她停步站在一堵墙头上，转眼四望，但见夜色茫茫，四下的房屋，有如一头头巨兽，蹲踞在黑暗中，等候着吞噬路过的人。

她叹口气，转身往回路走去。

她并不是回到早先动手之处，而是往总督府邪那边走去。

这是因为她已晓得这些劫去秦三错的神秘人物，恐怕不是她独力所能应付，必须去找寻帮手才行。

她跳落街道，不快不慢的向前走去。

走过几条街道，便穿入一条小巷，打算抄捷径，赶回府邸。

但她突然在墙下停住脚步，侧耳倾听。

墙门传出一阵男女笑语之声，一听而知含有猥亵的意味。

林秋波虽是带发修行之人，从来不理睬这等男女之事。

但她时常有机会在夜间行动，是以这等猥亵的场面，倒也见识过不少。

这刻，她并非由于好奇，或心猿意马而停步，因为她对这等场面，已经能够毫不动心。

当然，在可能情形之下，她总是赶快避开，以免影响道心。

现下她停步倾听之故，便是因为这一对男女的谈笑声，俱是含气敛劲，与常人不同。

林秋波心中一动，忖道：“固然男女调情，往往是在夜间，但这一对显然是武功高强之人。在时间上推测，他们极有可能是掳去秦三错之人，恰恰回到此间……”

此念一生，她马上警觉地打量地形，随即走远一点，跃过围墙，落在那边的院落中。

她很快就移到窗下，由于她知道对方擅长“潜踪隐迹”

之术，无疑连带亦擅长“视听”之术。所以她特别小心，不但在动作间打醒十二万分精神，同时一早就屏住呼吸。

房内灯光相当明亮，一个壮年男子和一个妖艳的妇人，一同卧在榻上。

这一对男女，虽然没有脱去衣服，可是互相拥抱在一起，勾臂叠股，动作十分淫亵不雅。

林秋波不去管他们的行为，却小心打量这两个人的身材面貌，以及一些散放在房内的各种物件。

从各种器用陈设上，可以推测出这是男人的居室，因此，床上的女人，一定是住在别处，这刻乃是到这房中，与这个男子厮混。

另外她看见床头枕下，有一对短剑。

林秋波大感疑惑，忖道：“这个男人的兵器，藏放何处？”

她的目光往来巡梭，最后才从床下，发现一把长弓的末端。

林秋波立刻以锐利的目光，向那男人盯着。

但见这个男人一只手抱住那艳妇，另一只手上下不定，在那艳妇身上捏抚。

虽然如此，她仍然看出这个男人的掌指，都粗大异常，显得非常有劲。林秋波忖道：“是了，此人必定擅长箭术，刚才就是他向我放箭无疑照理说林秋波既已从种种迹象上，得知房内这对男女，乃是掳劫秦三错的同路人。这刻自应迅即前往搜寻秦三错的下落才对。

但她动也不动，仍然守在窗下。

忽见那个壮健汉子，手法灵巧地解开那个艳妇的衣裳。

林秋波秀眉一皱，忖道：“我原想从他们口中，听出他的出身来历。但是他们既已情欲沸腾，定然不会再说题外之言了……”

她心念一转，立刻悄悄纵起，宛如一缕轻烟，翻上了屋顶。

房内的两人，动作仍未停止，转眼之间，那个艳妇，业已罗襦尽解，露出一身丰满白皙的肌肤。

这时房门忽然打开，一个人无声无息地走入来。

此人是个五旬左右的老者，面色血红，两眉如刀，又黑又浓，但头顶却已半秃。

他眼中射出恶毒的凶狠光芒，望着床上那对男女。

床上的壮健男子，忽然停止了动作，抬头望了那个红面老者，便坐起身，道：“噢！二哥你来啦。”

那个艳妇虽然身无寸缕，而且那个壮汉已经坐起，以致她的胴体，完全暴露在灯下，看得分明。

但她却仍那样躺着，毫无羞意。而且媚眼眯缝着，面泛桃花，散发出一股迫人的荡意。

她好像不知道有人入室一般，其实她目睹耳听，岂有不知之理。

那壮汉反倒尴尬起来，道：“喂！二嫂，二哥来啦！”

艳妇鼻中哼了一声，这才睁开眼睛。

红面老者走近床边，随手把她的外衣拿起，丢在她身上。

那艳妇突然坐起来，胸前双峰高耸，全无遮蔽。

她以很不满的声音，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红面老者瞪着她，但旋即态度软化，道：“给你穿呀！”

艳妇道：“哼！你到底要我变成什么人？一会叫我和老五同床共枕，一会又要我正正经经，变回他二嫂的身份……”

红面老者道：“刚才是叫你们权且冒充夫妇，在床上表演一下，可没叫你当真……”

艳妇犹有余恨地哼哼连声，披上衣服。

那个被称为老五的壮汉，向红面老者道：“二哥，那个女人走了？”

红面老者道：“是的。”

老五沉吟道：“她的轻功，可以当得上‘天下无双’之誉了。刚才她的来去，我都听不见任何声响。若不是咱们有人在屋顶，看见她的身形，今晚一定被她摸了底去，而咱们还不知道……”

红面老者道：“她就是南海门近年声名极盛的林秋波，南海门的轻功，一向是天下第一。”

那个妖艳的二嫂，也落地上，那宽大的外衣，掩不住她身上动人的曲线，尤其是她里面并无其他衣物，是以更惹人遐思。

老五看她一眼，不由自主的吞一口唾涎。

二嫂走到这二个男人身边，道：“尉迟旭，你何故要我与老五表演？”

红面老者道：“林秋波既然向咱们这边来，想必曾经有过情报，认为此处有可疑人物，是以来窥探一下。因此，我要你们故意发出声音，同时在床上表演，诱她进来窥视，此举有两个作用二嫂哼声，道：“你总是说得头头是道，我瞧不出有什么作用，除了白让老五占尽便宜之外。”

老五忙道：“二嫂别这么说，小弟有几个脑袋，胆敢成心占你的便宜？”

他口中虽然说得好听，可是声音中并没有诚意，态度上也含有猥亵的意味。

二嫂白他一眼，道：“你摸也摸够了，看也看过了，还待怎地才算是占了便宜？”

尉迟旭道：“阿红，你听我说，林秋波过来窥视，必有两种反应，一是转身走开，一是看得春心荡漾，逗留不去。”

二嫂道：“她现在走了，为什么？”

尉迟旭道：“‘因为她认为你们如果刚刚出动回来，不可能马上就在床上胡闹。所以她虽然知道此地有点可疑，但目下已认为与刚才之事无关。’”

二嫂道：“著然她留下来，便又如何？”

尉迟旭邪笑一声，道：“如果她看了你们的表演，春心荡漾，我便可趁她耳目失灵之际，施展手段，把她活擒下来。”

二嫂马上睁大眼睛，射出可怕的光芒，道：“你擒下她之后，一定先玩弄一番，是也不是？”

尉迟旭道：“我一擒下她，你岂能不知，试问我如何能动她？”

二嫂本想开口，忽又忍住。

原来她本想说，当时她与老五正在胡闹，多半不会发觉外面之事，因此，尉迟旭大有机会可乘。

然而回心一想，既然她自己与老五弄假成真，以致耳目失灵，这等情形之下，岂能怪责丈夫。

她马上想出另一个借口，道：“你为何叫老五来和我表演？难道你不是男人。”

尉迟旭胸有成竹地道：“老五年纪轻，与你一起表演，比较像样，也容易使林秋波迷醉，如是换了我，她多半是不愿瞧下去……”

这个理由，虽是说得通，却令人有点异想天开之感。

他转身出门，一面道：“我去瞧瞧阴阳谷那厮，但只怕不易问出口供。”

尉迟旭走了之后，老五转眼向二嫂望去，但见她也睁大水汪汪的媚眼，向他迎视，两人都没言语。

老五邪里邪气地笑一下，才道：“我也得出去巡查一番了，我的弓箭呢？”

二嫂道：“在床底下。”

她举手一扇，数尺外的灯火，应手而灭。

房内骤然黑暗之后，老五并没有马上出来。

在对面屋顶上，林秋波看见老五没有出来，不禁眉头皱起，忖道：“这些人行径如此诡邪，礼教荡然，可知必定不是正当门派。同时又晓得秦三错是阴阳谷之人，而居然还敢招惹，可见得这一路人马，在武林中的地位力量，并不弱于阴阳谷。再证以他们都擅长潜踪隐迹之术，大概就是与阴阳谷齐名的幽冥洞府之人……”

原来她跃走之时，虽然是离开此宅，一直翻出六七座屋宇。但她的目的仍是这处地方，只不过绕个大圈，才回到那儿。

她的轻功举世无匹，霎时已绕了回去，恰好看见尉迟旭在屋上奔行的身影，她立即放弃搜索此宅别处之举，而跟他前往。

当尉迟旭推门入房之时，她已无声无息地落在另一扇窗下。

然后房内的一切情形，以及他们的对话，她都完全目睹耳闻。

直到尉迟旭离开时，她早一步飞身跃到三丈外的屋顶，匿伏观看。

尉迟旭当真是走入内一间房屋，林秋波等了一阵，但见房内灯光熄灭，而老五却没有出来，不同而知他在房内逗留，是为的什么缘故了。

林秋波出道时间甚久，阅历极丰。

对于人间的丑恶邪行，已看了甚多。

因此，她从这个老五与老二尉迟旭的妻子，居然在这等时机之下，还敢私通寻欢之举，推测得出这一群，平时一定已经很乱。否则尉迟旭前脚才走，他们岂敢后脚就熄灯寻欢？

在这等邪派中，男女关系，向来是乱糟糟，而又最易惹起仇杀的困素。

林秋波忖道：“老五与他二嫂如此大胆，可能是他们两个加起来的力
量，强过老二尉迟旭。是以若然尉迟旭捉奸的话，他们将会联手杀死尉迟
旭……”

她摇头慨叹一声，施展轻功，向后进房屋扑去。

她原先曾经绕行过此处，只以这时忽然看见有一个房间，透出灯光，
便迅即纵去，掩到近处。

这是因为早先她经行之时，这一进的房舍，没有一间是点上灯火的。

她小心翼翼地潜行近去，从窗隙望入，果然不出所料，房内一共有两
个人。其一是老二尉迟旭，浓黑似刀的眉毛，以及血红的面庞，似乎透出阵
阵杀气。

另一个人坐在一张靠背椅上，手足都没有锁扣捆绑，又显然行动自如，
神智清醒。这人正是风度不俗的秦三错。

他没有逃走的打算，可见得他一定受到某种禁制。

林秋波心中大为震惊，忖道：“秦三错明明已被我独门手法，点住了穴
道。但这刻穴道禁制已解开，这些人居然懂得我南海独门点穴手法，真是教
人难以置信……”

秦三错满不在乎地与尉迟旭对瞧，嘴角泛起傲慢的冷尉迟旭道：“你自
知必无生还希望，所以故意装出倨傲之态。假如我落在你们阴阳谷之人手中，
一定也像你这种态度……”

秦三错道：“若然我非死不可，你还罗嗦个什么劲？”

尉迟旭道：“假如我告诉你，你不一定会死，你信也不信？”

秦三错仰天一晒，道：“我阴阳谷与你幽冥洞府，虽是天下两大奇门异
派，但多少年来，仇恨越结越深，咱们大家肚中有数，何必说这等无聊的话？”

尉迟旭道：“但咱们两派，表面上仍然没有什么，甚至偶然还联手对付
一些强敌。因此，你不要固执成见，也许我须要你的合作。”

第十六章

秦三错道：“你需要我的口供才是真的，你想知道，我阴阳谷对你们近
来的行动，探知了多少……”

尉迟旭道：“从你的口气听来，似乎已知道了不少，对不对？”

秦三错道：“这个问题，你自家设法打听吧，恕我不能奉告。”

尉迟旭眼中射出杀机，冷冷的道：“秦三错，你若是再不起据做态度，
我马上叫你感到后悔！”

林秋波一瞧这家伙不是说着玩的，芳心一震，深深吸一口气，便要冲
入去抢救。

但尉迟旭忽然一怔，态度大变，道：“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秦三错冷冷道：“我没有兴趣。”

尉迟旭哪里是突然想起什么，其实他乃是听见林秋波吸气的声音，不
禁一怔，但他何等老奸巨猾，马上随机应变，装作是想起一件事，以掩饰自
己的失态。

林秋波本来一直闭住呼吸，因为她深知对方，擅长视听之术。旁人听不见的声响，例如呼吸等，他都能听到。

所以她一直不敢呼吸，直到刚才打算出手，这才呼气运功，然而这一点声响，马上就泄露了事机。

尉迟旭道：“据我所知，你阴阳谷自从三年前掌门人去世之后，迄今还没有人继任。”

秦三错道：“这事不是秘密，尤其你们幽冥洞府，千方百计探听之下，得知此事，更不足为奇。”

尉迟旭道：“说老实话，我们费了不少心血气力，才打听出这个消息。”

秦三错道：“你提起这件事，有何用意？”

尉迟旭自家并不知有什么用意，因为他的本意，只是掩饰刚才的失态，所以便得说出一件够份量的秘密，好使外面的敌人，既不生疑，亦有兴趣窃听下去。

这样，他才有机会可以设法对付来敌。

他仍是诡计百出之人，这时随口道：“当然有用意啦！但你不要着急，且听我道来……”

他说话之时，已筹出对敌之计，当下又道：“这是一大秘密，我连我自己也或者相信不过，因此，我便得小心一点……”

他走到门边，作出查听之状，接着走向窗户。

林秋波连忙俯低身子，以免被他发现自己的目光。

尉迟旭迅即从怀中取出一些物事，洒在地上。

林秋波已缩低头，是以没有看见尉迟旭这个动作。

而尉迟旭也马上走回秦三错那边，道：“秦三错，我这个秘密说出来，你可不要后悔。”

秦三错沉吟了一下，才道：“我为什么要后悔？”

他之所以沉吟，并非为了对方的话，而是为了对方的行动，感到奇怪，是以寻思其中的蹊跷。

尉迟旭道：“因为我若然告诉了你，你就别无选择，不是顺从我，就是死亡！”

秦三错道：“算啦！难道我现在可选择不成？你刚才已准备出手杀死我，有没有这回事？”

尉迟旭道：“既然如此，我便将这个秘密告诉你。”

“他举步向门口走去，秦三错道：“你干什么。”

尉迟旭道：“我拿一宗物事给你看，这件证物不拿出来，你不会相信我的话。”

秦三错道：“原来如此，你最好快走……”

尉迟旭哼一声，走到门外。

秦三错迅即转眼，望向另一边的窗户，刚才尉迟旭就在这面窗户下，撒了一些物事在地上。

不过这刻望去，地上似乎没有什么可疑之事。

然而秦三错晓得尉迟旭的动作，决计不是虚张声势。

因为从他先走到门边，再转向窗下，才撒物件的动作推断，无疑是窗外有人窥伺，他特地先到门口，表演出动作，给窗外之人看见，然后转到窗边，外面的人，要是赶紧忍气闭目，以免泄露形迹。

而尉迟旭就是在这一刹间，撒出物件在窗下。

单单是从这用心推测，已可证明窗外既有人窥伺，而他也是施展毒手，设下埋伏。

再从他借口去取拿证物，离开此处的情形看来，他分明是与那人以可乘之机，诱他入室救人。

秦三错的念头转动得很快，迅即明了对方的用心，当下冷笑一声。

他不知道窗外是什么人，可能是刚才一直穷追的林秋波，也可能是别的人马。

若然是林秋波，他自然求之不得，但他认为这个希望相当渺茫。只不过他在此地，除了林秋波有点关系，也有资格来营救他之外，已没有别的人了，故此他乃是情不自禁的想到了她。

若是别的人马，则仍可断言是“幽冥洞府”之人，因为也深知这一门派之人，正如他“阴阳谷”差不多，个个私心自用，由于利害冲突而有许多矛盾。所以假如来人是尉迟旭的师兄弟，又假如来人居然出手营救他，也不是不可理解之事。

他道：“窗外是哪一位？”

但见窗门忽然打开一半，露出林秋波端庄俏丽的情影。

她微微含笑，道：“是我。”

秦三错猛吃一惊，急忙道：“别进来。”

林秋波怔一下，道：“为什么？”

秦三错道：“快走，人家早已发现你了，地上布有暗器，等你中伏。”

林秋波转眼向地上望去，外面的门边传来尉迟旭的声音，道：“秦三错说得不错，房内设下陷阱，正等这位姑娘自投罗网……”

他说话之间，距林秋波大约两丈许。因此他此举无疑是打草惊蛇。

林秋波以绝世轻功，独步武林。她如是立即逃走，尉迟旭除非插上翅膀，否则绝对不可能追得上她。

秦三错一看林秋波仍然站在原地，既没有逃走，也不进房，心中不禁讶然。

只听尉迟旭又道：“秦兄目力，锐利过人，居然看破了本人心意，本人深感佩服。”

他一边说，一边走入房内，动作甚是从容，好像等朋友谈笑一般。

林秋波仍然没有动作，秦三错望着她俏丽的面靥，一面转念忖道：“林秋波乃是著名的高手，也许她决意与尉迟旭等人，见个真章，是以不肯逃走。可是她武功虽强，无奈人单势孤，兼且幽冥洞府这一派之人，花样甚多，行事不按江湖规矩。她若是要求公公道道的比划较量，直是自投罗网……”

因为这么一想，他可就忍耐不住了，大声道：“林姑娘，你快离开，我这儿的事，不用你管。”

林秋波没有回答，目光也仍然俯视地面。

尉迟旭味嘻笑道：“她已来不及退出一场是非中了。林姑娘，我说得对不对？”

林秋波仍然没有作声，秦三错一瞧，敢情已发生了问题，心头大为震动。

尉迟旭走到窗边，伸手在林秋波的玉颊上摸了一下，又笑道：“好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你自家送上门来，我尉迟旭可不能错过这机会……”

他接着伸出双手，托住林秋波双肋，毫不费力就将她整个人搬入房内。他随手一点，戳在林秋波腰间穴道上。然后抱着她整个娇躯，走向床铺。

秦三错怒声道：“尉迟旭，你著敢对她无礼，我秦三错定要把你碎尸万段，才泄心中之恨！”

尉迟旭将林秋波放在床上，回头冷笑道：“你发什么狠，哼！哼！你自家是泥菩萨过江了，还管别人闲事……”

秦三错一点办法都没有，空自恨得咬牙切齿，发出咯勒咯勒的声音。

尉迟旭又道：“奇怪？这等男女欢好之事，在你我看来，甚是平常，你何必这么看不开呢？”

他一面说，一面取出一个小瓶，倒一点药末，抹在林秋波鼻孔中。

林秋波打个喷嚏，顿时全身发软，已不像刚才那样僵硬，同时也能转动眼珠，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但却浑身一点气力都没有，这自然是穴道受制之故。

尉迟旭在她脸上轻摸一把，道：“我们刚才的说话，你当然完全听见了，怎么样，你可有反对之意没有？”

林秋波哼一声，道：“尉迟旭，我南海门也不是好惹的，你别忘记了。”

尉迟旭道：“就算是天大的事，以后再算。我岂能放过像你这么标致的女人？”

他说着说着，那双像刀一般的双眉，以及血红的面膛上，隐隐泛起了情欲的光芒。

林秋波以女性特有的直觉，已知道这个男人，一定不会把她放过，而且是马上就会动手，不论她说什么，亦是无用。因此，她已绝望地叹一口气，移转目光，向秦三错望去。

她虽然没有一点做作，可是这一声幽叹，与那绝望的眼光，却形成一种幽怨凄艳口气，至为感人。

秦三错心头大震，厉声道：“尉迟旭，你若是饶了她，本人愿意答应你任何条件。”

尉迟旭发出邪恶的笑声，道：“别急，用不着大惊小怪，我不会在这儿动她的，不过，我倒想当着你的面，剥光她身上的衣服……”

林秋波恨声道：“你为何要这样？”

尉迟旭道：“当然有道理！我这对眼睛，已经看过不知多少女人，大有经验。是以一望之下，已看得出你身体上半身的一部份，完全是货真价实的……”

秦三错听到这里，禁不住向床上的林秋波，望了一眼，当然他看的是她身体上的曲线。

他只是发现林秋波果然极富魅力，十分动人，就越发忿怒起来，不禁骂了一声：“下流坯子！”

只听尉迟旭继续向林秋波道：“你不但曲线好，本钱足，而且皮肤白嫩，甚是难得，再加上你练过武功，肌肤的弹性特强，因是之故，你若是去掉衣服，也将是人间罕见的奇景，男人没有能不动心的。”

林秋波道：“就算真是如此，但与秦三错有何关系？”

尉迟旭道：“当然有关系，他见过之后，自是毕生难忘。同时，又想到我已占‘头筹了’叫他如何能不痛心？”

林秋波这才明白，敢情此人说了半天，理由不外是要折磨他们。

秦三错迟缓的站起身来，向尉迟旭走过来。

他的动作中，已显示出失去动力，能够行动，已经不易。

尉迟旭不理他，遂伸手去解林秋波的衣服。

他一下子就扯开了林秋波的外衣，接着解开里衣的钮扣，马上露出一段雪白的玉肤，以及素色的胸衣。

秦三错冲过去，可是事实上，他只不过加快了一点而已。

尉迟旭右脚一起，向后踢出。

这一脚踢中了秦三错的腿骨，秦三错闷哼一声，摔开四五步。

尉迟旭才回过头，冷冷道：“秦三错，你想先受点活罪，是也不是？”

秦三错挣扎站起，可是他已面红气喘，显然已经没有气力。

他忍住澈骨奇疼，道：“尉迟旭，咱们不能谈一谈条件？”

尉迟旭突然凝目寻思，过了一阵，才道：“有什么条件好谈？”

秦三错道：“你幽冥洞府多少年来，都想得到我阴阳谷的练气化精术，对不对？”

尉迟旭道：“不错。”

秦三错道：“这就是条件。”

尉迟旭道：“恐怕还不够吧？”

秦三错道：“你得了此术，再加你本门功夫，功力可以增加一倍，足以纵横天下，全无敌手，这等条件还说不够？”

林秋波心中忖道：“假如尉迟旭这等恶人，成为天下无双的高手，岂不是人间一大祸害？”

尉迟旭沉吟道：“听起来相当吸引人，但我怎知你传法之时，有没有欺瞒变化，反来害我？”

秦三错道：“若然这练气化精之后，对你有用，你一听便知，岂能瞒得过你？”

尉迟旭道：“这话甚是……”

林秋波下了决心，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可让尉迟旭成为无敌的高手。

她厉声道：“秦三错，不可传他此法！”

秦三错一怔道：“但……但你……”

林秋波凛然道：“我有什么打紧，但若此人功力激增，日后不知有多少人，死在他手中。因此你决计不可传法与他。”

秦三错见她说得大义凛然，句句出自衷诚，并无丝毫虚假，不禁肃然起敬。

但他不是讲究利害得失，乃是十分现实之人，因此他肃然起敬是一回事，衡诸条件又是另一回事。

他道：“你别管啦！我决不能坐视你被这厮污辱……”

林秋波道：“我的区区微躯，比起千百条人命，算得什么？”

尉迟旭突然冷笑道：“你们不要争辩，反正我已有了决定。”

秦三错道：“你怎么说？”

尉迟旭道：“你开的条件，以后再谈。”

秦三错道：“以后还有什么好谈？”

尉迟旭道：“你的性命不值钱，但加上她的，就不同了。”

秦三错道：“假如你动过她……”

尉迟旭道：“动过她又怎样？她又不会死！”

他走过去，一把抓住秦三错，将他推回椅上，另以手法，使他不能行动，也不能开口说话。

这个恶魔似的人，将秦三错的椅子转动一下，使他看不见床铺。

由于秦三错这回已失去行动之能，故此只能用耳朵听，而没有法子回头去看。

尉迟旭走到床边，俯身伸手，继续去解开林秋波的衣服。

他面上露出邪恶的笑容，林秋波恨得闭上眼睛，可是对方的手，在她身上解衣的动作，仍然感觉得到。

要知林秋波自小便投入“南海”，不但修习上乘武功，而且亦同时修道，只不过这一派是讲修行，对外也没有以出家自居，无论服饰素行，以至起居饮食，俱与常人无殊。

在南海门中，亦有婚姻之事，不过为数极少，且亦可算得是都不出嫁的。

所以林秋波如今虽已年近三旬，但一直守身如玉，心如止水，加上她南海门独门心法使人看起来，年轻貌美，更不似是出家修道之人。

怎知现在遭受到尉迟旭的侮辱，可以说是作梦也想不到之事。

因为她一则武功高强，足有自卫能力。

二则她出道多年，江湖经验，极为丰富，许多诡异奇怪的陷阱，对她根本使不出来，老早就被她看破。

她一想到自己守身多年，潜心同道，而结果此身却不免毁于一个恶魔般的男人手中，痛心的程度，可想而知了。

林秋波身上的衣服，已解开大半，可是突然间尉迟旭停手不动。

林秋波起初还不觉得有异，但过了片刻，尉迟旭仍然没有动弹。

她可就转过头来，放眼望去。

只是尉迟旭转头向外望去，从他的表情上，显然有一个什么人，站在门口，使他感到十分意外。

林秋波想来想去，都猜不出来人是谁。

以她所知，这座宅第之内，除了尉迟旭之外，尚有两人，一是尉迟旭的妻子黄红，另一个就是他的师弟老五，亦即是那曾以劲箭，阻挠过林秋波追赶之人，当然其他已就寝的下人不算在内。

然而林秋波十分清楚，尉迟旭的妻子黄红，正与老五偷情，云雨方兴，以上两人，相信他们不致于已经幽欢完事。

那么这个站在门口，又能使尉迟旭大为惊愕之人会是谁呢？

这个谜不久就得到解答，只听房门口传来一阵女子的笑声。

林秋波一听而知，那是黄红的口音，不禁一愣，忖道：“她就算幽欢已毕，也不该如此毫不在意地对尉迟旭的啊！”

要知道黄红既然不守妇道，岂能如此过责丈夫，况且同是做出苟合淫邪之事，并不认为这是绝对不可宽恕的罪恶。

若是妻子与人私通，则除了少数例外的男人之外，一般做丈夫的，必定不能忍受，没有挽回的余地。

由于这一观点上的差异，黄红本身既是犯了大罪，却敢马上来管丈夫的好情，还使出这种不留余地的激烈手段，岂不是迫得尉迟旭定要闹翻不可？

只听黄红道：“老色鬼，你想干什么？”

她的口气冰冷，还透露出一般怒气。

尉迟旭发出好邪的笑声，道：“啊呀！娘子千万别误会，我这是另有作用的。”

黄红跨入房间，把房门砰地作响。

她走近来，道：“有什么作用？”

尉迟旭道：“这个女子，身上似是带着一种极厉害的暗器，所以我特地检查一下。”

黄红走到床边，尉迟旭迅即扫视了床上衣服不整，肌肤半露的美女一眼，遗憾地退开几步。

他的解释，一听而知乃是信口胡诌。

黄红道：“哼！我从未听说南海门之人，携带什么厉害暗器。”

她打量林秋波一眼，碰到了她的目光，黄红点点头，道：“你就是誉满武林的林秋波了，对不对？”

林秋波道：“是的。”

黄红道：“你当然也知道我是谁了……”

林秋波道：“你是尉迟旭夫人。”

黄红道：“凭良心说，以你的姿色，以及这股清幽高雅的风度，实在怪不得那些凡夫俗子们，想加以攀折呢！”

林秋波道：“每个女人的气质风度，都不相同。如果贪得不已，非得天下大乱不可了。”

黄红道：“这话也不无道理。”

她转向尉迟旭望去，缓缓道：“秦三错已愿意拿‘练气化精’之术，与你交换林秋波，但你却放弃这机会，我瞧你真是色欲迷昏了脑袋啦！”

尉迟旭道：“唉！阴阳谷的人，咱们已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如何可信？”

黄红道：“等他毁诺背信之时，才对付林秋波也不迟呀！”

尉迟旭道：“你爱怎样都行，我没有意见。”

黄红伸手替林秋波整好衣服，一面道：“你如果与我们合作，便可以免去失贞的劫难。”

林秋波道：“为了正义公理，我可以连生命也放弃，何况贞节。”

黄红笑一笑，道：“你不要夸口……”

林秋波凛然道：“这是我衷心之言，并非夸口。”

黄红道：“我并不是说你不能为正义公理而牺牲生命，而是你不易碰上这等泾渭分明的情况。例如这练气化精之术，虽然落在我幽冥洞府之人手中，可以迅即增强功力，但到底会不会危害到天下之人？尚是未知之数。因此你便得慎重考虑，不必轻易付出生命的代价。况且即使你能阻止秦三错，但阴阳谷中，还有不少人懂得此术，我们不能向别人下手么？”

她分析事情，透辟入微，显示她智力极高，可能凌驾于尉迟旭之上。

林秋波吃惊地忖道：“起先我见她与那个老五，任得尉迟旭摆布，以为尉迟旭乃是首领，但现在这等情况，却又可知她能够操纵尉迟旭，难道她才是首领？那么她与老五的淫行，又作何解说？”

要知“权力”之为物，心理因素太子物质成份，例如甲拿刀抵着乙胸口，命令他做你的事，乙都不得不听。这种权力，当然是纯物质的。

可是等到后来，甲不要用刀抵住乙，也能命令他做事，进而可以命令

丙和丁等人，这时丙和丁是因为甲用刀子，是以不敢不听，因此在丙了两人说来，是他们的心理因素，做成甲的权力。

当然这是最简单的例子而已，在事实上，权力有许多种，形成较多条件，也十分复杂。

现下林秋波迷惑的，便是黄红的权力从何而来？假如她不是犯有淫行，则能驾驭尉迟旭，并非难事。然而她既然不贞，此事又是做丈夫最忌讳之事，尉迟旭除非不知，如是知道，岂能还让她拥有支配的权力？

林秋波虽智慧过人，阅历甚丰，可是遇上这种古怪门派的人，不禁兴起了无法捉摸之感。

黄红离开林秋波，走到秦三错身边，伸出玉手，在他背上连拍三记。

秦三错哼一声，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她道：“秦兄，你一定已听见我们的说话啦！”

秦三错道：“听见啦！”

黄红道：“你可有什么意见？”

秦三错道：“假如林姑娘决定不惜一死，不许我把练气化精之法，告诉你们，我就决计不说……”

黄红道：“你这样做了，有何用处？”

秦三错仰天一笑，道：“如何没有用处？我阴阳谷中，除了我之外，便只有一个人懂得。此人是谁，我不要说，反正他一辈子也不出门一步，因此，如果我决定不传此法，你们休想从别人身上弄到。”

黄红道：“原来如此，老实说，这就有点棘手了。”

尉迟旭道：“我出去瞧瞧，林秋波如此嘴硬，说不定有援兵……”

黄红道：“算啦！我早就叫老五小心巡逻了。”

林秋波决定试探一下，瞧瞧在这一伙人中，谁是真正的首领。

当下道：“尉迟夫人，恕我说句老实话，那便是你的任何允诺，我都不敢相信。”

黄红道：“你的意思是说，假如我们谈条件的话，我所答允的条件，你不敢相信，是也不是？”

林秋波道：“是的。”

黄红道：“为什么？”

林秋波道：“因为你与老五的事，很快就会被尉迟旭晓得。”

黄红眉头一皱，道：“你扯到什么地方去了？”

林秋波道：“我认为此事关系重大。”

尉迟旭冷冷道：“你究竟在说什么？”

林秋波心中暗喜，忖道：“如是他忍不下这口气，那就有得瞧了。”

她故意不作声，等黄红说话。

同时之间，她暗暗运聚功力，看能不能自行打通穴道。

秦三错也是十分狡黠多谋之人，一听这对夫妇之间，似是发生问题，而那个老五又在外面的巡逻。这样，假如他们失和动手，便有机可乘了。

因此他急于运功聚力，企图打通穴道。

黄红道：“你认为她在说什么？”

她的话自然是对尉迟旭说的。

徐少龙道：“她说你和老五，当然是她曾经看见了什么。”

黄红道：“你不访问问她，曾经看见了什么？”

尉迟旭冷冷哼一声，道：“你说老五在外面巡逻，是也不是？”

黄红道：“不错。”

尉迟旭道：“照林秋波的口气说法，似乎是指你与老五，有了暧昧不轨之事。”

黄红媚笑一下，道：“她的话，你相信么？”

尉迟旭道：“若是半年前，我决计不信，但现在可说不定了。”

黄红道：“你意思说我练成了神女功之后，就靠不住了么？”

尉迟旭道：“不错。”

黄红道：“这要如何才能证明我的清白呢？”

尉迟旭道：“此事何难之有……”

他说得好像很有把握似的，不但秦三错和林秋波都觉得很奇怪，连黄红也露出讶疑之色。

尉迟旭道：“我叫老五来，问一问就晓得啦！”

黄红道：“你说什么？”

尉迟旭道：“我说问问老五就知道啦！”

黄红道：“岂有此理。”

秦三错突然问道：“老五是不是白骨箭黎平？”

尉迟旭道：“是的。”

秦三错道：“他是哪儿人氏？”

尉迟旭大为惊讶，道：“是贵州人氏，你问这个干什么？”

秦三错道：“我瞧瞧他何以肯老实告诉你？”

尉迟旭道：“现在瞧出来了没有？”

秦三错道：“老实说，没有。”

尉迟旭道：“如果你问得出来，我才觉得奇怪呢！”

黄红道：“我去叫他来。”

尉迟旭道：“等一等……”

他泛起诡异的笑容，道：“你去叫他的话，我的戏法就拆穿啦！”

黄红道：“好，你自己去叫。”

尉迟旭大步出门，过了好一阵，才带着老五黎平一同回来。

这两个男人入房，登时气氛紧张起来。

黄红坐在床边，一言不发。

尉迟旭道：“老五，看着我的眼睛。”

老五转眼望去，突然一怔。

原来尉迟旭的双眼，射出奇异的光芒。

老五并没有躲开，只是奇怪地瞧看。

转瞬之间，他的表情完全变了，显然尉迟旭的目光。

具有一种神秘的魔力。

旁边的人如秦三错、林秋波以及黄红，都是阅历丰富，见闻广博之人。

因此他们一望而知敢情那老五黎平，乃是被尉迟旭的奇异目光迷住了。换言之，尉迟旭乃是施展一种控制心灵之术，使黎平陷入失去理智意识之境。

这就无怪尉迟旭胆敢夸称，他可以轻易的问出真相。

原来他是运用这种制驭心神术，使黎平老老实实的回答他的问题。

自然若是黎平有过不轨之事，是尉迟旭不能忍受的话，尉迟旭便可乘此机会，举手间击毙了黎平。

秦三错在这紧要关头，偷觑了林秋波一眼，但见她微微含笑，显然甚有把握，当下暗暗放心和欢喜。

他迅快忖道：“假如黎平和黄红有过私通之事，而尉迟旭又不愿戴绿头巾的话，势必出手击毙黎平。此时黄红为了自家性命，当然会出手攻击尉迟旭。只要他们一旦火拼，就是我们逃生的机会了……”

不过他也知道这个机会不容易利用，因为他与林秋波，都是穴道受制。若是平常门派的点穴手法，他们不难攻破禁制，恢复如常。但尉迟旭乃是幽冥洞府的高手，这一派的独门点穴手法，自然极难破解。

秦三错一念及此，赶紧摄神定虑，全力聚功运气，希望能攻破穴道的禁制。

尉迟旭对被俘的两人，一点也不加提防，双目炯炯发出奇光，凝集在白骨箭黎平的面上。

过了一阵，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这才开口道：“老五，我拍一下手掌，你就跪下来叩一个头。然后站起身，打自己一个嘴巴。”

黄红大为惊讶，全然不明白他为何发出如此古怪的命令”但她从黎平呆滞的表情，以及尉迟旭极为有力和自信的声音中，可打心眼里相信黎平一定遵从他的命令。

尉迟旭又清晰有力地重复了一次命令，他是特地让对方听个清楚，这才举起双手，互击一下。

掌声“啪”地响起，但见黎平马上外通一声跪了下地，重重的叩一个头。

他接着站起身，举起右手，结结实实的打了自己一个大嘴巴，清脆的响声，在房间中回荡了一阵。

尉迟旭忽然回转头，阴险的眼中，射出冰冷的光芒，注视着黄红。

黄红毫不畏惧，冷冷道：“我不会像黎平一样，被你制住心神的。”

尉迟旭哼了一声，道：“谁要制你心神，我只是要告诉你，我要向老五问话啦！”

黄红道：“你尽管问他。”

她毫无怯意，一副理直气壮，毫无惧意的样子，教人不得不认为她并没有做出任何不轨的行为。

尉迟旭道：“你可知道，如果他供出于你不利之言，将会有什么结局？”

黄红道：“我知道。”

尉迟旭道：“那是什么结局？”

黄红道：“我大概须得马上横尸当场，对不对？”

尉迟旭嘲声道：“对了对了，但这不过是我的希望而已，以你目下的一向功力造诣，与我拼起来，只怕我未必赢得你。”

黄红道：“在这一刻以前，我都是这样想的。但现在情况又不同了，你我如是动手，我一定当场被杀不可。”

尉迟旭感到难以置信地道：“这话可就奇了，莫非你因为心中含愧，是以无法与我放手一拼么？”

黄红道：“见你的鬼，谁心中含愧了？我是见你精通这禁制心神之术，这些年来，你居然不曾露过一点口风，可见得你是城府极深之人。”

尉迟旭嘿嘿冷笑，道：“我当然是个有心计之人，难道我曾经装出是个愚笨之人么？”

黄红道：“那倒没有，但你城府之深，却远出乎我意料之外。

因此，我猜想你一定练有一招厉害杀手，乃是专门来对付我的。”

尉迟旭一时答不上话，显然他这个妖艳的妻子，果然猜对了。

黄红淡淡的笑了一下，才又道：“假如我还当你是以前我习知的武功造诣，冒冒失失的出手，当然会被你一举击杀。”

尉迟旭道：“你真是聪明得很。”

黄红道：“过奖过奖，假如我愚蠢的话，你以前也不会把许多事情交给我作主了。”

尉迟旭道：“你如果心中无愧，那么你就站到对面墙角去，别站在我后面。”

黄红道：“这又有何不可？”

她回头之后，果然走到对面的墙角。

尉迟旭的目光回到那个眼神散乱的黎平面上，以沉着有力的声音，说道：“黎平，你与你二嫂，刚才可发生了肉体关系？”

他的口气中，充满了权威力量，即使是心神正常之人，也泛起须得服从而非答复不可。

黎平道：“没有。”

他的回答，不但尉迟旭大讶，连林秋波也觉得不可思议，不禁睁大双眼。

尉迟旭沉默了一下，才道：“你心里想不想占有二嫂的身体？”

黎平道：“想。”

他目下仍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中，当然句句说的，皆是实话。

尉迟旭似是早就晓得他会有这个回答，所以毫不惊他又问道：“那么你告诉我，你自从二嫂到洞府来之后，可曾占有过她？”

黎平道：“没有。”

他答得十分干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会引起含混不清的误解。

尉迟旭皱皱眉头，又问道：“刚才你与二嫂，在床上呆了好久，才出去巡逻，是也不是？”

黎平道：“是的。”

尉迟旭紧紧盯问，道：“那么你们躺在床上，干什么事情？”

黎平道：“她让我抚摸，搂抱和吻她。”

尉迟旭道：“但你没有进一步动她么？”

黎平道：“没有。”

尉迟旭道：“为什么？”

黎平道：“因为她不允许。”

尉迟旭道：“她对你说了什么？”

黎平道：“二嫂言道，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以后有机会之时……”

尉迟旭似是抓到把柄，急急道：“以后有机会时，便怎么？”

黎平道：“她道，以后如若碰上没有旁人在侧的机会，我可以随时亲她摸她，但仍然不许超过这个限度……”

换了正常之人，听得自家妻子，如此让别的男人可以随意押玩于她，一定仍旧怒火冲天，难以罢休。

但尉迟旭却似乎不认为值得动怒，他只是为了黎平居然没有占有黄红的

肉体之事，觉得十分意外。

他沉吟一下，道：“这真是有点奇怪了……”

黄红纵声而笑，道：“瞧，我还对得起你吧？你不要忘了，我与他亲热，原是你的意思啊！”

尉迟旭那两道墨黑如刀的眉毛，紧紧皱锁在一起。

他寻思了一阵，才道：“老五，你们留在床上不走之故，她可曾说出道理？”

黎平道：“有的，她认为你走得太快，十分可疑，所以故意要我多留一阵。”

讯问至此，所得的结果是尉迟旭一败涂地。

从尉迟旭事后的行动看来，他分明是巧施连环计，一方面引诱假想中的敌人，入他罗网。另一方面，他又设下陷阱，使黎平与黄红有机会做出不可告人的勾当，然后加以诛杀。

他的用心，现在固然尚无法猜测，但当时黄红一定已感到有异，是以特地将计就计，故意诱他露出马脚。

黄红的心计似还高一着，因为她除非将计就计，便没有法子测透尉迟旭是否设下陷阱的用意。

如今尉迟旭已经露出马脚，而黄红根本清清白白，使他无法入她以罪。

黄红发出得意的笑声，款款举步，走过来。

尉迟旭道：“你想干什么？”

黄红笑声一歇，面寒如水，道：“我想剥你的皮，吃你的肉。”

尉迟旭这时反而不慌不忙地道：“你别胡闹，这是本门规矩，你不知道？”

黄红道：“胡说八道，本门几时有这等臭规矩？”

尉迟旭道：“我若是说谎，也骗不了你多久，你回去问问火箭，就知道真假了。”

黄红道：“问那个老色鬼么？哼！我才不问他，你们都是一鼻孔出气的。”

尉迟旭道：“你怎么这样不敬火箭呢？”

黄红道：“他还不是跟老五样，老是动我的念头，哼！这几年来，我哪一天不被他动手动脚的。”

尉迟旭道：“这倒是想不到之事。你为何从没有向我提起？”

黄红道：“我敢说么？若是以前说了，我老早就变成枯骨一堆了。”

尉迟旭耸耸肩，道：“老实说，你的话也有道理，这也是没有办法之事。”

他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又道：“现在你通过了这一道考验大关，你就有资格修习本派的不传心法了。”

黄红感到意外地哦了一声，道：“我以前所学的武功，都不是本门心法么？”

尉迟旭道：“那也不是，你修习的虽是本门武功，但却不是最上乘的心法。”

此时秦三错和林秋波都听出一点苗头，敢情这“幽冥洞府”，规矩特别，而他们在对人与人之间的一些观念；也与俗世不同。

例如他们师兄弟之间，伦常礼防观念十分淡薄，不但做师弟的，可以垂涎师嫂，连作大师兄之人，也十分不规矩，向黄红动手动脚。

此外，正如尉迟旭所表现的，他对师兄弟们和他妻子亲嘴抚摸的行为，并不感到忿怒，但却不许黄红有献身失贞的行为。

还有就是从这些行为与观念中，亦可看出“权力”的重要，握有大权之人，例如尉迟旭的大师兄，虽然动手调戏黄红，但黄红竟不敢向丈夫透露，否则便有杀身之危，连尉迟旭也救她不得。

这等奇怪行径的门派，当然会做出不合人情的事情来。

黄红瞧瞧床上的林秋波，道：“哼！你以为我与老五正在温存，是以毫无忌惮的想尉迟旭道：“得啦！你别生气了，我向你赔罪好不好？”

黄红道：“赔不赔罪倒没有什么关系，我只问你一声，你打算如何处置他们？”

尉迟旭沉吟一下，道：“咱们外面说。”

两人先后走出门外，秦三错向林秋波望去，两人目光相触。

秦三错不觉一怔，低低问道：“你眼波中显得如此平静宁恬，难道你一点不害怕么？”

林秋波道：“你感到害怕么？”

秦三错傲气一发，欲待不承认。可是忽然记起现下的困境，这可不是说说大话，就可以脱身的，登时大为泄气道：“是的。”

林秋波道：“我是修道之人，对于这等劫难，心中早已有了准备，也从不意存侥幸，所以比较能沉得住气而已。倒也不是完全不怕。”

这时外面传来“啪”的一声，原来黄红掴了尉迟旭一巴掌，她怒声道：“什么？你竟敢打算让你占有休秋波？却叫我随便找任何男人？你可知自己说什么话么？”

房内的林秋波与秦三错，听了这话，对望之时，眼光中都透出宽慰之色。

要知只要这个女人从中作梗的话，尉迟旭决计无法得遂奸淫之志。

在林秋波来说，她与其被辱之后，还不得活命，便不如保持清白而死。

秦三错则是基于“感情”上的理由，宁可自身与林秋波一齐死去，也不愿自己心中所爱恋的女人，受到别一个男人蹂躏。

他们当然也说不上“欢喜”或“安慰”，只不过在心灵上，减去一种疑惧而已。林秋波虽说是修道多年，早已有了坠劫受难的心理准备。可是当她得悉诸劫之中，这一种可以免除时，自然会略感宽慰。

门外声息杳然，秦林二人侧耳听了一阵，不觉奇怪起来。

秦三错双眉一皱，道：“他们在搅什么鬼？”

林秋波道：“好像是走开了。”

秦三错道：“如果你猜得不错，那就更令人不解啦！”

林秋波道：“为什么呢？”

秦三错道：“请问尉迟旭在这等情形之下，用什么方法使黄红跟他走开呢？”

林秋波道：“这诚然是不易释解之谜，可是若果要走开的是黄红，就不算奇怪了。”

秦三错道：“就算是她的主意，但如是不怀好意，那尉迟旭会一言不发的跟去么？”

林秋波道：“你大概一向都独来独往，难得与人们接触。”

秦三错道：“纵是如此，与眼下之事有何相干？”

林秋波道：“假如你与人们接触得多，就晓得世上的夫妇关系和情况，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情形都有。尤其是嫉妒的妻子的行为，更是奇奇怪怪……”

她停歇一下，又道：“比方说，刚才黄红打了尉迟旭一巴掌之后，接着就拧住这个男人的耳朵，把他扯到别处去，这时她不必说话，尉迟旭不会叫嚷，是也不是？”

秦三错道：“你虽是言之成理，但终是有点勉强……”

林秋波道：“是的，这解释有点勉强……”

她闭上眼睛，以“内视”之法，体察自己各方面的情形。

接着睁眼道：“我怕已没有一点希望得以冲破穴道禁制了，你呢？”

秦三错道：“我也是。”

但他话声中，显然含有不十分确定的意思。

林秋波道：“你们阴阳谷与幽冥洞府，并称当世奇门异派中的两大门派，但一向罕得有人在江湖露面。”

秦三错道：“是的，不过就算有人出来走动，也大多行迹诡秘，等闲不易发现。”

林秋波道：“据我的观察，你们这两派，大概可以说得上旗鼓相当，而拿与当世各大门派比较的话，也全不逊色。只不知何故如此隐秘？我意思说你们也大可以广收门徒，就像别的门派一样，使得大凡武林之人，无不闻名仰慕，何必这般隐秘？”

秦三错道：“我们如果这样做，你们这些门派，岂能相容？”

林秋波道：“这样说来，你们这两派，所修习的武功之中，果然有些很残酷可怕的了？”

秦三错道：“有些功夫的确称得上残酷。不过你们最不能容忍的，恐怕还是我们的思想和态度。”

林秋波道：“那是怎么回事？”

秦三错道：“我们不管忠好正邪的那一套，也不把人命放在心上。只要能增长功力，什么事都可以做。如果在我们那儿说到‘行善积德’的话，必定被人笑掉了大牙。”

林秋波道：“行善积德有什么不好？”

秦三错想了一下，才道：“老实说，我这一辈子从未想到这些问题，所以你的问题实在不易回答。”

林秋波坚持道：“现在你回答我，行善积德有什么不好？”

秦三错道：“我想了一下，发觉这可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行不通而已。”

他又寻思了一下，才又接下去道：“我们的禁忌很多，如果有人犯了我们的禁忌，哪怕是无心之过，亦不宽恕。因此，我们很难谈得上行善积德，若是能够少杀几个人，已经不错了。”

林秋波道：“以你的看法，这种禁忌规矩是必要的么？”

秦三错道：“我不知道。”

林秋波又坚持道：“你想想看。”

秦三错道：“我等一入门就讲究这等禁忌，到后来已深印心中，自然而然的照着做，从来不必多想……”

林秋波道：“你现下反正没事，何妨想一想看？这等严规酷矩，于人无

益是不必说的了，有什么好处呢？你告诉我。”

秦三错有点烦恼地吁一口气，道：“你向来是这么固执的么？”

林秋波道：“我向来是很随和的。”

秦三错听了这话，反而高兴起来，心想：“原来她对我比较特别，不是跟别的人一样……”

当下认真寻思，过了半晌，才道：“我想这等禁忌，一定是有作用的。”

林秋波道：“什么作用？”

秦三错道：“照我看来，如果一个天性善良，胸怀仁慈，而又向往正义心理之人，就算尽窥我们的秘艺，也是学不成的。”

林秋波道：“这样说来，你们的奇功秘艺，在本质上，都含有邪恶之性了？”

秦三错道：“正是如此，同时为了保持我们森厉的气势，我们心中，不得存有丝毫仁慈之念，反过来说，越凶毒越好，由此推论，相信我们的神秘诡恶的行为，亦有助于我们的功力和气势，也不易被人窥测得透我们的底蕴，大概就是这样了。”

林秋波道：“原来如此，怪不得正邪门派，永远不能相容并立，我们从入门开始，讲究的是如何‘去心中之贼’，而你们却是唯恐心中之贼，不够邪毒。”

秦三错道：“这大概是没有法子改变之事，如若不然，我们的武功就能达到上乘境界。”

他说到这儿，把心一横，准备倾听林秋波的冗长说教。

他深知自己着想获得她的芳心，则必须在表面上装出愿意接受她的观点，至少也得表现出有“改邪归正”的倾向。

当然这等“说教”，他认为是很无聊可笑之事，是以他必须横下心肠，准备接受这种令人疲劳厌倦的罗嗦。

林秋波没有开腔，反而半目沉思。

秦三错望着她的面庞，以及那衣衫不整而曲线起伏的身体，突然间对尉迟旭的遭遇感到同情起来。

这种想法，当然是基于“男性”的立场而言，并不是真的很同情尉迟旭。

他暗自忖道：“面对如此佳丽，已经到口的肥肉却吞不下去，实在令人懊丧，怪不得他宁愿放弃妻子，也想获得林秋波了……”

秦三错胡思乱想了好一阵，忽然发现林秋波已瞪大双眼，向他注视。

林秋波不但向他注视，而且作了一个含有意义的表情。

秦三错起初吃了一惊，以为她看出了自己的心思，不觉有些不好意思。

但林秋波旋即再向他眨眼示意，秦三错这才松一口气，晓得她另有用意，不过她此举有什么用意，却不易猜测得出。

只听林秋波道：“我刚才想了一会，忽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

秦三错只好顺着她的口气道：“是么？你有什么想法？”

林秋波道：“你早先说过，你阴阳谷的‘练气化精’的秘功，对幽冥洞府很有帮助，是也不是？”

秦三错道：“是的，他们的人，如果得到这门秘功，顿时功力精进……”

林秋波道：“本来我认为这门秘功，不可给他们弄到手。但现在我想，恐怕这也是迟早之事而已。因此，假如这门功夫，可以换回我们两人的自由，

也不是不划算之事，你说对不秦三错道：“这本是我的提议啦！只要你不反对，我当然没有异议。”

林秋波道：“好，你让我与他们商谈条件，但他们最好快点来与我商谈，不然的话，我也许会变卦……”

他们又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要秋波道：“哼！他们还不来，我开始又感到刚才的想法，似乎不大对呢？”

秦三错衷心地吃惊道：“什么？你这么快就想变卦了么？”

林秋波的视线向门口望去，等了一下，见没有人出现，才道：“你认为外面有人没有？”

秦三错道：“好像没有，听不到什么声响。”

林秋波道：“假如你是他们，躲在外面，听了我们的对话之后，将有什么行动？”

秦三错道：“当然马上进来与你谈谈了，咱们说了半天，敢情是试试看外面有人没有，你可是这个意思？”

林秋波道：“是的。”

她望着门口，终于决定外面的确没有人窥伺窃听，便又道：“你可不可以将你的独门点穴手法，告诉我一点，例如要禁闭“手太阴经”上的诸穴道，如何下手？”

秦三错一想，就算把这个独门心法告诉她，亦不妨事。因为这点穴之道，除了“认穴”“对时”之外，还须讲究力道的轻重。因为她即使得知其法，但力道上如果控制得不准，不论过重或过轻，都难收效。

本来以林秋波这等高手，控制力道的轻重缓急，正是拿手之事，有时候讲究一剑劈落，只可将蚊蝇劈中而不许伤及那人的皮肤，这等拿捏尺寸及力道的火候，已达到毫发不爽的地步。

因此林秋波要学的话，任何独门点穴，也能马上学会。

至于秦三错的想法，却是因知林秋波自身的武功上颇有成就，故而纵然学去了别家的点穴手法，在紧急之时，反而不能应用。因为她已习惯她本门手法，到了紧要关头，总会使出本门心法。

他马上将诀窍告诉林秋波，说完之后，也不查问原因。

林秋波已再度瞑目沉思，没有说话。

过了许久，秦三错忽然发现天边已微露曙光了。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步履之声。

这阵步声越迫越近，到了门口之时，可就传入来男女笑嘲之声。

那女的娇滴滴地而又含有情倦意味的声音道：“哎哟！你这个人真是的。”

那男的发出咯咯笑声，跨入房内。

但见这两人乃是尉迟旭和黄红，都面带欢容，似乎他们之间的一切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

秦三错睁大双眼，望住他们，面上流露出诧异不释之色。

黄红薄嗔道：“你看什么呀？”

秦三错的目光转到尉迟旭面上，向他笑一下，道：“兄弟真是佩服之至。”

尉迟旭一时不明所以，道：“佩服什么？”

秦三错道：“你老哥对女人，真是有一套，实在耍得漂亮之极。”

尉迟旭这才明白，不禁做然一笑道：“这也算不了什么！”

林秋波道：“你不必客气了，刚才你们明明发生了严重问题，换作是兄弟，必定头痛万分，可是你们隔了这一阵，就恢复了恩爱缠绵，真是大大的了不起。”

尉迟旭心中十分受用，口中道：“唉！这算得什么呢！”

黄红轻移莲步，水蛇似的细腰，扭动之时，教人担心会忽然折断。

她走到秦三错面前，伸手抚摸他的面颊，道：“你是个聪明的男人。”

秦三错“哼”一声道：“不敢当，不敢当，区区碰到你们，简直成了废物了。”

黄红道：“别胡扯了，我且问你，你在这等情况之下，居然真能不畏惧了？”

秦三错斟酌了一下，才道：“假如我没有任何你们想得到之物，当然只有束手待毙，但既然不是如此，而你们与我之间，又没有三江四海之仇，难道会做出损人不利己之事么？”

黄红道：“这话倒是有理。”

尉迟旭道：“天都亮啦！阿红你要谈条件的话，现在就谈如何？”

秦三错听了这话，一瞧黄红那对媚眼，盯住自己，微微而笑，心中不禁一动，忖道：“她与我谈条件之时，那个老家伙会不会注意秋波呢？”

此念如电光般掠过心头，马上仰天冷笑一声，道：“谈条件么？我倒没有什么兴趣。”

他这话乃是故作惊人之论，以便吸引住黄红与尉迟旭这对夫妇的注意力，并非衷心之言，事实上他内心中，想谈条件还来不及呢！

果然连尉迟旭也愕然瞧他，不暇分神去看瞋目无声的林秋波。

黄红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秦三错道：“没有兴趣就是没有兴趣，你以为有什么其他意思？”

黄红道：“如果你拒绝的话，自然是死路一条，你可知道？”

秦三错道：“我想不至于吧！”

尉迟旭怒道：“这厮真是驴子脾气，打着不走，牵着倒退……”

黄红道：“他忽然闹别扭，定有原因。”

秦三错怕她往林秋波身上想，当然便会。向她注视。

为了不让这么做，连忙接口道：“你用不着费心猜测，我可以将原因奉告。”

黄红大感兴趣，道：“那么你就说来听听。”

秦三错道：“你们一进来就要谈条件，可见得你们已商量好。这事经过你们两人的考虑，得到同意，可见得除了要我的功夫之外，还有附带条件……”

黄红大为佩服，道：“我才说了一句，你就想到这许多了，真不简单啊！”

秦三错没有否认，可是天知道他何曾老早想得到？

只不过是现下使出惊人之言，以吸引对方的注意，是以一面分析，一面拼命的想，他笑一下，又道：“这等情形之下，还有什么好谈呢？做买卖的方法，卖方便得故抬身价，处处暗示那件货物的价格，实在低过应有的价值，是以卖不卖都不在乎，甚更要表示不愿卖”黄红笑道：“你做过买卖么？”

秦三错没有回答，迳自道：“在买方来说，他便得声东击西，明明想买甲货，偏偏先询问乙货的价钱，然后似是无意中顺便问到甲货，这等策略，

两位当然晓得是什么原因了。”

黄红道：“你一齐说出来岂不更好！”

秦三错道：“好吧！买卖双方的策略，都不外争取主动之势，以各种方法掩饰自己的真正企图，以便施以奇兵，突然攻破敌人而已！”

